

男子漢

⊙高度內幕
揭開偷車黨斷搶手法
⊙採訪實錄
帶你見識孫悟空降世
⊙奇案實錄
姣婆偷歡慘遭拍裸照
⊙高級性知識
教你摸女人十大秘法
⊙絕對獨家內幕
假幫辦魚肉市民震動高層
⊙挖女人的心
乞兒女變美人兒一段辛酸淚
⊙新浪潮
自己知自己事的床上錄影服務

⊙黑社會眞相
師爺基被買起內幕大公開
老單仔誓師報仇血債血償

⊙男子漢猛稿
廣州大火新娘慘墮地獄洞房
人肉叉燒飽揭出恐怖鬼故事

眞人眞事
血淚控訴香港女子監獄黑幕

$6 第13期

每月逢三、十三、廿三日出版

•却爲一壳飯失身

女今變美人兒

用肉體報復社會

你可知道，一個女人願意將自己的軀體，供人玩償，是甚麼樣的心理狀態？我們除了爲這些女郎，拍攝優美線條的人體藝術相外，從今期開始，通過我們的專欄記者臨江君，發掘每一位女郎的心事和過去身世，其中有笑，也有淚和血，使讀者們看來，更覺有味，讀間和女郎間，心事更可打成一片……



斯美玲是佻皮的俏嬌娃。

內幕專欄記者臨江獨家報導：男子漢創刊之後，我們多次嚐試創新路綫爲讀者們提供最佳的娛樂和可讀性的文章，其中人物專訪，是同類型雜誌所無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眞材實料，和眞實的報導，受到讀者們的擁護，除了在製作質料上必須加強之外（缺點我們必須承認），內容的充實和爆炸性，讀者們有目共睹，我們是眞的節節領先，並非「作大」！

今期我向大家報導的，是一位童年時，有悲慘遭遇的斯美玲，今後每期，我將秉承一個記者的本份，發掘每一位女郎的身世和遭遇，以下就是這篇訪問記實錄。

臨：你自願成爲我哋嘅封面女郎？你希望嘅程度係點？

斯：我梗係自願啦，如果唔係，你用支槍指住我，我都唔肯影啦，我嘅暴露程度，可以除淸光，任你睇，任你影。

臨：眞係嘅？我唔明白，點解一啲女人，可以除光晒衫，任俾人睇，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自己嘅心理？

（想了一會）

反叛心理報復社會

斯：好難解釋嘅，好似我自己咁，有晚買咗本男子漢睇，見你訪問咗鏡美儀，眞係有血有淚，自己心入邊有好多事，總係不吐不快，於是發姣，寫封信俾你臨江先生，亦希望你訪問吓我，而且又覺得自己嘅身材，眞係比起其他女郎實在唔輸蝕，無乜理由人哋可以映，自己唔可以映！

臨：仲有無其他理由？

斯：可能係反叛心理，對社會報復啦！

臨：點解呢？用自己身體去報復社會？

斯：係呀，因爲我童年嘅時候，眞係好慘，所以，大過咗之後，決心不顧一切去賺錢，報復童年時候

⊙挖女人心事⊙

不爲三斗米折腰

當年乞兒

斯美玲



她是男子漢的忠實讀者。



↑斯小姐說我是自願的。

臨：社會對我嘅唔公平！，社會對你點樣唔公平法？

斯：我最記得，我好細個時，屋企好窮，老豆做三行，阿媽係屋企煮飯，週時無飯開！

臨：你細個時，住係邊一度？

斯：灣仔洛克道口天台木屋。

臨：眞係成日無飯開？

斯：好出奇咩，個陣時啲人，冇而家咁自在者，我老豆一無工開，我哋就要紮炮，阿媽都唔知喊咗幾多次。

臨：咁你有乜遭遇，令你對呢個社會咁唔滿意。

斯：我最記得，個陣時洛克道有好多木鋪，一到先師寶誕，佢哋就派飯！

臨：你去攞飯？

斯：無得食，唔通唔乞咩？我最記得，個陣時，我只有十歲左右，成日紮住條孖辮，就同啲男仔，揸住個飯兜，等個啲師傅食完飯，就派飯俾我哋，我乞到咗飯，就即刻去攞返俾阿媽食！

臨：眞係咁好女？

斯：梗係啦，阿媽係大人，當然唔好



意思排隊去乞，我哋細路就冇所謂，我次次乞到一大盒飯返去俾阿媽食，阿媽都感動到攬住我個頭！

臨：你乞飯有乜遭遇？

斯：梗係有啦，令我一世難忘添！

臨：可唔可以講出嚟？

斯：唉，提起就傷心，我排隊攞飯攞得多了，負責派飯個條衰佬，都認得我，見我十零歲，就起痰，有一次，詐蒂話俾多兩殼飯同俾啲餸我，引咗我去樓梯口，非禮咗我，整到我下體出血！

臨：眞係咁慘？

恨死所有男人

斯：呃你做乜嘢，後來，我捧住啲好飯好餸返屋企俾阿媽食，阿媽食食吓，發覺我條褲有血，追問之下，先至知道我用身體去換取一餐溫飽，阿媽攬到我實，喊到口水鼻涕直流，摸住我講唔出聲，呢一幕，我今生今世都難忘！

臨：呢啲衰男人，眞係要俾天誅地滅！

斯：駛乜講，若果而家俾我見到佢，我眞係一巴摑死佢！



臨：係唔係你童年嘅遭遇，影响咗你一生？

斯：差唔多啦，因爲細個時，屋企眞係太窮，使我覺得，窮係罪惡，係一件非常可恥嘅事，我細細個，就想擺脫窮困……

臨：長大呢？

斯：大個咗之後，成日想搵錢囉！

臨：女仔係呢個社會，好難有機會搵到大錢，除非……

斯：就係囉，我自從係聖×中學讀完書出嚟之後，做過好多行，都搵唔到錢，令我心灰意冷。

臨：你做過邊幾行？

斯：我係先施百貨公司，做過售貨員，又係一間

抱頭痛哭
生難忘



←美玲老實得太可愛了。



↑任你影，任你睇！



修成正果？





→攝影機下的美玲是藝術的傑作。

母女

此世



財務公司，做過職員，又做過行街，推銷員等等。

臨：你都做過好多行業嚙？

斯：就係囉，但係行行都唔長久，直至而家……

臨：而家做邊一行？

斯：做舞女囉！

臨：寫唔寫得出嚟？

斯：當然寫得啦，食得鹹魚抵得渴，你估仲係以前，怕人睇小咩，呢個社會，係笑貧不笑娼，啱唔啱？

臨：你眞係老實得可愛！

斯：係呀，我呢一個人，一向好坦白



→那甜美的笑靨，秀色可餐。



，事關，係呢一個社會害我做舞女，我又怕乜講嚅！

臨：咁又係……

斯：做舞女，都係正當職業，我一向好坦白，從來唔欺客，啲人客捧我嘅場，想係我嘅玉體發洩，就要俾錢！

臨：你同客人開價？

斯：好出奇咩，不過，個個客人都讚我好嘢，因爲我夠老實，次次只收五百蚊，人客俾多，我都唔會要。

臨：點解，邊有人嫌錢腥㗎？

一夜夫妻百夜恩

斯：邊個話冇，我就係，正所謂人心肉做，雖然人哋係出嚟滾，但係，我絕對唔會劏人，一夜夫妻百夜恩，有過肉體緣，我都當佢係朋友，只有爲朋友着想，啲朋友先至會番轉頭，一次過殺鷄取卵，係啲蠢人行爲。



臨：你都幾老實，乜都講晒出嚟，我担心，若果寫出嚟會破壞你嘅形象。

斯：唔怕唔怕，我係收五百蚊，咁又點啫，我仲可以講，同我有過合體緣嘅男人，冇一個唔讚，我身材好，服侍又好，我係眞眞正正嘅女人㗎！

臨：你同幾多個男人，有過關係？

每次同男人造愛
拔毛一條作留念

一落雨担遮，眼淚在心裡流？

斯：一百個左右啦，每次，我都拔咗佢哋一條毛，夾係相薄留念同埋記錄！

臨：又會咁嘅，拔條乜嘢毛？

斯：梗係耻毛啦，唔通係頭髮，你想唔想做我第一百零一個嘅床上對手？

臨：（耍手擰頭），千奇唔好！

斯：你唔鍾意我？

會和百男共床上
個個均讚身材好



一她的背後隱藏着不知多少辛酸淚。



一晚霞映照，海鷗飛翔，美玲在你眼前出現。

臨：唔係，你千奇唔好咁講，只不過，我從來唔同我嘅採訪對象，有採訪以外的關係，呢個係身爲一個記者嘅原則！

斯：啊，原來係咁，你都算幾好人，不過，我哋第日都可以做朋友，係唔係？

臨：當然啦！

訪問至此，亦告一段落，斯小姐的身世，令人無限唏噓，也可以看到，一個人，並非一生下來，就是壞人，舞衣淚影，舞衣的背後，又隱藏着，多少女性的辛酸淚呢……

⊙內幕專欄記者臨江

帶秘訣大公開

愛達高峯

雖然不少男人都知道，要待女性那裏全濡濕，泛起愛液，方能進入，却仍有許多魯男子不解溫柔，一脫去女性衣服，就進行性愛，結果令女性得不到滿足，因而生厭，造成床第不和，因此，性愛前的愛撫是最最重要的！





有許久沒給「男子漢」寫稿了，一來是浪子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去刮料，其次則是好料不易求，如果泥鯭當石斑，浪子又唔想，所以就脫了稿。

「男子漢」的老總親自打長途電話給浪子，聲淚俱下地索稿，搞到浪子十分唔好意思，惟有答應代爲找尋。

世事往往十分離奇，就在聽完老總的電話後，老友記福榮勝打電話來了，告訴浪子有單筍嘢，唔知有冇興趣。

浪子問是什麼料？福榮神秘兮兮地說：「你出來就知道了。」

福榮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不懂花巧，話出有因，浪子就駕車直趨川崎福榮的住所。那是幢兩層高的房子，樓下是福榮的攝影室，樓上是臥室，浪子拍門進去，發現攝影室裏，除了福榮，還有兩個男女。

「呀！浪子，我來替你介紹，這是安井平子，這是松島俊夫。」福榮指了指那對男女：「浪子先生，是從香港來的記者，在香港大大有名。」

浪子給他吹捧得有點不好意思，以笑遮醜。福榮對浪子表示，平子今年二十歲，剛唸完短期大學，考進了「日活」電影公司，而俊夫剛剛二十二歲，是時裝模特兒。

人體示範 敏感地帶

充分撫摸愛液潮漲

俊夫的身形紮實高挑，做模特兒眞是理想到極，而平子的臉型端莊得來略帶嫵媚，雖然穿着便服，那醉人的性感仍舊逼人而來。浪子心想，假定她能以天體示人，那就好矣。

「今天我請俊夫同平子來做個人

直擊女性敏感地
挑逗技巧高超能令性

雙人合照藝術味濃
嬌娃一見暈浪

體示範！」福榮把請我來的企圖說清楚了：「他們會示範女性的敏感地帶。」

這樣說着時，福榮就打手勢示意平子跟俊夫脫衣服。

浪子一聽此言，立卽金晶火眼，夾到實。只見平子十分大方地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脫下來，直至一絲不掛，嘩！眞係冇得頂，該大的地方大，該細的地方細，睇到浪子入晒神。

福榮輕輕撞了浪子一下，扮個鬼臉：「怎麼？暈浪啦！」

浪子點點頭：「可惜睇得唔食得。」

「咁又未必！」福榮居然講起蹩脚廣東話來：「俾心機喇！會掂嘅！不過，現在要工作，不准有邪念。」

首先是平子單拖上陣。第一個姿勢是仰躺。





「察察察」，福榮一連拍了十幾張，現在見到的是最好的那張，紅綫所指，爲福榮在徵詢過平子意見之後，所加的按語。

跟住又拍了俯伏的照片，同樣拍了十幾張，然後取其最精采者。

之後，就是俊夫跟平子的雙人合照，在福榮美妙的鏡頭底下，不但毫無淫褻成份，反而還帶點藝術氣味，看得浪子目瞪口呆。可惜限於香港法律，只能割愛，浪子在此再三向「男子漢」讀者脫帽致歉。

拍好之後，浪子駕車送俊夫回家，而平子則留在攝影室裏，因爲福榮要她再拍另一輯照片，女主角不消說是平子，而男主角呢！當然就是福榮了。

⊙浪子（寄自日本）

教你 挑逗敏感地帶

直擊女性敏感地帶秘訣大公開

有經驗的男人，對事前的準備工夫，一定不會怠懈，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充份享受性愛。所謂事前工作，大抵是指愛撫而言。福榮已拍攝了平子的敏感地帶，讀者大可按圖索驥，循序漸進，依樣葫蘆，實習一番。因爲差不多每個女人的敏感地帶都是一樣的。

上文已經明白指出，愛撫陰戶是事前準備工夫中的最後一環，所以一到此決定性階段，手法就要更加謹慎，不能有所偏差。

除了事前愛撫外，事後愛撫也不能缺少，女人跟男人不同，需求更多，如果一完事，就離開，那麽造愛程序就不是徹底貫徹了。

（脖子・耳）
男女開始接吻，女性的情慾很快被挑起，於是唇向橫移，由脖子一路吻向耳朵，要用舌尖，一邊溫柔地撫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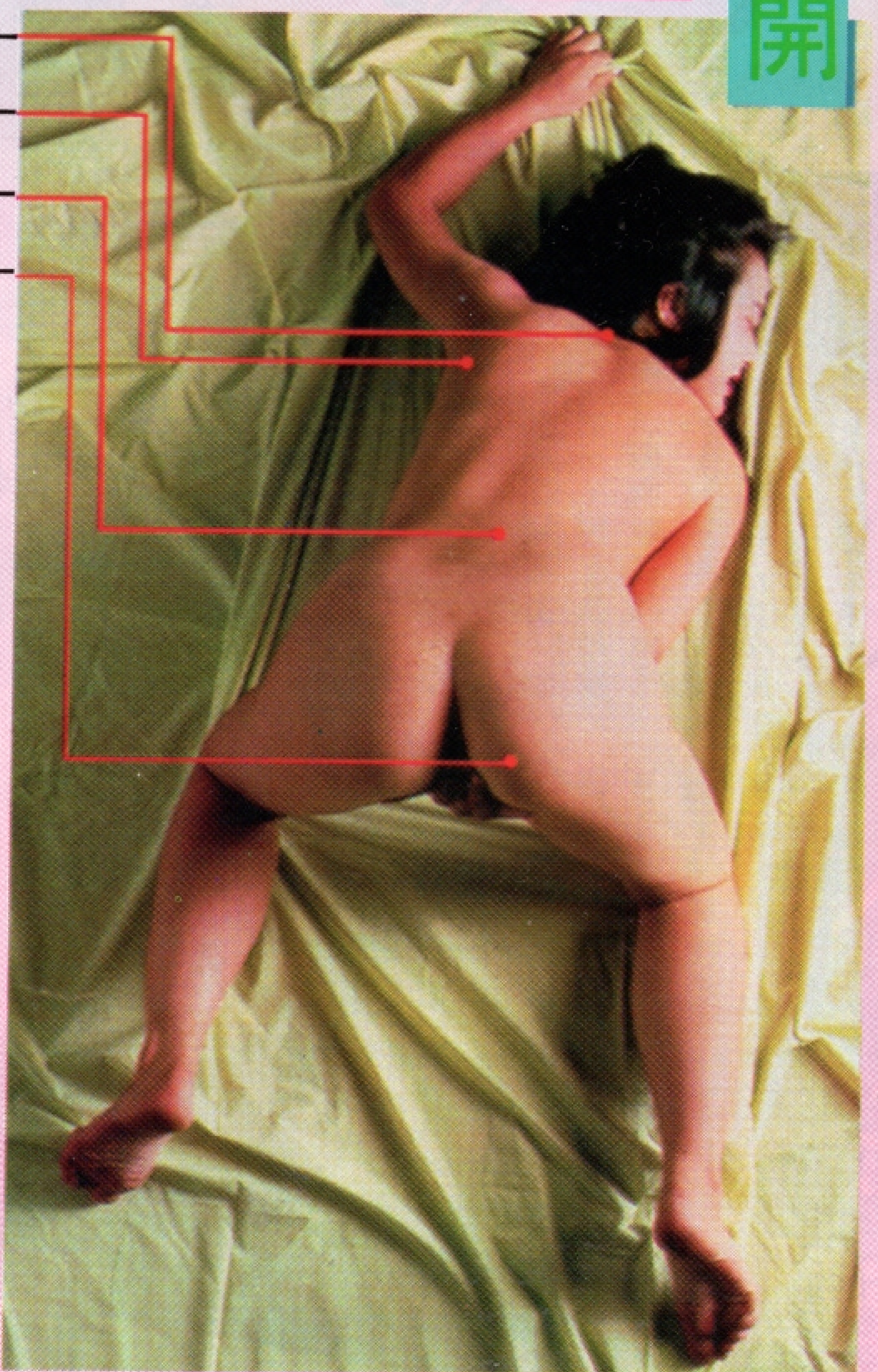
（肋腰）
雙方一擁抱，手就自然而然地接觸到肋與腰。這就抽起了愛撫的序幕。

女性敏感地帶分佈圖



（大腿內側、陰戶）
男性用一根指頭愛撫女性大腿內側，由下向上，一路到陰戶。跟住輔以舌頭，全力進行愛撫。

（脚指與脚指之間）
這裏是女性十分敏感的地區，如果輕輕撫摸大脚指與食指之間，效果一流。



（臀部）這是女性敏感集中地，愛撫要溫爭，效果第一流。

（背脊）用手指與舌頭愛撫。

（肋下）用手指向兩肋進攻。

（頸項）用手指頭輕抓，會使女性心癢難熬。

攝影・福榮
撰文・浪子（寄自日本）
示範・俊夫　平子

堂堂正正男子漢　　男男女女都啱看

目錄

1985年10月23日　　第十三期

男子漢話你知

灣仔老單大佬師爺基慘被斬後，哄動江湖，內幕記者亦飛深入黃黑兩道，實地採訪，搵到堅料為「男子漢」讀者報導，保証緊張刺激，精采絕倫。

廣州老字號的成珠茶樓被一把無情火燒毀。事發後，傳出不少鬼話，眞相如何，內幕記者臨江為你一一作詳細報導。

偷車集團越來越猖狂，手法之新，令人匪夷所思，任縱橫憑他的人際關係，向偷車集團取得第一手資料，內容精采，讀者千萬別錯過。

彩頁精選

當年乞兒女今日美人兒……2
直擊女性敏感地帶……8
失貞自白書……12
帶你見識孫悟空降世……14
風流女劍客……59
俏嬌娃羅拉春宵苦短……62
莉敏熱愛沙灘……64
梁翠竹氣勢迫人來……66
撈女手記……114
男子看世界……118
阿瑪含羞半掩臉……120

男子漢女郎



斯美玲……2



莉敏……62



羅拉……64



梁翠竹……66



阿瑪……120

男子漢精選

19 鬼火燒毀廣州成珠茶樓……臨　江
22 師爺基慘死亂刀之下……鄧　羣
27 揭開眞假帮辦之謎……亦　飛
30 偷車集團橫行無忌……任縱橫
34 香港女子監獄眞相……金興賢

名家小說系列

78 調查式新聞實錄……皇牌記者
84 枕邊自白書……石　岡
90 城市鬼故事……奪命屋……沈西城
94 自白式小說……醜男人……成　龍
98 報告文學……大盜薛永森……任中原
120 名探風雲錄……退休探長

內幕猛稿

大聖顯靈技驚四座……14
如花美女被逼拍裸照……40
日本色情事業百花齊放……43
馬圈風雲……46
尖東撈女面面觀……48
東方之珠搜秘錄……50
男子漢俱樂部……52
歡場報案室……53
歡場奇趣錄……76
八仙嶺少女燒屍大揭秘……78

每逢九・十九及廿九出版　郵政信箱……7092

至尊寶有限公司　MANPOWAY INVESTMENT LIMITED

編輯：男子漢編輯委員會　承印：雅佳印製有限公司

發行：香港書報發行社　地址：香港鰂魚涌華蘭路益新工業大厦11樓C座

廣告總代理：CHARCOAL ADVERTISING



召情挑包租公

少女到了懂得談戀愛的年齡，不免會有春情勃發的現象發生，像咪咪，偷窺到包租公與包租婆造愛，竟生倚念，自願奉獻處女之身，實不可思議

慕容夫人：

我今年廿二歲，叫咪咪，父親是海員，一年難得有一個月在家，平日母親也有去返工，可能是父母都要工作的關係，母親又識字不多，所以我對讀書興趣不大，讀完中三便踏入社會工作了。

父親捱咗幾十年，都足夠養活我倆母女，直至如今我們仍是租劉太一間房住，幸好是舊樓，間房有近百呎，擺落一張雙人床外，還有地方擺放一張單人床。

因爲是舊樓的關係，我們這間房亦算是板間房，我們的房間與包租婆的房間只是一板之隔，甚至可以講我張床與包租婆張床也只是由一塊板所隔開而矣。

包租婆劉太今年三十八歲，與母親非常死黨，有時劉生唔在家吃飯，劉太就與我們一同食飯或一同去街。

劉生今年四十五歲，望落非常有型，唔似四十幾歲，尤其是一身肌肉，非常結實，爲人鍾意運動。

一板之隔窺春光

死黨亞蘭結婚，當然要去啦，亞蘭出名豪放估唔到咁快結婚，飲完返嚟成晚眼光光，諗起亞蘭就好啦，今晚洞房花燭夜，兩公婆如魚得水，不但爲亞蘭開心，而且自己亦覺得個心跳得好厲害。

將近深夜一點劉太間房仲有燈光，平日一早瞓唔知道原來塊板有個小洞，光綫由小洞射過來，非常刺眼，隱隱若若聽到劉太把聲，一時好奇的驅使，由小洞望過去，只見劉太穿着胸圍底褲，躺在床上，而劉生則仍在睇報紙無理她。

嘩！平日覺得劉太身裁唔錯，應肥就肥，應瘦就瘦，而家見劉太仰臥在床上，仍能玲瓏浮突，眞係忍唔住望多兩眼。

「喂！我等咗你成晚，你到底瞓唔瞓㗎？」劉太問。

「輸咗錢瞓唔着。」

「瞓唔著不如做吓運動喇，做完包你瞓得着。」

「瞓喇，輸咗錢冇心機。」

「喂，呢啲係你嘅責任嚟，一個星期三次，唔係好多啫，你出便有人。」

「你都顛嘅，一個星期有幾晚發花顛，好難頂㗎，我日抖返工邊有精神呀。」

劉生講完就轉身想行出廳，點知劉太一個箭步標前，一手拉咗劉生條

處女心癢癢 出盡怪

睡褲落嚟，劉生雖然極力推開佢，但劉太又一拉，跟住伏埋去吻劉生……。

一會兒，見劉生滿臉無可奈何，扶起劉太上床，只是驚鳴一聲，我見到劉生那比薩斜塔可愛得很，尺碼大小我唔識形容，但聽到劉太之呻吟聲，就知道一定不小，可惜我的位置在他們瞓低之後，就乜都睇唔到。只聽到劉太話：「乜咁快就玩完，我仲未夠……」

冇聽到劉生答佢，只聽到劉生之鼻鼾聲。



第日一早仲未起身，就聽到劉太叫亞媽陪去澳門，佢話因爲劉生今日休息，所以特登走咗去澳門，費事對住佢喎。

亞媽同佢落咗街之後，我即刻起身梳洗一番，然後出廳作狀睇報紙等劉生起身。因爲擒晚偷睇到佢兩公婆嘅情形，睇到我心郁郁，而屋內就只有劉生一個男人，只好向佢埋手。

我特登着咗一件窄身T恤，冇帶胸圍，坐係廳度等，劉生一出廳見到我有點愕然，打過招呼後就入咗廁所。嘿！竟然唔望多我一眼，眞激氣。

劉生出嚟見到我仲坐係廳就入返房，我眉頭一皺計上心頭，突然大叫辛苦，嚇得劉生連忙走出嚟睇我，問我做乜嘢，我話俾佢聽我胃痛，叫佢帮我攞兩粒胃藥嚟俾我食。

正傻佬，攞杯熱水俾我送藥，我等佢俾我個陣，我故意失手，成杯水倒咗落我個身度，雖然係苦肉計，但係眞係淥到我好痛，佢手足無措咁企係度，我見佢仲唔醒水，即刻除咗件衫，半裸咁對住佢，佢就成個傻咗咁望實我，郁都唔郁。

未能享高潮

我望吓自己個心口，對乳房俾啲熱水淥到紅晒，我叫佢帮我吹凍佢，佢好似被催眠，照足我吩咐去做。

佢吹咗幾吓，我已經覺得成身軟晒，而且覺得好癢，乳房亦起咗變化，又脹咗，又硬咗，我叫佢好似嬰兒食奶咁，吸吮我的一雙發癢嘅乳房，佢亦照做如儀，我又樂又難受。



我躺在梳化上，閉目享受著，一閉上眼睛就想起了昨夜佢同劉太係房中嘅情形，更想起劉生支比薩斜塔，我竟然想察劉太果一招，拉佢條褲落嚟，點知一手摸過去，原來佢已經有良好反應，但見我主動摸佢，個胆就大咗，竟然將我抱咗入佢間房。

入到房，佢就老實不客氣，不但帮我解除束縛，佢自己亦好快全裸躺在我身邊，我有啲驚，雖然我非常自願的獻出我的第一次，正因爲係第一次，所以大家都有點緊張，劉生經過幾次衝刺，然後才進入我那羊腸小徑，未經人事的我，感到好緊迫，有點痛，我覺得劉生嘅時間比擒晚稍長，但我仍唔知高潮係乜。

⊙蘇珊筆錄
⊙咪咪口述

生日

入魔演奇技

刀梯落油鑊



聖爺令旗及利劍走過熊熊的火炭

秀茂坪街坊，每年都在大聖誕，替齊天大聖做生日，這天孫大聖顯靈，神功師傳演奇技，利劍割舌、赤足走火炭、爬刀梯，「男子漢」帶你實地欣賞……

秀茂坪街坊賀誕

科學雖然昌明，但是，仍有很多被認爲是「迷信」的東西，仍難以解釋，最現實的，就是鬼神之說，幾千年來，都未能爲人所否決。

齊天大聖是西遊記小說中的神，很多人只認爲是小說中人物，但亦有人將孫悟空奉爲神明，每年農曆年之八月十六，便是大聖誕，全港唯一同孫大聖做生日的，就只有秀茂坪的街坊，大聖節節目豐富，有赤足走火炭，利劍割舌頭等等，令人看來不覺心寒，本刊記者，帶你見識一下大聖節之奇怪節目。

在很多人心目中，孫悟空只是西遊記小說裏面的一個角色，但在現實生活中，齊天大聖却是很多人日夕虔



頰上插入數吋長的銀針，絲毫不覺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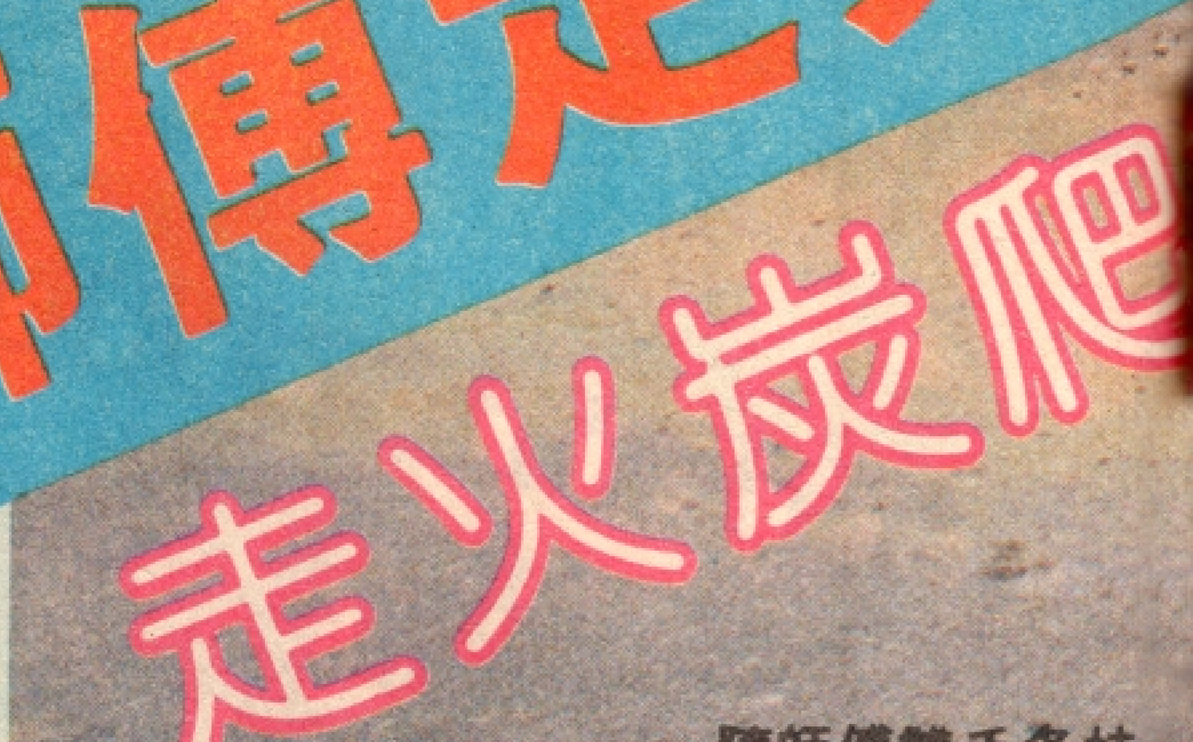
◎實地採訪◎

大聖節奇趣錄



齊天大聖顯神靈慶賀

神功師傅走火



走火炭爬

陳師傅雙手各持

誠膜拜的菩薩，是有求必應的靈佛。

在香港，信奉齊天大聖的，多屬潮洲與海、陸豐籍人士，每年的農曆八月十六，是齊天大聖佛祖寶誕，秀茂坪區的居民，便會舉行一個盛大的賀誕儀式，儀式的高潮，便是由大聖顯靈，降「童」在一名神功師傅身上，這名神降師傅，藉着大聖爺的高深法力，可以爬刀梯，用滾油洗面，咬破瓦碗，及在燃燒着的火炭上步行而毫無損傷。

對秀茂坪區的居民來說，農曆八月十六大聖節，便是他們本區最盛大的節日，在八月初，搭棚工人便開始在秀茂坪三十五座對開的足球場上，蓋搭起數座大竹棚，作爲祝賀大聖寶誕時的戲棚、禮堂、及辦事處等，而賀誕的工作人員，由八月初一開始，便需齋戒沐浴。

在八月十六日前，秀茂坪大聖佛堂的師傅，便會將佛堂內的大聖佛像，移奉往球場上的禮堂供奉。

八月十六日一大清早，大聖節開始進入高潮，球場上一個角落裏，堆滿很多預備焚化給大聖爺的紙製衣帽，木枱上，放有很多用毛筆書寫在綠色紙張上的大聖爺靈符，一名穿着鮮黃色「無袖短打」的神功師傅，合掌打座，口中唸唸有詞，突然，這人身體一陣抽搐，原來，大聖爺已降「童」在他身上，這人立即進入忘我境界，以一把利劍將自己的舌頭割破，鮮血直冒，此時，在場的工作人員，便立即將一個木刻印鑑，遞給這名已被大聖爺附身的神功師傅，只見他以一手盛着從舌頭流下的鮮血，另一手握着印鑑，以鮮血作印坭，舐在印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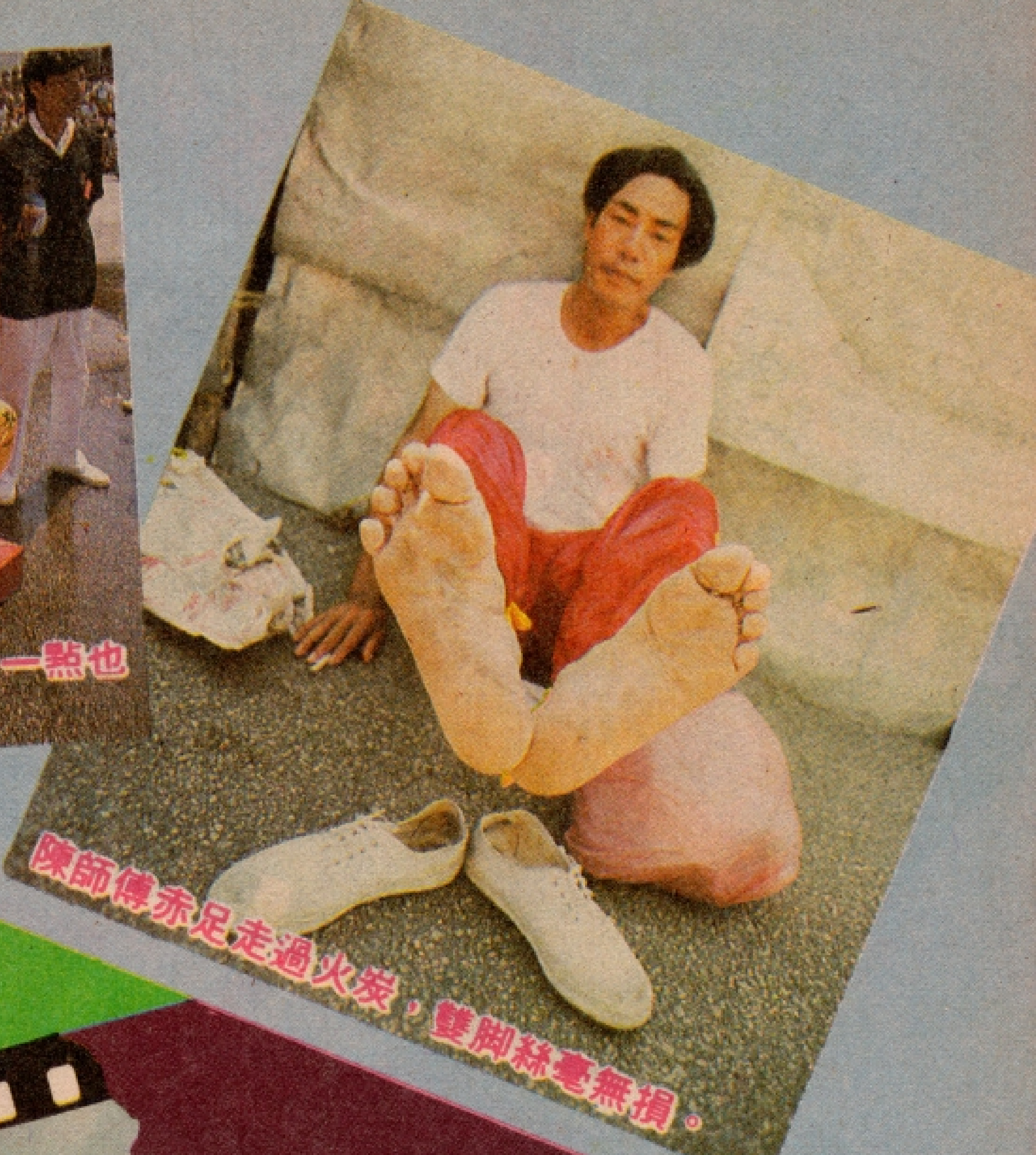
以印鑑舐上鮮血，然後蓋在大聖靈符上，確保靈符法力無邊。







陳師傅坐在刀椅上，一點也沒有損傷。



陳師傅赤足走過火炭，雙脚絲毫無損。

服口服
劍割舌施法力



神功師傅爬上刀梯時，部份虔誠善信不禁跪在地上。

，然後一下一下的印在枱面的靈符上，據一位工作人員解釋，用利劍割舌，是屬於一種開光儀式，而符咒是必須用開光後流出的鮮血加上大聖爺的印鑑蓋上，才能發揮出最高的法力。

球場中間，早已搭有一座高數十呎的鐵架，由鐵架的底部開始，以明晃晃的利刀，築成一度三十六級的刀梯。

球場的另一邊，工作人員以木糠舖底，上面蓋上木炭，再淋以火水，當一名神功師傅將木糠點燃後，熊熊的烈火，瞬即將木炭燒得通紅，熱力四射，令到在場觀看的善信，亦有一點抵受不住。

儀式開始前，一名準備接受齊天聖佛爺降「童」的神功師傅，首先焚香跪地叩拜四方，然後單手持香枝，唸唸有詞地在刀梯前叩拜請神，間中，亦以手執的小木棍，叩打面前的木魚及銅罄，請神完畢後，便將手持之香枝上。

驅邪魔保平安

在祈求大聖爺降「童」前，神功師傅陳萬益，首先換上一套非常鮮艷奪目的黃色窄身武打套裝，頭戴英雄帽，赤脚，然後跪在齊天大聖的佛像前，等候大聖爺顯靈降「童」。

據工作人員解釋，秀茂坪區舉辦



滾油洗臉

大聖降童技驚四座

信徒跪地心

開光儀式利

大聖爺賀誕大會已有十八年歷史，在過去的十八年中，大聖爺顯靈的時間都沒有一定，時早時遲，反正一句話：大聖爺愛在什麽時候顯靈便在什麽時候。

至中午時，跪在大聖爺佛像面前的陳師傅，突然身體一陣抽搐，跟着便隨手拿起壇前兩根長約五吋的銀針，刺入自己的兩頰上，隨即一個跟斗，便坐在一張早已放置在壇前的座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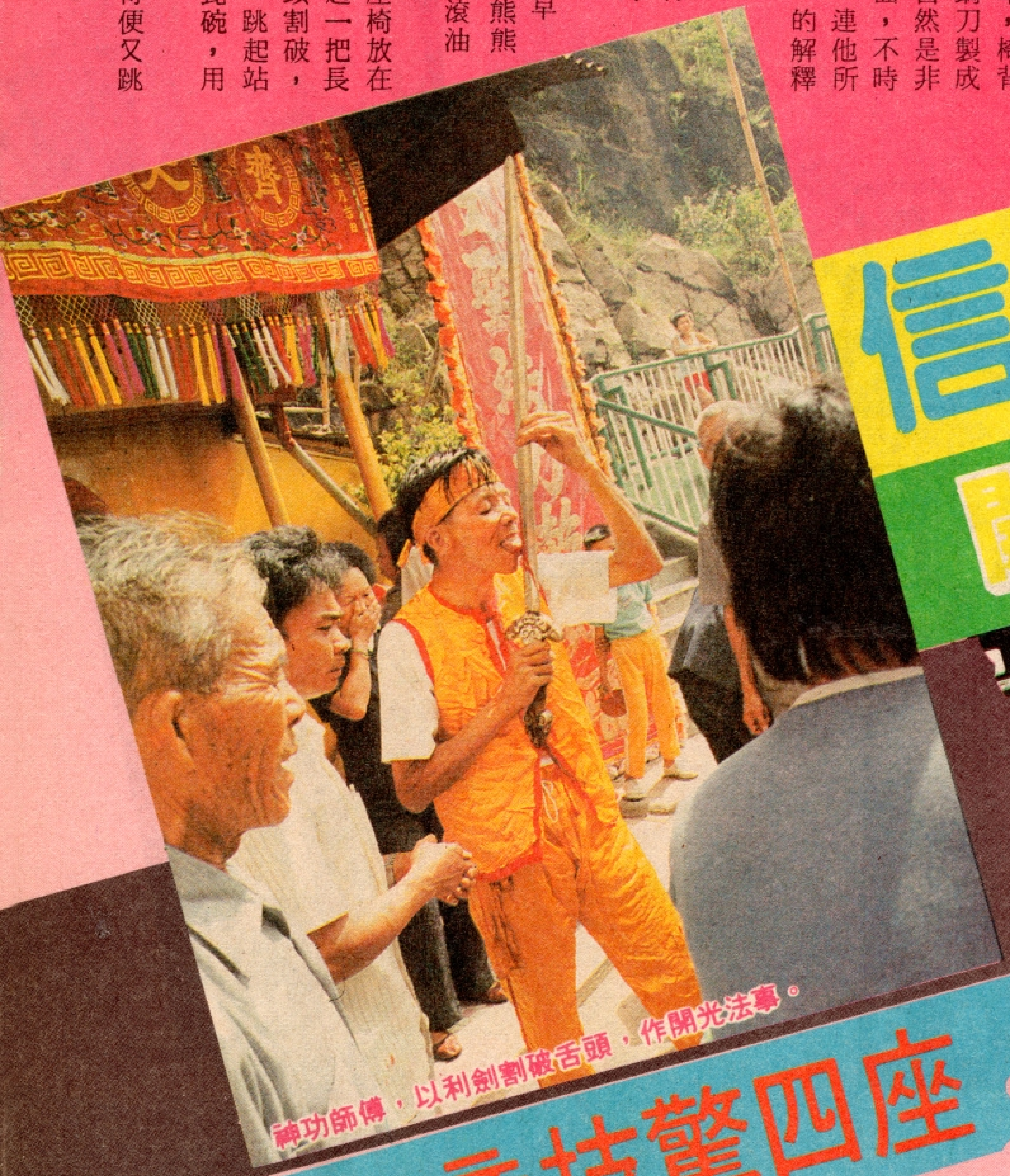
說起這張座椅，絕不簡單，椅背、椅墊、脚踏，全用鋒利的鋼刀製成，普通人坐上去，不用說，自然是非死即重傷，但陳師傅坐在上面，不時移動身體，却沒有絲毫損傷，連他所穿之衣服，亦沒有破損，唯一的解釋，便是大聖爺眞的顯靈降「童」了。

在場的工作人員，立即將坐在刀椅上的陳師傅連人帶椅抬起，直奔球場中央的刀梯。

此時，刀梯前的木案上，早已放置有七個瓦碗及一個置在熊熊炭爐上的大鐵鑊，鐵鑊上放滿滾油。

工作人員將陳師傅連同座椅放在木案上，只見陳師傅隨手拿起一把長約三呎的利劍，將自己的舌頭割破，隨即將鮮血噴何四週，跟着，跳起站在案前，用雙手拿起案前的瓦碗，用口一個一個的咬成粉碎。

碎碗儀式完畢後，陳師傅便又跳



神功師傅，以利劍割破舌頭，作開光法事。



陳師傅用牙將瓷碗咬成碎片

上木案，坐在刀椅上，突然，陳師傅將雙手伸入鐵鑊的滾油裏，拿起一條浸在滾油中的毛巾，然後抹在臉上，

在場觀看的善信，不禁嘩然，因爲區區的人體，怎麽可以抵受滾油的高溫呢！有些虔誠的信徒，不禁合掌跪在地上。

被大聖爺降「童」之陳師傅，此時，一個飛身，便手脚並用的沿着一級一級的刀梯，拾級而上，並且不時單手攀着鋒利的刀鋒，回頭向在場觀看的觀衆揮手，當陳師傅安然無損地抵達刀梯上之平台時，隨手洒一大叠大聖爺靈符，台下的善信，個個爭先恐後，搶拾靈符，據講，這些靈符，除有驅邪作用之外，更可保合家平安。

陳師傅在刀梯頂之平台上叩拜一番後，便又沿着刀梯一級一級的下來，此時，刀梯旁之火炭，已燒得通紅，只見陳師傅隨手接過徒弟遞給他的大聖爺令旗及寶劍，便這樣赤脚走過燒得通紅的火炭。

事後，本刊記者曾親自檢驗陳師傅的雙脚，祇見他大大的脚板上，只有一些炭屑黏在皮膚上，不但沒有因受高熱而引起的水泡，甚至脚板的皮膚，還是白白的，絲毫沒有一些紅腫。

各位親愛的男子漢讀者，假如各位抱有任何存疑的態度，請在明年的農曆八月十六日，親自到秀茂坪足球場實地觀看，便知本居士所言非虛。

⊙木居士

⊙猛稿預告⊙

係唔係眞係有鬼

下期話俾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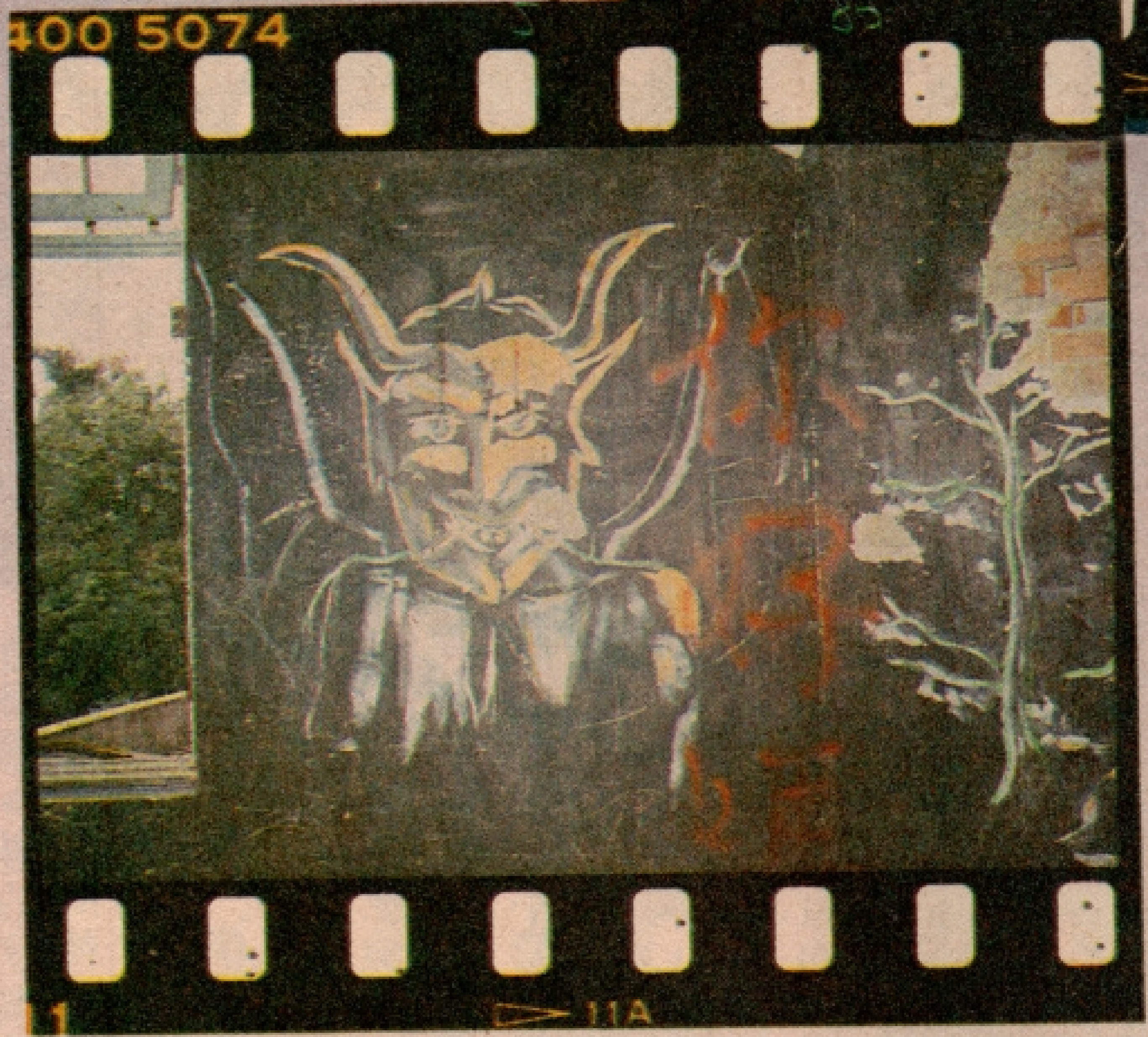
揭開猛鬼屋眞相

男子漢記者深入採訪



係呢個世界裏面，最最不可思議嘅嘢，怕都係鬼怪之說了。鬼呢樣嘢，人人都講過，但未必人人都見過，事實上，大部份人都係得個「聽」字，未曾目睹過也。

根據見過鬼嘅人嘅描述，鬼大致上都有一頭長髮，兩隻燈籠大眼，青面獠牙，行路時脚踭唔掂地，好似划船咁，同時仲會發出「噓噓」嘅怪叫，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係果啲猛鬼，咁就仲驚人，分分鐘會吐出血腥長舌，捲吓捲吓，尤有甚者，會除甩個頭，七孔流血，總之嚇死人冇命賠。

眞係聞者心驚，見者更驚，如果喺我哋生活嘅圈子裏面，有度地方，聚居住啲鬼，你話驚唔驚丫嗱？

千祈唔好當「男子漢」車大炮，或者好似八卦週刊咁係度煲水，「男子漢」嘅精密採訪隊，

接到第一手嘅綫報，知道喺新界出現一間鬼屋，裏面住滿各式各樣嘅猛鬼，夜來擾民，村民都不敢近之。「男子漢」記者，英勇果斷，立刻出動，配備長短火，摸黑探險，靜待鬼魂出現。箇中情形，眞係恐怖刺激，胆汁小啲都唔掂，可幸「男子漢」記者夠鎮定，不但睇到鬼嘅眞面目，仲映到好多彩色恐怖照片。

你哋想唔想睇呀！OK！下期「男子漢」就會圖文並茂，爲你揭露。老友，飲定啲薑汁，壯定胆先啦！

⊙男子漢編輯室

百年大茶樓裝修動鬼墓立即惹禍端

羊城大火揭出恐怖鬼古
人肉叉飽新娘地獄洞房

廣州市內最近發生沖天大火，歷史悠久之成珠茶樓遭怪火侵襲，毀於一炬。事發後，傳說紛紜，神打師傅炳叔指出是茶樓裏面小鬼滋事，是耶非耶，姑妄聽之。

內幕專欄

記者臨江長途電話報導：廣州歷史最悠久，有一百三十九年歷史，生產鷄仔餅馳名省港澳的成珠大茶樓，一把「鬼火」，燒成灰燼，做成廣州有史以來最慘酷的八死廿五傷大慘案，新娘變成了鬼新娘，而且傳出很多恐怖的鬼故事，廣州傳說紛紜。

發生大火之成珠茶樓，位於海珠區南華中路，是一座四層高磚木樓，首創成珠茶樓鷄仔餅，乃係其老字號特產，遠近馳名。

據本刊記者現場採訪獲悉，這次大火，完全是鬼作怪，並非普通火警。

事緣，這座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茶樓，一向結構堅固，古香古色，不需要任何的修葺。

但是，就在三個月前，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忽然動了要裝修門面之意。

這個意見一提出，一些老職工提出反對，但有關負責人爲了營業更好爲理由，一口拒絕，而實行大事裝修，改頭換面，動用了萬多元人民幣，裝修得美輪美奐，煥然一新。

在未裝修前，已有幾位老茶客，勸一些老職工，叫當事人萬萬動不得。



這幾位老茶客，其中一位炳叔，已是七十多歲，自幼練習神打，常與鬼怪打交道，開壇作法，正是見鬼多過見人。

但是，由於在文化大革命時候，破四舊立四新，炳叔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亦不敢說精學神打，以免被打

叉燒飽裏藏有指甲

成珠茶樓鬼影幢幢

成宣傳封建迷信鬼怪。

炳叔一直將自己的身份功夫隱蔽，乃係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近幾年大陸開放政策之下，炳叔亦沒有以前那麼拘謹，而且，收了幾個至親門徒，將絕技傳授。

炳叔乃成珠茶樓的老茶客，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風雨不改，一大清早，便上這間茶樓品茗，和這間茶樓的企堂，混得爛熟。

炳叔一知道這間茶樓要裝修，便立即勸止當事人，話呢間茶樓，實在係鬼墓，萬萬動不得者。

當時，很多茶客，都圍在一起，當聽鬼故咁聽，沒有想到，炳叔這些勸世之言，並非是故事，一個月後，就立即成事實。

據炳叔說，其實成珠茶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鬼墓，平時有很多鬼魅出現，只是，一般人睇唔到而已，而且，呢班乃係小鬼，很小作怪而已。

成珠茶樓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既未被炸過，亦未試過大火燒死人，何以會成爲鬼墓，着實令人奇怪。

據炳叔說，這一段古，着實在許多人不知。

原來，在日本仔侵華時期，到處鬧飢荒，廣州亦不例外。

當時，人們只能以蕃薯皮等充飢，肉食更是少之又少。

能夠有一點兒肉食，在當時來說，已是難能可貴，十分之罕有，一般人，根本未能有此享受。

在那時候，成珠茶樓的叉燒飽，非常之出名，軟骨甘香，而且肉的份量亦夠，所以，往往一出籠，便被搶購一空。

在日治時期，能吃上一個叉燒飽，已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事，況且，這些大飽，更有充份的肉食呢！

所以，當時而言，成珠茶樓的叉燒飽，更勝於雞仔餅。

但是，當時肉食十分短缺，豬牛肉供應，幾乎等於零，那麼，該茶樓的叉燒飽，又何來肉類做餡呢？

初時，人們皆不以爲意，以爲這間茶樓的肉類，是有黑市來源而已。

直至有一次，一個茶客吃叉燒飽時，驚叫一聲，始揭出原因。

原來，這個茶客，正在慢慢品嚐手中的叉燒飽之際，忽然發覺，應該是軟綿綿的肉餡，忽然有一塊硬硬的東西，一咬下去，又硬又軟的，那種感覺，奇怪之至。

那茶客將這怪東西，拿出來一看，不禁爲之嚇了一跳。

原來，這硬硬又軟軟的東西，是一塊小孩子的指甲，那茶客一看之下，嚇得七魂唔見了三魄，奔入廁所，當場嘔吐大作。



自此，成珠茶樓賣人肉飽的消息，便不逕而走。

這些傳聞，一段時間，傳得非常之勁，但卻沒有人去證實，是耶非耶，沒有人得知，直至戰後，這些傳說，才淡了下來。

但據炳叔說，人肉飽的事，確實如此，只是不關酒樓之事而已，當時，有人將剛剛死去之細路仔屍體，割下來當豬肉，交給茶樓，所以，很多人吃了人肉飽，亦矇查查，而茶樓方面，亦矇然不知。

據炳叔表示，由於當時，死的細路仔唔少，所以，這些寃魂不息的鬼仔，便經常在茶樓附近出沒，找東西吃。

炳叔謂，鬼是最怕人去掘墓掘墳的，如果茶樓大肆裝修，將佢哋藏身之所掘到烏厘單刀的話，佢哋一旦發惡起上來乃係非同小可者。

炳叔憑住他神打的功夫，一雙厲眼，大白天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有沒有鬼整鬼整馬，他幾乎一眼便可以看穿，有幾次，他亦在白天，看到有鬼怪行來行去，只是他們沒有作怪，炳叔亦沒有理會而已。

炳叔心知肚明，只是，爲了怕別人以爲他危言聳聽，所以，一直不敢多說。

直至，茶樓話要大事裝修，炳叔怕動了鬼墓，才一再勸說。只可惜，他的話沒有份量，人家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另一位熟悉風水的何伯亦曾經表示過，成珠樓之所以迄立百多年不倒



救火人員奮力搶救成珠茶樓工人。

新娘葬身火場

，除了樓宇本身結構好之外，風水佬亦是一個十分重要因素，若果要裝飾門面，必須要請教風水先生，如何裝如何擺，可惜茶樓方面沒有如此做，而且犯了個大忌。

這個大忌就是，成珠茶樓，一向以來，只靠幾把風扇車車轉，便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來，但是，這次裝修，一改便全部改爲空氣調節，全幢茶樓冚到密，變成「死局」，又沒有運用風水將之「拆通」，所以，便種下了禍根，裝修之後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一場大火，燒至通頂，釀成廣州最大火警慘案八死廿五傷。

這八名死者之中，最慘就是剛剛結婚擺下喜宴之新娘梁建美，二十歲，還沒有洞房，便成爲了鬼新娘，還連累了她的姐姐，老遠從寶安縣趕來，參加妹妹的婚禮，不料同葬火海，死不瞑目。



成珠茶樓所在圖。

新娘之母葉蘇，這次也是大難難逃，三母女同赴黃泉。

據知，這次新娘變了鬼新娘，亦是有一段古者。

這位新娘梁建美，係南華彩印社的職工，與新郎係同學關係，以致發展愛情，共結晉秦之好。

但是，在結婚之前，新娘之母葉蘇氏，曾經請教於相士，而將兩人出生之時辰八字，一時之下，相士爲之大吃一驚。

葉蘇氏見相士如此大驚小怪，於是問之何以吃驚如此，相士便謂，根據兩人之時辰八字，乃係相冲之相，如果推算兩人之前世，乃係要經歷三世災刼，始得重逢，而今生今世，剛剛只是第一刼而已，雖然能夠成婚，亦是波折重重，不妙之至，甚至會有生命威脅，或則尅死丈夫，或新娘爲新郎擋災，而死於非命。

葉蘇氏聽聞如此，憂心仲仲，曾向女兒訴說，鬼新娘一聽，爲之啼笑皆非，並勸母親不要如此迷信。

終於，新郎新娘，衝破了「迷信思想」，放下包袱，決定結婚，而大排筵席的地方，恰恰就是以鬼墓出名之成珠茶樓。

當晚，出席婚宴的賓客，大約有百多人，大家正喝得面紅耳赤之際。底層樓梯下的電房忽然起火。大火隨即燒着木樓梯。向樓上蔓延，封住了二、三、四樓的出路。樓上顧客看到火舌到處舌噬，開始全樓騷動。但此時人們已無處可走，有的往窗口躲避，有的冒死往外跳樓……

一時之間，整幢成珠茶樓，有如一座烘爐似的，火光冲天，映紅了半邊天。

廣州市公安局邊防處恰好設在成珠茶樓對面。七點五十五分左右，邊防處門崗警衛發現成珠茶樓火警，立即向值班領導報告。邊防處八十多名幹警立即投入現場搶救。他們在向消防隊告急的同時，組織三個組，救火、救人和維持街面秩序。由於火勢猛烈，茶樓的職工和顧客紛紛從窗口爬牆下跳，公安人員便用竹梯組織接應搶救。被救出的傷員即刻被送往醫院搶救。

八點零五分，海珠消防中隊派三輛消防車（其中一爲梯車）趕到現場，迅速將圍困在四樓的四名顧客救出來。接着，南石頭、越秀、中山八路、荔灣、水上等六個消防中隊趕到，調動十六輛消防車、兩艘消防船組織撲火。終於在八時五十分把火撲滅。

據了解，在大火中，有兩人跳樓當場死亡，二人摔傷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滅火後在清理三樓現場時，發現四具女屍體，其中一女屍被火燒得面目全非，但手指上有兩隻戒指，估計可能是新娘，新娘的母親、姐姐也被燒死。新郎跳樓摔斷了手，新郎的父親也摔斷了兩腿。

在二十五名傷者中，已有十四名經過包紮治療出院，另外十一名仍在醫院中搶救。

港客命大逃出生天

根據本刊記者調查所知，八名死者的名單包括：

成珠酒樓服務班長黃悅意，五十歲，女。

成珠酒樓服務員班長葉潤卿，卅七歲，女。

服務員馮旺意，廿六歲，女。

服務員孔玉賢，五十歲，女。

臨時工人郭卿，五十二歲，女。

新娘梁建美，女，南華彩印社職工。

新娘的母親葉蘇，女，年齡不詳。新娘的姐姐梁建嫻，從寶安縣來。

住在紅十字醫院的傷者大多數已出院。

這宗八死大火慘劇，轟動了羊城，一時之間，傳說紛紜，特別是鬼的傳聞，也更是聳人聽聞，不過，有人也是言之鑿鑿。

據悉，由於這間茶樓，頗爲出名，有不少港客，亦常往光顧，幸而，這次事件有多名港客晚膳，因在低層，一聽到大火，走亦走唔切，逃過了大難，誠不幸中之大幸也。

有關方面已及時進行了善後工作，並調查眞正起火原因。

⊙內幕專欄記者

臨江專訪

幕中內幕大公開

師爺基大出血



內幕記者專欄記者鄧群獨家報導：龍門客棧奪命宴中慘遭十多名殺手買起之單耳大佬師爺基，死不瞑目，他之死，引起了單耳兄弟震怒，單耳仔誓要爲大佬誓雪沉冤，四出班馬刮友，警方已對此加強了注視，密切注黑帮的動態之外，又要加緊緝捕殺人兇手，忙過不了。

師爺基是次被殺，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男子漢三大名記者臨江、亦飛、鄧群，在案發之後，立即分別深入警方，黑社會，搜集了這次命案最正確的資料，第一時間向各位讀者報導，來龍去脈，絕對正確。

話說此案中之死者，眞實姓名爲張志基，現年三十八歲，綽號師爺基，乃灣仔頗有勢力之單耳黑社會組織份子，職級乃四二六紅棍。

在灣仔區甚爲活躍，特別是活躍於灣仔之修頓球場，及筲箕灣等，專門放數，風頭甚勁。

師爺基艷福齊天，與妻子及家姐，同住英皇道一X一號一九X室，另外，亦有多位年青貌美之女朋友，爲人十分濶綽，亦交遊廣濶，爲人豪爽，黑白道上，朋友亦不少。

此事之禍起，乃係在一間灣仔區最有名氣的一間夜總會內，這間夜總會之老闆，乃係女強人，在舞圈之中，及黑社會圈中，有大家姐之稱，並非是等閒之輩。

但是，大家姐呢間舞廳，雖然由有力人士撑腰，不過，由於五湖四海，各路

眞正內



龍門客棧奪命宴 黃泉地府再乾杯

英雄，並非個個一定俾面，所以，不時亦有舞客借醉鬧事，或者蠱惑仔，借意搵着數等等，不時發生，錢用去沒有要緊，最攞命者，就是影响到來逢場作興之正經客人，下次不敢再來也。

所以，一般有規模之夜總會舞廳，都會有單位睇場，負起保安之責。

以前，大家姐這間夜總會，沒有正式單位睇場，所以，不時有人乘機鬧事，影响了生意。

後來，大家姐與某單位當今一位紅人大佬傾談之下，這位大佬一拍心口，實行照起呢一間場，拍心口保證，有佢睇住，實會無事發生。

事關呢個單位嘅大佬，來頭唔小，唔係講得出就講個類，而係講得出就係事實，唔係下巴輕輕者。

呢位黑社會大佬，在黑道上赫赫有名，並非一般茄喱啡，除了本身有非常強大之實力之外，在其他單位，以及本單位，都非常有威望，乃係叔父級人馬，並非一般大佬者也。

從此之後，呢一位大家姐之夜總會就由該單位睇場，相安無事，因爲，該單位啲兄弟，並非強蠻之輩，做睇場最緊要乃係識睇，應該硬時要硬，應該軟時要軟，非常之有分寸者。

該單位坐鎮此城之後，果然風平浪靜，各路人馬，皆俾幾分薄面。

但是，上月二十九日之中秋節夜，便是禍起之根由。

話說當晚，師爺基拖住幾位朋友兄弟，同到柯布連道呢一間夜總會捧場，因爲是中秋佳節，夜總會當晚，舉行了抽獎遊戲，以娛嘉賓。

師爺基今晚亦顯得特別興奮，藍帶開了一支又一支，左擁右抱，風花雪月，美人左抱，確是人生樂事。

師爺基「飲大」了幾杯，開始豪放起來，大聲說笑，睇場之黑社會人馬，已立即注意到他。

其後，到了抽獎時間，由夜總會幾位經理，負責主持抽獎。

一向以來，有些夜總會搞抽獎節目，有不少是做馬，抽返自己人者，但是，一向以來，這間夜總會信譽甚佳，從沒有做馬，做到入場嘉賓，人人平等，所以，甚得舞客信任。

當頭獎抽出了之後，飲大了幾杯之師爺基，居然第一個跑上台去領獎。

負責主持之經理，拿着師爺基之抽獎券一看，爲之一愕道：「先生，頭獎唔係呢個號碼嚁？」

但師爺基則堅持自己中了獎，是否眞的中了，却沒有人知道。

「七×嘢呀，×你老母，你班冚家剷分明做馬！」

師爺基爲人脾氣剛烈暴燥，一旦發起火來，也眞的是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夜總會內之人士，堅持原則，師爺基認爲對方唔俾面佢，聲言要整番一鑊杰嘢，當下返回了座位，就怒擲酒杯出舞池，立時嚇得正經客人，雞飛狗走，不敢久留。

睇場之黑社會人馬，實在忍無可忍，將師爺基驅逐出夜總會之外。

師爺基不幸慘死事件，在黑社會當中引起了極大轟動，尤其是基哥之同門兄弟，更是血脈沸騰，磨拳擦掌。師爺基被殺前後之來龍去脈，男子漢記者深入多方面了解到眞相，最正確的資料向各位讀者報導……相士贈言……他一定要戴眼鏡擋煞，但他一除下之後，立即命喪黃泉……

事發數小時之後，爲數約二十名自稱「單耳」之黑社會人物，掩至該夜總會企圖報仇，在場之某單位人馬，亦早有準備，立即出來應戰，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執，結果，該夜總會門外一塊大玻璃，遭人擊破，兩帮人馬事後散去。

此事發生之後，身爲某單位之元帥級人馬，大爲震怒，拍枱而起，有人大罵，「邊×個叫師爺基，居然老虎頭上釘虱乸！」


師爺基慘被買起，命喪當場

大佬發惡，非同小可！

於是，師爺基魂歸天國的命運，從此註定了！

據悉，師爺基此次被殺，乃係夾雜了多種因素，並非一朝一夕者，師爺基年少有爲，才三十來歲，便平步青雲，自然會有人眼紅者。

兇案當日，師爺基乃係生日，本來自己想與老婆慶祝一番的。

但是，有咁啱又得咁喬，當日，師爺基的另一位朋友，乃係和利×黑社會之大佬輩人物，亦是在該日生日，廣發請帖，邀請各路英雄赴會飲壽酒，師爺基逐單人匹馬赴會。

師爺基果然夠膽，雖然明知有人對他不利，仍然單刀赴會，而且，對請他飲酒的人拍膊頭道：「今日又係我生日，但點都要捧大佬場，我唔怕喜事相衝嘅！」

在出席奪命夜宴之前，道上早已傳出對師爺基不利的消息，稱言要將之買起爲止，基哥亦知道是報復目標，自動避免在公開場合出現，而龍門樓頭夜宴，却不得不去，因爲是老友中老友也。

而基哥之心腹兄弟，亦多次勸他不要去，但他認爲龍門酒樓離他的地頭不遠，對方絕不敢動他，決定依時赴宴。


基哥被斬至幾乎頭甩，小圖爲被劈斷的皮腰帶及傳呼機。

聲買起佢手起刀落

師爺基在龍門酒樓內飲宴時，似乎已有預感天國近矣，所以，行爲動靜，一反常態，以前，他最愛鬧酒，尤其是一班老友在場，總係由頭帶到落尾，自己成爲帶頭人物。

但是，這一晚，師爺基似是心事重重，沉默多於說話，而且，多次打瀉了酒，似是凶兆。

至晚上十一時許，壽宴剛剛完畢，死者與妻子步出酒樓，即有十多名殺手，舉起冰冷的刀，直撲師爺基，有人大叫一聲「買×起佢！」立時一呼百諾，一聲殺，十多人上去便斬。

一時之間，刀如雨下，師爺基雖然是身經百戰，但亦爲這樣的場面所嚇呆。

因爲對方十多名殺手，個個雙眼血紅一般，是殺入劊子手亂性之象。

果然，對方落手毫

不留情，招招狠毒，是立心要置他於死地者。

師爺基雙手力敵利刀，邊擋邊走，「師爺」負傷從莊士敦道奔向柯布連道至龍圖酒樓門外又被兇徒追及，刀光亂舞，死者背、肩再中刀，連褲頭的皮帶也被削斷。死者踉蹌步至柯布連道與潭臣道交界時，半截皮帶及傳呼機亦跌在地上，兇徒連番進襲得手後在橫巷消失，而死者已變成血人，頸與兩肩被斬至見骨幾斷，最後卒坐倒在軒尼詩道一五一號一間洋服店門後外，當時一名休班女警途經該處協助死者止血，但死者血流如注，當場斷氣，救護車將他送院時證實不治。另外一名傷者則需轉送瑪麗醫院，情況欠佳。

幾次死過翻生執番條命 相士一語中的不幸言中



全身浴血警員正為他包紮

警方前往調查這宗命案時未有拘獲任何疑人，兇徒是存心伏擊死者，而且出手狠辣，死者頸部中刀，大動脈斷破，雙手臂被削成一片片，估計死者流血過多滴血全無而死。

「師爺基」有多名女友，而他的元配妻子住在西環，舅仔且是一名藍帽子警員。在當日事發之前曾有人致電西環家，急於找他，由舅仔接聽，舅仔聽見對方找「師爺基」如此着急，心知有異，立即通過傳呼機找他，但結果找不到，直至出事。

師爺基慘死亂刀之下，單耳的兄弟手足，悲憤異常，誓將要為大佬報仇雪恨，一時之間，磨拳擦掌，雙方劍拔弩張。

單耳在香港乃係有勢力之組織，當然不肯放過對方，在出事之後，立即秘密開會，準備「善後」之工作，一場狂風暴雨，還會陸續上演。

據本刊所獲得之內幕消息所知，師爺基之生辰變死忌，講出來真係有段古者。

師爺基為人一向十分豪爽，不認識他的人，以為此人聲大夾惡，但認識他的人，都十分了解他的衝動粗豪作風，並非存心寸人者，但是，人在江湖，了解他的人，除了是手足兄弟，其他人却以為他招積。

其實，師爺基自小在灣仔雙拳打出天下，亦義助過不少兄弟朋友，深得江湖上朋友讚許，認為此人十分講義氣，是值得一交的朋友，他這次遇害，江湖中人，他的兄弟和至愛親朋，無不惋惜不已。

在去年，師爺基亦曾經因為飲醉了酒，而幾乎招致殺身之禍，幸而此君非常大命，所以大步跨過了。

那次幾乎出事，是在第X夜總會，又是因為飲多了，嘈吵起來，和睇場的人，發生了爭執，當時，已立即有人杭馬杭刀，準備同佢做忌，不料，師爺基大命，啱啱有一班相熟之CID到這裏玩，由他們作中間人之下，事情始告寢息。

但是，自那次事件之後，師爺基亦開始自我檢點，自知經常如此飲醉，始終是害了自己。

所以，這近一年來，他都實行自我約束，盡量小在外邊鬧事，有一段時間，生活非常之規律化，他的家人和朋友，亦以為他轉了性。

不料，這麼巧到了中秋佳節，師爺基不知怎的心血來潮，又和一班朋友去飲酒作樂之下，終於又闖出了禍來。

在他遇害之前，亦曾經發生過一些小插曲，師爺基有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熟習掌相命理之說，有次和師爺基喝茶，順便睇他幾句，發覺他臉有烏雲，頗有蕭煞之氣，可能有生命之危險。

師爺基這個人，一向以來，都是非常之信邪者，一聽朋友這麼說，便請教如何有解救之法。

朋友左看右看之下，便勸他戴眼鏡，可以擋去一些煞氣。

除下眼鏡立即出事

師爺基一向十分信邪，聽朋友這麼說，當然是信到十足，而且不敢怠慢，立即買了一個平光眼鏡戴上，但是，戴不了幾天，因為頗不習慣，於是除了下來，不料幾天之後，果然死於非命，如此巧合者，令人不能不信！

此宗震動了黑社會的龍門客棧奪命案，已交由港島重案組第三隊去調查，警方已廣邀有關人士，調查命案的眞相。

對於這宗兇狠的兇殺案，江湖上傳說紛紜，有三個單位，被捲入了漩渦。

因爲師爺基遇害前，同某單位人馬有過過節，命案一發生，人們便很自然會聯想到他們。

但是，另一個說法則是，因爲師爺基生前仇口太多，早已有人想將他置諸死地，只是一直在等候機會而已，終於某單位和他一發生了爭執，×堂人物便乘機出手，於是很自然地，便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嫁禍於該單位身上。

而第三個說法，則是自己人內鬨，施以家法，但這個說法的可信程度，十分之低，幾乎沒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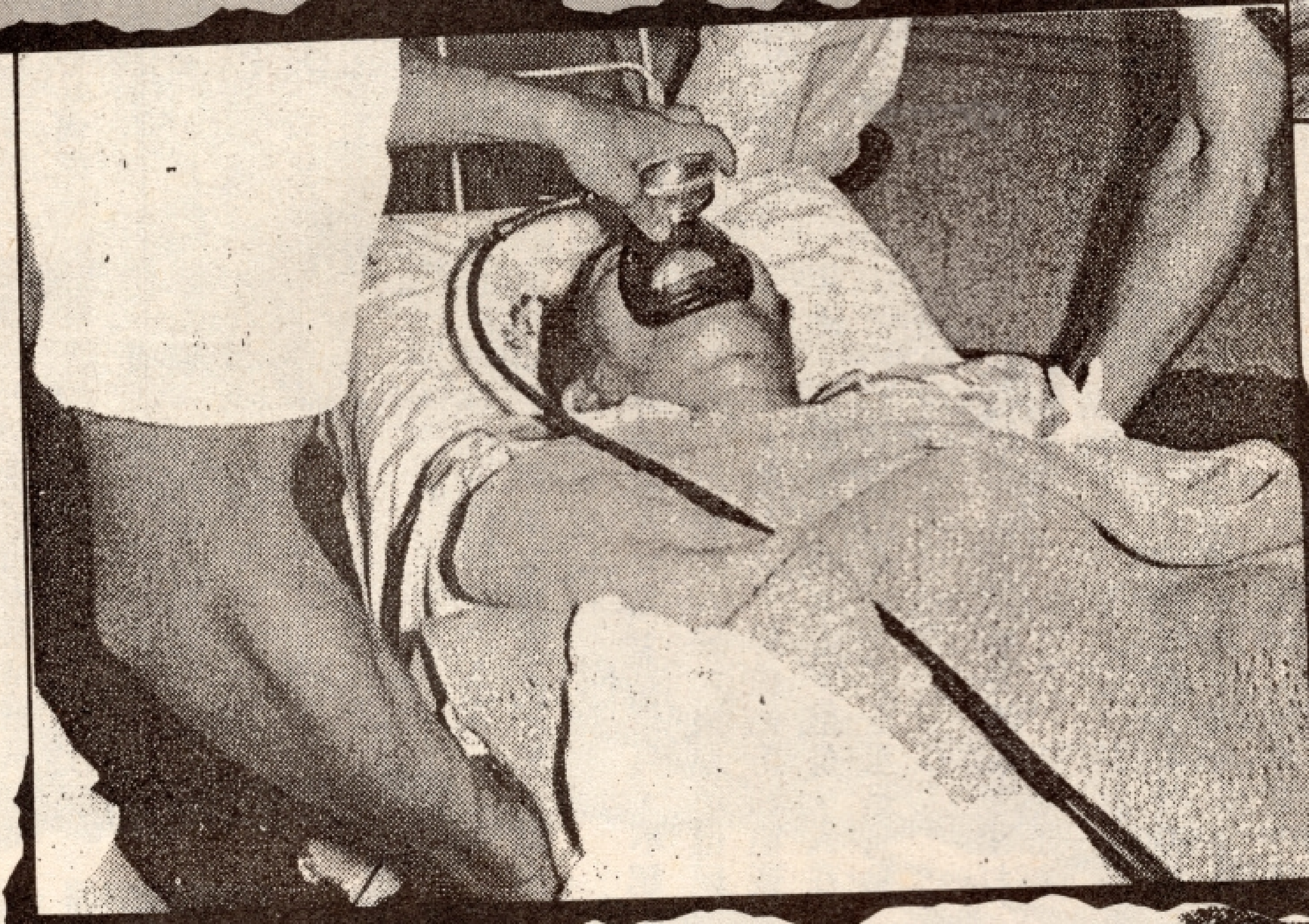
師爺基已於日前，在香港殯儀館舉殯，由於基哥生前人面亦很廣，到來致祭者不少，白馬素車，極備榮哀，基哥能否沉冤得雪，那要看日後發展了。

據目擊者表示，雖然有十多人埋伏，但埋身攞命者，其實只有一兩個，而其中一個更係正牌殺手。

十面埋伏攞佢命
沉冤得雪待何時



師爺基死不瞑目？



送抵醫院已不治。



目擊者表示，呢個金牌黑手，並非高舉利刀追殺，而是像忍者般，利刀反手藏在手背，直至追上了基哥，才大叫一聲「埋單啦！」一刀砍下去。

可憐基哥手無寸鐵，但他亦見慣場面，懂得如何雙手格刀，但是，血肉之軀，始終敵不過利刀，慘死亂刀之下。

基哥不幸身喪之後，單耳兄弟怒不可遏，有人誓言無論如何，這口氣難忍。

而警方方面，爲免事件搞大，立即撲到實，連基哥出殯，亦嚴密保護，只怕送殯之各路英雄衝動，事件越鬧越大。

基哥生前人緣也不錯，他身喪之後，各路弟兄「劏輪」幫助其家人，爲數亦不少，師爺基九泉之下，當亦安慰乎？

⊙鄧羣

⊙絕對獨家內幕⊙

滾紅滾綠陳帮辦
天羅地網大鬥法

插賍嫁禍魚肉市民



繼油蔴地出現眞假探長大鬥法之後，相繼又有陳幇辦事件發生，呢位自稱幇辦者，滾紅滾綠，到處勒水，插賍嫁禍，一個老華僑，便上了大當，警方高層知道此事，大為震怒，下令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以免影响警隊……

最近，本港接二連三的發生冒警事件。繼「徐探長」之後，再出現一批自稱「陳幫辦」匪徒，東施效顰，冒警行騙。

從種種跡像來看，該幫匪徒頗熟悉警界，甚至可能係現役，又或是退役警務人員。警方最高層對此宗行騙案件十分重視，已經責令重案組探員接受辦理，務必要查個水落石出。

眞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的「徐探長」的出現，已使辦案探員疲於奔命，爆出了一幕眞、假探長大鬥法，終於邪不能勝正，由智勇雙全的眞探長，巧用智謀，將藏頭露尾的「徐探長」手到擒來，爲民除害。

假探長又有假帮辦

「男子漢」有幸獲得獨家消息，詳盡的報導了該次曲折離奇的警匪鬥智的經過。

不過，「徐探長」後繼有人，可算「其道不孤」。一批後起之秀，捧出更高級的官階來，自稱「陳幫辦」，向善良的市民插贜嫁禍，再騙取財物，直接損害了本港警務人員的聲譽。

此事震動了警方高層人物，已下令重案組探員加緊追緝，偵騎四出，踩遍全港各個堂口，害得黑道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本刊在九月九日，第八期，已詳

辦有心算無心
借路登堂入室
僑入局慘被屈

細報導了「徐探長」冒警事件，頗獲讀者好評。所謂「士爲知已者死」，知音難遇，得知「陳幫辦」騙案後，立即老記四出，再接再勵，搜集資料，整理代篇，向擁躉交待，以作茶餘飯後消閒，談話的素材。

事件發生在一個姓趙的越南華僑身上，他在佐敦道渡船街渡船角開設了一家越南餐廳。

老趙在越南生活了一段頗長的歲月，既經越南戰火洗禮，不期然培養出怕事的性格，一向「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雖然僥倖在淪陷前已逃抵本港，落葉歸根，但仍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上月二十五日，下午，已逾五十歲的老趙，與老妻留在家中小睡，他正準備離家到店鋪打點一切，應付夜市的生意。

突然，有六名兇神惡煞的男子拍門，帶頭的一名男子更出示了一張紅色底色的警員證（警員證件件底色應屬藍色），自稱係「陳幫辦」。

竟有法庭搜查柯打

「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老趙，驟然見到大批警員臨門，已嚇得魂不附體，只得開門讓對方入屋，再作打算。

「陳幫辦」親手交了兩張法庭的搜查令給老趙，表示懷疑他與大圈幫的嚴重罪案及一個黑市槍械集團有關連。

彷如晴天霹靂。一向安分守紀的趙老板，驚嚇得六神無主，不知所措。唯有任由對方擺佈，已沒有餘暇考慮對方的身分的眞僞。

該批「探員」分成兩批，人押著老趙到他開設的越南餐廳搜查，餘下的仍留在屋內，看守著他的妻子。

過了大約半小時，老趙被帶返屋企，雖然店內一無所獲，但「探員」心有不甘，再要搜查他的住宅。

老趙心想「行得正，企得正」，翻轉來搜也不怕他們。

豈料，「有心入算你無心人」他們在老趙離

做戲咁甘做食住上
廁所搜出手槍
五萬可代搞掂

去後，已經在屋內做了手脚。

除了「陳幫辦」外，其餘五人便分頭搜查，已先後搜遍了睡房、客廳、廚房，仍沒有任何發現。

最後，一名「探員」却在廁所抽水馬桶的水箱內，找到一個透明膠袋，袋口密封，裏面却放有兩支手槍，取出交給「陳幫辦」。

老趙已搞不清兩支手槍係眞，還是假的，嚇得目定口呆，全身顫抖起來。

「陳幫辦」立即板起面，說：「已經人贓並獲，你無話講啦！」隨即從身上取出一副手扣，要鎖起老趙帶返警署調查。

其中一名年紀較長，十足老差骨模樣的探員，立即挺身而出，勸阻說：「我睇佢驚成咁，都唔似作奸犯科嘅人，可能眞係無辜嘅！」

「陳幫辦」故作猶豫的神色，顯得左右爲難的態度。替老趙求情的探員，立即將老趙拖到一個角落，拍心口擔保，只要他攞出五萬元，作爲保款，便可以代他洗脫罪名。

老趙不虞有詐，還當對方係再生父母，竟肯無原無故出面幫忙，立即連連點頭應允。

「陳幫辦」裝作不大願意模樣，其他隊員亦加入幫老趙說話，他才勉強應承，命令一名手下隨老趙往銀行取款。

當趙生板將五萬元現金交給對方，他們便表示因爲要向上司交代，要拉他的伙記——「四眼仔」來頂罪，而五萬元



嚴重影响警隊聲譽
處長下令必須徹查

算係他伙記的擔保金。因此，他便可以置身事外，不致上身。

老趙但求自保，又那管得誰來做替罪羔羊，便千多萬謝的將六名惡煞送走。

不過，當他鬆了一口氣，定下神來，却覺得事有蹺蹊，整件事件好像有些不妥，再細心檢查全屋，發現睡房一個抽屜內的二千四百元現金，却不翼而飛，更加疑雲陣陣。

他考慮了一段時間，終於決定報警求證。

警方根據趙老板提供的資料，首先證實並沒有「陳幫辦」調查任何大圈幫，又或黑市槍械集團。

另外，事主所見的警員證的顏色有異（紅色），而交給老趙的搜查令，經過化驗後，確定係眞的，只是沒有印鑑而已！

根據警方內部資料顯示，「陳幫辦」事件已不止一宗，由於事態嚴重，影响警隊聲譽，重案組立即援手處理，且廣佈綫眼，誓要將這批「老虎頭上釘虱乸」的大鱷繩之於法。

「陳幫辦」仍懵然不知，他食髓知味，竟貪得無厭的，在當日晚上七時許，再致電老趙，表示，他們已查出趙老板係淸白的，與黑市槍械集團無關。不過，由於還要疏通上頭的警司，必須要多準備一萬五千元，才算完全搞掂。

老趙既已知道對方身分，便依警方吩咐，虛以委蛇，假裝答應對方要求，且安排在該個星期六，下午二時，在店內交款。

探員立即兵分三路，一批預先埋伏店內，另一批則包圍在越南餐廳外，餘下的留在警署，隨時候命出發支援。

本以爲可以甕中捉龜，但對方亦非泛泛之輩，已警覺到危機四伏，不肯「蒲」頭，整個下午，都沒有再接到匪徒消息，唯有收隊離去。

不過，「陳幫辦」稍後會再致電警告老趙，知道他已向警方報串，佈局要將他們一網打盡，日後若有任何後果，他要自負責任。

老趙立刻趕著通知警方，要求保護。辦案探員亦奇怪「陳幫辦」何以能如此神通廣大，對警方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懷疑有鬼頭仔潛伏在警隊內，向他們通風報信。

但是，據說警方已掌握到可靠綫索，相信在短期內便可迫「陳幫辦」現形。

⊙亦飛

偷車案十分嚴重，靚車被拖，繼而被劏，車主有難。男子漢派出臥底神探，獨家揭開偷車集團犯案手法內幕，有車階級不可不知……



當街拖車改頭換面
靚車被劏得番個殼

偷偷摸摸的時代早已過去，現代高節奏的社會講求急功近利，剩剩下冇乜意思，都鍾意食大茶飯。

本港現有三個經營跨國企業的偷車集團，鼎足而立，一樣搵當賺到瀉。本來偷車唔見得光，所賺亦濕濕碎難上大枱。

但生意係死嘅，頭腦係活嘅，動一下腦筋，情況便截然不同，由鼠摸仔開格為龐大集團。有云賊公計，他們採用之嶄新手法，包天大胆，眞正匪爾所思，俾佢搵咗老襯，仲要寫個服字。

究竟點樣威？請聽由男子漢派出之臥底神探，為你娓娓道來，使到各東主要有所警惕，免得搵咗丁，仍然一舊雲。

傳統的偷車賊，正所謂唔熟唔做，大多出身為車房仔，勾結道上的朋友。最下三濫的手法，就是有靚車入廠修理，便將正斗之零件扣起，雜麥，再將原廠零件轉賣急需者。雖然風險少，但所得有限。

進步到後期，索性將停泊在街邊較有睇頭之房車，撬門偷走，開到荒林野嶺實行劏屍，拆得就拆，由原廠收錄音機、冷氣、座墊，一件不留，拆剩個殼。

落訂試車始知受騙

而拆得的零件便整批賣到接贜之車房，以貨源充足，都叫做有得剝下。

亦有人拆都懶拆，打兩層蠟，便將賊車作餌，賣廣告引人去買，明明市價賣七萬，行不過一萬咪，一萬就肯交易。

人客到約定地點睇貨，見到新嘅一樣，以為執到寶，當然容易話為，賊佬便要求放低五千作訂，隨便試車可也。

咁抵買嘅嘢，邊個會執輸？偷車賊收水之後，用掩眼法拉電綫發動引擎，羊牯便欣然試車，回頭賊佬影都唔見，知道上當冇符，只有媽媽聲開入差館。

偷車集團狠過華
借屍還魂玩殘車

若將賊車當正貨賣出非常艱難，因爲轉名時難過運輸署一關，遇到貪小便宜者，仲可以引佢話有排未定期，轉名又要花一筆，不如用住先，到排期再續至轉名都未遲。但香港地咁蠢嘅人買少見少，好難再搵人丁。

因爲市場有限，所以偷車案每年都在五百至一千宗之間。惟在去年開始，暴增兩倍有餘。

原來新發展有三個堂口，最勁一個爲十四K所照住，採取最新的手法，配合先進設備，營業範圍遠到東南亞，澳門，需求急亟，乃有不少車主遭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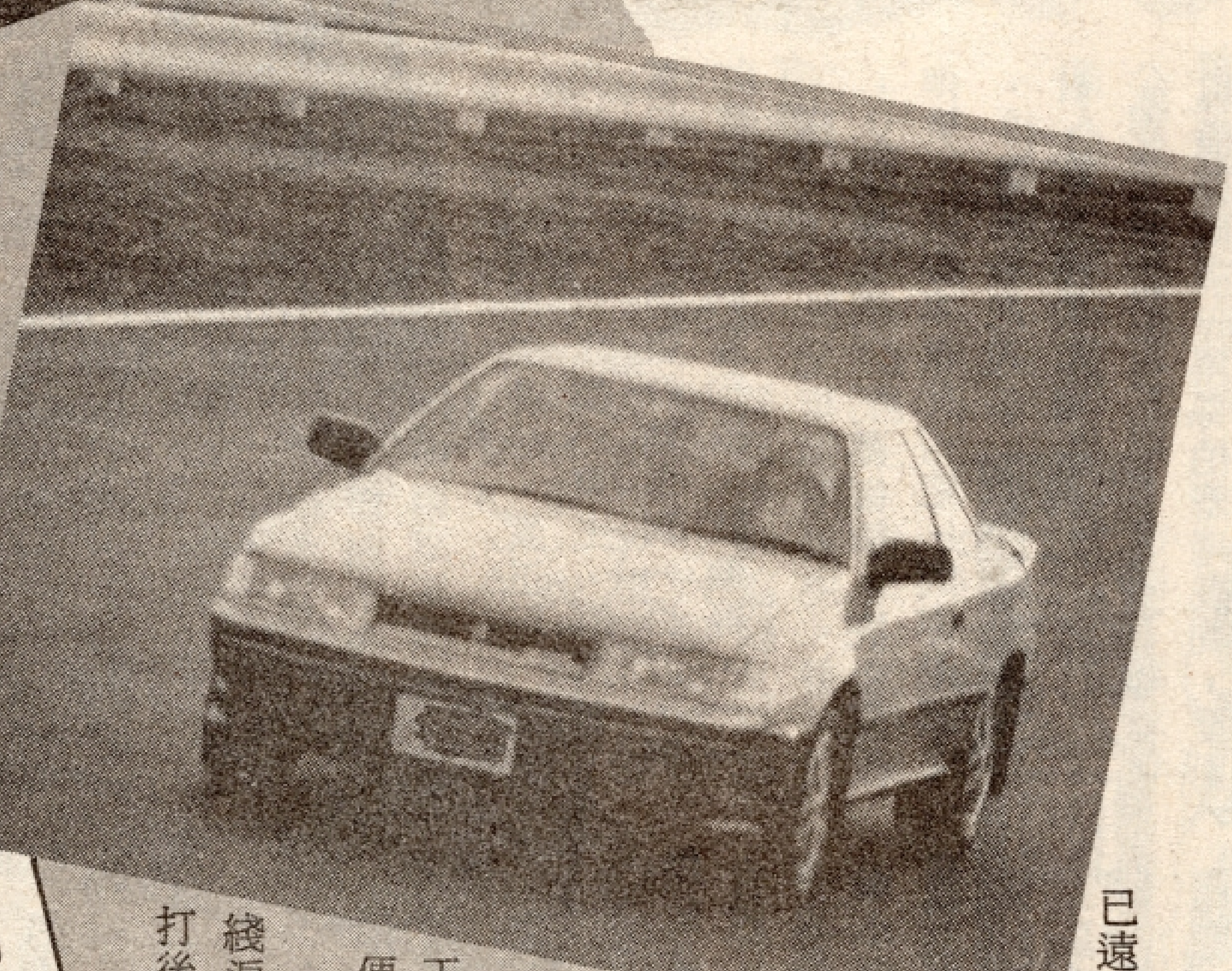
這些集團網羅了各方面專才，先行派了一群營業代表，遠到各地特別是澳門，商議借屍還魂計。

所謂借屍還魂，乃有很多車主，譬如用開賓馬，同力架，三五年後已經用舊，再買一部新嘅，即使負擔得起，都必然牙痛咁聲。

偷車集團接了這類柯打之後，便記錄要求之車廠及類型款式，最好落地冇幾耐，於是乘機偷來，定時交貨。買家便將舊車交換，另外再補一筆。

舊車自然難逃拆骨命運，而原車牌及行車證則貼正在新車上面。

如此這般，實在天衣無縫，即使遇到差佬抄牌，一樣毫不見疑。



雖則車底引擎號碼不同，但是無情情邊個咁得閒去對下？

於是車主便可以百限之代價，換得一部新車四圍去威，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只要不鬧出籠裏鷄作反，便萬事大吉。

但三個集團各佔山頭，十四K玩晒香港，其餘分踞九龍及新界，河水不犯井水，大家搵米。

反過來說的集團成員，包括表面上做正生意的車房，屬下有拖車多部，另有躉船作爲運輸。

三大集團各爭地盤

正如前面所說，偷偷摸摸的時代已遠去，時下的偷車賊狼胎過華秀，飛擒大咬的程度令人咋舌。

原來日頭白白，夠胆死幾條友開部拖車，四圍去找尋獵物，見到停泊路旁之車輛有啱駛者，一個唔該，爽手爽脚就成部車勾走。

路人睇到眼甘甘，十個有十個都以爲壞車而被拖走修理，那會想到勁抽成咁，直情視王法如無物，差佬者隱形，所以便得其所哉！

最離譜的一招，他們且有眼綫遍佈其他正當的車房，當接到柯打後，

車主有難

第一時間轉告偷車集團，每每搶先一步將壞車拖走。

就曾有一位便衣沙展，因爲視車

拖得快好世界

車房仔廣佈綫眼 偷車賊食人隻車

如命，將老婆本都花在愛車身上，三十幾歲依然單丁一名。死慳死抵，新近購入一部寶馬，不惜工本加晒裙脚，立立靚。

有晚經過公主道，無端端化油器不順跪低，雖然略懂修理，但摸黑無以爲力，只有致電到拖車公司代爲攪掂。

話都冇咁快，唔夠十五分鐘，即有一部拖車馳至，係咁意叫佢簽個名，交低車匙，三扒兩撥拖走絕塵，乾凈俐落，服務態度一流。

沙展心內猛讚，抵佢撈得掂，果然快手，犀飛利唔講得笑。

其後走過對面馬路，預備截的士返差館，却見又有一部拖車駛到，兩條友落車後頭噩噩。沙展好奇走近曰：「你哋兄弟已經拖走喇，點解又派另一部嚟？」

「見鬼係嘛！我哋拖車都唔夠用，係香港扯過海泵到氣咳，點會又有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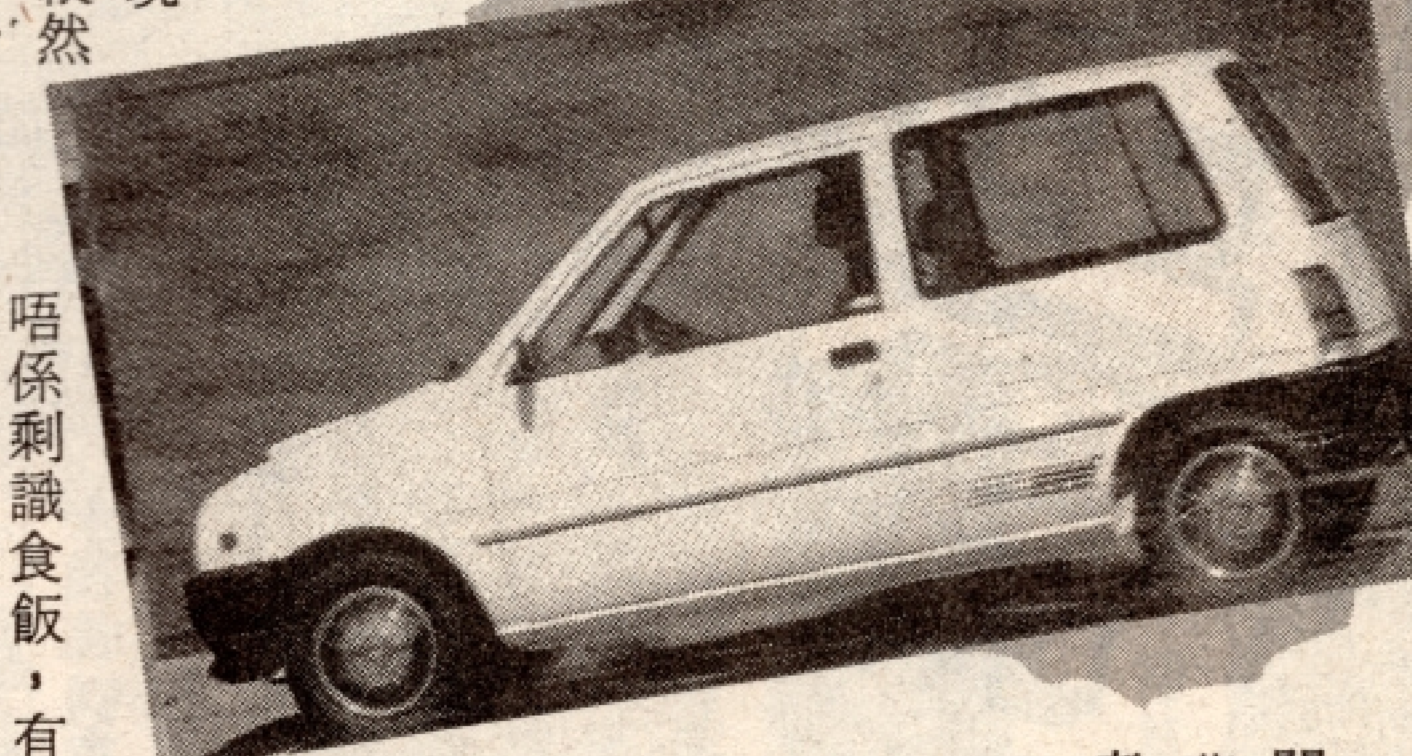
沙展當堂涼了半截，細心一想，果然疑問多多。因爲剛才幾條友快到異乎尋常，說話都唔多講一句，一拖就走，總之古怪。

於是再致電拖車公司證實一下，知道係只派出一部，沙展暈得一陣陣，哭喪着臉，返差館自己同自己落案。

其實非單私家車，電單車照樣拖得就拖，成部托走，屍骨不存。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偷車黨專在鬧市出沒，大白天入來入往，然後施施然作輕鬆狀，成部車拖走。即使有差佬走過，發夢都想唔到狼到咁交關，於是睇兩眼便算。





。

即如一部寶馬閒閒地由十二至十七萬，落地未夠一年者最危險，正是靚個部死個部，用得一兩年反而過了安全期。

而買主只要花兩三萬之代價，便可換得一部九成新之靚車，只車牌照舊，便可四處招遙演嘢，不知其詳，仲以爲發吔添。

呢招借屍還魂法，眞正玩死好多人。最謹愼的東主，縱然落足本錢，防盜設施做到一百分，例如電鎖、自動警示器、軚鎖等，一一有等於無。

因爲他們連門都懶撬，完全違反傳統，成部車就此勾走，問你點頂？

港澳兩地拍檔揾食

施用借屍還魂計，在本港的市場不大，因爲所冒的風險亦較多，唔係怕差佬查到，反而怕寃家路窄，被原東主憑細微之特徵，將愛車尋獲就一身蟻。

所以被竊之車輛，十居其九都藉躉船，以運貨作遮掩送到澳門上岸，然之後待價而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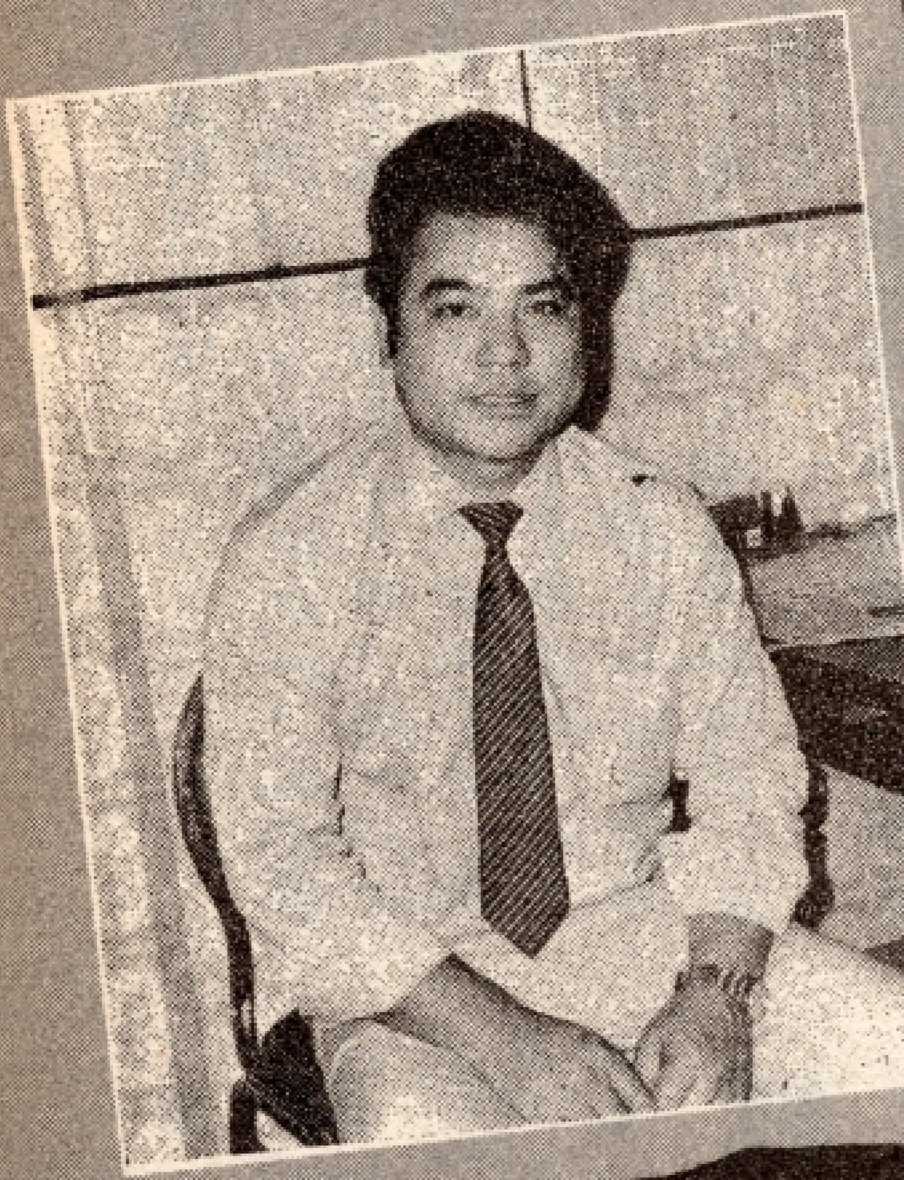
他們的分銷站巧立名目，該個二手車中心，全部都係唔見得光者，任客人去揀選，收費又係車價三成左右

澳門啲差佬都唔係剩識食飯，有心水清之人發覺，點解最近咁多舊牌 新車？入口之新車有限，社會消費又唔見好境，當中定有鬼馬。已然不動聲 息，暗中成立專案小組，連同本港警方秘密行動，希望起清個底之後直 搗黃龍，要連根剷起。

偷車黨亦知好事多爲，禍事逼近眉睫，風聲緊暫時收歛，且看張良計，過牆梯，邊個手瓜硬！

⊙任縱橫

一個在香港考試肥佬，被譏為蠢才的青年，經過廿年的奮鬥，終於被委為英格蘭太平紳士，為華人增添不少光采。如同所有成功人士一樣，李國強是憑了他的苦學精神與毅力，踏上成功階級的。



英格蘭第一位華人獲委任
蠢才搖身變紳士

英雄莫問出處。

當年的醜小鴨，今天已飛上枝頭作「鳳凰」，令人刮目相看，二十年前，在香港升中試中，慘遭肥佬命運，並遭人譏笑為蠢材的一位本港居民李國強，二十年後的今日，終於吐氣揚眉，在英國熬出了頭來，並為旅英華人增光。

李國強埋頭苦幹二十年之後，今時今日，已非蠢才，除了成為一位合格的會計師之外，最重要的，是在上月，獲得英國上議院，委任為太平紳士，成為第一位，在英格蘭的華人太平紳士（蘇格蘭八三年也曾有一位華人太平紳士宋湘如）。

男子漢記者，趁李國強先生回港公幹並探望朋友之際，訪問了這位鋒頭人物，他的奮鬥史，足可令年青人，引為殷鑑。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大埔沙螺洞村，父母原以務農為生，後來由於農業不景，迫使其父母越洋謀生。後來他十四歲唸完中一課程後即追隨父母移民英國。他說，當時他廿六個英文字母皆認得，但組成後的字却認不了幾個，因為讀書相當辛苦，加上晚上又要在父母的外賣店幫忙，令他好幾次想輟學。但碍於英國規定未到十六歲不得離校，他只有繼續讀下去。

不過，他說，不知是否由於新環境使他茅塞頓開，其成績一直在進步，十八歲時更通過了高等教育文憑試，但後來終於因父母的外賣店欠缺人手，在長子繼承父業的傳統思想下，迫使他放棄了學業，甚至在廿一歲時成家立室。

但李國強說，早婚反而使他能更集中向事業方面發展。婚後兩年，他決定利用白天到會計師樓實習，晚上才回外賣店幫忙，這樣的生活熬了四年，終於通過考試，成為正式會計師。更由於他一向熱心社區事務，擔任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主席四年，在經過嚴密的評審後，終獲委任為英格蘭的首位華人太平紳士。

種族歧視難消除

雖然已擁有英國居留權，但李國強對香港九七問題也很關注。他說，香港始終是其出生地，他也是中華民族兒女，因此他希望香港能繼續發展。而事實上，他覺得各界人士對香港前途也逐漸恢復信心。

提及英國的華僑，他表示有百分九十皆是從事飲食業。不過年青一代現在已比較不會一定要繼承父業的壓力，因此會逐漸轉向其他事業發展。但由於他們的中文教育不多，所以與老一代已開始有代溝。

雖然該區也辦有中文班，有二百多人上課，但他們學習中文的意願其實不高，大多是父母迫使而來。所以他日後會盡力推廣中文教育。

至於最近英國發生的幾宗黑人暴動事件，他認為只是黑人發洩一種無知的不滿情緒。主要導因是警方最近大力掃蕩色情架步和毒檔賭檔，使黑人失却謀生工具。至於種族歧視，他認為那個種族人都會有，中國人的種族偏見可能比其他人種更加厲害。

⊙趙德明

鐵窗黑幕，人所共知，但女監倉的旖旎春色，却鮮爲外人道，本刊獨家揭開女監獄的黑幕，這裏每位入冊的女囚犯，各有一段曲折的背景，她們精神空虛，搞起同性戀，春色滿溢……



男子漢編輯先生：

雖然貴刊只出版了×期，但內容十分豐富，頗能引人入勝。且不愧如宣傳口號所言，不只是男性成人刊物，連我們女流之輩，亦愛不惜手。

據本人所知，市面上云云十數本成人刊物中，很少登載有關本港女子監獄的實況。

爲了滿足個人不讓鬚眉的心情，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將六年獄中所見所聞，毫不保留的盡情揭爆出來，投書貴刊，希望能借「男子漢」的寶貴編幅，公諸於世。

或許使一些徘徊法網邊緣的婦女，聊作警惕。亦可作「男子漢」擁躉的消遣文章，增廣見聞。

其實，回思這段獄中生活，雖然已事隔十多年，但仍不禁唏噓歎息不已，當年本港貪污風氣甚盛，監獄的黑暗內幕，更鮮爲外人道，簡直烏煙瘴氣。

經營粉檔提心吊膽

不過，據知近年本港無論男、女監獄的管理上，都已走上軌道，犯人遇有不平對待，亦可向上投訴。言歸正傳，或許我先介紹一下入獄的原因。

我丈夫撈白粉生意已有幾年，係一白粉檔老總，家境自然不錯，衣食無憂。雖然當時已派通片，但畢竟係偏門生意，其實我終日都提心吊胆，有人大力敲門，都會疑神疑鬼，以爲差佬臨門。

在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晚

女子監倉春色無邊
三角畸戀不堪回首

仙風道姑衰白粉入册

上，我丈夫去左白粉檔，只有我一人留在家中。

突然傳來一陣猛烈拍門聲，我心頭已感冗突，對方更隔着門，聲言派掛號信，我更加確定係差佬踢竇。

心知不妙，立刻轉身跑入睡房，從床底拖出一大皮喼白粉，拉入廁所，準備傾囊倒入水廁，煙滅一切證據。

由於白粉實在太多，差佬亦有備而來，帶齊架生，用鐵筆撬開鐵閘及大門，只十多分鐘已衝入屋內，我只能沖去一小部分白粉，便束手就擒。

帶隊入屋搜查係外號「飛虎帮辦」的鬼佬，與九名華籍探員，將我帶返警署。

事後，我才知道係因派片不勻，有人報串整蠱。

不過，「飛虎帮辦」無心要釘死我，要我打電話搵老公，只要他搵條「道友」到警署頂罪，做替死鬼，我就可以甩身。

可惜，我從晚上九時至翌日凌晨二時，在警署足足撥左五個鐘頭電話，但係仍然搵唔到個「衰佬」，迫不得已，D差佬唯有將我落案，被控藏有可作非法販賣用途毒品。

無可奈何，唯有認命，過堂後便被解往荔枝角監獄拘留。

經過一番折騰，來到荔枝角監獄，已是日落黃昏，而我的心情便有如灰暗陰沉的天色，已知難以倖免。

進入指模房辦妥一切手續，再脫光衣服作例行檢查。

一名女獄警，帶我沿着一條長長走廊而行，兩旁都係用鐵枝分隔的一個一個監倉，住滿各式各樣的女犯，有老有嫩，其中更有不少仙風道骨的「道姑」。

穿過很多道沉重的鐵閘，心頭隨着鐵門關鎖之聲而跳動。獄警皮靴踏在地板上鏗然有聲，直刺心窩，這時初嚐鐵窗風味的心情，又怎能以筆墨盡情描繪。

躺在堅硬的木板床上，終夜難以入寢，只盯着灰白色的天花板，心緒起伏不平，直至窗外透入一絲曙光，才進入夢鄉。

「呀！唔好，唔好啊……」一名女子哀嚎，求饒之聲，突然將我驚醒。

原來就在我的對面監房，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女瑟縮在牆角，滿面淚痕的不斷哀求。

一名中年女子，却毫不心軟，猝然撲前，伸手扯着該少女垂肩頭髮，將她拖到中央位置，無影無踪的抬起膝頭直頂少女下體，撞到她的下體流出大量鮮血，染得長褲殷紅一片。

同一監倉內其他犯人却無人出面干涉，只有將視綫轉向外面，表示出無能爲力的表情。

事後，我才知道該中年女犯只係獄警的打手，女獄警遇到一些新入册的犯人「睇唔順眼」，便授意一些監躉代勞，這批「打手」當然會得到應得代價。

不過，荔枝角監獄却以阿



莫及阿英兩人最爲心狠手辣，號稱「女獄雙煞」，兩人都係因撈白粉而被捕入獄。

她們經常出入監獄，就有如返外家一般家常便飯，與獄警混得很熟，爲了博取一些特權，不惜被人收買作打手。

由於一些政治因素，很多少女被送到監獄來，她們却受到不人道待遇，成爲裏面一批「賤民」，無原無故亦會被痛毆一番。

一次，我見到阿莫及阿英兩人聯手對付一名新入冊少女，手段十分殘酷。

阿莫以手臂箍着她的頸部，令她不能動彈，而阿英則將她的囚衣撕開，露出一雙雪白豐滿的胸脯。

該少女還搞不清她們的意圖，阿英却不知從何處取出一小束香煙，點着後便灼在少女粉白的乳房上，燒得傷痕纍纍。

雖然她痛得面青唇白，但面上仍露出倔強的神色。

這樣反而挑起「女獄雙煞」的獸性，她們用剪刀在該少女頭上剪下很多髮碎，盛在一個塑膠碗上，加滿一碗清水，合力灌在該少女口中。

女子監獄烏烟瘴氣內幕

奉旨痛毆賤民

情殞落



←吃飽它吧！

這種手段十分毒辣，由於頭髮碎灌入體內，便不能清除，終身受害無窮，身體會變得十分孱弱。

很多十多歲少女出冊後，都會被害得身受內傷，迫得要返回內地求醫。

除了要受皮肉之苦外，被認爲「唔順超」的女犯，更要受精神上的折磨。

她們會被迫脫光衣服，在衆目睽睽之下做出一些不堪入目的性交動作，以供其他監躉消遣作樂。

一般來說，本港女監獄與男監獄不同。男獄會根據三合會的堂口而分成不同單位，有底的黑社會會員入冊後，自然歸入單位，由單位負責人「睇」。

不過，女子監獄便沒有明顯的單位劃分，若傾得埋，便可埋堆，漸漸凝聚成一股勢力。因此，又稱作「大同社」。

但在裏面又很着重女犯人的丈夫是否古惑仔，屬於那一個堂口？

由於我丈夫係白粉檔老總，略有點名氣，而且他經常托人帶給我大批煙仔，使我可用煙仔做人情，上下疏通，在獄中才生活得無風無浪，更獲得一些優待。

不過，獄中的伙食最令我反感，平常一餐只得一片薄到飛得起的猪肉。

鐵窗生涯黑幕重重

荔枝角監獄短短數個月的鐵窗生活，最令我咋舌的，就係裏面的同性戀風氣十分盛行，老有老做，嫩有嫩做，總之一場糊塗，獄方雖然知道，但亦係隻眼開隻眼閉。

縱使獄中的同性戀歪風普遍，但却堅守自願的原則，絕不強迫。因此，總算相安無事。而且家醜不外傳，女犯出冊後，都沒有將內情張揚於外。

女獄雙
杜娟

↓監倉的女囚犯，為了自由的明天，集體做健身操。



當時，以騷馨及伍柳卿兩人的同性戀關係最是纏綿。

她們都係在九龍城區因袠白粉入冊，在獄中相遇而一見殙情，情投意合。

可惜，事與願違，一人被編在車衣房工作，另一人却歸入洗衣房。平日便不能見面，互訴心曲。

兩人唯有靠書信來互通心聲，託獄中其他囚犯或獄警傳遞，自然會有人好奇偷睇信中內容，據說全係綿綿情話，十分肉麻，仿似痴男怨女互訴掛念，愛慕之情。

雖然兩人同處一個監獄，平常難得一見，但亦有偷雞的機會。

每當獄中放電影時，兩人便相約一齊睇戲，但在放映時，她們便偷偷躲入廁所成其好事，假鳳虛凰一番，盡情發洩。

一些頑皮的年青女犯，曾經偷偷尾隨她們進入廁所，聽到兩人躲在廁格內咿咿哇哇的叫聲，十分肉緊，若不是事先知道兩人身份，還以為有男子偷混入女子監獄，與犯人交歡。

此外，荔枝角監獄中有一名扮演男性角色的同性戀女犯—阿娟，她是這方面的表表者，曾惹得另外兩名犯人為她爭風呷醋，搞出三角戀愛關係。

原來阿娟與已故影星杜娟曾有一段情，打得十分火熱，但終於因杜娟另結新歡，兩人才告分手，阿娟受到很大打擊，情緒低落，萬念俱灰，漸而染上毒癖，因為帮人帶粉而被捕入獄。

同性相戀假鳳虛凰

其實，杜鵑亦是一個悲劇人物，她與另一名年齡相若的女子，因受到該女子家庭極力反對兩人的畸戀，雙雙服毒自殺，成為轟動全港一宗同性戀殉情新聞。

杜鵑投考邵氏後，以「野性象徵」而曾經走紅一時，但由於與一名有婦之夫的導演發生關係，事件喧揚後，迫得她暫時脫離電影明星生涯。

不久，她終於結識了一名名門望族子弟，隨即傳出婚訊。豈料婚後才發現夫婿只是望族「疏堂」一脈，只得一個空殼而已。

現實與理想相距實在太大，夫妻的感情由淡薄而走向決裂。

杜鵑離婚後，本打算重張旗鼓，再投入影圈，但却已是明日黃花，只得個「蒲」字，根本無人找她拍戲。

她不知何故，結交的朋友集中在女性圈子，漸漸更固定在一個名門女子。這種不正常的交往，終於演變成一幕殉情記。

一般來說，荔枝角監獄的每一個倉房住四名囚犯，阿娟入冊後，與同倉兩名女犯先後發生戀情，掀起了一段傳頌一時的同性戀三角戀愛。

與阿娟同房的另一名女犯—麗珍，她雖年屆三十有餘，已婚，且育有一對子女，但身材却保持得十分豐滿均勻，至於因什麼罪而入冊，則沒有向人透露。

她在獄中首先與阿娟結成「知己」，每晚乘着其他兩名同倉入睡後，便偷偷假鳳虛凰，尋歡作樂。

她倆日常親暱的神態，日久便引起其他犯人的注意，同倉的同伴更係心裏有數。

與她們同房，外號「廈門婆」的女犯，亦係好此道者，每晚深夜窺見她們「磨豆腐」，玩得不亦樂乎，自然慾火高漲。

初時，「廈門婆」有意無意間向阿娟挑逗，阿娟心知難拒人於千里之外，事件鬧大，對各人反而不妙，便虛以委蛇，達成協議，齊玩三人遊戲。

脫光衣服尋歡作樂

「廈門婆」與麗珍，平日都會爲阿娟而爭風呷醋，經常吵架，又或者向阿娟撒嬌。可能當事人會覺得其樂無窮，但她們三人如膠似漆的態度，旁人看在眼中，眞係肉麻當有趣，頂佢地唔順。

我本來就住在她們毗鄰倉房。一晚，天氣十分酷熱難耐，我躺在床上不能入寢，隔壁却傳來女子叫春呻吟之聲。

一時好奇心起，爬到牆壁的氣窗旁，鬼鬼祟祟的偷望向鄰室。

「廈門婆」脫光衣服躺在床上，大字型般張開雙腿及手臂，含情脈脈的仰視前方。

阿娟則半裸着下身，騎在「廈門婆」上面，雙手不停撫摸着徐娘半老的「廈門婆」的身體。

麗珍則全身赤裸，摟抱在阿娟身後，俯頭深吻她的粉頸，雙手則環抱着她的雙乳，不停搓弄。

三人手口並用，弄得全身香汗淋漓，秀髮散亂，更不時轉換姿勢，發

▼女囚犯在監倉寫家信。



悽酸血淚有苦難言

姑婆坎坷人生

中立誓改過自新

前塵往事恨攸攸

童年不幸醜事留下無限痛楚

出動人心絃的淫亂呻吟聲。

我隔窗偷窺，亦感到面熱耳赤，全身血脈沸騰，想入非非。

不過，我却十分佩服與她們同房的另一名老婦，可能她已踏入垂暮之年，定力十足，絕不爲所動，側着身，面向牆壁，詐作不聞不問。

直至黎明曙光貫射入房中，我才驚覺已足足站了三、四個鐘頭，欣賞三條肉虫一幕一幕精采的表演，幸而未有被她們發覺，否則便尷尬萬分。

雖然阿娟係「道友婆」一名，面無血色，但她眉梢眼角之中，露出一陣嫵媚迷人的姿色，擁有一副高佻婀娜的身材，以往必定係國色天姿，有不少男子拜倒她石榴裙下。

我心中却很希望了解她何以會成爲同性戀癖好的原因？

經過了三個多月的相處，終於與阿娟混得很熟。

一日，我與她一起在操場「放風」（散步）時，見她心情十分開朗，便試探問她的身世，却不料到她毫不猶豫的，連珠砲似的將一身悽酸坎坷的遭遇，和盤托出。

或許她對我信任，難得有機會向關心自己的同儕一吐心事，以舒鬱抑在心底的煩悶之氣。

原來她係水上人，父親擁有一隻蝦艇，以海維生，一家三口，生活得總算不錯。

可惜，命運弄人，在一次意外撞船中，她父親剛巧被壓在兩艘漁船船舷之間，活生生被夾死。

強顏歡笑不勝唏噓

家中頓失支柱，她母親迫得携着年僅六歲的阿娟改嫁。

後父亦係水上人，靠着一艘機動小艇，在香港仔避風塘內做街渡謀生，晚上三人便一起擠住在小艇上。

阿娟十三歲時，已長得婷婷玉立。禽獸不如的後父已開始打她的歪念，故示愛護，不時撫摸她的身軀。

她已心知不妙，但年紀還小，又不敢告知母親，唯有盡量躲避。

一個深秋晚上，她母親獨自返外家，艇上只留下阿娟與後父，他借着三分酒意，便將繼女汚辱了。

事後，阿娟在他的淫威下，不敢公開醜事。她的後父却食髓知味，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經常非禮、強姦阿娟。

阿娟眞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幾年來一直受到後父騷擾，猶幸未有懷孕，否則這筆糊塗賬，不知如何了結。

當她剛滿十七歲，已到忍無可忍地步，咬緊牙筋，索性上岸自力更生。

但自幼失學，又無一技之長，把心一橫，唯有靠女性的天賦本錢搵食，決定「下海」做舞小姐。由於天生麗質，捧場客還算不少，收入自然水漲船高。

可能自幼受到後父凌辱，心靈和身體都受到頗深創傷，已無法彌補。加上終日生活在燈紅酒綠環境之中，花花世界，捧場客都係虛情假義，當她只是洩慾工具而已。

阿娟對男女之間關係，以及性觀念都發生偏差，對異性由厭惡，而加劇到憎恨地步，產生「同性相吸，異性相拒」的心態，漸漸形成同性戀的觀念。

當提到她與杜鵑的畸戀時，阿娟顯得唏噓悵罔，大有前塵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她們兩人都係受盡命運摧殘的女性，在一個偶然機會結識後，自然十分投契，大有相見恨晚之歎！

不過，好景不常，中途突然殺出個程咬金，杜娟認識了另外一名富家小姐，兩人的感情便如逝水東流，煙銷雲散。

阿娟連唯一的知已亦棄她而去，意志消沉，終日沉迷醉鄉，其後更被舞廳的姐妹引誘吸毒。

上毒癮後，由大廳轉細廳，最後迫得要在九龍城寨內做企街，每次只收嫖客十多廿元，買白粉頂癮。

不過，她表示衰白粉入冊後，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可以響裏面戒除毒癮，立誓出獄後死都唔掂D衰嘢，希望可以返舞廳重操故業。

當我問她有沒有打算「埋街食井水」（找個結婚對象），她面上只露出一絲苦笑，雙眼湧出一眶淚水。

她強忍眼淚，轉頭望着遠方飄移的朵朵白雲。

未完下期續

◎金興賢

道友獄

⊙裸照奇案⊙



失婚婦人，決定改嫁一名有經濟基礎、富安全感的離婚老坑，由於大家同病相憐，感情日進，當他們在床上親熱時，突有歹徒闖入，拍下婦人的裸照勒索，到底……

窗戶緊閉，外面仍下著滂沱大雨，卻沒有奪去室內一絲的寧靜。

阿蘭將枕頭拉到背後，斜斜靠坐在床頭，隔著玻璃窗，凝視著濕濘濘的街道。

已經夜闌人靜，外面杳無人迹，但她却思潮起伏，難以入寐。點著了一根香烟，猛抽了一口，却不期然看到戴在左手食指的一枚白銀結婚戒指。

睹物思人，往事如烟。既然簽了離婚協議書，當然要將戒指除去，又何必自尋煩惱。

她結婚雖只有七年，丈夫却難忍「七年之癢」，另結新歡，兩人終於走上決裂之途。

「由於誤會而結合，終因了解而分開」。阿蘭自少便靠守寡的母親撫養成人。由於天生麗質，有不少男士拜倒石榴裙下，她千揀萬揀，最後，終於垂青風度翩翩、英俊瀟洒的阿明。

她興高采烈的帶阿明給與母親見面，但世故的母親認爲阿明「耳後見腮」，成副反骨、忘本的相貌，極表不滿。

婦人另結新歡
破好事逼拍裸照勒索

但是，阿蘭仍是不顧一切，與阿明走到教堂紅地毡的盡頭，草草成婚。

眞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當洞房花燭之夜，阿明發現新婚的妻子沒有「落紅」，懷疑阿蘭並非童貞之身。

她了解到任何男人，都很難接受這回事。當然矢口否認，堅稱年青時，可能因踩單車、打球等劇烈運動，不慎弄破處女膜。

七年之癢協議離婚

阿明雖然半信半疑，但亦無奈何，不過，醋意大、疑心重一向是他的缺點，當阿蘭瓜熟蒂落，誕下一名女兒後，他又懷疑自己做了「便宜」老豆，與妻子的感情日漸冷淡。

此時，雨勢已稍止。洒在玻璃窗外衆多的雨粉，慢慢凝聚成一點點水滴，當水滴重量增加，便順著平滑的玻璃，盤旋而下，留低一道長長的水痕。

阿蘭的眼眶，亦不期然湧出晶凝淚水，在面頰上劃下長長的淚痕。

她睨視著躺在身旁的男子。他瘦削的面龐露在毛巾被外，兩鬢已略帶花白，額頭上一道一道的皺紋，可以猜到他的年紀已將近半百。

剛才「一樹梨花壓海棠」的旖旎風光，爲時短暫，他便已力不從心。雖然阿蘭替他多方撥弄，但仍係一籌莫展。最後，索性呼呼入睡。

失婚
歹徒撞

香烟快燒到盡頭，她再輕抽了一口，便將烟蒂壓在烟盔盎內。却心如鹿撞，思前想後。

「老陳待我及阿女確實不錯，正所謂落葉歸根，女人總要搵個依靠，一個離婚的女人，還帶著六歲大的女兒，再嫁的條件相對降低，錯咗一次，總不能再錯第二次。……雖然佢唔係點滿足到我，但佢有經濟基礎……。」阿蘭千頭萬緒的愈想愈多，但連打了兩次呵欠，唯有閉起疲憊的雙目，重入夢鄉。

同病相憐 愛屋及烏

阿蘭婚後，仍然係一間製衣廠任職會計。姓陳的老板一向對她頗有「好感」。

陳老板在大半年前，亦已與髮妻離婚。兩人「同病相憐」，自然十分投契，感情一日千里。

老陳雖然已是一大把年紀，比不上年青力壯的小伙子，但他對阿蘭十分體貼，噓寒問暖，特別是對她的女兒亦「愛屋及烏」，愛護她仿如己出。

人心肉造，何況一個失婚的中年女子，對感情必定另有看法，人生觀亦會不同。愛情與麵麭，孰輕孰重？自然另有取捨。

座落在美孚新邨蘭秀道的該個單位又重歸靜謐，街道上却仍淅瀝淅瀝的下著豆大的雨點。

已經係凌晨兩時許，夜更的管理員抵受不了夢魔的誘惑，伏在木桌上呼呼入睡。

三個高大的黑影，鬼鬼祟祟的走到鐵閘前，蹺起脚跟，看到地下升降機大堂毫無動靜，其中一人從褲袋取出鎖匙，開門魚貫進入。

剛巧有一部升降機停在地下，他們將其升到五樓，走到走廊靠角一間單位，附耳門邊，確定屋內各人都已入睡，才用鎖匙將木門打開，躡手躡脚的進入屋內。



老陳及阿蘭陡然感到一股冷冰冰的感覺，由頸項直鑽入心窩。立即同時驚醒過來。鋼刀已架在頸部。三張陌生的面孔圍在床上。「啊！」阿蘭嚇得驚呼一聲。

「你哋……?!」老陳本想質問他們，所爲何來？但隨即發覺多此一問。

阿蘭顫聲說：「你哋要錢，喺我個手袋度有，就……就放係果邊。」她伸出纖細的手指，指著一張化粧枱的方向。

老陳驚魂甫定，才看清楚三人的面貌，他們都只有二十三至二十七歲之間年紀，均穿著有深色衫褲。

其中一名尖咀猴腮，年紀較長，顯然係這批人的「大佬」，打了一個眼色。

其餘兩人，立即從膠袋內取出尼龍繩，分頭走向阿蘭及老陳身旁，示意要將兩人綑綁。

肉在砧板上，他們唯有聽天由命，任由對方擺佈，沒有反抗。

此時，該「大佬」已從廚房取出一瓶冰開水，兩隻玻璃水杯返回房內，從攜來的膠袋取出數個小玻璃藥瓶，分別倒了數粒藥丸在兩隻水杯內，再用鐵叉的尾部將藥丸搗碎。直至藥丸變成粉末狀，才心滿意足的灌滿開水。

他拿著其中一杯，徐徐走至老陳前面。老陳當然知道來者不善，質問說：「你想點呀！」

「老坑，唔駛咁驚，飲咗只會更加好瞓啲！」他嘻皮笑臉的說。

其他兩人，立即夾手夾脚，將老

改嫁老坑床上纏綿
春光盡洩撲朔迷離

陳按在床上，強灌他飲下該杯藥水。而阿蘭亦不能幸免。

如是者，兩人分別被灌飲了三、四杯混和了安眠藥的開水。

雖然他們都不知對方葫蘆裏究竟賣乜嘢藥？唯有憑著一點意志，希望支持著清醒頭腦。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老陳可能年事較高，很快便已沉睡夢鄉。三人才將阿蘭半拖半拉推進隔壁另一個房間，將她手上的尼龍繩解開，再將她推倒於床上。

此時，藥力亦已開始發作，她只勉強維持在半睡半醒的狀態，軟綿綿的躺在床上。



她感覺到一雙粗魯的手，伸到胸前，慢慢的解開睡衣的鈕扣，雖然驚悸的想伸手阻止，但卻四肢無力，雙手只微微顫動了幾下。

睡衣、睡褲、胸罩，一件一件的除去，最後連唯一的防綫——內褲亦已失去，她已一絲不掛，赤條條的躺在床上。

「卡嚓」連聲，耀目的閃光不斷閃亮。阿蘭的心臟隨著閃光燈而起伏不停，雖然自己並非黃花閨女，但對方拍下自己的裸照，目的何在？

「想要番啲相，叫你個相好準備啲錢嚟贖啦！」三人哈哈大笑而去。

志在謀財？

直至早上十時，老陳的兒子返回美孚寓所，見到屋內的情境，嚇得不知所措，恐防父親有性命之虞，立即致電報警，將兩人送院洗胃急救，總算保住性命。

愛恨交熾。警方已掌握到綫索，相信指日便可水落石出，揭開這宗撲朔迷離的裸照奇案。

⊙鄧摯



性慾橫流

日本色情事業遭遇政府重擊後，改轅易轍，改變形式侍客，於是電召即到的應召女郎大行其道，已凌駕各類色情架步之上。其次，人體解剖，人體錄影亦乘時崛興，使日本色情事業更是多姿多采。

日本色情廣告夠勁

按圖索驥艷福不淺

日本色情事業，在亞洲區自然是首屈一指，即使在世界夜生活裏，也佔有重要的位置。不少歐美玩家，都不惜挾重資，跑到日本消遣，在銀座的美加度銷金窩，六本木的高級會所，一擲千金，毫無客色，使日本政府套進了不少外滙。

不過，日本也有不少衛道之士，面對色情事業蓬勃，十分憂心，因而聯絡不少社團，向政府上書，力議加

百花齊齊競艷

以取締。

政府抵受不住民意的侵襲，終作屈服，開始採取行動，取締色情架步。

面對政府的取締行動，起初，架步經營者還滿懷希望，以爲只是一時的行動，不料，取締行動越來越厲害，趕盡殺絕，違反者，不是被罰重款，就是給關進牢獄裏，事態之嚴重得未曾有。架步經營者人人自危，消除成見，進行大聯盟，共同對付政府的行動，一場正邪惡鬥，隨即展開。

撇下政府行動不管，色情架步中被取締得最厲害的，莫如「多樂歌」（即色情浴室）。

前些時，土耳其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爲色情浴室濫用「多樂歌」（註：「多樂歌」直譯爲「土耳其浴」），有侮辱土耳其聲譽之嫌。

日本政府當然不欲因娛樂事業拖垮兩國友好，所以一開刀，就針對「多樂歌」，硬性規定不得在旅遊區營業。不過，政府還講道理，寧可在比較荒僻的地方撥地安置這些架步。

然而，「貓哭老鼠假慈悲」，架步經營者並不滿意政府措施，在小報、色情雜誌裏刊登廣告，大事反擊，不少狂蜂浪蝶，也是搖旗吶喊，加入戰圈。

據聞，自從「多樂歌」架步被迫搬遷後，生意一落千丈，不少經營者都虧了本。而許多靠此維生的陪浴女郎，入息也是大幅度下降，叫苦連天。

至於其他架步，如「裸女喫茶」、「偷窺屋」、「夜總會」等，生意同樣大受影響。

色情事業步向低潮，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日本起碼有超過一百萬人失業。

這一百萬人，平日享受慣了，絕無可能跑到工廠，寫字樓上班，做慣乞丐難做官，他們惟有另想辦法謀生。

所謂辦法，自然是離不開色情。

目前，東京一帶的色情事業，出現了新局面。「男子漢」記者大清一郎，爲了報導色情事業的新趨勢，不惜化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走遍東京，綜合實際情況，寫出下面的報導。



這些就是錄影女郎。

按圖索驥得遇艷女郎

我（大清一郎）奉了「男子漢」編輯部的命令，決定到花國走一遍，看看有什麼特殊的情形，可以向大家報導一下。

目前，東京的「多樂歌」已沒有什麼瞄頭了，如果不惜工本，跑到川崎去，一來一回，十分費時，往往又會得不償失，所以不少人都不願冒這個險，寧可留在東京都內尋求發展。

經過政府大力取締之後，東京是否已沒有玩頭了呢？答案是非也，以我個人採訪所得，似乎有更多姿多采的趨勢。

陪浴女郎失掉飯碗後，逼得另闢蹊徑，她們開始在色情雜誌如「週刊大衆」等，刊登廣告，招徠客人。

這些廣告，用字十分挑逗，大致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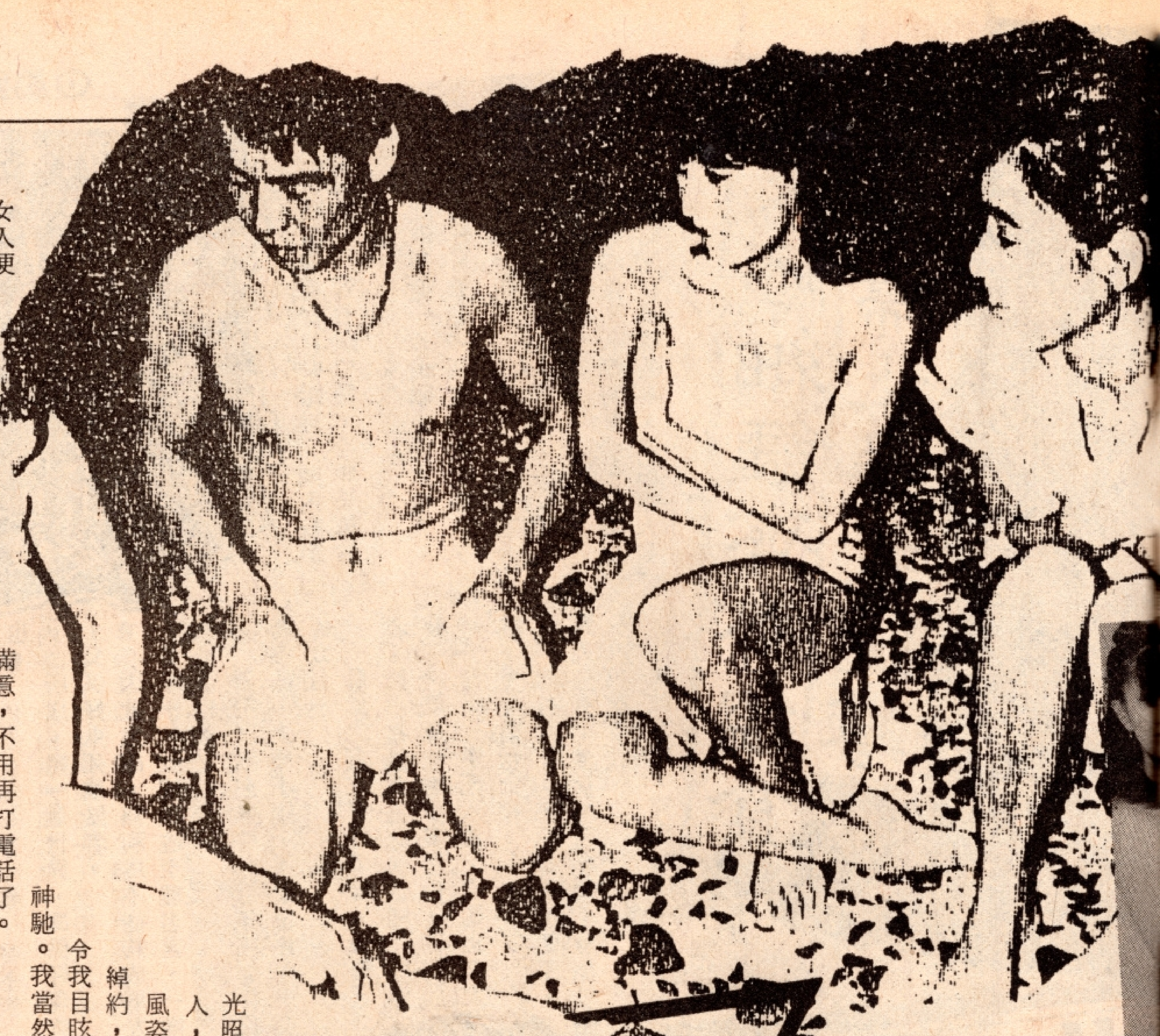
「柔情千萬縷　逢君便奉獻
做足八十分　收費兩萬銀
黑寡婦　成熟婦　應有盡有
玩法多采多姿　保君大感滿意
下午十二時奉客　電召即侍候」

單看這個廣告，已知是應召架步。比較特別的是列明價錢及時間，而且還可以出鐘到會。

爲了了解詳情，我決定一試。

那天下午三點左右，我打電話到道玄坂去。接通後，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我道明來意，她就很有禮貌地問：「大清先生，請問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是老馬識途，早在澀谷車站後面的橫弄旅館裏，開了個房間，告以地址。



侍客週到計定鐘
清潔工夫頂呱呱

女人便說：「大約十五分鐘有一個叫小百合的女人會來找你，滿意的，便留下她吧，不滿意的，叫她走好了，之後再給我電話，我叫麗子。」

十五分鐘後，小百合來了，正如廣告所說，她是一個艷婦。雖不致艷光照人，風姿綽約，令我目眩神馳。我當然滿意，不用再打電話了。

小百合的侍客手法，跟「多樂歌」女郎完全一模一樣，跟我洗了個澡後，便進行人體按摩，之後便是正本戲上演。

到完事後，看錶，差不多已過了七十分鐘。

「還有十分鐘，對嗎？」小百合吸了口香煙：「這留來做善後工作。」她替我淨身，又像徵式的按了一會兒摩，跟着表示要走。

我有點捨不得，央她留下來。

「可以，你再付一萬元，我可以多逗留四十分鐘。」小百合這樣說。

我當然不會吝嗇那一萬元，於是，她又再度進行奉獻，瘋狂程度更勝第一次，難怪許多人都贊成「梅開二度」，如今看來，道理是頂對的。

我再看色情雜誌，發覺有「虐待俱樂部」的廣告：

「軟硬兼施　鬼哭神號
大量青春玉女登場　供君淫辱
她們不惜做閣下奴隸
只求閣下盡興
虐待制　六十分鐘三萬元
被虐制　七十分鐘二萬元」

我不是變態者，對此不感興趣，但朋友小林，却曾嘗試過，滿足了他的大男人心理。

除了應召架步，還有一些錄影架步，也是匪夷所思的。廣告這樣寫着——

「本店有美女供應　與君同渡甜美夜　箇中刺激與歡樂，盡可一一作紀錄
代君拍電影反映君之勇
六十分鐘收費三萬元」

這種錄影架步，不但提供美女，還代客拍攝小電影，主角自然是顧客本人及架步提供美女。拍攝時，是十分隱秘的，客人根本不會受到阻撓。拍成冲出，客人可以取回錄影帶。

我們日本人講究道義，絕對不會把錄影帶賣出去，所以這些錄影公司生意十分好，不少人爭着光顧。

另外還有「人體解剖學校」，「性愛指導所」，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架步。想不到，政府禁色，竟導致百花齊放的局面，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大清一郎的報導，大約可以勾勒出日本色情事業的進展，「男子漢」讀者，如果有機會旅遊日本，不妨找大清一郎作响導，保證唔會俾人搵笨也。

⊙大清一郎

借花敬佛撈到家山發
石逢源雄霸鬥獸場

大鱷細鱷齊齊搵食
羅通掃北唯我獨尊

係呢個世界，乜嘢人最叻？梗係有錢佬嘞，啱嗎？不過，有一種人比有錢佬仲叻，就係唔使有資本就有錢搵，而且搵到盤滿砵滿，家山發者。唔信？睇吓鬥獸圈裏面的大佬喇！

鬥獸圈自從打響鑼鼓，圈內就風起雲湧，鬥到七國咁亂，仲幾乎搞咗一鑊泡添。

鬥獸圈呢一個地頭，話大唔大，話細唔細，靠呢一個圈子搵食嘅人，實在唔少。

呢個世界，有一句名言，乃係無利用者不會成朋友者也。

係第二度，人哋可能會笑你眞係現鬼實咯，但係係香港，眞係無人笑你者也。

尤其係鬥獸圈入邊，眞係現實過乜鬼嘢，人人同你拍膊頭稱兄道弟，細佬，你眞係唔好高興住，呢一啲人，眞係唔講得上係朋友，可能，佢已經度緊一條計想害你。

又或者，佢根本係想搵你着數者也。

所以，呢一個世界，眞係好現實，又係好鬼死殘酷者。

因此之故，無利用不能夠成朋友，於是乎，就成爲咗至理名言，一啲都唔假也。

話說鬥獸圈入邊，近年來眞係風起雲湧，大鱷小鱷，通通都係呢一度搵食者。

搵食之方法有好多種，最普通者，乃係搭通入邊之天地綫　綫路準確，眞係着數多多者也。

話說，獸圈入邊，有個出名大鱷，就係叫做大佬。

呢位大佬，就認眞夠巴閉了，圈內圈外，眞係呼風喚雨，眞係巴閉過巴蕉樹！

呢位大佬，究竟乜嘢咁威？

佢威就威在以借人啲錢做生意，借人啲人情嚟做人情，巴閉就巴閉係呢一度者也。

是關，呢個世界，好奇怪者，有啲人可以靠把口，就可以搵到食，眞係分文都唔駛出，呢個世界，就係出呢一啲精人也。

呢個大佬咁威，就係咁嘅緣故，因爲佢啲料，可以左手嚟時右手去，咁樣，左右逢源之下，兩邊都討好，兩邊都有一份人情啦。

簡單啲講句，佢就係利用人情來建立佢之威信，於是乎，要用得着人之聲，一開聲就搞掂者。

嗱，講個事實俾你聽，大佬因爲係黑道上之猛人，所以偏門生意亦多者。

皇氣夠薑大撈偏門

呢啲偏門生意，來來去去，自然離唔開係魚蛋檔，外圍狗外圍馬等等。

開呢一啲偏門嘢，若果無皇氣照住，眞係香過香格里拉者也。

於是乎，好多人都千方百計，搵啲皇氣照住，無衰者。

呢位大佬，就係咁樣人哋搵皇氣照，但又搵皇氣照。

不過，佢啲皇氣，眞係特別醒過人哋者。

因爲，一般都係搵雜差之架頭，或者幫辦級人馬。

但係，佢之「老友」，居然可以玩到去警司級，甚至總警司級，眞係唔簡單者。

若果你問，佢有乜把炮，好簡單者，人情兩字而已。

呢位大佬，所識得之警司級，眞係成隊兵咁多，可以自己組織一個警

堅料變流嘢輸到仆
陀炮大佬興過辣雞



司俱樂部。

最難能可貴者，乃係呢一班警司人物，個個都好爲得佢。

不過，講穿咗，都係爲咗啲錢，搵埋啲着數而已，你估眞係同佢做親戚，做人世咩。

嘷，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可以講，有錢就有一切了。

話說呢位大佬，由於係圈子之中，有頭有面，所以，亦經常可以有內幕貼士，呢啲內幕貼士，眞係內幕中之內幕，唔係得把口之類。

嘷，自從有咗老廉之後，啲差佬，眞係冇晒着數咁制。

不過，着數就唔係冇，只係睇吓乜嘢着數啫。

例如，明碼實價之錢銀往來，當然就會無啦，但係，人家俾貼士，呢啲算唔算係貪污呢？

咁當然唔算係貪污啦，呢一啲，眞係連老廉，都吹唔漲者也。

於是乎，啲警司級大佬，就有機可乘，時不時可以得到一啲內幕貼士，而且，呢啲貼士，就眞係堅過石堅，當然係百發百中啦。

於是乎，啲警司級大佬，就當呢位大佬係寶一樣。

直至最近，獸圈時時開鑼，呢啲食過番尋味嘅大佬，自然又伸手攞料。

你以爲呢位大佬嘅料，天跌落嚟乎？



當然唔係啦，原來，呢位大佬，有好多料，都係來自佢之「靚」者。

呢位大佬認眞識收靚仔，未大紅大紫嘅時候，一早已用盡了種種用段，收咗佢哋做靚。

直至佢哋大紅大紫之後，自自然然，就要俾番啲着數大佬。

呢個大佬，收到成班靚都係牌仔，啲貼士自然好準，所以，次次俾出嚟之貼士，幾乎百發百中咁準。

開鑼前夕，呢位大佬，自然又要去收料，因爲啲大食懶，抖咗幾個月，都冇乜橫財，自然係求財若渴也。

結果，大佬收到幾單「堅嘢」，話明係實中者，於是放晒俾幾個陀炮佬。

呢幾位陀炮佬，自然好似執到寶一樣，一於重搥出擊。

點知，呢單居然係流料，個班陀炮大佬，個個輸到一隻狗咁樣，大發雷霆。

大佬無處出氣，呢幾條放流料之靚仔，結果俾人打全隻狗咁慘。

⊙九紋龍

不少人以為大夜總會一定取價公道。其實並非如此，尖東某大夜總會就有斬客艮方，包保被斬者樂於奉獻，甘願做老襯，不信，請看余愛花的大文。

余愛花跟朋友在德興街的火鍋店吃飯，酒過數巡，有人提議去跳舞。余愛花當然不便反對，舉腳贊成，一行人，分乘兩部的士出發，片刻即抵尖東某豪華夜總會門前。

朋友A君乃場中大豪客，因此經理不敢怠慢，出來相迎，延入貴賓室坐下。

這間夜總會，余愛花只來過一次，可能受到宣傳之影响，看到真貌時，反不覺得它有什麼出衆的豪華，如果跟望衡對宇的那間相比，直覺上新不如舊。當然，這僅是余愛花個人見解，朋友就不大以爲然。

「舊的跟它那有得比。」A君一路以來，都對余愛花的想法提出反駁：「單是門面，這裏已花掉一百萬，舊的那間不過是五十萬。」

余愛花氣不過，提出相反看法：「門面的好與壞，跟花錢未必一定成正比例，錢多花，未必是好事。」

基於此，朋友A君，定要拉余愛花再下來小心觀看，同時也欲展示他的實力，蓋在此場中，A君有「花蝴蝶」之稱也。

花蝴蝶進遊脂粉陣

壽星公敬酒表謝意

坐定後，老板進來招呼。余愛花第一次識荊，頗覺其相奇特。

老板頭已禿，露出光亮亮的前額，乍看有如壽星公。

有小姐坐在余之身邊，低聲問：「先生，你話佢似乜嘢？」

余愛花不假思索地說：「壽星公。」

「啱嘞！」小姐笑得有如依人小鳥：「買壽星公煉奶廣告，都怕唔駛化粧囉！」

老板甚好客，親自捧來XO拔蘭地一瓶，有媽媽生挿口道：「老細咁大手筆，百年佳釀都攞出嚟奉客嚕！」

「緊係嘞，A哥駕到嚕！」老板拔開塞子，先敬A君。

A君樂不可支，把靚綫飄向余愛花身上，暗示：你睇我幾咁威！

余愛花苦笑一下，心忖：想當年愛花處身舊杜記，鶯歌燕舞，偎紅倚翠之際，老弟，你尚未知身在何處呢！今大漢天聲，已成絕响，思之悃悵，鬼得閒同你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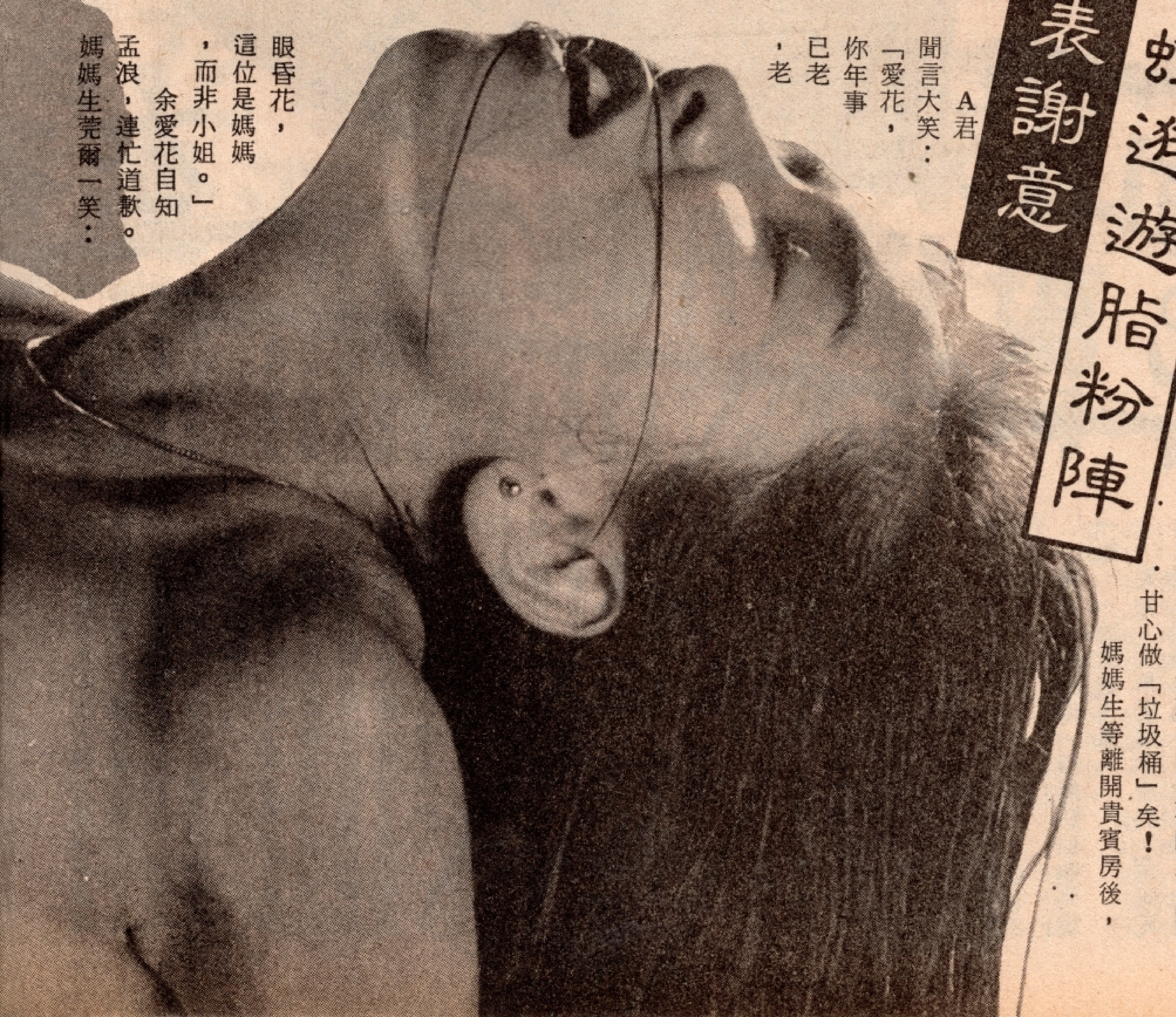
A君擧杯敬酒，衆人自然禮貌式奉陪。一巡過後，A君示意老板召女陪坐。

「今天我們開心，請幾個小姐進來坐吧！」

余愛花搶住說：「不用了，我已有良伴隨侍。」指指身邊小姐，示意不必更換。

A君聞言大笑：「愛花，你年事已老，老眼昏花，這位是媽媽，而非小姐。」

余愛花自知孟浪，連忙道歉。媽媽生莞爾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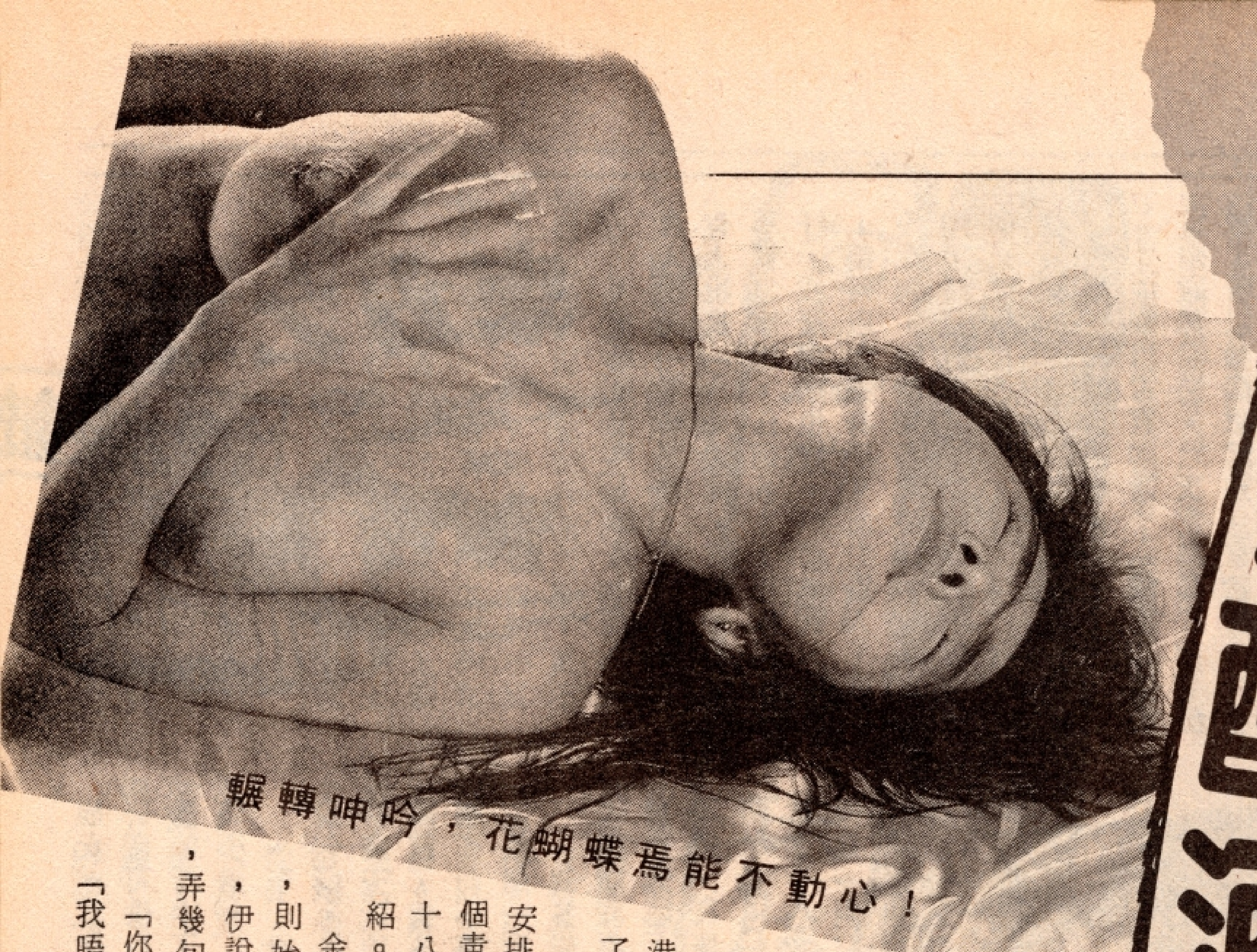
「唔駛客氣，我介紹一個靚女你識。」

在媽媽生口中，凡女人都係靚，尤其是跟隨她的小姐，更是美如天仙，爍茗雲茶。但余愛花素來不存任何希望，有奶便是娘，逛得花國多，已甘心做「垃圾桶」矣！

媽媽生等離開貴賓房後，

豪華夜總會斬客有秘方

闊少醉酒俾人搭住搶錢



輾轉呻吟，花蝴蝶焉能不動心！

小吔佢把口，竟會一片清靜。余愛花呷一口酒，吃了塊雪梨片，十分受用。A君過座，附耳說：「嗱！你睇老細多濶綽，這裏的女人也不錯，待會你就知道我阿虫的確好介紹。」

不到五分鐘，佳麗有如港姐出場，一個接一個地走了進來。

媽媽生有如指揮官，分別安排，余愛花運氣不差，分到個青春玉女，問年齡，答曰「十八」，嬌聲滴滴，眞係好介紹。

余愛花精神一振，跟伊搭訕，則始發現並不對板，我說東來，伊說西，牛頭不搭馬咀，不信，弄幾句對白你聽一聽。

「你係度返咗工幾耐。」

「我唔係讀好多書喳！」（奇怪

問非所答眞冇癮

黐綫舞孃食忽得

，人家問返工時日，却答以讀書少。）

「平時有乜嘢消遣？」

「我日日都返工。」（勉強答得通，視返工作消遣，不過始終有點格格不入）

「識唔識猜枚？」

「我唔識飲酒。」（猜枚同飲酒雖有關連，不過人家冇問飲酒，答來作甚？」

憑余愛花的凌厲眼光一看，立刻知道此姝神經有問題，不是食了「忽得」，就是愛情觸礁，又話好介紹，這趟眞是慘絕人寰矣。

向A君打個眼色。A君會意，召媽媽生來更換。

此時，余愛花始發現房中坐滿媽媽生，爭相帶女進來。

余等不外七人，小姐則剛成一倍，足有十四人。A君醉酒，不以爲甚，愛花則暗暗爲他肉緊。

至算賬時，單面一萬二千，打個九折，需付一萬。問有多少街鐘，答曰「八個」。

環顧諸友，三人不勝酒力，早已解甲歸田，餘四人，有季常癖者一人，例必是「CINDERLLA」，午夜必須報到，餘下A君，愛花與另一友，何需八女侍候，你估我哋係金剛棒咩！想不到大機構，一樣靠搵笨，掛羊頭賣狗肉，全世界皆如此！

⊙余愛花

東方之珠 搜秘錄



天堂島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有人說是「龍蛇混雜，爲非作歹」，有人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管怎麼說，任何人——正人君子也好，衣冠禽獸也好，只要來到天堂島，都可以大顯身手。能力過人，或手段毒辣，隨時都可以發達。笑可以發達，哭可以發達；穿時裝可以發達，剝光豬也可以發達；奸夫可以發達，淫婦更可以大發其達。這裏要爆一單奸夫淫婦的眞實故事。

中國自古有句話：「饑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慾。」天堂島島民個個溫飽，所以個個思淫慾。有個賀冬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賀冬先生自幼家貧，三十歲才開始奮鬥，四十有成，身家已非「腰纏萬貫」四字可形容，至少是億萬美金的價值。到了這種地步，若不享受，實在對不起自己。何況賀冬先生並無妻室子嗣，更應在男女情事方面「大展鴻圖」，光宗耀祖。

於是，賀冬先生開始注意女色，每天進出電影院，看影片上有些什麼靚女，看有哪一個適合明媒正娶，哪一個可供自己貼身享受。幾日之後，他就看中了一個開始走紅的就是李莉莉小姐。

李小姐珠圓玉潤，明眸皓齒，身段勻稱，乳峰高聳，下圍豐滿，靚過林黛玉阮玲玉張曼玉，性感過瑪麗蓮夢露，賀冬先生打定主意，一定要娶李莉莉小姐爲妻。經過媒人穿針引綫，果然一說就掂。

賀冬先生舉行盛大婚宴，高朋滿座，連天堂島的總督也光臨，使宴會生色不少。不過，在座賓客對這對新人竊竊私議：「新郎太老了，新娘看來才十八歲，不大相稱。」「好像是一對父女，不像是夫妻。」這些言語也傳進賀冬先生耳中，但他只是嗤之以鼻，心想：「你們有我這種本事嗎？我四十幾歲可娶個十八歲的少女爲妻。」

的確，賀冬先生是令人羨慕的，他財色兼收，享盡人間溫柔和榮華富貴。



天堂島，人慾橫流，有錢有面，就想到滾。賀冬先生正是一個典型例子。不過你滾人時人滾你，賀冬艷妻逼做出牆紅杏，正好說明天堂島的靡爛。

洞房花燭夜，賀冬先生一柱擎天，但他人到中年，腰骨退化，身體不能龍騰虎躍，只能木頭一樣躺在床上，不能來個居高臨下。李莉莉小姐撲赤赤地美，她演過許多床上戲，對手都是身手靈活，翻雲覆雨自在輕鬆，而現在躺在身旁的賀冬先生竟然遲鈍到如斯地步，簡直不知「造愛」二字點寫？

李莉莉小姐笑着問道：「賀先生，」她實在不大願意稱他老公，「你沒有造過愛吧？」

賀冬先生並不回答李小姐這問題，只是催她：「快，快！」一邊說，一邊伸手揉摸她那乳房。

家有美妻猶不滿足

李小姐說：「好，我會給你最高級享受，但你給我什麼好處。」她是聰明人，她知道賀先生主要是欣賞自己的美艷，若有一日年華老去，可能被他棄之如敝履。

「我開一張支票給你。」賀冬先生說。

李小姐要賀冬先生先開支票再造愛。賀冬先生也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支票上寫了五十萬大洋。

李小姐接過支票後，心花怒放。果然，她對賀冬先生盡情服務，朱唇輕啓，對着賀冬先生的「南天一柱」又吞又吐，吞吐自如；然後又像做健美操一樣，騎在他身上，將自己的情竇主動迎合套入他的陽剛之物。賀冬先生有生以來得此「超値」享受，身心舒暢，然後摟着李小姐呼呼進入甜蜜夢鄉。

如此在床上戰鬥了半個月，賀冬先生感到只有新婚之夜才痛快淋漓，過後就只是例行公事，沒有特別的快感。他想到自己家財億萬，至少也應該三妻四妾，只有一個李莉莉小姐如

深閨寂寞色誘守衛
富翁爛滾甘戴綠帽

何夠享受，因此他決心找更多靚女，要像「妙麗皮鞋，天天新款」那樣。

慾火焚身不能忍

勾搭守衛結珠胎

話分兩頭，且不說賀冬先生如何天天去找靚女。而說李莉莉小姐，她半個月後就被老公冷落，很是不快。大家知道，男女間的那種事，不幹則已，一幹就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幹了一次想要兩次，有了兩次想要三次，若是不幹，「心思思，有件事」。李莉莉小姐雖然嫌賀冬先生老些，但想起他那陽剛之物，覺得還是十分可愛，還是可令自己如痴如醉。但是，賀冬先生婚後半個月，晚晚不回家，令她空閨寂寞難受。

賀冬先生既是將李莉莉小姐明媒正娶，也就要她安分守己，沒有得到他的批准，再不准到外面活動，更不准再回到電影界。但是，李莉莉小姐每日看電視，有時看到自己主演的影片，特別是看到自己和男星演床上戲時，更是春心蕩漾，心猿意馬。手上雖然有張五十萬大洋支票，但深悔嫁入豪門。

有一日，李莉莉小姐終於按捺不住，梳妝打扮後要出門去找和自己合作過的男星陳大武。但是，她走到賀公館大門，就被守衛擋駕，說是賀先生交代，不准賀太私自出門。

李莉莉小姐氣得要命，罵了幾句，回到香閨。她知道自己已是身不由主，「一入豪門深似海」。到此田地，和坐監有什麼分別？但她實在慾火旺盛，怎麼辦？她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叫守衛進來講理。

「我沒有辦法？賀先生的旨意，我打工的怎敢違抗。」守衛也確有苦衷。

李莉莉小姐看這守衛，身型魁梧，有男子漢大丈夫氣概，比起賀冬先生來，更顯雄壯威武。她請守衛坐在梳化上，自己也坐在他身邊。她自覺不自覺地將他的手拉着，拉到自己的酥胸部位。

守衛是個王老五，如此鴻福齊天的事，當然不會放過，他立即擁抱自己的老闆娘。兩人都是慾火難禁，來不及上床，在地板上作滾地葫蘆大戰一場。

從此，李莉莉小姐空閨已不寂寞，但很快就珠胎暗結，「十月懷胎，一朝分娩」。

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賀冬先生對太太生仔一事十分高興，認為自己有人承繼香燈。他雖然不願再和太太造愛，但太太為自己傳宗接代，他無論如何也不願休她而去辦離婚手續。

但是，太太所生的仔，面貌和守衛的長相一模一樣，親戚朋友，左鄰右舍都議論紛紛。但是，賀冬先生是德高望重之人，沒有人敢把這些議論轉告給他聽，加上他自己老眼昏花，並不覺得太太生的仔面貌像守衛。

那個乖仔長得越大，相貌越像守衛。李莉莉女士——不該再稱她小姐——對乖仔呵護備至。她對守衛情有獨鍾，認為乖仔是自己和守衛的「愛情結晶」。現在，她再不後悔嫁入豪門，而是慶幸自己能到賀公館，有機會認識雄風勃勃的守衛。

守株待兔出頭有日

再說賀冬先生結婚只有半個月，就冷落太太而到外面找靚女。娛樂圈的靚女們知道他金銀滿屋，都很願意和他同床共枕，他也出手豪濶，幾乎每一個和她睡過覺的靚女都可得到一層小型樓宇。而且賀冬先生不願和靚女長期上床，靚女們更是高興，只要錢到手，誰都不會留戀這半老先生。

乖仔長到十八歲，賀冬先生已將家財大半劃歸乖仔名下。乖仔非常有孝心，母親要多少錢，他都給她。而李莉莉女士則將許多錢給了守衛。這個守衛，如此這般無端端發達，好過中六合彩頭獎，但他仍不動聲色，仍勤勤懇懇當他的守衛。他知道總有一日，等賀冬先生兩脚一伸，自己就可取而代之，成為天堂島的億萬富豪，到時英雄不問出身，說不定還可當油麻地區議員呢。

⊙超級記者

男子漢俱樂部

⊙陳公子主持

郵政信箱七〇九二

俏嬌娃受讀者歡迎 考慮贈送精采艷照

男子漢爲你做足一百分

男子漢陳公子：

你好，我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貴刊至今已出版了十多期，內幕新聞，越爆越勁，期期都有堅料爆，使廣大讀者越讀越有味道，男子漢眞係好嘢！

我們非常欣賞男子漢俏嬌娃，每個俏嬌娃各具特色，非常吸引讀者，請問公子，這麼多俏嬌娃是在那裏發掘出來的？

公子，我們有一個大胆要求，就是建議貴刊贈送俏嬌娃的艷照，相信會受到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知公子以爲然否？

一群忠於男子漢的讀者上

陳公子覆：

男子漢期期都有勁料爆，一切內幕消息，趣怪事物，盡在男子漢中。

俏嬌娃是男子漢成功的因素，她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全部都是男子漢的忠實讀者，俏嬌娃永遠在你左右。

你建議本刊贈送俏嬌娃的艷照，本刊將予考慮，公子初步構思，此項服務只限於本刊忠實讀者，所送出的艷照，只收回冲晒成本，一俟籌備工作完成，公子將搶先爲讀者公佈，敬希垂注。

俏嬌娃我鍾意 男子漢你好嘢

俏嬌娃資料不願大公開

陳公子：

小弟是貴刊讀者，在最近貴刊第十期中的一位俏嬌娃何月芙小姐，相當美麗，但不知何小姐是否眞實姓名？同時更希望知道她的三圍數字、身高、體重及日常生活習慣，愛好和願望。

盼能一一詳盡解答，並惟望結識何小姐，請公子代爲轉達，謹此致謝！

讀者姓張上

陳公子覆：

何月芙是男子漢的俏嬌娃，據公子所知她就是叫何月芙小姐，眞實與否沒有多大關係吧？

公子問過何小姐，她說三圍呎碼等資料，不想公開，讀者可根據刊登在男子漢上面的照片，自己去猜測吧，你不妨考考自己的眼光。何小姐性格比較文靜，放工返家後，即喜歡靜靜地藏在家裏，打電話跟朋友傾偈，她的願望是希望找到一位眞心愛她的男士，目前仍沒有親密男朋友。



→俏嬌娃何月芙

忠實讀者批評 製作有待改進

陳公子：

妹是貴刊的長期讀者，最近發現貴刊的製作有退步的現象，有些標題被圖片所蓋，批色又批得不好，落網又落得太深，以至濛查查一片，使讀者閱讀得很辛苦，希望貴刊能徹底加以改進，讀者有寄厚望焉。祝貴刊銷量勁升！

讀者阿妹上

陳公子覆：

多謝來信批評指敎，爲了你們這

男子漢雜誌堂堂正正，男男女女都啱看，成爲全港最暢銷的雜誌。

爲了廣開線路，更好地爲讀者服務，本刊現徵求有新聞性的內幕線報，任何資料絕對保密，一經採用，酬勞從優，來信請寄本刊郵政信箱七〇九二號。

代郵

阿發讀友：

來信已收悉，有關的信件已替你轉交了，請靜候佳音吧。

男子漢讀者俱樂部：

貴刊第十二期的封面女郎，非常吸引讀者，弟拿起「男子漢」，更加愛不釋手。

陳公子覆：

「男子漢」的封面女郎，一期比一期精采，下一期的封面女郎，包保你又拍案叫絕。

互相傾訴 痴痴地等

小弟認為俏嬌娃翠兒，是現代豪放女，弟好賞識翠兒姐的性格，很想跟這位俏嬌娃見面，互相傾訴心事，不知貴刊可否介紹翠兒俾小弟相識？弟痴痴地等待你們的答覆。祝男子漢讀者遍天下！

讀者建成上



←豪放俏嬌娃翠兒

無可否認翠兒是現代豪放女，本刊所拍攝的這幀艷照，是公子親自在旁指導的，你很讚賞，證明你有眼光！

想跟俏嬌娃直接見面，一般來說本刊是不會安排的，因為本刊得徵得俏嬌娃本人的同意，而且讀者人數太多，根本無可能一一滿足要求，故此本人對每位忠實讀者都是一視同仁，讀者想認識任何俏嬌娃，只能直接寄信跟她們聯絡，公子只是代轉有關信件，本刊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情信石沉大海 追女仔莫強求

陳公子：

弟是貴刊長期讀者，每期「男子漢」一出版，弟都第一時間購買回家閱讀。

「男子漢」真係無得頂，尤其係果啲俏嬌娃真係人見人愛，小弟鍾意幾個俏嬌娃，她們包括有何月芙、殷玲琳、關美儀、凌茗等等，弟為追求何月芙，曾接連寄去數封信件，要求公子代轉，卻為何不見何小姐回覆呢？請公子代弟查詢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弟是絕對相信公子，是否何小姐不喜歡我呢？請公子不妨直說！

讀者李強上

陳公子覆：

多謝你對男子漢的讚賞！希望你多多提出批評。

俏嬌娃人見人愛，很多讀者都有同感，讀者都有權追求任何一位俏嬌娃。

由來信所見，你追求這麼多位俏嬌娃，真可以說是一位大情人，俗語說有情人終成眷屬，公子在此祝福你！

公子十分佩服你追求何月芙的勇氣，以公子追女仔的經驗來看，恕公子直言，何小姐可能對你沒有意思，才會一直沒有覆信給你，男女之交，講究緣份，不可強求，希望你再接再勵，早日找到一位好伴侶！

封信，本刊編輯部仝人，舉行了兩次會議，專門討論，研究製作上的問題。

你的來信非常有益及有建設性，本刊早已發覺到這個問題，今後務必徹底加以改進，把男子漢雜誌辦得更出色，再次感謝你的來信，男子漢錫晒你！

賞識嬌娃眼光獨到

陳公子兄：

這是我首次來函男子漢讀者俱樂部，如文字上有任何不正確之處，敬請見諒。

當我第一眼看到麥海倫小姐的封底彩色照片出現在第七期時，當時的確有一種極盡是「美」及「靚絕」的感覺，當然，她的其他照片也拍得相當不錯，但尤以封底的一幅，她的眼睛彷彿很會說話，的確有其獨特之處，當然，化粧品的幫助也不少，不過蓋不住她的本質，的確無得彈，身材亦是非常突出，一流水準，如此超級美麗的女孩子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在此懇請公子代為問候麥海倫小姐以及謹希麥小姐能加以考慮，和小弟做個朋友，能夠有機會結識到一位絕色佳麗是小弟萬二分之榮幸。

小弟等候公子的好消息和祝男子漢的聲譽，遠征東南亞以及國際市場。

弟劉達敬上

陳公子覆：

希望以後多多來信，加強溝通，更歡迎來信多提意見。

麥海倫是人見人愛的俏嬌娃，這一幀照片，本刊的攝影師也拍得十分有水準，不少讀者來信讚賞，你的來信證明你有眼光。公子已代你問候麥海倫小姐了，你很想結識她，請直接寫信給她吧。

俱樂部聯絡站

韓勛讀友：

來信收悉，本刊正研究如何訂閱的辦法，有消息就會通知。

阿榮讀友：

以你的年齡是不適宜的。你提出的要求，暫時不能安排，敬請原諒。

會港九的大型夜總招攬，以靚媽媽生出馬舞客，在歡場搶去紅舞女不少鋒頭，最可憐的還是多情的火山孝子，竟追求靚媽咪……

絕代媽媽生

各位滾友：

上次講到阿包三更半夜，接到歡場浪子急CALL，過大海到半島嘅某大光廳，浪子左擁右抱，其中一位靚女，竟然就係「男子漢」嘅封面女郎。

呢排阿包喺夜店蒲，好多相識嘅麻甩佬，都問阿包到底果個靚女，係邊間廳嘅小姐嚟？阿包從來相信相識也是緣份，有緣嘅話，千里姻緣一綫牽也，阿包最唔鍾意，替人做紅娘，果啲婆婆媽媽嘅嘢，所以介紹佢哋去搵陳公子，佢份人好花弗，鍾意交朋結友，歡場中人識人無數，阿包有時都要靠佢穿針引綫，先至有咁多窿路。

半島大光廳果晚，仲未講完㗎。阿包同歡場浪子，準備帶埋小玲等一齊去街宵夜，一個小姐突然走到阿包面前，撫首弄姿，問阿包佢夠唔夠資格做封面女郎？阿包果晚飲到醉醺醺，就算係猪八戒，都當佢係林青霞。

浪子份人最鹹濕，佢身邊已經有咗個大口妹陪伴左右，見有個靚女，係阿包面前賣弄風騷，卽走過嚟，喺阿包嘅耳仔邊話：「正，好正呀，阿包食住上啦！」

人係感情嘅動物，阿包對任何女人，在未有感情之前，絕對唔會做果啲不可告人之事。浪子見阿包只係痴痴地望住眼前嘅美女，唔敢作任何表示，浪子以爲阿包冇乜意思，乃對阿包曰：「阿包，食得唔好徙呀，如果你唔啱嘅，不如讓俾細佬上！」

浪子唔知係唔係食咗豹子胆，大口妹跟到實，但竟然想撇甩佢，阿包一於詐蒂聽唔到。

翻生潘金蓮

「請問小姐芳名？」阿包彬彬有禮，上前同靚女打招呼，佢實在眞係好靚，若果唔係浪子都唔會春心動，老實講阿包都有啲心思思，只不過深藏不露，唔敢話俾靚女知。

「小妮子姓潘，名甘蓮，人人都叫我做潘金蓮！」靚女說。

「潘金蓮？」阿包聞此語，仲以爲自己聽錯，心諗唔通眼前嘅美女，眞係番生現代潘金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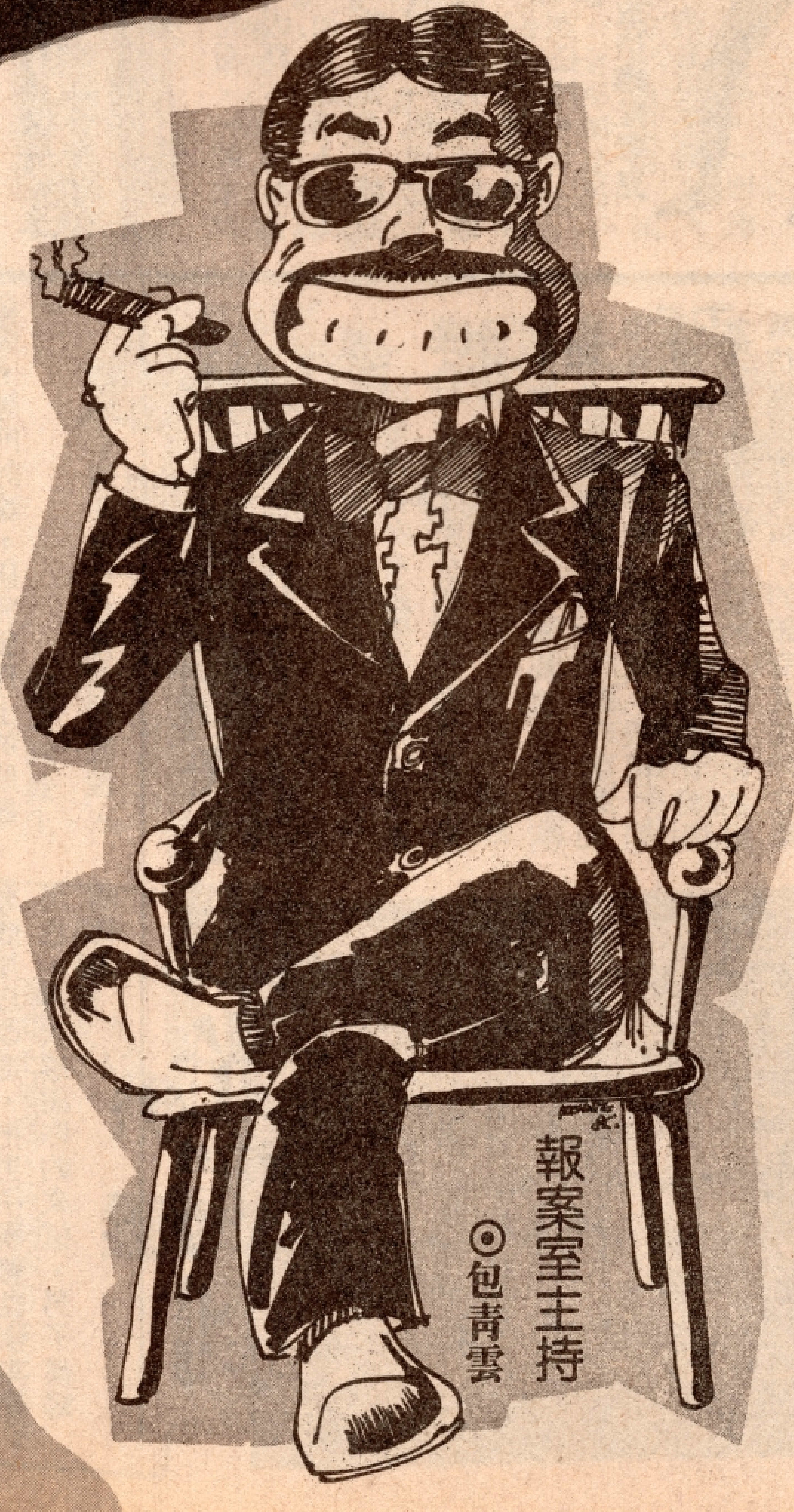
浪子見有女自稱潘金蓮者，亦充滿好奇。佢係歡場打滾多年，正所謂七嘢靚女未見過丫？但俾眼前呢位絕色美人電到迷迷濛濛。

「你眞係叫潘金蓮？」浪子也唔信自己嘅耳朵，以爲唔係聽錯，就係講錯。

何經理見阿包仲未走，行過嚟招呼，但見阿包同潘金蓮傾緊偈，卽忙加介紹：「呢位就係潘甘蓮，但係我哋廳八十八組，最發嘅……」

「咁靚嘅女，梗係最紅，最發嘅啦……」浪子最鍾意搭咀。

「我諗你哋會錯意啦！潘甘蓮並唔係小姐嚟，佢係媽媽生！」何經理一睇浪子就知道擺咗烏龍，誤以爲潘甘蓮係做小姐嚟。



報案室主持
⊙包青雲

夜總會風華絕

狂蜂浪蝶電到暈

媽咪魅力無法擋 打情罵俏賣風騷

阿包乍聞，潘甘蓮唔係舞小姐，亦大感跌眼鏡，因爲實在睇唔出呢位咁靚，咁後生嘅靚女，原來係做媽媽生嘅。

「——嗨！包爺，久仰大名，小玲成日提起你㗎，佢係我嘅女嚟！」潘甘蓮說。

「睇唔出媽咪仲靚過啲女噃！」

浪子同媽媽生最有緣，佢周時上去廳蒲，唔係欣賞啲舞小姐，而係追求啲媽咪。呢層又好難怪嘅，浪子追求嘅都睇唔上眼，唔知係唔係年齡相差得太遠，有一種代溝，傾起偈上嚟，冇一種代入感，浪子經常都話，佢見到啲紅牌靚女，就當佢哋係自己嘅女一樣，當堂冇晒癮，不過，對啲年紀較大嘅靚女，浪子就死追死纏，佢私底下常向阿包話，佢鍾意啲有女人味嘅女人，好似潘甘蓮咁嘅女人，最合浪子口味，佢風騷得嚟，有一種無法形容嘅女人味道。

大家一見如故，拉隊到尖東陶陶居宵夜，小玲即大爆靚媽咪嘅威水史，一間舞廳，假如有多幾個咁嘅靚媽咪，啲舞小姐眞係多得佢哋唔少。

潘甘蓮喺半島某大廳紅到發紫，唔少舞客上到舞廳，醉翁之意，竟然不在舞小姐，而志在追媽咪，一般來講，媽媽生梗係唔會坐枱啦，但有時爲咗同客仔打好關係，媽媽生都會坐喺度，陪啲客傾吓偈，好多客仔，只要俾佢一睹靚媽咪嘅風采，已感到好滿足。

喺歡場冇番兩度散手，又點可以做得人哋嘅媽咪？

媽咪潘話，好多熟客仔上到廳，都力邀佢陪佢哋出街宵夜，但媽咪潘一一婉拒，並唔係佢唔想威，做得媽咪，有風唔好駛盡悝，要留番啲餘地俾旗下果班女威吓，所以媽咪潘旗下嘅女，個個千依百順，善解人意，呢啲都係平時媽咪潘教導有方，佢成日都叮囑班女，出得嚟做，千祈唔好得罪啲客仔，最緊要要啲魅力，千方百計去吸引客人。

歡場而家時興「即食麵」，舞客同小姐，大家都好現實，雙方一見面就開門見山，擺明車馬，啲男人十個有九個係花心蘿蔔，當佢得咗手之後，就一去不回頭，俗語有話好馬不吃回頭草，啲麻甩佬最唔鍾意卿卿我我咁無聊，佢哋鍾意日日鮮。不過如果啲小姐有一樣嘢，可以吸引到客仔，咁又唔同講法。

靚媽咪交際手腕圓滑，啲客人上到夜總會消遣，好多都係俾面靚媽咪，捧靚媽咪嘅場，歡場浪子唔執輸，大讚靚媽咪風華絕代，一於推薦阿包力追，其實佢自己有一舖追求靚媽咪嘅癮，浪子話，追小姐好重本架，又要買鐘，又要呢樣果樣，然則追媽咪就唔駛啦，起碼坐枱唔駛計鐘，出街又唔駛買鐘。靚媽咪見浪子太過現實，嬌嗲嗲曰：「唉啊，你哋對我都唔係眞心嘅，浪子要請宵夜，淸晨六點鐘啦……」

爭妍鬥艷大搶鋒頭

浪子份入，又係精過頭，但係你精我都精，媽媽生點會咁易就俾人氹到？

靚媽咪話其實佢都好煩㗎，啲客仔死話要追佢，搞到佢次次要耍手段，全部招數都已經出齊，再搞落去，簡直耍無可耍，佢向阿包投訴話，希望四方君子，多多包函，多多捧場！

據阿包所知，現時港九各大歡場，都有一兩位靚媽咪坐鎭，好似莉媽、麗莎媽、美斯媽，都堪稱歡場嘅風騷媽咪，一代的俏嬌娃，她們也都是紅舞女出身，風華正茂，提早功成身退。

阿包力邀靚媽咪拍攝一輯艷照，公諸同好，包保瘋魔全港嘅男子漢，靚媽咪話佢要返屋企諗淸諗楚，因爲佢唔想歡場報案室，接獲太多舞女投訴，謂佢搶咗佢哋嘅鋒頭。阿包答應下次一定再去捧場。步出夜店，天已光晒，講到呢度，啱啱夠鐘，各位請。

⊙包青雲

前後亦會有此現象。

可能性較中年婦女低得多。

正如夫人前述，胸部大小有先天與後天關係影响。如是後天，可從食物方面補救，多吃營養豐富的食物，亦可從運動方面補救，多做健胸、擴胸的運動。還有一點過度節食減肥的人，也會使胸部扁平和垂下。總而言之，如身體健康正常，不必過度憂慮胸部的大小。平日多吃奶類食品、魚、肉、多做手臂打旋、前伸的動作，日久見功，對你可能有少許幫助，不妨試試。

乳房硬粒不知何物

問：（一）小妹今年十八歲，最近發覺雙乳下有一塊硬物，右乳頭又有一粒大的硬物，而且比左面的更痛，請問硬粒是甚麼？

（二）右面乳房時常跳動，會否是乳癌？小妹很害怕，請夫人儘快回答妹的問題。

女讀者阿琴上

慕蓉夫人答：

（一）你乳房內和乳頭的硬物，正是乳房在發育時的正常現象，由於乳房發育而充血，所以會出現脹痛感覺。

（二）那是血液流經所產生的現象。不會是乳癌，放心好了小妹妹。

適婚年齡家庭計劃

問：妹拍拖兩年餘，最近跟男朋友講掂數，開始有結婚的計劃，妹今年才廿歲，好想有仔女，請問夫人應在幾歲結婚，及幾歲生兒育女才最好？

讀者蘇絲上

慕蓉夫人答：

結婚之後，開始有性生活，不管是否出自意願，嬰兒隨時就可以來到人間，這是大自然附於生物上綿延不絕的法則。

夫人認爲新婚夫婦是不適於立即懷孕，否則會破壞甜蜜生活的情趣，妻子在婚後繼續工作，結婚對她的改變不致於太「離譜」，又可建立良好的家庭經濟基礎，雙方都仍保持自我的性格，直到婚後二、三年，夫妻的愛情與實際生活基礎穩固，能有心理準備之後才開始爲人父母——生育第一胎。

第一胎間隔三年再生育較好，因爲生孩子之後母親要授乳，體力亦須一段時間復元。若相隔太久再生育的話，母親的產道會漸失彈性，下次分娩較困難；另一方面，兄弟姊妹的年紀相差太大，可能影响到他們的心理發展，使他們之間難於相處融洽。

由家庭計劃可推算結婚的適齡期，如果想生兩個孩子，最後一胎在卅五歲前完成（生產年齡以廿至卅五歲爲宜），生產間隔以三年爲原則，最遲也須在廿六、七歲就要結婚了。若以廿五歲至卅三歲爲理想生產年齡，理想的初產時間在廿四、五歲，那麼女性最適當的結婚年齡是在廿三、四歲以前，未婚少女不妨由此作參考計劃結婚、生育。

健康不佳發育不良

問：（一）小妹十九歲，從未有月經，身型像七八歲大，身高四呎十，體重六十五磅，有何方法可令身體加快發育？

（二）是否荷爾蒙不足或貧血令發育不良。

妹小敏上

慕蓉夫人答：

（一）你顯然是嚴重發育不良。

（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缺少荷爾蒙，營養不良，運動不多，一般健康欠佳，都是原因，趕快去請教醫生，應能恢復發育機能。

傷風感冒與鼻敏感

問：弟是夜班工友，經常很遲才睡，每天一大早又要起床，最近常鼻塞，有時還打噴嚏，已往睇醫生，爲何醫生說只是屬鼻敏感呢？

讀者阿李上

慕蓉夫人答：

醫學專家說，很多人將自己鼻塞歸咎於傷風，其實可能是因爲敏感而導致鼻塞。

要知道自己是傷風還是鼻敏感，首先要看看鼻涕的顏色，在傷風的第一天半，流出來的鼻涕將是稀而透明的，由第二天的下半天開始，如果是鼻敏感的話，鼻涕的顏色不會變，但如果是傷風，顏色則可能會變成黃色、帶綠色或混濁的白色。

另一項綫索則是鼻塞的時間持續多久。因敏感引起的鼻塞將持續七十二小時左右，然後突然停止，而絕大多數傷風鼻塞却持續七至十天不等。

此外，傷風者每年通常最多只是四、五次，或每季一次，如果一年鼻塞超過四、五次，則可能是敏感。

你打噴嚏的方式，亦顯示出你到底是傷風還是鼻敏感。如果是鼻敏感，你將會一連打多個噴嚏，最多可能達十個之多。

如果你的體溫超過百度，亦是傷風的可能性居多。

心痴痴，
遇疑難，
話俾慕容夫人知。

慕容夫人信箱



愛美是人的天性，小妹妹來信訴說乳房細小，問夫人有何八寶，搞大個波？其實乳房的大小，是受多種因素影响的，如屬後天性的，還有補救之法，夫人勸小姐們順其自然吧…

利用手淫解決性慾

問：小弟今年已十八歲，由於對性充滿疑惑，加上喜尋性的刺激，由於弟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平時又不敢到色情架步找妓女解決性慾，故此在冲凉的時候經常偷偷地手淫，請問夫人手淫正常嗎？弟聽說手淫有很多害處，心裏很驚慌，敬請夫人解答小弟的疑難。

忠實讀者偉仔上

慕蓉夫人答：

你已十八歲了，有了性的需要是正常的。所謂手淫（又稱自慰）就是用手或其他物品，對自己的身體作一些刺激，藉此引起快感。

夫人認爲手淫在性心理發展期間是一種自然的行爲，但並非是必需的。手淫在生理上對身體的影响和一般的性行爲並無差別。

絕育手術安全可靠

問：妹現年廿八歲，已育有兩女一子，丈夫還想再追一個兒子，妹已感吃不消，決定施絕育手術，但又聽聞，這種手術有很多不良後果，使妹猶疑不決，請夫人早日解答。

讀者肥細奶上

慕蓉夫人答：

有些人對紮輸卵管絕育的手術抱驚疑。那只是爲了偶然聽到一些不大理想的例子而以偏槪全吧了，這術手在近年可以說是已經很普遍熟習，不似三十年前的那樣容易出錯。「結紮之後，使人脾氣暴躁，容易蒼老」之說，只是受紮者的生活環境影响做成，並不是手術會有這些後果。生活環境怎樣影响呢？應知道，一般受結紮者多數是生活困難。常多憂患，或兒女不聽教，常招光火。或丈夫不體諒，常相反目。這樣的環境，雖不結紮，也一定使人暴躁和蒼老。有些人身體發胖，也只是生活條件做成，並非每個受此手術的人都發胖的。結紮只是使卵子不能再有機會接觸精虫。而性生活却是可以如常滿足。

胸部細小補救有方

問：妹現有問題如下：

（一）我健康很好，從沒大病，何故自十三歲開始發育時乳房隆起，到了現在，仍然一樣，並沒有增大？現已十八歲，是否已完成發育？

（二）通常多歲才完成乳房發育？

（三）用指頭在乳房及四周有痛感，是否代表仍在發育？

（四）十八歲有沒有可能生乳癌？

（五）吃甚麼或做甚麼會導致乳房發育不健全？有何方法可助健胸？

讀者小妹妹上

慕蓉夫人答：

胸部大小，受多種因素影响，先天性的，是東方女子多是比歐美女子體形略欠豐滿。後天性的，是食物方面營養不夠好，在發育時期亦缺少運動，胸部發育便較差，你已十八歲，應是發育完成的了。

由青春期開始，到發育完成，各人長短有異，有些女孩子十歲前已有月事，到十四歲左右發育完成，有些則十三四歲才開始，到十八九歲左右才完成。

不一定。發育期間有此現象，但成年婦女在月事



風花雪月

★星期日深夜路過灣仔龍門酒樓，忽聞殺聲震天，駐足而觀，見一血人飛奔過來，其後則有十數人，分持利刀追逐。公子乃閱歷江湖久矣人物，當知是爲追殺，忙把身邊麗人推向一邊，低聲誡之曰：「企定唔好出聲。」麗人叫依萍，聞言已是嚇得發抖，臉色蒼白，粒聲都無矣。

血人朝洛克道那邊奔去，步履踉蹌，搖搖欲墜，果然，不久即倒下，十數大漢追前圍斬，刀光血影，血人更是全身浴血矣。

「哎喲，乜咁殘忍㗎！」依萍拍拍心口。公子早年在尖沙咀闖蕩，某夜酒後跟人發生爭執，被人伏擊，可幸那時未興動刀動槍，只是拳頭對付，饒是公子挾太極螳螂妙技，仍然受傷倒地，若是換了今日，恐怕亦無緣跟依萍妹結合體緣了。

翌日閱報，知死者乃師爺基，爲灣仔黑道聞人，平日靠放數維生。當知其死之因，離不開「錢」字耳。借錢容易，還錢難，尤其是利上加利，必多齟語，師爺基當是爲追數而遭毒手也。

古龍酗酒終送命

★作家匡自台灣歸來，旋即有倫敦遊，公子謔之曰：「倫敦倫敦，有如敦倫。」作家匡瞪大眼睛曰：「阿龍慘死，還有什麼心情敦倫。」

作家匡赴台四日，全爲古大俠喪事忙碌，公子問：「大俠山地可否弄妥？」作家匡曰：「棺木已下土，但墓地仍未築好。」

講起作家匡跟古大俠，眞可謂是八拜之交，作家匡長三歲，是爲兄，結義以來，幾近廿載。古大俠初時文名不太顯，作家匡願爲薦引至香港，並代答應萬一大俠脫稿，自己捉筆，對大俠愛護之情，溢於言表，而在大俠也是俠義可風，成名後，視作家匡如胞兄，凡事以彼馬首是瞻。

大俠去後，作家匡身邊談得攏之朋友不多，公子細數，捨查哥哥不計外，大概只餘潮州瀾與浪子城耳。難怪作家匡慨然長嘆：「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

吉人天相豪氣存

★敏哥無罪釋放，邀聚於「德興火鍋」。公子有病，但一聽敏哥無恙，精神振奮，立時飛車至德興街。

敏哥全身黑衣，有型有款，一見公子，例作熊抱：「兄弟，我冇事。」詢以體重可有減？答曰：「重了兩磅，係入便冇乜嘢，就係悶咗啲。」

講起呢趟事件，敏哥搖頭嘆息：「我都唔知點解咁黑，居然捲入呢趟嘅旋渦，冇錯，個啲日本仔係我好朋友，但係佢哋做乜嘢，冇話一定話我聽㗎！」

公子曰：「鬼叫你有名咩！」敏哥搖搖頭：「樹大招風，係咁㗎喇！不過，我相信法律係好公平啫，我冇做到，一定冇事。」語畢，高舉酒杯，朗聲曰：「兄弟，飲杯！」

衆人高舉酒杯，一飲而盡。公子雖然喜歡舞文弄墨，對江湖中人，却極敬佩。仗義每多屠狗輩，江湖兒女，義字行頭，勝過商場狡詐人物多多矣。

飯後，開赴「大富豪」，應女中豪傑譚太之邀。譚太作風豪爽，有男兒風，一擲千金，毫無吝色，是夜ＸＯ連開三瓶，老細羅先生奉贈大號ＸＯ，衆人心情興奮，轟然暢飲，四瓶ＸＯ，視同等閒，全部報銷。

★自「大富豪」出，到避風塘宵夜，時已淩晨三點，避風塘裏寂靜一片，偶然有款乃聲，入耳動聽。敏哥連盡三瓶啤酒，仍無醉意，當知人在興奮之際，即無煩憂，而酒力更勝。

晨接蒙妮電話，詢以可否賜與援手，所雖僅二千金，本欲與之，轉念一想，却又打消原意。蒙妮嬾賭，月入萬金，仍不夠，居然債台高築，不時搵窿捐也。公子婉拒，似屬殘忍，其實乃是「愛之深」之表現也，若是如黃大仙般每求必應，必更助長伊之依賴風，如何得了。蒙妮憤然掛上電話，公子惟有黯然神傷矣！

風流劍客一決雌雄



程，男人那敢與之鬥。

有一天傍晚，香港有名的西洋劍擊家徐占美的家裏忽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要求徐占美做她們的師傅。

徐占美問沈冬美爲什麽要學劍？沈冬美抹了眼淚說：「爲了決鬥，我一定得把西洋劍術學好。」

「決鬥？」徐占美怔了怔：「跟誰決鬥？」

「她囉！」沈冬美指了指蔣月娥。原來決鬥的對手，正是跟她一起來拜師的蔣月娥。

蔣月娥也抹了眼淚：「是，我要跟她決鬥。」



你是我手下敗將。

劍冷情熱

徐占美嚇了一大跳，忙問因由，才知道沈冬美與蔣月娥因爲同時愛上了一個英俊男人，各不相讓，終於醋念大發，決定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爲了公平，她們採用西洋劍來決鬥，同事一師，所學一樣，勝負只繫於臨場水準。

徐占美聽了，連忙說：「不可，萬萬不可，我不能成全你們，鬧出人



問你死未？



惟有一決雌雄

雙劍戰雌雄



沈冬美劍術高，不用護罩。

命，可不是理的。」

沈冬美與蔣月娥瞪大鳳眼說：「師傅，你應承了我們，怎能出爾反爾？」

徐占美說：「唉！不行的，我不能縱助你們去弄出命案。」

「誰說我們要傷害對方？」沈冬美努着咀。

「你們要決鬥，這不是人命關天的事嗎？」徐占美不解地問。

「傻瓜，我們只是利用西洋劍來挑開對方的衣服，誰先令對方赤裸，誰就贏。」蔣月娥說。

「原來如此，」徐占美放下心頭大石，立刻教以基本劍法與步法，並要沈蔣兩妹即席練習。兩女甚精靈，很快上手，而且劍尖如蛇，盡把對方衣服挑去，露出粉粧玉球的肌膚，令徐占美這個師傅色授魂予，連劍也握不穩了。



助教說蔣月娥你輸了。

劍尖輕盈似靈蛇

撰文：祖陳
攝影：朱德



郎貌有如潘安雙姝怎能不愛惜手不能分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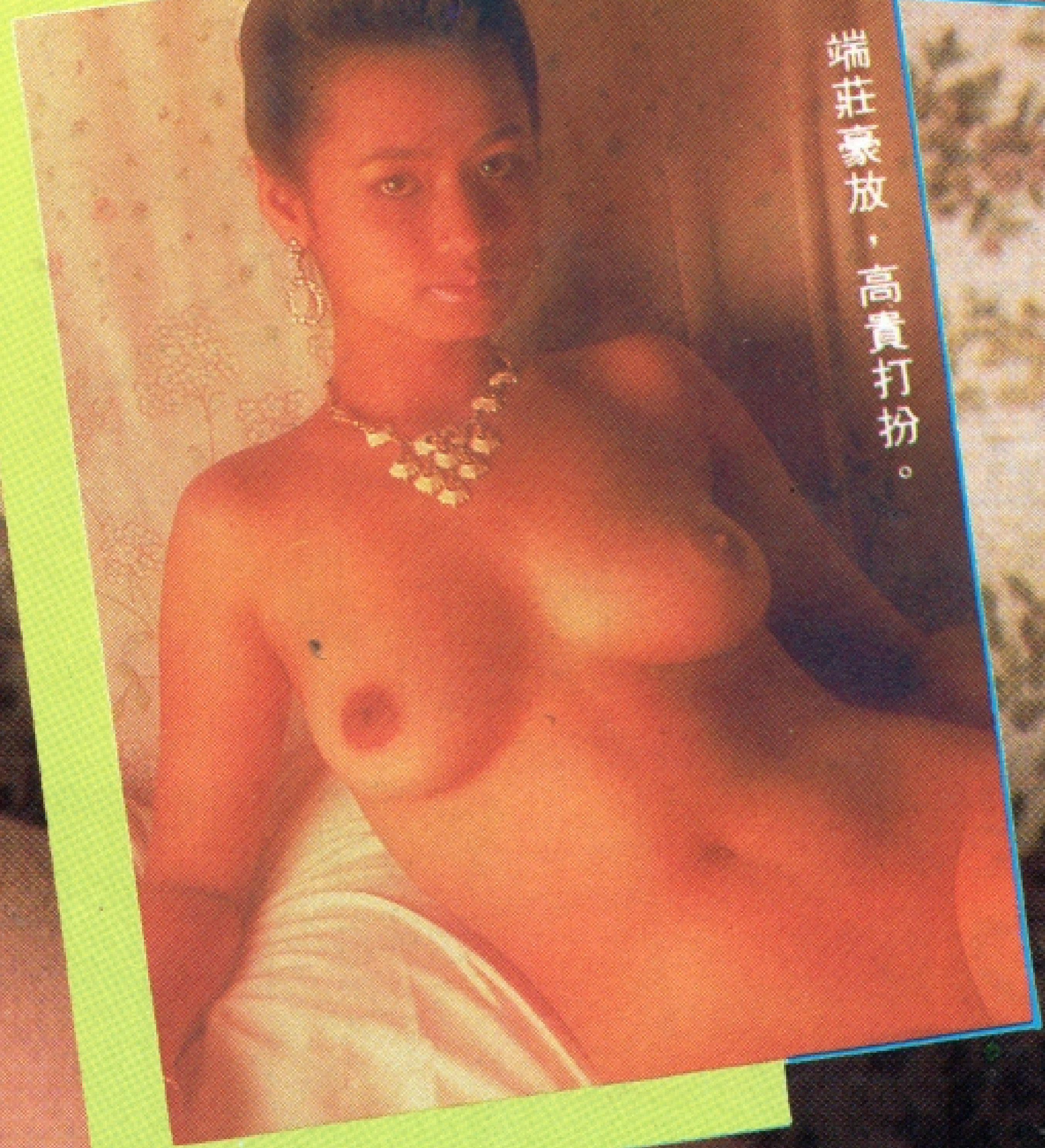
羅拉寂寞的時刻。



羅拉是個熱情奔放的俏嬌娃。

「俏嬌娃」羅拉（二十三歲）最近已在港居住超過七年，已領取了身份證，成為本港的永久性居民。羅拉的父母均在外國，她却喜歡花花世界，美麗的天堂。

羅拉是個熱情奔放的女孩子，對前途充滿信心，但她也有寂寞的時刻，尤其是在夜闌人靜的深宵，羅拉會苦嘆：誰來愛我！



端莊豪放，高貴打扮。

撰文：祖陳

攝影：馬郎

春宵苦短●誰來愛我

俏嬌娃羅拉





俏嬌娃・利敏



卧躺白沙上，煩憂盡皆忘。



濕衣更顯美曲綫



是詩

攝影・朱德
撰文・祖陳



美臀渾圓顯魅力

利敏，人如其名，伶俐機敏。她喜歡白沙，沙刺着她，她就會興奮與快樂。你願是她的沙嗎？



孤型的曲綫，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能擁有。





羞人答答穿濕衣



沙上情懷總



氣勢逼人來



攝影・林士佳
撰文・何道



梁翠竹的名字真是十分清雅脫俗。翠竹名如其人，喜歡深山翠竹，徜徉其間，樂而忘返。


鱷魚頭與老襯底
小鬼作
師傅洩氣
喂，你做乜呀，兩個人嚟呀？
妳放心，係我一個啫，佢只係協助我！
師傅，快的揾氣功幫我！
起！
衰鬼，係好勁嚿！
師傅，做乜冇咗氣嘅？
師傅眞氣洩咗啦！

造成不孕男女有責 互相配合必有結果

高級性知識

假如夫婦結婚三年以上，而夫妻之間並沒有進行避孕，依然沒有懷孕，則有必要去檢驗是否患有不孕症。

當然夫婦兩人都有可能患上不孕症。不過總括而言，約有四成的不孕原因是由男方引起的，另外六成原因則由女方所引起。

要找到夫婦不孕的原因，必須夫婦兩人一起去看醫生。首先醫生會爲夫婦雙方作全身檢查，尤其是性器官，必須要檢查性器官是否有發炎、畸形、腫瘤及發育不健全現象。

如果依然找不出不孕的原因，醫生會爲丈夫檢查精液，看看是否因爲精液中精子過少、精子畸形、精子活動能力差、死精子、甚至無精子。另一方面亦用通氣或通液方法測驗輸卵管是否暢通。假如仍無法找到原因，只有囑咐女方在排卵期與男方交合，在交合後兩小時內再進行子宮頸管內粘液抹片檢查，了解一下精子在子宮頸內的活動能力。

一般而言，經過上述步驟，都可以找到不孕的原因。假如仍無法知道，只有進行染色體檢查及作全身性更深入的檢查，以確定不孕的原因。

淋病蔓延成風潮

現在醫學昌明，很多傳播性的疾病都已經受到控制，但淋病不單沒有受到控制，反而患者越來越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平均每年有二億五千萬宗新症。數字之巨，的確令人震驚。其中最使人憂慮的便是東南亞地區，因爲這區的社會活動增加，很多昔日是鄉村的地方，現今都發展成都市。都市是性病傳播的最佳地方，加上在東南亞首先出現了一種抗盤尼西林（或稱青黴素）的淋病新菌種，使治療淋病倍感困難。

過去，使用盤尼西林來治療淋病可以說是萬應萬靈。但在一九七五年底及七六年初，駐在菲律賓的美國軍方醫院發現利用盤尼西林來治療患淋病的美軍，其成功的機會大大減低。

於是專家對這些淋病患者進行研究，結果把菌種分離後，發現美國軍事人員所患的，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對盤尼西林有抵抗性的淋病新菌種，牠能分泌出盤尼西林分解酶，把盤尼西林破壞，連先鋒霉素類抗生素也對牠無效。

在進一步研究下，發現當地患淋病的妓女之中，有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四是患上這種淋病新菌種。此後這種淋菌向世界各地蔓延。七六年，在英國利物浦亦發現這種淋病。七七年亞洲有七個國家發現這種淋病，而與亞洲有密切聯繫的西方國家也相繼發現。時至今日，港澳、台灣、日本、韓國以至東協五國都受到這種淋病的威脅。

性病種類甚多

近年流行觀光旅遊，許多旅遊人士抱着觀光名勝風景之餘，基於好奇和好玩心理下，且被世界各地千奇萬怪的色情行業所吸引，就實行尋花問柳來滿足自己的心態。

現代人已不再把性行爲局限於在生殖器官上的需要。更多的性知識和性技巧，已經隨着性是一種享受的觀念而大行其道，使性花樣愈來愈多，如人體按摩等。因而在入境問俗的心態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往往就會染上了性病。

性病的發生是由皮膚或黏膜直接接觸傳染而引起，與性行爲的次數或方式是無關的。如果所接觸的對象某一部位的皮膚或黏膜早已帶有傳染病菌時，那不管用身體的那一部位去接觸，也都可能會感染到性病。換句話說，因性接觸而形成性病的可謂無奇不有，因此身體的任何一部位就可能成爲性病感染的受害者。

然而，根據一般的分類，性病可分爲疱疹、淋病、梅毒、花柳性淋巴肉芽腫、軟性下疳、腹股溝肉芽腫、陰蝨、濕癬、陰道滴虫、陰道念珠菌症等。其中以淋巴、梅毒和疱疹最可怕。孕婦若患有梅毒，將會傳染於胎兒，造成死產、流產或先天性缺陷；而淋病則可導致關節炎或心臟病等。所以，性病是相當可怕的傳染病。

當旅遊人士每到一地都去尋花問柳，性病可能就因而隨着旅遊人士的脚步而四處傳播出去了。

腎上皮質荷爾蒙容易引起壞反應

腎上腺皮質荷爾蒙是一類用途十分廣泛的藥物。它可以治療腎上腺分泌不足、支氣管氣喘、過敏所引起的疾病、關節炎、膠原病結節性動脈周圍炎全身或局部發炎。

它的用途雖然很廣，但副作用也很大。其中一種較爲人知的副作用便是壓制身體的免疫作用。這種副作用本來是損害我們身體的抵抗能力。但

性無能可分為兩類 器官功能效果不同

性無能是男性專用的名詞。男性自發育成熟後不能完成性行爲者稱爲性無能。進入老年階段後，性能力漸漸衰退，這種衰退的性機能並不等於性無能，老年人也有性生活的，只是性生活稀疏而已。

性無能可分爲兩大類：即器官性與功能性。性無能的通俗名詞爲陽萎症，所以一般的分類名稱爲器質性陽萎與功能性陽萎。這裏先談前一種。

器質性陽萎症是疾病或外傷引起的傷害，使陰莖失去勃起能力所致。陰莖是一種海綿體桿的組織，當海綿竇內呈充血狀態時，陰莖勃起。這種充血的本能由腰椎神經叢的分枝，勃起神經枝所控制的。當腰椎神經叢勃起或神經枝受到損傷，失去功能時，無疑地會有陽萎現象。

除腰椎骨與骨盆部外傷終會有陽萎外，腸癌或骨內臟的大手術往往也會形成器質性陽萎的，其理由是在手術過程中傷及神經之故，這種萎陽就在古代的太監，往往無法起死回生。

不宜倡行婦解放 乳罩好處十分多

潮流興啲乜？好難講！居然也會「興」不戴胸罩的，其實女人的乳房應該用胸罩來支撐才好。例如在月經來潮前，乳房內的液體成份發生變動，戴上胸罩可以使她們覺得舒服些，況且胸罩可以預防乳房下垂。

當懷孕或哺乳時期，婦女的乳房均會感到脹大，就應戴上特別的胸罩，多少會有預防下垂的功用，縱使盛垂，但乳房下垂也傳哺乳會使乳房下可能受年齡和個人遺傳體質，及一些未知原因的影响。有啲人在青春發育期，就發現乳房下垂的，明顯地看出是自然的下垂而非支持韌帶的問題，這些人必須由外科手術矯型，可以獲得滿意的結果。

中年以後的婦女，當乳房下垂時，雖然馬上加以適當胸罩的支撐，部份人仍難有滿意的結果；可是不戴胸罩來支持的話，是否下垂得更厲害就不得而知了。

對於乳房特別大，或是做過乳房手術的婦女，奉勸你們平日就戴上合適的胸罩來支撐，否則容易發生下垂的煩惱。

新法專驗孕 效果甚準確

現今醫學上應用最廣的驗孕方法便是測量尿中的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即HCG）的含量。但這種方法的靈敏性不高，而且要在經期過後十餘天仍未有月經才能做。

現在專家發明了一種可以更準確及更早預測到婦女是否懷孕的方法，這便是檢驗一種（簡稱SPI）的蛋白質。

雖然這種蛋白質除在孕婦的血中找到外，還可以在一些正常的男性、未受孕的女性或癌症病人血液中，也可以找得到。但只要有經驗的技術人員便可以把這種情況識別出來。

以現時所有的臨床驗孕試驗所得，應用測定SPI的驗孕法所得的結果，却從來沒有出錯。

這種方法可以在婦女排卵期六至十四天便可以進行驗孕，較用HCG方法更早及更準確。

過去此法之所以未能普遍應用，是因爲必須使用放射免疫法才可以測定。但現時試驗的技術大有改進，已經可以改用酵素免疫法，使這種試驗能夠在大部份的化驗所進行。

這些專家更想到可以利用此法來找出婦女不孕的原因。利用這種技術去觀察受精卵發展過程所受到的干擾。由受孕以至胚胎夭折的時間來推測胚胎死亡的原因，從而加以治療及矯正，可能令患上不育症的婦女，可以生兒育女。

科學家利用這種副作用，反而爲一些患上不育的男性帶來了新希望。

有些不育的男性因爲血清中含有精子抗體，可使精子發生凝結及活動減少，影响到精子的正常受孕能力降低。而使用腎上腺及質荷爾蒙，可抑制精子抗體的形成，有助這些不孕者令太太正常受孕。

通常服用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每日服三次，每次服食強的松五毫克，服食三至十二個月。第二種服法爲每日服食九十六毫克甲基強的松，連服七日。

專家曾經找了七對夫婦做試驗。男方由妻子月經前七日或月經的第二日起，每天服食九十六毫克甲基強的松，連續服七日。結果這七對夫妻中，其中四對的妻子可以成功受孕。他們的丈夫，都是在太太月經後第二天開始連服七日這個方式。是否這種服法更爲有效，便不得而知了。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這種方法只針對身體有精子抗體的不育男士才有效。對其他原因的不孕症是絕對無效的。反而對身體有害。

男子漢廣場



潦倒漢閒來無事，蹲於街頭消防龍頭之上，似閱盡世態炎涼，但偏蹙眉怒目，又似胸中憤懣無人訴



無上裝舞夠吸引

「無上裝」酒吧已經開到茶薇，盡人皆知。也只有這樣才眞正符合經濟原則，適合香港人光顧。

尖沙咀有家「無上裝」酒吧，價錢如普通一般餐廳，在那裏流連三兩小時，所花亦三二十元。良心說，只是欣賞一下「人體美」已經值回票價。

「歡樂時間」由下午五時至晚上九時，「細啤」每樽僅收十三元正，不收加一及入場，認眞「抵食夾大件」。

這家「無上裝」吧在尖沙咀區有悠久歷史，本來以如此廉價的收費，而維持龐大的開支，可以預料這必然是「蝕本生意」。而老闆甘心「乾蝕」，原來是爲了「點綴」及維持門面，據說，該「酒吧」幕後老板C先生是上海人，他是尖沙咀區夜生活行業的始創者，二十年來雄霸該區，而百分之八十的酒吧，都是在他的名義下經營。現在此君集中精神經營歌廳酒廊，搵過大錢，所以，「無上裝」吧生意是好是壞，並不重要。

該吧位於地牢，裏面全部鋪滿粉紅色的地毡，內有三個「貴賓房」。

房內四週裝上玻璃，中央是一個圓型的小舞台「無上裝」小姐就半跪在這個圓型的舞台上招待客人。

信不信由你，男人第一次到「無上裝」酒吧，可能會眼甘甘，死盯着「無上裝」小姐。久之就覺得淡然無味，反而喜歡與「無上裝」小姐談天說地吃吃「豆腐」。

水貨不同假貨 便宜人人都貪

人人都在談論水貨，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水貨就是便宜貨。

消費者最討厭是出賣冒牌貨及假貨的傢伙，一些中國成藥就有冒牌貨，付出同等價錢買入冒牌貨還不打緊，還就誤了治病的時間。

外國一些名牌香梘和牙膏也有冒牌，以某種名牌香梘爲例，開始這幾天，氣味芳香，表面的一層洗去，以後就不成樣子了。這一類的冒牌貨，主要在消費低的地區及新界出現，只要留心便發現包裝粗糙。

朋友最近在粉嶺買了一罐鮑魚，回家打開來，變成了圓蹄，這就不是冒牌，是賣假貨，用鮑魚的商標紙貼在罐頭圓蹄的身上。

買罐頭在辦館、公司及超級市場比較可靠。

廁紙塑膠筒 方便又實用

香港人叫的廁紙，大陸叫衞生紙，稱廁紙是不合的，因爲很多人都用它來當紙巾用，用來抹咀的更加多。試想，若叫厕紙，用來抹咀，豈非搵自己笨？故應叫衞生紙。

現時很多家庭，都買一個圓型的塑膠筒或盒用來載衞生紙，這種紙筒，頂上有個圓孔，將衞生紙心的紙筒拉出，把紙心的紙拉出於筒孔外，就可用作抹咀抹鼻及其他衞生用途。

使用此種紙筒的人極多，因此在買衞生紙時，就要注意那一種衞生紙的紙心是否容易拉出，以及紙心的設計是否適宜於從紙心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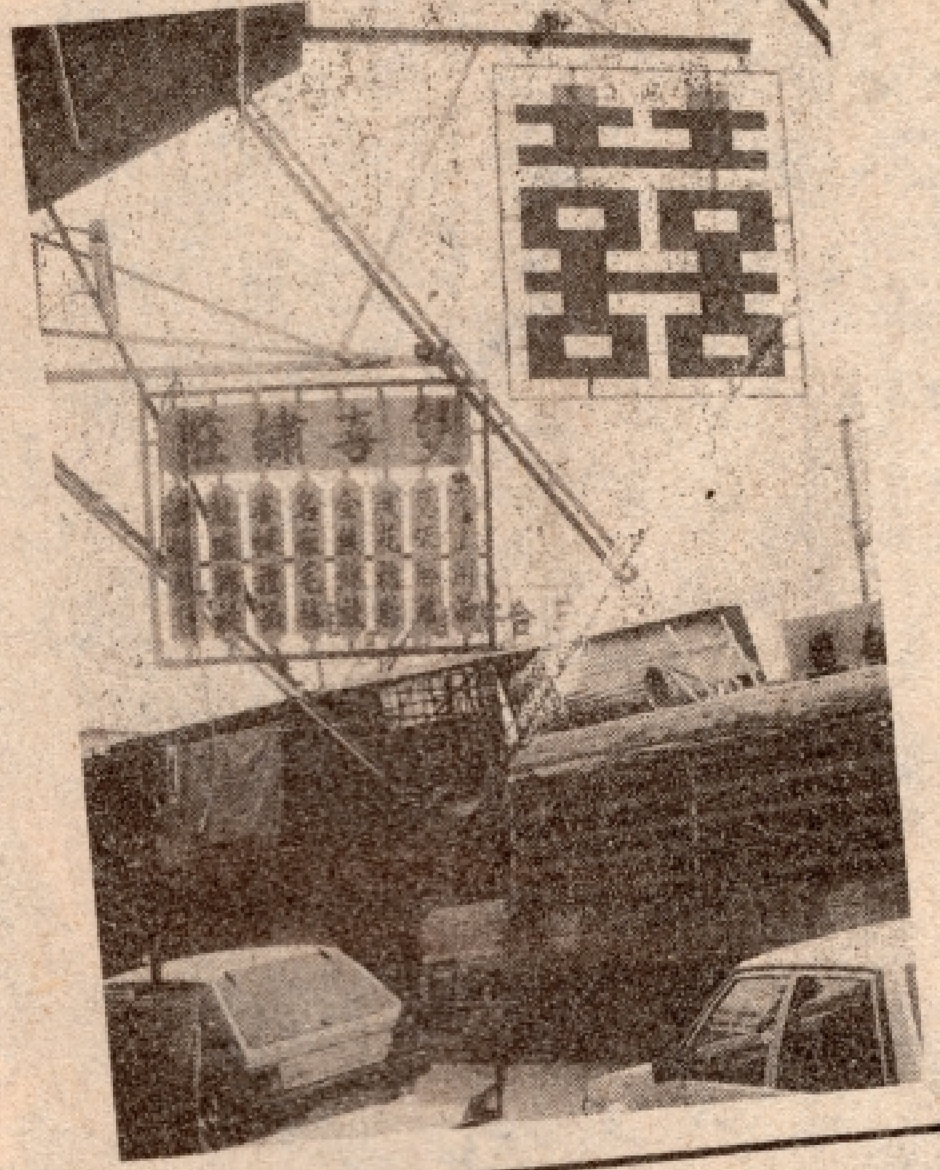
須知有很多衞生紙在製造時，未孜慮到人們會抽心用起的，在紙心設計上，十分疏忽，以至使用時，不易抽心拉出紙來。

光天化日之下，赫然看見在新世界中心對出的路面上，停放着一副棺木！即時的反應是：莫非眼花？却原來，那是電影公司拍戲所用的道具！待會當汽車羣開動掠過，配有無線對話機的「棺內活人」，便會應聲而出——在裝放在隱蔽地方的電影機鏡頭之前：做戲。



香港到處招牌林立，每看得人眼花撩亂。但其中却頗有一些心思之作。像這個頗爲簡單的設計製造，既傳

眞又傳神。不但具有招徠的較大功能，且富有中國人的風味和特色，令人頗堪欣賞。



飲湯是香港人飲食特色

香港人最歡喜煲湯，每個家庭，差不多一星期必煲湯一次，煲湯的材料很多，由清補涼到菜乾湯，樣樣都有，好像不飲湯便不歡似的。

正因如此，酒樓酒家，亦不得不設「例湯」。

究竟香港人常飲的湯究有多少種類，列出來供大家研究，就知道煲湯是香港風味之一。

原來香港人煲湯，約分三大類，其一爲清涼類，其二爲滋不燥類，其三爲滋補類。

三種湯水之中，又分兩種，其一是蔬菜，另一爲藥材。

清涼類湯水，多用蔬菜作材料，如金銀菜湯、菜乾湯、青紅蘿蔔湯、西洋菜湯、葛湯、霸王花湯、白果苡米腐竹湯、昆布海草湯等。不寒不燥的湯，以清補涼湯爲最大宗，其次是淮山杞子雞腳湯、煲老節瓜湯、冬瓜煲老鴨湯、南北杏煲葫蘆瓜湯、無花果南北杏煲猪肉湯等。

滋補類的湯，有鮑魚煲雞湯、北芪黨參煲雞湯，川芎白芷煲魚頭湯、牛七杜仲猪脚湯、太子森煲雞湯、淮山杞子煲猪腦湯等。

煲湯是要講火路的，通常要有熬足三小時的火候算煲湯，是以酒家亦以「明火例湯」爲號召。所謂「明火」，即是用足火路來熬，不是滾幾滾的湯水。

香港人認爲熬足火路的湯才有益，滾幾滾如蛋花湯的湯，不算煲湯。

有位研究民俗學的學者，認爲香港人最獨特的生活方式就是飲湯，這是其他地區的華人沒有的習慣。

喝酒重情調

喝酒是一門學問，對於我們香港人來看，在宴席上一杯一杯的白蘭地乾下去，只求興高采烈，這是我們的喝酒學問。

「酒逢知己千杯少」是我們的杯中哲理，喝酒必須盡興，因此就有猜枚的玩意出現，人聲、笑聲，助喊和砰砰的碰杯聲，隨着酒精在人體的溫度高升，到了醉而不倒，酒便到了高潮，倒了下去則沒說了。

然而，西方喝酒重於情調的享受，燈光、酒具、餐具和四周的環境，事前對酒的準備功夫十足，喝紅酒把它置於攝氏十八度，提早一至兩小時開瓶，讓紅酒呼吸，酒齡越大，呼吸時間越短，半小時便夠了。高級紅酒，開瓶前垂直放置一段時間，平時則橫放，讓水松接觸到餐酒而膨脹，保持密封防止空氣透入。

香港人喝酒，管不了那麼多。

美國金山大甜橙·瘋魔香港水果客

有人統計過，香港人食橙，數字高踞東南亞各地之冠。

橙之所以多銷，除健康或病人均合食用之外，尙有其優越之條件，例如：價廉物美、營養高，而「正氣」等等都是人們所公認的。

橙，雖然還有中國甜橙，以及可以當飛蝗石去掟傷人的泰國青皮橙。但是在香港一提到橙，就絕大多數是指金山橙。

金山橙在我們的生活中，雖然那末普通。然而却有它不爲一般人熟知的身世：

原來金山橙，並不一定是金山（美國）來的。還有埃及橙、以色列橙，以及其他產地的橙。這些產地不同，食味各異，而價格參差的橙，表面看來，似乎頗難分辨，因此商販們會來一個魚目混珠，把埃及、或以色列橙當美國橙出售。等到「入口方知龍與鳳」的時候，已經做了老襯。

不要以爲石榴「督」的橙，就一定是美國橙，埃及橙也一樣是有石榴「督」的，而價錢却比美國橙便宜一半有多。以色列橙來貨稀疏可以不理，只集中注意埃及橙就不成問題。

埃及橙果身大小，及橙督雖與美國橙相似。但除果皮上無英文字外，橙皮還稍帶黃色。吹蠟之後，仍不及美國橙鮮明。

美國橙皮色偏紅、鮮明，而印有英文字樣。且字體淸楚而筆劃整齊。兩者比較之下，自然明白。





歷盡滄桑這個名詞，讀者聽得多嘞，到底係乜嘢回事，曼玲嘅遭遇就可以作爲代表，香艷悲慘，兼而有之。

曼玲站在露台上，含笑揮手，目送羅先生搭住架平治房車絕塵而去，才返回屋內，一入到睡房，就將枕頭，毛巾被，拖鞋……等亂掉，以發她心中的不滿。

曼玲今年三十歲，是一間小舞廳的歌星，已離婚，有一女今年八歲，就讀於一名校，曼玲因自己小讀書，十六歲已經要返工廠搵錢幫補家計，後來經不起廠內管工亞邦苦苦追求，終於在滿二十一歲後，就與他結了婚。

結婚後，曼玲仍有返工，後因有孕曾小產，經休息後，再次懷孕便留在家中養胎。留在家中也是十分悶的，曼玲每天只與收音機爲伍，聽吓歌以解寂寞。

個女出世後，因爲搵唔到人揍，曼玲只好唔返工係屋企揍女，日望夜望到個女大啲，搵到人接送佢返學放學，曼玲又再返工廠做。

起初管工邦極力反對，但曼玲一意孤行，管工邦亦冇辦法，曼玲返工不久，就發覺有啲唔妥，成日都搵唔到個老公，問起啲工友，個個支唔以對，令曼玲疑心頓起。

老公偷情惟有捉傜

曼玲粒聲唔出，細心觀察，終於發覺自己個老公，對另一女工十分之好，而且有一次曼玲問管工邦係唔係一齊食晏，老公話行唔開，有啲手尾要做埋，叫佢自己去食，曼玲仲鬼咁好心，三扒兩撥食宗飯就買盒飯返去俾亞邦食，點知道就見到自己個老公同亞娟兩個人齊食亞娟帶返嚟啲飯，一人一啖，鬼咁恩愛。

曼玲睇到眼火爆，將盒飯掟過去，擰轉身就走咗去，只聽到管工邦把聲係後面鬧，但係就幾日都冇返屋企。本來曼玲想等佢返嚟同佢講清楚，莫知佢竟然唔番，擺明車馬。

曼玲一怒之下，走去搵廠長同佢主持公道，攪到亞邦份工都冇埋，大家一拍兩散。離婚後，個女就判咗跟曼玲，曼玲經此打擊，亦爲咗搵多啲錢希望個女將來能有機會讀多啲書，所以就拜師學唱歌，轉行做歌星，過著另一種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生活。

由於曼玲聲底唔錯，而且懷住報復心理，對於客人的要求，亦盡量的去迎合，所以知音亦不少，追逐於裙下之不貳之臣亦非常之多。

曾經滄海難爲水，對於裙下之臣的追求，曼玲從不放在心上，直至某一晚，有一個中年男人第一次來聽歌，就坐在音樂台前面的一張枱，一個人開一支XO自斟自飲，而且仲叫侍仔送一杯橙汁上台給曼玲，曼玲亦點頭示意多謝。

中年客人捧場表情意

成個星期，個位中年客人羅先生晚晚都這樣做，每晚曼玲唱完歌，佢亦都埋單走，有一晚，大雨滂沱，全間歌廳就只有羅先生一台客，曼玲亦非常落力演唱，唱完之後就主動埋去多謝羅先生一聲，點知羅先生打蛇隨棍上，約曼玲去宵夜。

係宵夜嘅時候，羅先生成晚眼定定望實曼玲，曼玲個心猛跳，週身唔舒服，羅先生話曼玲好似佢死鬼老婆，但老婆死咗幾年，佢好傷心，個女亦因唔想係香港觸景傷情，亦去咗外國讀書，香港就只剩低羅先生一人。

羅先生仲話希望曼玲唔嫌佢年紀大，做佢嘅繼室，曼玲只答應佢考慮吓，羅先生每晚亦有去聽曼玲唱歌，一連幾個月，偶然會約吓曼玲去街，但係就冇再提要曼玲做繼室。

又過咗兩個月，羅先生突然約曼玲出去傾，問佢考慮清楚未，曼玲亦覺得自己做歌星帶住個女，對個女將來會有影响，宜家有個好歸宿，自己亦好想結束呢種以笑迎人嘅生涯。

但係羅先生亦有附帶條件提出，佢話要曼玲同佢去同居兩年，等個女係外國讀完書返嚟，大家見過面然後至去註冊。

同時係呢兩年內，曼玲要同以前所有嘅朋友斷絕來往，換句話講即係要過一啲軟禁嘅生活，曼玲如果要去探個女，則事先要通知佢，羅先生仲話，自己年近不惑，叫曼玲自己考慮清楚，佢正藉狼虎之年，要捱得餓至好，唔好到時送頂綠帽俾佢戴。

曼玲覺得係精神方面雖然係刻薄啲，但係物質方面條件就幾好，如果等得兩年，結咗婚之後，羅先生嘅身家就同個女兩份平分。

曼玲終於同羅先生一齊住，係最初個兩三個月，性生活都算正常，一個星期一次，偶然都有兩次，曼玲亦冇怨言。

點知半年過後，羅先生就成兩個星期至嚟一次，曼玲雖然唔滿意，但係入咄事前聲明要捱得餓，自己亦唔敢出聲。

羅先生越嚟越離譜，有陣時飲咗兩杯返嚟，對曼玲撫摩一輪倒頭便睡，摩到曼玲成身火，又唔同佢出火，攪到曼玲成晚輾轉反側瞓唔著覺。



紅顏福薄愛郎慘遭車禍 慾火焚身惟靠花洒頂癮

又過咗一年，羅小姐仲有三個月就返，曼玲亦安安份份整日留係屋企打理家務，偶然去探吓個女，亦先徵得羅先生同意。

最近，羅先生竟然性情大變，對性事全無興趣，但每天早晨起來總要像嬰兒一樣，在曼玲的又脹又實的乳房上又吸又吮一番，眼看着曼玲在床上典來典去自己卻無動於中，冲完凉就着衫揸車返工，仲要曼玲係騎樓度含笑揮手送別。

曼玲雖然好唔滿意，但係又唔敢出聲，因為捱咗年幾，就快可以名正言順做羅太，寧願自己係屋企咬爛個枕頭死忍。

其實羅先生亦忍得好辛苦，佢都好愛錫曼玲，但係為咗試清楚佢係唔係對自己眞心，就用呢個辦法去試佢，每日都拆騰佢一番，然後請私家偵探在監視，睇吓曼玲係佢返工之後，會唔會靜靜走去搵人安慰。

私家偵探嘅報告，一直都令羅先生好滿意，羅先生亦打算再試多一個星期，等個女返嚟就同曼玲去註冊，以報其對自己之忠心不二。

個朝，羅先生又伸隻手過去摩曼玲，曼玲成個扎起，羅先生亦覺得好興奮，又伏落去食奶，吮得曼玲成身發滾，氣若游絲，羅先生好似想打眞軍咁，竟然一路錫落去，錫到曼玲水浸黑森林之後，佢又起身走去冲凉，曼玲含着淚，望住佢背影，恨得上唇亦咬破了。

臨時拉伕暫頂慾癮

所以曼玲揮手送咗羅先生走後，就返入屋大發脾氣，佢掉晒啲嘢連個電話都掉咗落地都仲未夠，一手將自己件睡袍撕爛掉在地上，走咗入去冲凉，佢開大個花洒拼命係自己敏感嘅地方射落去，但越射自己就越辛苦，佢好希望可以搵到一樣嘢去充實佢自己，因為實在太飢餓了。

就在此時，門鈴大響，曼玲一呆，佢知可能係搵錯地方，因為係度住咗年幾，從來冇人嚟搵過，佢繼續用花洒去射自己，但係門鐘一直不停咁響，佢只好圍住條毛巾走去開門。

門一打開，雙方都一呆，原來係管理員亞得哥上嚟話俾佢聽羅先生撞咗車，叫佢去睇吓佢，打電話上嚟個電話又唔通、所以就親自上嚟通知佢。

曼玲竟然一句說話都聽唔入耳，一手拉咗亞得入去，亞得俾曼玲拉咗入屋之後，雖然有點驚，但係年青人血氣方剛，見到曼玲全裸瞓係度展示微絲細目，自己亦有咗反應，佢亦都學羅先生咁伏低去食奶，而曼玲就打完一個冷震又一個冷震，亞得伸手一探，知道曼玲啲愛液流到張床濕晒，佢自己就實行提槍上馬，連連衝刺，刺得曼玲死去活來，那一陣充實的衝刺，亦令曼玲忍不住大聲叫好，一場大戰結束之後，亦粉碎了曼玲做羅太的美夢，因羅先生受傷過重，送抵醫院時已不治。

⊙曼玲口述⊙雪兒筆錄



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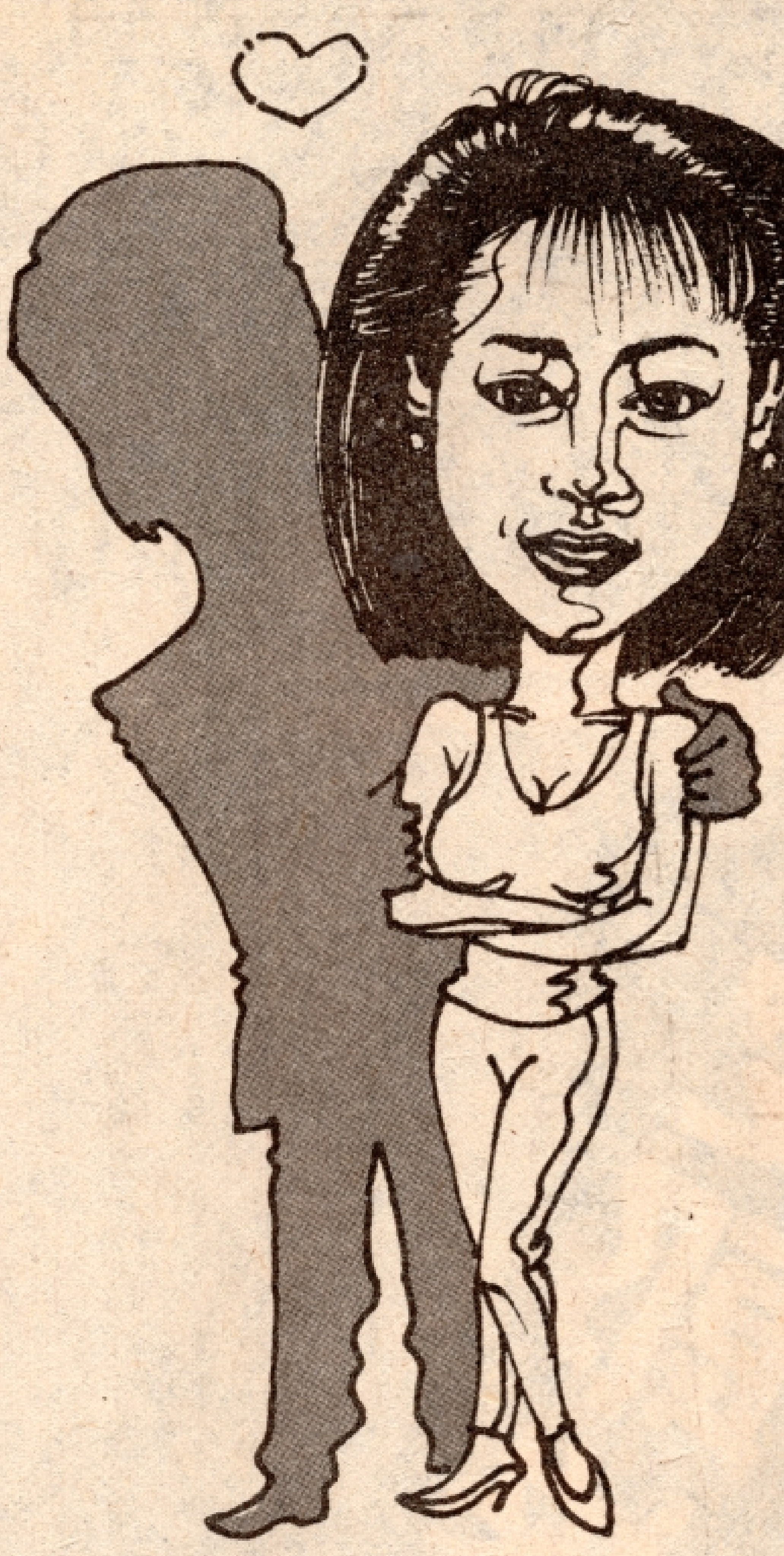
△健亞姐劉美娟，被人指係翻生翁美玲。阿娟個樣係某些角度，確係同翁美玲有幾分相似。

外傳阿湯一見到阿娟，就視佢係阿玲嘅影子，但阿娟話佢同阿湯，只係喺公衆場合見過兩次面，冇感覺到阿湯喺度追緊佢，就算阿湯眞係有意思追，佢亦都要認眞諗過，因爲怕被人誤會佢係阿翁嘅替身嚟。

傳聞

△出爐亞姐，受傳聞所困，啲人又係嘅，係又講，唔係又講，彈到人哋一棟都冇。

啲人話亞姐同一個男士同居咗好耐，仲有咗一個五歲大嘅仔添，呢啲說話，連出爐亞姐嘅媽咪都睇唔過眼，但話鄰居由細睇到亞姐長大，佢哋可以做證，並歡迎啲八卦記者妹，訪問啲鄰居，咁有信心，相信係有啲事實根據，先至夠胆咁講，得饒人處且饒人，無謂講人哋咁多閒話啦。



美人遲暮

△鋼條美人，遲遲仍未與公仔箱簽約，有可能自動放棄價值十二萬港元嘅獎品，佢話自己唔會覺得可惜。

呢位美人其實得個樣，對電視圈冇乜興趣，而家喺歡樂圈啲青春派藝員當紮，美人青春已逝，年屆三十，好難同啲後生靚女爭妍鬥麗，佢唔想踏入呢個圈子，確係有自知之明，事實上公仔箱都好頭痛，唔知可以俾乜角色佢做，美人繼續打理果間健美中心，一樣前途似錦。



戲假情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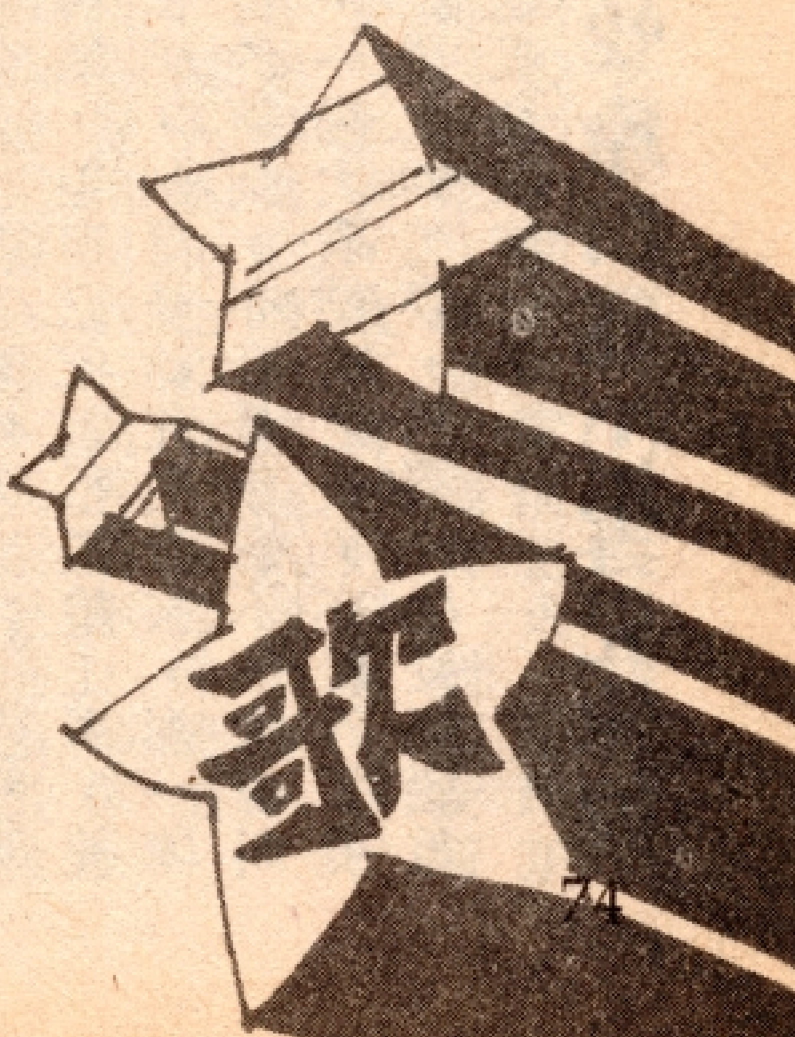
△公仔箱好鍾意，搵啲情侶出嚟做戲，好似梁朝偉、曾華倩呢一對，仲有戚美珍同苗僑偉呢一雙。

歡樂圈啲緋聞多籮籮，情侶螢幕下拍拖，螢幕上拍檔做戲，確係有啲綽頭，而且情侶喺做戲時，通常又做番情侶，觀衆睇到佢哋拍纏綿鏡頭時，戲假情眞，係投入好多嘅。

愛情長跑

△陳敏兒、廖啓智係歡樂圈嘅一對，最近呢對情侶各有唔同劇集要拍，搞到見面嘅時間都好少，要靠電話訴心曲。

陳小姐語記者妹曰：「我哋兩情相悅，隨時可以結婚！」既然係咁，呢段愛情長跑，唔知幾時可以過終點呢？



影

「突破形象」

△關菊英喺「勁歌金曲」中嘅打扮，係一個百分之百嘅大突破，最近街頭巷尾貼出佢嘅宣傳海報，更加認唔出係大公仔嚟。

歡樂圈啲藝員，好鍾意求突破，大公仔向有乖乖女之稱，但結咗婚之後，性格改變咗好多，歌壇界嘅唱家班，以突破標奇立異，大公仔隨波逐流，亦係好正常嘅。

—姊妹花—

△陳家有女初長成，一對姊妹花，分別喺歌唱界同電影圈發展，家姊以前係電視藝員，喺呢個圈子浸過一個時期，妹妹進入影壇拍戲，由於入世未深，好易誤入歧途架，有家姊睇住，安全好多嘅。而且聽講陳家嘅家教好嚴，佢哋嘅娘親成日都釘實呢對掌上明珠喎。



身價暴漲

△瘦骨仙做咗豪放女之後，雖然係香港地唔算好紅，但近期却係寶島紅得好緊要，聽聞佢喺寶島果邊，片酬暴漲，豪放女喺寶島嘅知名度，幾乎可以同紅姑並駕齊驅。

豪放女早排被傳曾經去逄胸，係眞抑或係假，無從稽考，但豪放女個樣俾人哋嘅感覺，確係豐滿咗好多也。

大衆情人

△澳門嚟嘅果位靚仔，最近慶祝三十歲牛一，但公開表示目前仍然未有親密嘅女朋友。

據講靚仔唔係冇女朋友，只不過佢識襯嘅女朋友，都當佢係一位小弟弟！

靚仔入行都有好多年，但唱得吓歌仔，又做過吓戲。以前除咗同果位混血豪放女拍過拖之外，未再有新嘅親密女友出現，俾啲女仔當作大衆情人。



心灰意冷

△呢個圈子，係好現實者，有個靚妹仔，十年前入咗呢個圈子，到而家仍然係唔紅唔黑，搞到佢對歡樂圈有啲心灰意冷，可能唔會再同公仔箱續約。

靚妹仔係初出道時，被派拍咗一部劇集，但劇集嘅收視認真麻麻，靚妹從此就被投閒置散，打落冷宮。十年嘅青春奉獻咗公仔箱，自己却一無所獲。

視

情舞孃投懷送抱

在阿花一群「豬朋狗友」之中，喜歡食「即食麵」者有之，喜歡到大西洋釣「美人魚」者亦有之。至於阿花本人，應該分為兩方面看。許多時候為了填滿「肚皮」，為了順手方便，也喜歡吃「即食麵」。否則，阿花最有興趣的還是到大海「釣美人魚」。當然，要釣美人魚，不一定會成功，是「五五波」，就算是世界上最拿手的「釣魚」好手，許多時候也會在一時大意之間損失了「魚餌」者也。

誰都知道：香港地，要釣美人魚的地方多得很。比如日式夜總會啦，光廳啦，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美人魚」的地方，誰能用最少的魚餌，而能得到更大的收穫，就要考工夫了。

老實講，以阿花的見解，大凡出得大廳或日式夜總會搵食的姐兒們，絕非等閒之輩，對於男人的幾度板斧，早就如×光一樣，看得十分透徹。男人要在她們身上打主意，吃「感情餐」，或者是「免費餐」當然不容易。

然而，這個世界却沒有絕對的事，祇要用「餌」得法，「釣」魚技藝高超，有可能「美人魚」亦會甘心自願上釣者。

以上是阿花親歷其境的經驗。

阿花有個老友，最近在一位大廳小姐身上花了近十盤水，但只能同佢住埋個多月就拜拜。以此計算，就說某君每日食一「鑊」，一個月食足三十「鑊」，則每「鑊」竟高達三千多元，可謂重皮矣。

事後他向阿花講起，十分「肉緊」，聲聲話俾個「衰女」騙了金錢，又騙去感情，十分懊悔。阿花安慰他曰：「老兄，千萬不要氣頂，因為太氣頂好容易腦冲血者也。在下覺得，這位小姐沒有錯，其實她亦算有良心也。」

個老友聽到阿花咁講，起初十分激氣，幾乎要拿出拳頭。後來經過阿花一輪解釋，他才平復了心頭之恨。

不過，阿花依然不解，在「即食麵」流行的今天，何以會在一名小姐身上花去幾盤水之多？

他苦着臉說：「花哥，你有所不知喇，我認識這位小姐時，她剛剛下海，扮得好高貴、好靚，我從未見過如此迷人的撈女。」

「衰就衰在我對她產生了感情，於是晚晚去捧場，時時帶她出街，又陪她返工，有時又送給她一些禮物，好容易就花去三幾盤水矣。」

阿花曰：「然則，你×過佢乎？」

「唉，」他嘆了一口氣：「佢話自己也是黃花閨女，呢一世人却從未接近過男人者，如果佢俾咗我，就一定要結婚，你知啦，我有老婆仔女嘛，結果俾佢嚇窒。」



在歡場溝女，一定要懂得用手段，阿花冇銀，有橋，自然釣得美人歸。

歡場傻仔被搵老襯

阿花問：「既然唔敢×佢，又不能同佢結婚，還追什麼？」

這位仁兄曰：「就係咁，我以為佢真係同我講心，最後，佢見我咁誠心，就答應同我住埋，條件是先要拿三盤水俾佢阿媽，然後再俾兩盤水佢揸手，於是我同佢在××新邨租了個大房，買些傢俬，再佈置一下，又用去一筆。」

阿花笑曰：「那麼，洞房之夜，應該此生難忘罷？」

他笑着臉說：「他媽的，佢話自己係黃花閨女，其實個度重大個鯉魚門！」

阿花聞言，亦不禁笑到肚痛。

其實，對於應付大廳小姐，阿花亦頗有經驗，在此不妨供諸同好，要戰勝大廳小姐最主要的格言是：以退為進。

半年前，阿花在尖東睇中一位「上海妹」，十分喜歡，恨不得立即同佢去九龍塘開波。

呢位上海姑娘，英文名叫做依美。

柔情引得

不知道爲了什麼，近來阿花的口味反而喜愛純情的女孩子，所以，一見到依美，就深深咁「愛」上咗佢。

阿花後來查悉：依美由於樣子純美，所以許多客人都有向她打主意的興趣，不過，她始終都是堅守崗位，從來也不會同客人出街者。

但第一次坐阿花的枱，照例是寒喧一輪，爲了令她留下一個深刻印象，阿花故意扮嘢，扮得好沉默、好怕羞、好似成世都未到過歡場咁款。最妙的是：由頭到尾，阿花連手仔也不拖她一拖。

這個地方，消費驚人，爲了荷包着想，每次上去捧場，都「卜」定要依美坐枱，有時她去過枱，應酬其他客人，阿花寧願呆坐死等，如此這般，就比較慳皮，消費有預算也。

直到有一晚，依美忍不住問：「花哥，你幹嘛？爲什麼不叫其他小姐陪你？」

阿花曰：「我對你是一條心者，其他的小姐，我沒有興趣。」

她笑笑曰：「不經不覺，你已經許多次捧我場了，但是，却沒有一次提意帶我出街，又是爲了什麼呢？」

阿花這時知道機會來了，於是細細聲話：「依美，唔怕老土講，我對你呢份情，是好純眞的，我唔想將這份如此美好的感情染汚，所以絕對不敢對你有過份要求。」

她「咭」一聲笑起來說：「看你的樣子，應該不會如此純情罷？」

阿花故作嬲狀曰：「依美，你笑我？」

她說：「不是笑你，而是覺得你純情得好得意，老實講，你時時捧我場，有什麼目的？」

「我想同你做朋友嘛。」

「就是做朋友那麼簡單嗎？」



這時，阿花故意放大嗓子曰：「是的也希望你把我看作朋友，改天，如果你起床早一點，我想和你上山頂晒太陽。」

深受感動自願獻身

這時，她豫疑了一回，良久才說：「你的提議很好，我的確不見陽光太久了，過幾天我告假，和你喝早茶，然後休息幾天。」

果然，有一早，依美果然通過傳呼機約阿花飲茶。該日，阿花帶備長鏡短鏡，實行把依美當作模特兒，準備大影特影。

那一天，依美玩得很開心，阿花心想：第一步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假以時日，依美一定會送上門來。

在山頂餐廳喝咖啡的時候，阿花擺出事事關懷的樣子說：「依美，經常過夜生活的人，如果不多點接觸太陽，就更容易衰老的，所以，祇要你開心，隨時CALL我，隨時都可以陪你。」

她甜甜一笑，回程時，她曾多次自動依偎在阿花的懷抱裏。

直到有一晚，天下微微雨，我們坐在的士廂內。

依美突然對司機說：「司機先生，我們要到香港去。」

阿花頓了頓曰：「喂，你搬家了嗎？」

她搖搖頭，輕輕在阿花的耳邊曰：「不，因爲今晚我準備陪你，你怕不怕太太？」

阿花曰：「我那有這種福氣？到現在還是王老五。」

她說：「這好極了，今晚我是你的。」

這時，阿花覺得：懷中的依美，係一頭馴服的羔羊，的確十分可愛。

當然，阿花又把她帶到銅鑼灣一個相熟的架步。

依美對那回事十分陌生，雖然缺乏了一般成熟婦人的「衝勁」，可是，那份清清淡淡的味道，又是別具風味。

完事之後，她在阿花的耳邊曰：「現在我是你的了，希望你永遠愛我。」

阿花心諗：在撈男心中，那裏會有愛？

⊙阿花

少女焦屍大揭秘

一間狹長的斗室，三面石屎牆壁密麻麻的排滿刻有仙人名字的白色雲石，有部分未擺放骨石的預留空格，則貼有紅紙。

在屋頂正中央，垂下一條長長的電綫，掛著一盞淡黃的小燈泡，增添了幾分肅然的氣氛。

空洞洞的小室裏，却有一名少女孤零零的站著，雙手合什，背向入口。



八仙嶺一具女焦屍，警方憑死者的一枚戒指，查悉死者身世，閃電破案，兇手竟是死者任職牛仔褲店的老板，本文為你揭開此宗聳人聽聞案件內幕……

她喃喃自語說：「老竇，唔好意思呀！我去咗旅行，趕唔切嚟拜你……」

夕陽西沉，一條長長的身影從斗室外，斜斜的伸入裏面。該少女無意中看到地上的背影，固著不動，不禁打了個突，霍然轉身。

「施主，嚇咗你一跳，眞係唔好意思。」一名法相詳和的中年女尼，面帶謙疚的說。

「無乜嘢，係我自己細胆啫！」她舒了口氣說。

「施主，你點解會一個人嚟拜啲仙人嘅！」女尼說。

「哦！前日係我爸嘅忌辰，我本來每年都同啲屋企人嚟拜祭吓佢，不過，啱啱去咗泰國旅行，嚟唔切趕返香港，見今日下午又無乜嘢事，至順便嚟補拜佢。」少女解釋說。

此時，她已步出室外，淡紅的晚霞餘暉，映照在她的圓圓的臉龐上，彷如抹上胭脂一般。

一雙大大的眼睛，充滿天眞爛漫的少女純眞，有如編具的皓齒，整齊排列，雖然鼻樑稍嫌低扁，但五官配合起來，却十分相稱，眞係明眸皓齒，美艷迷人。

她微微向該尼姑點頭，並向她端詳了一會

八仙嶺

桃花災劫 紅顏薄命

純真少女 墮入圈套

。見女尼身穿一件灰黑色長袍，手拈一串渾圓唸珠，兩道花白眉毛向下低垂，面色蠟黃，但透射出來的兩道目光，却給人帶來安詳的感覺。

「施主，我法號慧靜，剛剛嚟喱個道觀掛單。」她說：「佛渡有緣人，我想話贈施主幾句，唔知你願唔願意呢！」

其實，該少女的思想頗爲新潮，一向不相信鬼神之說。她經常對人說，睇相算命之類，你相信至去睇，若果相士說得好，當然上上大吉，若果說得不好，又整日思前想後，覺得不舒暢，倒不如不聽還好。

該女尼見到她表露猶豫神色，亦猜到一、二，便說：「施主，你放心啦！我唔係啲江湖術士果流，出嚟招搖撞騙。」

氣色不佳趨吉避兇

她頓了一會，接著說：「所謂：相由心生，一個人啲運程吉凶，亦可以係佢嘅氣色睇到一、二，略知多少，總可以趨吉避凶。」

該少女被對方說中心念，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師太，我唔係咁嘅意思，不過，我怕麻煩你，唔係幾好意思啫！」

慧靜已沿著旁邊的石級，步向旁邊花圃，緩緩坐在一張長長的石櫈上，並伸手示意該少女坐在身旁。

「你介唔介意講你個生辰八字及名字俾我聽吓呀！」她和靄的說。

「我叫阿霞，今年足十九歲，係舊曆七月十三日出世。」她毫不猶豫的說。

慧靜伸手握着她的手掌，慢慢的端詳阿霞的掌紋，再拈指推算她的時辰八字。

過了十多分鐘，她才面色凝重的說：「阿霞，俗語有講：紅顏薄命。當然，唔通個個女仔生得靚，都係唔好收場咩！」

「但係，紅顏係唔係薄命，就完全要睇佢啲福分嘞……若果佢福緣不足，就會應嗰句俗語。」慧靜說。

她沉默了片刻，再繼續說：「至於你既相貌，我敢肯定咁講，自你十三、四歲開始，就有好多男仔追求，苦纏。可說命犯桃花。好多時都爲咗啲男女之間嘅感情煩惱。」

阿霞愈聽愈心寒，頻頻點頭，以示同意。

「從你既八字來看，你對父母孝順，而且好顧家，但係，最大嘅弱點就係心腸軟。」女尼說。

慧靜伸出右手，輕輕撥開垂在阿霞額前的秀髮，凝視著她眉心之間的印堂，接著說：「我正話喺上面，已經睇到你啲氣色唔係幾好嘞！而家細心睇嚟，你嘅印堂晦暗，係近期，將會有一個大災劫降身。我怕……。」

她顯得有難言之隱，說：「我睇你其實都幾有慧根，不如就歸依我佛，做我個徒弟，滾滾紅塵，數十寒暑，咪一場幻夢。」

阿霞自然心裏覺得好笑，原來對方說了一大堆說話，兜了一個大圈，就係想要自己做佢徒弟。

阿霞很有禮貌的婉拒慧靜的建議說：「師太，你嘅好意我心領嘞！不過……」

「喂！你諗乜嘢諗得咁入神呀！」

原來，阿霞約了女友美芳一齊往葵涌一間牛仔褲店求職。女友遲遲未到，阿霞剛呆呆坐在葵涌大白田街路旁的休憩公園，不期然想起昨日在道觀的奇怪遭遇。

美芳抵達，見到她想得入神，才在她耳邊驚叫一聲，嚇了阿霞一跳。

「衰鬼！想嚇死人咩！」她責罵說：「約親你都無次準時，去見工都遲到就唔好啦！」

「唔怕啦！遲咗幾分鐘啫！咁近，轉兩個街口就到啦。」美芳跳蹦蹦的挽著阿霞的手便走。

她不覺摸到阿霞戴在右手中指的一枚白金戒指，好奇的將手掌略爲抬高，細細的看了一遍，說：「隻戒指外表就好平凡啫！但係，睇落又幾得意喎！」

阿霞抽回手掌，輕輕撫弄著該枚戒指說：

「我上次去泰國時，喺一間

神廟外面啲攤檔買㗎！」

她隨即脫下戒指，交給美芳說：「你留心睇吓啦！係戒指正中間，鑲嵌有一條象尾毛，據啲泰國人講，係可以用來驅邪㗎！」

兩人邊走邊說，不經不覺已來到一間規模普通的牛仔褲屋外。

已是下午二時半，店內沒有其他顧客，只有一名女售貨員及另一名中年男子，坐在收銀櫃枱後面看報紙。

「我哋嚟見工㗎！你係唔係陳老板呀！」美芳趨前問道。

辭掉舊職應徵新職

「陳老板有事出咗去，我姓胡。」該中年男子頭也不抬，愛理不理的仍看著報紙說。「你哋等吓啦，或者一個半個鐘頭至返嚟！」

「咁我哋……」美芳正想說回頭再來找陳老板之際。

姓胡的男子剛看完報紙，擧頭望向她們，立即截著說：「你哋兩個都係嚟見工㗎！」

他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盯著阿霞，面上堆滿笑容的說：「叫乜名啊？」

阿霞被他貪婪的目光看到不好意思，垂頭避開對方色迷迷的目光，接口說：「我叫美芳，佢叫阿霞，已經同陳老板係電話講落，話今日嚟見工㗎，點知……」

「唔緊要！佢唔係度，我都揸得主意㗎！」胡先生說：「咁你哋以前做過未㗎！」

「我哋都做過啦！不過，屋企都住係喱頭，至話貪近想話轉返係葵涌做啫！」美芳說。

於是，雙方便很順利的講妥了工作條件、薪金等，並訂明次日上工。

姓胡的中年男子，綽號：「花心強」。原來，與朋友合夥開設這家牛仔褲專賣店，係股東之一。但是，由於他喺紀律部隊工作，而且官階不低，便不方便出面主持業務，只間中到店舖內査數。

其實，阿霞見到姓胡的色相，亦怕了幾分，本來不大願意任職，但由於辭了以往百貨公司售貨員一職後，過了兩個多月仍未找到工作，手頭頗緊，又想到，既與美芳一齊工作，互相有一個照應，亦不怕有什麼事情發生。

原來，阿霞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時，部門主管便對她有所企圖，向她苦苦痴纏，但被她多方拒絕。

最後，他借故留下阿霞，放工後清點存貨，係貨倉內便曾經試圖向她施暴，但無意中被百貨公司的護衞員撞破。

雖然阿霞沒有追究，但立即辭職不幹，才往泰國旅遊散心。

翌日，兩人依時上班，另一名叫惠儀的女售貨員亦已接踵抵達，與她們客套了一番之後，向四周打量了一會，壓低聲調說：「你哋要小心個姓



應徵售貨員入虎口
鹹濕老板死纏爛追

胡至得，上次個女售貨員，就係忍唔住佢周時無緣無故揩油，終於執包袱唔做，一直未請到人。」

「乜佢咁衰㗎！」美芳說：「咁佢結咗婚未㗎？」

「聽講話佢有老婆㗎！不過，後來因為佢係外面滾紅滾綠，個老婆忍無可忍，就同佢離婚，留抵一對仔女都唔理。」惠儀低聲說。

正當她們說得興高彩烈之際，胡先生亦已返抵公司外，看到她們低聲講大聲笑。不滿惠儀在背後說自己閒話，板起面孔，向她瞪視。

眞係：「日頭唔好講人，夜晚唔好講神。」她們三人驚覺到胡先生抵達，立即散開，裝作收拾貨物，打掃店面。

胡先生穿著得十分整齊，身穿一件粉藍色夏威夷恤衫，一條米白色西褲，充滿青春氣息。

他在店內，逗留了片刻，便匆匆離去。亦沒有借故與阿霞搭訕。

已是晚上七時，胡先生一直沒有露面，阿霞見相安無事，亦暗笑自己太過疑心，正所謂：「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

店內電話陡然響起，美芳取起聽筒，聽了片刻，卽將聽筒遞給阿霞。

「我係阿霞，邊位呀！」她說。

「喂！阿霞嗎！」一名男子聲音說：「我係胡生呀！有啲事，我想今晚約你出嚟傾吓！」

阿霞聽到係胡先生，立刻生起戒備之心，說：「有乜呀？我今晚唔係幾得閒喎！」

「咁嘅！原來陳老板原意淨係請多一個售貨員，點知我唔記得，就請咗你兩個，而家……」他故作爲難的繼續說：「而家我決定想話擂你去附近另一間牛仔褲店做，個啲條件全部照舊。不過，我想話擂你出嚟三口六面講清楚。」

他見阿霞仍在猶豫，接著說：「如果你怕唔方便，請埋美芳一齊嚟丫，唔會搞到好夜嘅！我到時揸車送你哋返屋企啦！」

阿霞心想，亦很難拒人於千里之外，反正，對方又沒有任何不軌企圖表現出來，而且有美芳同行，亦不怕他耍什麽花樣。便一口答應了他的邀請。

過了半小時，胡先生果然驅車來到門外。

當兩人登上私家車後，他很客套的問：「兩位想去邊度食晚飯呀！」

她們自然答道：「隨便啦！」

「咁，今晚不如入沙田食燒乳鴿啦！」他說。

兩人默許後，他便駕著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沙田一間頗馳名的園林酒家晚膳。

遊車河之際露色相



胡先生東拉西扯的講了一大堆說話，雖然都係言不及義，沒有什麽特別內容，但他的口才伶俐，且帶有幽默感，美芳等亦聽得津津有味，三人之間的隔膜、戒心亦減了一分。

晚飯後，他建議駕車兜風。兩人見時間尚早，亦沒有反對。

胡先生已帶有幾分酒意，當他推動波棍轉波時，有意無意之間，手指多次碰觸到坐在他身旁的阿霞的大腿。嚇得阿霞要盡量挪動身體靠向車門一邊，避開他的五根怪手指。

阿霞穿了一件直身淡黃色的絲質衫裙。雖然長裙及膝，但當她上落車時，衫裙很多時會無意之間縮到大腿之上，一對修長的大腿，便展現眼前，已惹得他目光如炬，慾火高張。

加上他借故轉波時，手指輕撫落那條軟綿綿的大腿肌膚上，縱使係一、兩秒的瞬間，但亦有如電殛一般，癢得他彷如熱窩上的螞蟻，眞希望能將阿霞摟抱在兩臂之間。

五根怪指觸摸大腿

汽車不經不覺沿著青山公路兜到荃灣大窩口關門口村外，胡先生借故口渴，將車停在路旁，獨自走到村口一間士多外，買了三罐啤酒。

他首先將一罐啤酒遞給美芳，再將另一罐遞向阿霞，自己亦拿著啤酒猛灌了兩口。

啤酒加料奸計難逞

辣手摧花

啪！美芳拉開罐頂的封蓋。阿霞本來已經將啤酒罐湊到咀邊，突然驚覺放下。

原來，阿霞接到啤酒時，見到罐頂封蓋已扯開，已感到突然。心想，要大獻殷勤，亦不需要做到如此周到。但仍不防有詐。

不過，當她聽到背後美芳開罐蓋的聲音，便覺得事有蹺蹊，她立即重新檢查啤酒罐罐頂周圍，赫然發現有一些白色粉沫沾在罐邊。

「阿霞，做乜你唔飲呀！」阿胡斜眼暗窺她的一舉一動，本以爲奸計得逞。豈料，她顯然已發覺不妥。

「我唔口乾，正話飲咗太多水。」她亦不敢確定，便找藉口推辭不飲。

「都買咗咯！就飲兩啖至唔要啦！」他說。

此時，阿霞更加懷疑，將啤酒遞回給他說：「咁你飲埋佢啦！」

「花心強」知若再勉強，反而不妙，便打趣說：「我飲埋仲揸得車咩！」他接過啤酒罐，隨即順手丟出車外。

原來，他買到啤酒後，便將其中一罐打開，將一些強力的催情藥物倒入裏面，待阿霞喝後，便立即送走美芳，到時肉在砧板上，自己便可以爲所欲爲，春宵一刻。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雖然用這種方法已經搵過唔少「著數」，見阿霞等十多歲女未見過世面，而太過輕率。因而却被眉精眼企的阿霞發覺，拒不上釣。

「都好夜嘞！唔該你送我哋返去先啦！」阿霞說。

他本想繼續拖延，另想其他辦法。但知機謀敗露，便把心一橫，說：「好。」

當美芳落車離去，「花心強」看一下表，已經晚上十時五十分。

「唔好意思，駕車無晒油添，我阻你一陣，去附近啲油站入咗油至送你去啦！」他說。

阿霞畢竟入世未深，既已知對方心懷不軌，便應即時翻面，又或立即與美芳一齊拂袖離去。

他駕車沿著青山公路，駛上龍翔道時，途經一個油站時，並沒有停車加油，反而加速而行。



「你做乜唔停車加油，你想點呀？」阿霞已知他別有用心。

彷如脫韁野馬的私家車，已轉上樹木夾道的大埔道。再右轉入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顛簸的爬上盤轉的山坡路。

汽車兀然停在小路的盡頭，嚇得花容失色的阿霞，手急眼快的鬆開安全帶，正準備拉開車門時，「花心強」已說時遲，那時快的伸手搭在她的肩膊上。

阿霞極力掙扎，終於推開車門，連爬帶滾的衝向山下。

愴惶之間，阿霞一脚踏空，被路旁一塊圓石絆倒。當她不理任何痛楚，正要再爬起來時，阿強已趕至，飛身撲向她的身上。

一陣少女幽香透入肺腑，蕩入心魄，意亂情迷的阿強，俯首將咀巴湊向阿霞的朱唇上。

阿霞將身軀拼命擺動，側著臉避開對方的狼吻。

但是，她不斷扭動豐滿的肉體，反而增加與阿強身體的磨擦，增加了他的快感，慾焰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阿霞已驚慌到極點，無意識的踼騰揮動手脚，並且高聲尖叫。

「啊！」阿強驚叫一聲。

原來，他的下體無意中被阿霞的膝蓋頂中，痛入心肺。

雖然在荒山野嶺內，但阿霞的叫喊聲，若被人聽到，必定惹得自己一身蟻，水洗唔清。

他一來驚懼，二來又被

她頂中要害，痛得要命。雙手叉住她的喉嚨，死命的將她壓在地上，還自言自語的說：「我花心強話要嘅嘢！有幾時會唔得，你個死八婆，敬酒唔飲，飲罰酒。」

樹影婆娑，淡黃的月照，透過隨風搖擺的樹叢，映落在嶙峋的山石路旁。

一名男子仍僵着不動，雙手交叉揑住躺在地上的少女的頸項。十分秘異、可怖。

過了良久，該男子才從夢魘甦醒過來。

頭髮凌亂，衣衫不整。特別是她迷人的圓圓大眼，猙獰的突出，粉白的頸項上留下多道瘀痕，彷如吸血的巨虫，蠕蠕而動。

他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自揣：「點解，點解會搞到咁地步嘅？」

他驚魂甫定，立即盤算處理辦法。

他略爲整理衣服，即走回汽車，從車尾廂取出一個藍色布袋，匆匆將該少女塞到裏面，用尼龍繩牢牢將袋口綑綁。

他在現場細心檢查了一會，才將布袋抬放在車尾廂內，便駕車離去。

「唔該攞個車牌出嚟丫！」

阿強心潮起伏，雖然駕著車沿著公路奔馳，但當自己依著警察路障的警員的指示，將車停下接受檢查，仍如在五里霧中，心不在焉。

「呀！車牌。」他陡然警覺，收攝心神，將車牌及在紀律部隊的證件夾在一起，交給警員。

「哦！係胡SIR，唔好意思。」神情木訥的警員，變得和藹可親起來說：「你可以走嘞！」

當他準備離去之際，該警員却高喊說：「咪住呀！胡SIR。」

阿強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但仍強作鎮定。

「你個車尾廂未關好呀，等我幫你整好先啦！」該警員發現車尾夾著一塊布角，誤以爲未關妥，高聲說。

阿強唯有硬着頭皮，走到車尾，雙手用力壓落車尾廂。卡喳！一聲輕响：「得嘞，唔該晒。」

如此，他才駕車揚長而去。

由於，阿強曾因公幹，坐直升機降落在八仙嶺郊野公園一個山頭的停機坪，知道該處環境偏僻，鮮有人跡。

抵達後，他將屍體抬到停機坪對開一個草叢旁邊，褪去布袋後，再從車上取出兩罐在中途的油站購買的汽油，盡量傾倒在屍體上，隨即以打火機點火焚燒。

一道淡藍的火光直衝雲霄，赤裸的女屍已在烈火中燒成焦灰，還傳來陣陣撲鼻的肉香。

噠噠噠！山腰猝然傳來電單車的馬達聲。

阿強不及目睹火勢的熄滅，立即挽著布袋及阿霞的衣物，飛奔回汽車，絕塵而去。

一輛五十CC的電單車朝著火頭而來，學習駕電單車的青年，遠遠見到草坪上所燃燒的竟是一具女屍，不敢多作逗留，轉頭便走。



另一名漁農處的職員亦發現火光，循山路巡邏而至，與該鐵騎士擦身而過，見他神色慌張，知山上必有事發生，待見到一具燒焦屍體亦匆匆落山報警。

阿強本以爲燒屍後，再將屍體拖到山坡旁，推落隱蔽的水澗內，更加神不知鬼不覺。豈料，立即被人撞破，差點未能脫身。

但是，他還係信心十足，知道阿霞身上所有證物已取走，而屍身面目全非，縱使至親父母，亦未必能認出，便可以輕易變成一單無頭公案，自己遂可高枕無憂，逍遙法外。

翌日，阿霞的家人，見到報紙刊登了八仙嶺發現焦屍的消息，已預感到係自己親人。

由於當晚，阿霞一直夜歸未返，而她的母親總是心緒不寧。一入寐，便接連夢見女兒的影子，痛苦哀嚎，十分慘厲。

加上警方公佈，死者身上僅有一

放火焚屍戒指破案

枚戒指，他們更加懷疑係阿霞。

阿霞的母親來到殮房認屍，但屍身已燒到殘破不全，面目全毀，不能辨認。

不過，她身上一枚戒指，與女兒在泰國購買鑲嵌有象尾毛的一枚，却是一模一樣。

而且，由於阿霞的姐妹，曾借戴該枚戒指，經試戴後，與她生前所有的大小無異，更加確定了她的身份。

爲了慎重起見，警方一面循綫索，追查阿霞被殺的動機，另一方面，即將她生前的衣物、被單交由科學鑑證科化驗。又將她於八二年的牙醫診所紀錄，交給牙科專家鑑證，結果，全部吻合，確定了死者身份。

既已確定目標，警方更加可以集中精神展開全面調查。

經過了抽繭取絲的分析、查問後。終於，發現了一個最大嫌疑人物——阿強。

大批探員埋伏在牛仔褲店四周，密切監視著出入人物，阿強終於施施然出現，束手就擒。

自以爲佈置得天衣無縫，終究還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阿強百密一疏，就因爲一枚戒指，而被警方揭發死者身份，再根據他與死者的交往，重要人證美芳提供的綫索，而輕易的追尋到他的涉嫌成分最大，亦係最後一名與死者接觸的人物。

⊙皇牌記者



缺陷大情人

⊙石岡

男人生理上有缺陷，多少會影响異性的追求。但也有例外。金明因車禍沒有了一條腿，却遇到女上司的挑逗，結果不但意外地令女上司獲得滿足，連自己的自卑心理也給糾正過來。

我是金明，一個很可憐的人。廿四歲了，仍是處男。

在外表上看來，我是並不可憐的，因爲我的樣子生得相當端正，也有一技之長。我是在廣告公司做美術主任的，我有很高的美術天才。

但是我却比別人短了一截。我並不是說那件東西。那件東西，我相信我的起碼是正常，或者比常人還優勝一些的。我是指我的腿。我的腿是沒有了一大截的。下面這一截是裝上義肢，有長褲遮住，外表不大看得出來，不過走動起來時則是不平衡，一拐一拐的。

這是我在十三歲時受到了車禍的影响。我坐在朋友的車子到郊外去玩，中途撞車，醒過來時我已經躺在醫院裏，已少了一條腿子。

我有時在想，假如這場災禍是命中註定難免的，那就寧可遲幾年才發生了。因爲，十三歲時我還未有機會做男女間的事，假如是遲幾年的話，我就會對此事感興趣，而且有機會做過，這之後才發生，也總算是試過。

現在我却沒有機會試。

爲什麼沒有機會呢？因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點，不敢去追求女人，而我也相信不會有女人會肯與我來往，更談不上嫁我了。我因爲這事有自卑感，所以我衹有一次企圖追求一個女孩子。她是公司裏的一位女同事。我衹是稍作暗示而已，第一步是請她吃飯。

她却很不客氣對我說：「你爲什麼不自量一下呢？我跟你一起出去，我是很難爲情的！」

她實在太殘忍了，我的心裏大受打擊，更加自卑，以後就不敢對任何女人追求了。假如我再次給人來這樣一句，那眞是很慘的。

艷福飛來目眩神馳

也許你會問我，我既有一份好職位，收入不錯；難道不能出錢去買嗎？是的，我是可以買的，不過這又是自卑感的問題。這件事情，是一定要脫掉衣服才能夠做的，脫掉了衣服，就眞相暴露了。假如我在事前先講明自己是這樣的，對方一定投以奇異的

玉體橫陳秀氣四溢

肌膚如棉滑不留手

眼光，說不定會拒絕。假如我臨時才暴露眞相，那更說不定會爭執起來。我實在受不起再一次的侮辱。

但是，有時人的遭遇很奇怪，忽然艷福飛來了。

我們的董事之一周小姐有一天來跟我談話，要求我爲她畫一幅油畫像。

我答應了。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也有興趣。

我却並不知道，原來周小姐要我畫的乃是一幅裸像！

周小姐是一個差不多四十歲的中年女人，是結過婚而又離了婚的，所以她仍稱爲小姐。

我在星期六下午到她家去。那是因爲星期六下午不必上班，我可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爲她做這件事。

周小姐是很會做生意的女人，又是公司的董事，她的家自然是佈置得非常之豪華的。不過家裏很靜。她告訴我，她的僕人都放假了，屋裏祇有我們兩個人。

她說：「不過，我要你替我改一改，你看，這裏，最好畫得平坦一些。這裏也不要畫得那麽濃！」

她所指的是小腹，與及那草叢。

正如我所講的，她的小腹上脂肪積聚得多了一些，而她的草叢也是又濃又黑一大片。

小腹是一個缺點，不過，濃密那個問題則是各有看法了。我個人則認爲如此濃密更動人。

不過，這是周小姐的意見，我也不便提出異議了。

我把畫架架了起來，周小姐就躺在沙發上。

還有一步是最難的，那就是我要指導她如何擺姿勢。在我學藝術時，這是由教授做的，我們根本沒有機會接近那個模特兒。現在則是不同了。我要指導她如何擺姿勢，而這不是口講就行了。我必須動手把她的腿臂移動。這眞是難受，我觸到她的滑膩如脂的肌膚，可嗅到她特殊動人的女性氣味，又加上那用得份量很恰當的名貴香水的氣味。我的反應一直沒有停過，好像身上藏着一支鐵棍，而這鐵棍要藏好是很不容易的。

我總算爲她擺了姿勢，就先爲她在畫布上勾了一個木炭的草稿。

這是用不着很長時間的，她已經在埋怨了。她說一動不動實在很疲倦，又要用一隻手托着頭。

我終於完成了那草稿，說：「你來看看這樣好不好？」

她坐了起來，用另一隻手搓捏着她那隻用以托着頭的手臂，埋怨道：「這眞累死了，你來替我捏捏好不好？」

我認爲這樣做並不太好，但是，她這個提議又使我覺得求之不得，於是我就過去爲她捏一陣。

她的肌膚固然滑膩，而且又柔若無骨，摸上去眞是舒服，直至她說好了，我才依依不捨地放手。

她這才過來看了我的草稿。

她是會看畫的，我在她的公司工作了這樣久，這一點我很明白。草稿雖然不能完全作準，但是懂得看畫的人，一看就會知道畫成之後大概是如何了。

她一切都很滿意，但是祇有三角地帶不滿意。她指着說：「這樣還是太濃一些了！」

「這個——」我表示爲難道：「這是很難作準的，我已經畫得少了一些，但是你還認爲太多！」

她微笑道：「你是不是喜歡多的？」

「我個人而言是的。」我說，「不如這樣吧，你的身子再側一些，根本看不到，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又不可，」周小姐說，「我又不想人家說我沒有！」

「這樣……」我說，「我多改幾次，改到你認爲滿意爲止吧。」

「不，」周小姐說，「我有個更好的主意。你替我剪一剪，剪到適合了就是標準了！」

「這個——也能剪嗎？」我說。

「用剪刀就可以剪了。」周小姐說。

「這個地方，」我說，「很危險

她說：「你做工作一定不想受到打擾的，是不是。」

「對了，」我說，「這樣也很好。你換好衣服，我就來動手吧！」

和服胸襟露出雪肌

因爲她此時並未穿好衣服，身上祇穿着一件日式的和服，腰間束着帶子。假如用這個裝束入畫，那是未免滑稽一些的。

而且，她這和服的胸前，交疊的地方鬆鬆的，也成爲一個V字形，露出相當一塊雪白的肌膚。她不是把這衣服像日本女人那樣穿法，而是作爲一件便服，而且這件和服又是那種薄布所製的。這使我看得心緒不寧。假如她穿得端正一些，我就比較容易工作。

周小姐微笑道：「和服並不重要吧？」

我說：「你的意思是畫好了頭部之後，我自己把衣服塡上去？這也可以，不過假如你想得到最佳效果的話，則是應該先穿上自己認爲最美麗的衣服。」

周小姐說：「還是背景最重要，

我躺在那沙發上，不是很好嗎？」

「躺下來？」我說。

周小姐說：「呀，對了，我忘記了對你講清楚，我是要你替我畫一幅裸體像！」

我登時臉紅心跳，吶吶着說：「你——不是開玩笑吧？」

周小姐說：「怎麼？你不是不會畫人體吧？像在廣告上的泳裝美女也畫得那麼好！」

「我呃——是會的，不過……」

周小姐是一個很會用手段的女人，而且又是一個女強人，她要做的事情，通常是非要做到不可的，而現在她亦不跟我多講了，她就這樣把腰間的帶子一解，和服張了開來，然後就從她的身上滑到了地下。

我看着她發呆。她竟有一具那麼美麗的身體，幾乎和少女一樣，不過是較為豐滿，腰是粗了一些，而小腹的脂肪也是略為積聚得多一些。

她在說話，我則是顧着看，幾乎聽不進耳。她在說：「我的年紀也已經不輕了，趁着身體還沒有退化，留一幅畫像，這是我的最大願望！」她忽然咭咭笑起來道：「你怎麼了？你不是沒



可是多女人了藝特兒祗有在一起識的，些感情了。

而且，她又已經在我的面前脫光了，何況，我也可以感覺到她是

胴體美如少女

有見過女人吧？」

「我——呃——當然見過！」我說。

我在學藝術時見得多了。人體寫生是必須的訓練，否則就根本不能把人體畫得好。但那情形是不同的，許藝術學生一起畫一個，大家都是一心為術，而那是職業模，不認識的。現在周小姐和我兩個人，而我們又是認彼此之間頗有一。這就比較尷尬

另有意思的，會不在事先聲忽然之間就這樣

「怎麼樣？」輕輕摸着自己的身你肯為我畫嗎？」

事已至此，我能叫她把衣服穿回

我祇好說：「好」

的，很容易受傷，我大贊成你亂來，剪刀尖的呀！」

周小姐笑起來道：「怕什麼呢？

加強挑逗情慾

否則她不明，而一脫。

周小姐子，「可不的。吧！不是

這是有特別的剪刀的，是小而鈍頭的，你不知道嗎？來，你替我剪！」

「這個——」我大為尷尬，「你自己不是更稱心滿意嗎？」

周小姐又笑了。她說：「你又是不明白。這種事情，別人是不能替的。假設你自己也要剪，你覺得方便嗎？」

我想一想，覺得這一點倒是真的。這個自己最重要的部份，偏偏就是自己最不便料理的，一如頭髮，也是最難自己剪得好。假如比我自己為自己下剪，我就很不放心，一下錯手，命根都會斷落下來，而且，不慎剪傷了的話，也是一件甚苦的事。

「來呀，」周小姐說，「我們

剪不斷理還亂愁難消

臉如桃眼似水慾火升

那麼熟，怕什麼呢？」

這件事情，陌生和熟絡實在都是很不好意思的。但是假如我拒絕，又是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也是難免對此事感興趣，於是我半推半就，跟她進了房中。

她拿出一把小剪刀來。那果然是一把特別的剪刀，很小，而且是鈍頭的，起碼決不會刺傷。這東西我倒是沒有見過。女人專用的東西，我懂得不多。

她在床上躺了下來，拿了一塊豎鏡放在前面，說：「我早就想找個人替我好好地剪一剪，現在找到了你，那是眞好了！」

她有這鏡子，本來自己剪，就可以看得見了，然而還是很不順手，的確有人幫手好一些的。

她是這樣躺在床上，而且那是她的睡房，又是她的床，難免令我想起，她是正在等待着做另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我沒有機會做過，又很想做。

她說：「你來呀，坐在這裏！」她拍拍身邊。

我祇好在旁邊坐了下來。然而，我立即就發覺，坐在旁邊是不行的，這樣很不就手。

因此她指導我就在她的前面跪下來，而且跪在她兩腿之間。她要張開腿子，這樣我才方便下剪。



她在身下墊了一條毛巾，剪下來的就可以落在毛巾上，拿走而不會弄得一床都是。

我卻不是顧着用剪，而是用眼睛。

她的皮膚是那麼白，而在一片黑叢林之中，淺淺的桃紅色，眞是動人極了。那麼齊整，又顯得那麼乾淨。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比我料想中的美麗得多，而誘惑性也強得多。當然，這也是與她的人美麗有關，而且她的型也是生得好，有些女人是裏面的反了出來，看了就會人倒胃——這事我當然就是後來才知道的。

我在她的指導之下，小心地爲她修剪一番，直至剪到她認爲十分滿意。

她又交給我一條小毛巾，讓我爲她把剪下來的抹去。她嘆一口氣說：「眞疲倦，休息一陣再來！」

她很疲倦，我則是剛剛相反，我身上那根棍子，一直都不軟下來，使我不敢站起來。

周小姐說：「我倒沒有跟你好好談過。怎麼你不交女朋友呢？」

我這個問題，也是很難找到人討論的，因而我就把我的苦處盡量向她傾訴。

後來她說：「那麼，你是沒有跟女人親熱過嗎？」

我臉紅紅地點頭。

周小姐嘆一口氣說：「人間就是這樣不公平的。呀，對了，你還要和我剪一剪！」

她告訴我，要替她把桃源周圍的剪短一些。

「爲什麼呢？」我問。

她告訴我，這裏太長很不方便，因爲行事時很容易被帶進裏面去，那就雙方都不舒服。

我不禁有些醋意，問道：「你有男朋友嗎？」

「我已經很久沒有了。」她說：「現在剪一剪，主要是爲了——你明白啦，進洗手間時濕淋淋的，實在很不方便，剪短了就好得多！」

這個是更難了。剪是不難的，但是剪的時候要觸着的地方，則是最重要的地方，那種感覺就眞要命。這等於剪頭髮，你不可能祇是剪而不摸到頭皮的。而且，你也得把頭髮撥開之類。

我覺得困難，但是又是十分之感興趣，所以我也做了。我依着她的指示，很小心地剪，剪好了時，我的手已經很濕了。但那並不是我出汗。

周小姐則是閉上了眼睛，面泛桃花，眼子擺動着。

我相信我比她更加臉紅。

周小姐呻吟地說道：「哎喲，金明，你摸得我全身發滾，不得了！」

「這個——這個——」我吶吶着說：「我也不是有心的，我不能不碰到呀！」

周小姐扭着腰說：「我不管，你一定要和我好，不然我就要死了！」

我說：「你——你不嫌我嗎？」其實我還是自卑心重。我根本就知道她是這個目的的，但是我必須肯定。

「爲什麼要嫌呢？」周小姐說。

我說：「我斷了一條腿！」

「我又不是要你用腿，」周小姐說，「要用的東西沒有斷掉就行了呀！來！快些脫衣服吧！」

我不明白她爲什麼要誘惑我，不過既然有此機會，我爲什麼不試一試呢？我又不是得有什麼損失的。於是我把衣服脫下來。

她睜開眼睛看看我，可以看到我藏起來的棍子了。她說：「嘩，這眞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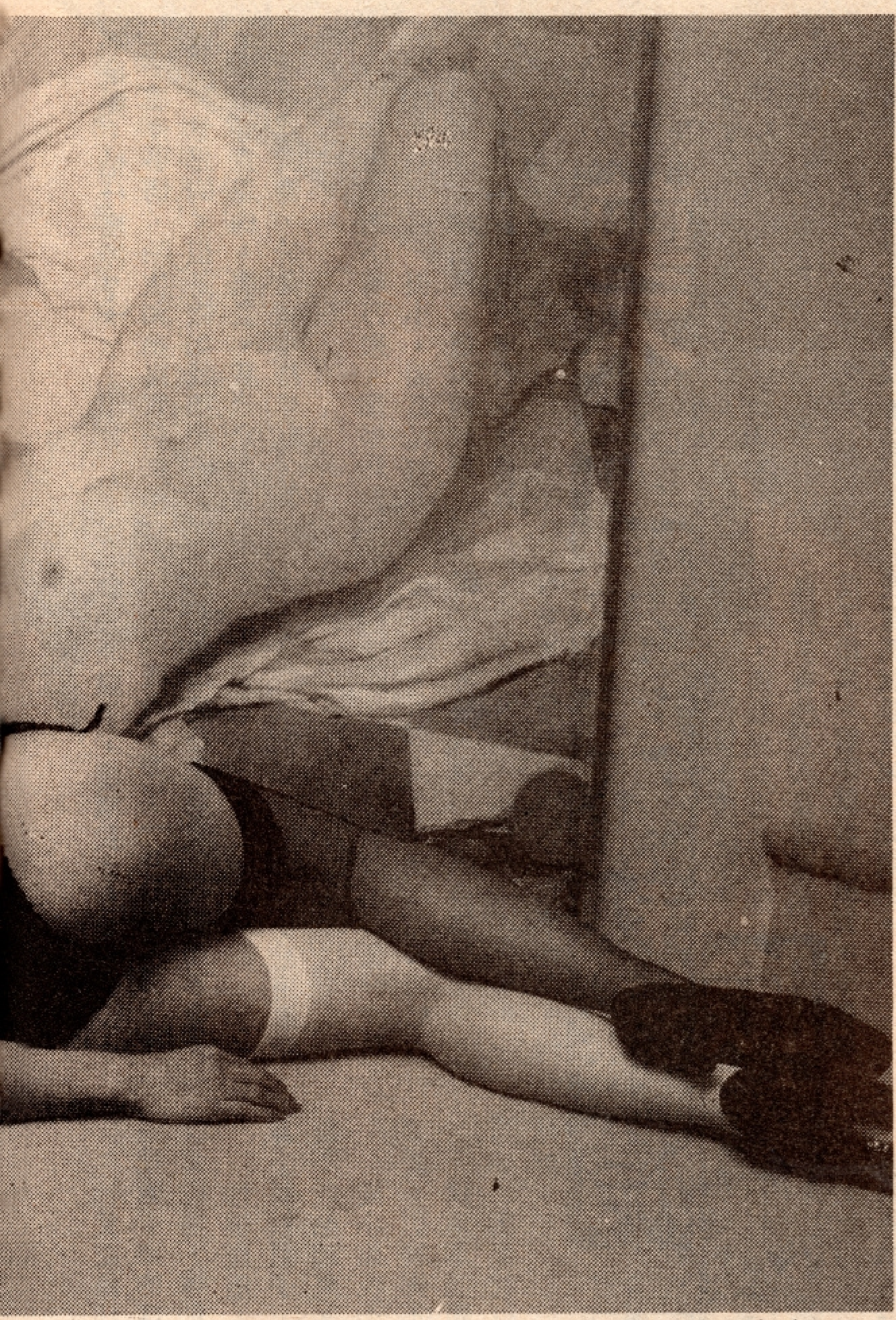
欠缺經驗無法中標

我又不覺得我是特別有過人之長，也許她所指的是興奮程度吧？我脫去了衣服之後，還要在旁邊坐下來，把假腿除下。

她已急不及待伸手握住我。

我把假腿丟在地上，便身子也輕了許多，而現在不是要我走路，我是沒有欠靈活之弊的。

我的雙手也是大肆活躍起來了。頭一次，手的力氣不免用得大力一些，我就變成太粗魯了。她教我如何做得輕一些。



這也是不難爲的。而我也不必做多久這些前奏工作，因爲剛才的一番修剪，是早已有了這種功效了。

我就是如此這般，與她纏作一團。我很急於進入這個我從未到過的領域，但是對一個未有過經驗的人來說，這原本是一件甚爲困難之事，假如用手拿住一根棍子放進一個地方，那是很容易的，但現在我不是用手。

假如用手去抹，也是沒有大幫助，因爲我也是看不見目標若要分出了一隻手來，又支撐不住自己的上身了。

因此我狂衝亂撞，也總是撞不中。

人眞是奇妙，要經過好一番的追求或是手段，才能雙方同意做這件事情的，然而到了雙方同意的時候，却又不是那麼容易做好了。一件東西，還要放中這樣一個小小的目標，這眞是困難之至。

周小姐有時呻吟，有時微笑，後來她說：「原來你眞是沒有經驗的！」

我說：「當然是眞的。這樣事情，爲什麼我要騙你呢？」

她說：「你不要動，讓我來扶你！」

經她一扶，就立即能夠十分準確地到達目標了。

我就一直滑到了盡頭。嘩，那感覺眞是美妙難當。當她的手拿着我的時候，我還以爲那已是至高無上的快感，現在才知道還有更高得多的境界。濕、軟而又彈性豐富，緊緊地包藏，幾乎是吸吮住的。

我用不着她教，就開始動了。這是自然的事情。我此時祇是怕一件事，就是我會成爲快槍手，十秒二十秒之間就結束了。

這種笑話我也聽得多了，而我知道這是使對方最狼狽的，而自己的自尊心也是會大受傷害的。

但是過了一陣之後，我就知道不必担心了。原來我覺能夠操縱自如。

而周小姐對我也是好評如潮。她主要是稱讚我有如鐵石。鐵石心腸是並不好的，但是這個如鐵石則是很好。

高潮一過回歸平淡

後來，過了一陣，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衝刺之後，周小姐大聲叫了起來，徐徐揑着我，而全身好像觸電似的劇烈抖顫起來，我可以看到她的頸筋收得緊緊的，挺現出來，雙眼也是緊緊閉着。然後，她就整個人放鬆了，好像骨頭也散了似的。她幽幽地說：「停——先停一停！」

我想退出，但她的腿子一纏，把我纏得緊緊的。她告訴我不必退出，祇是不要動，仍然要盡量充實着她。

於是我也照辦了。

我也看過一些有關這方面的事，知道她登上了一次高峯之後，現在是正在慢慢回降下來。她的神經此時是太敏感了，假如我繼續衝刺，她就會受不住，會由舒服而變成不太舒服。

這一點，我則是將己比人也可以明白的。我自己也是試過的。記得以前有一次，我在夢中有了排洩，那感覺欲仙欲死，可惜是在夢中，醒來時

已結束了，我不大能充份享受到於是我去洗乾淨時弄弄，想自己再弄一次，却不能。

那時就是太敏感了，手多碰也是不舒服的。而言之後，我又沒有再自己弄過了。我認爲自己弄是不對的，而且這也有損健康。我相信我總可以得到一個眞正做的機會。

現在，我果然得到機會了，而我的對手居然是周小姐一個這麼好的對手，令我感到甚爲意外，也可以說喜出望外。

周小姐稍爲安定下來之後，又張開眼睛，不斷稱讚我，她說我眞本事



相貌顯示堅硬而鐵

她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男人是可以如此強硬到底的。她這樣說，也即是承認她在婚前，或是離婚之後也有過不少男人了。不過這是我沒有理由吃醋的事情，而且，我又是最好的。

她又說：

「果然沒有錯！」

這一句，我却是要追問了。我說：「什麼果然沒有錯？」

她告訴我，是看相的問題。她也研究相法，她從我的相看出我在這方面是本領高強的，我可以支持很久，也可以保持很長時間的雄勁。可以操縱自如，而她果然沒有看錯。

我說：「究竟是看哪一部份呢？」

她說：「這是很難講得清楚的，你對這個毫無研究，就是講你也不會明白！」

這倒是眞的，我對看相此事毫無研究，亦是殊不感興趣，我問什麼呢？

這時，周小姐又靜極思動了。她叫我再動，不過這一次慢一些。

於是我又依她的指示而行，快慢調整到恰到好處，一如她所需要的。把她帶到了接近高峯，然而又並沒有達到。如此，她的享受期就更強了。

這對她果然是另有一番滋味，面對我也是另有一番滋味。這是慢慢細嚐，我更可以細細看清楚她的表情的變化了。她好像混忘了一切，祇是在享受，不斷呻吟着，有時很大聲，有時細聲。看來我的慢動作是屢次見効的了。

共同到達大高潮

而我仍然是應付裕如，好像我眞是鐵石鑄成的，而並不是單單祇是肉而已。

後來，周小姐終於忍不住了，她叫我盡快，盡量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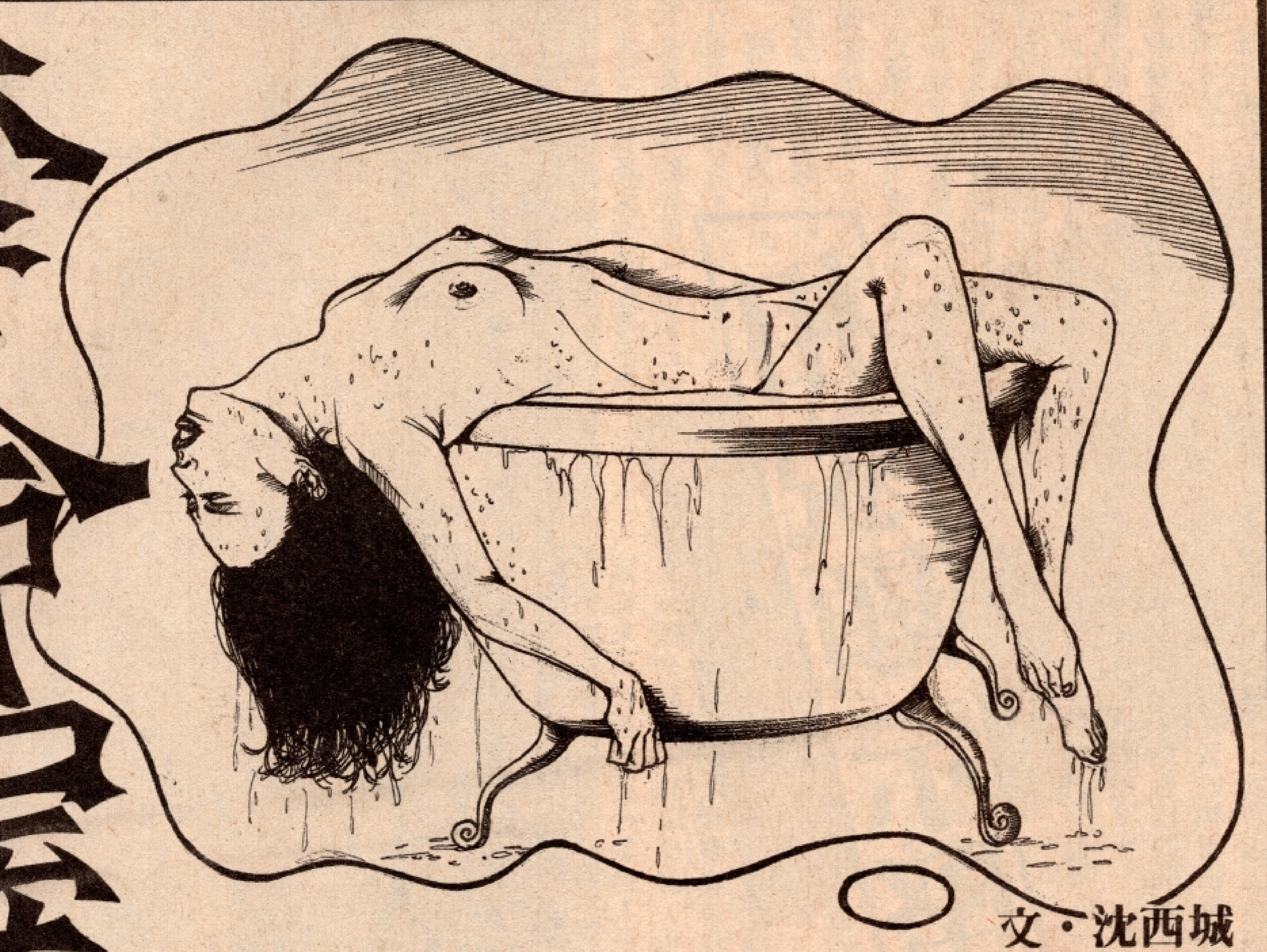
於是我把她擁上了核爆似的高峯，而且她也叫我不要等了，於是我就能夠與她同時達到了銷魂之境。我這是第一次在有對手的情況之下銷魂，眞眞實實的，與夢中的模糊之情又不知道何日才能有一次，眞是差得太遠了。

這之後，我也是軟了下來，但是有一個地方仍然不軟。不過這地方已暫時不想用了，正如我所說的，一次之後就會太敏感。

她又不斷稱讚我本事，因爲在事後仍然能夠保持如此雄勁，給她的充實眞是難得。

⊙下期續

奪命屋



文・沈西城
圖・陳振成

一間表面平凡的房子，却連續發生命案，到底是什麼在搞鬼？雷振宇跟杜倫探長深入虎穴，揭開這個謎。

杜倫探長決定要打一個電話給雷振宇，雖然，在他來說，這是最不願意的事，但是碰到這樣的案子，如果不通過雷振宇的幫忙，調查工作就會遇到困難以致進入迷宮狀態。在一是遭遇上司的斥責與抑或稍稍丟臉的兩條途徑當中，杜倫探長最後還是選擇了第二條。

他約雷振宇在酒店的小咖啡室見面。

雷振宇比他想像中回答得爽快，他幾乎是連考慮一下都沒有，便答應了。這就令杜倫探長安一下子了心，只要雷振宇肯出來，他相信憑他那出衆的口才，定能說服他提供有建設性的資料。

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杜倫探長已到達了那間咖啡室，他需要一點時間，把那件案子重新想一遍，然後擬好要跟雷振宇所說的話。

他把時間安排得眞好，就在他將案情及所要說的話都想好了之後，一陣淸香的古龍水鑽進了他的鼻子裏，不用抬頭看，他已知道雷振宇出現了。

雷振宇今天穿了一襲淺藍色的運動裝，脚上踏着運動鞋，鼻樑上架着「阿倫狄龍」太陽眼鏡，十足像一個花花公子。

杜倫忍不住吹响了口哨：「如果我是女人，一定給你迷死了。」

「幸虧你不是，否則我就煩死了！」雷振宇一屁股坐下，把太陽眼鏡朝枱上一放：「老杜，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什麼事要我代勞的呢？快說吧！」

「哈哈哈，」杜倫故意爽朗地笑着：「老朋友喝一杯咖啡聊聊不行的嗎？別說得我那麼功利，好不好？」

雷振宇沒有立刻回答，他舉高手，向住走過來的侍者朗聲說：「調一杯威士忌加冰給我，冰要多一點。」

敵人邀約懇求合作

「怎麼，改變作風啦？太陽未下山就喝酒了？」杜倫探長微微感到詫異。

雷振宇點了根煙，吸了口：「難得你請客，喝一杯咖啡，不是太看小你了嗎？」

「隨便喝，就算喝一瓶，我都不在乎！」杜倫探長輕鬆地說。

雷振宇搖搖頭：「老杜，有什麼事快說吧！」

杜倫探長知道再拖下去也沒什麼意思，索性開門見山的說了出來：「振宇，你有沒有留意那則賀貞貞的自殺新聞？」

「看過，不過很留意。」雷振宇捧起剛送上來的威士忌喝了口：「你知道，我從來不看電視的。如果你想我提供意見，我想你一定會失望。」

「你知道賀貞住在哪裏？」杜倫並沒有直接回答雷振宇的話。

「雲峯道呀！」雷振宇想也不想便回答。

「你對那幢房子有什麼認識？」杜倫探長追問。

「認識？」雷振宇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知道杜倫探長這樣問，一定有原因：「你意思是——」

「振宇，你還記不記得六年前那宗兇案？」杜倫探長從身上掏出一個小紙包打開，取出一疊報紙的影印本：「你看一看！」

雷振宇接過一看，上面寫着——

「雲峯道香桃閣發生兇殺　全裸舞女伏屍香閨浴室」

「呀！」雷振宇低低的叫了起來，這宗當年轟動一時的兇殺案，整個調查程序都是由雷振宇負責，所以對整個案情，十分清楚。

杜倫探長摸了摸面頰：「我想你把當年調查的詳細內容告訴我，可以嗎？」

「可以，」雷振宇又吸了口煙，提起這宗案子，他有點不自在，因爲這是他當上探長以來，第一宗未能偵破的案子，是以平日他根本不希望有人會跟他提起這宗迄今未破的懸案。

「謝謝你！」杜倫探長忍不住伸出手，跟雷振宇握了握，握得很用力，雷振宇感覺到杜倫探長是處於非常興奮的狀態中。

「死者朱美美是宮殿舞廳的紅舞女，被殺死時，是二十四歲；」雷振宇噴了口香煙，看着煙霧冉冉上升：「我趕到現場時，屍體還不曾移動過，她仰天躺在浴缸裏，不着寸縷，左邊額角穿了個洞，脖子上纏着一條尼龍帶，舌頭吐出，不用法醫官到場，我已經肯定她已死去了。」

「這宗案子你調查過多少人？」杜倫探長打岔地問。

「我盤問過三十多個人，最後調查工作只集中在四個男人身上，」雷振宇說，「這四個男人都是朱美美的熟客，他們四個人都有嫌疑。」

四位追逐者都有嫌疑

「我知道，第一個叫杜義明，是珠寶商，聽說他是出錢包下朱美美的，」杜倫探長接口說：「第二個是滕德民，是星加坡的富商，不大在香港，不過每到香港，都是去宮殿捧場，朱美美在他身上刮到了不少鈔票。」

「你倒很清楚呢！」雷振宇點了點頭：「第三個是一個花花公子，叫做馬德明，他的家族在香港很有名望，所以調查他時，遭遇了不少困難。最後的那個是日本人，叫做山崎正直，可真沒有改錯名字，接受盤問時，十分正直，合作到不得了，有問必答。山崎是經營船務公司的，一年中只有三個月在香港，跟朱美美只認識了幾個月，追得很熱烈，不用說鈔票也花了不少。」

「這裏面誰的嫌疑最大？」杜倫探長十分感興趣的問。

「自然是杜義明，其次才是馬德明。」雷振宇彈了彈煙灰：「最後，警方幾乎已經百分之一百肯定杜義明是兇手，只是苦於無足夠證據，未能拘捕杜義明。」

說到這裏，雷振宇的臉上流露出沮喪的神色。

「你知道嗎，三年前杜義明跳樓死了。」杜倫探長低低地說。

「跳樓死了？」雷振宇怔了怔：「怎麼我不知道？」

「報紙上刊登過這則新聞，不過登在不大顯著的位置，所以你沒有注意。」杜倫探長這樣說着。

「惡有惡報！」雷振宇狠狠地說。

「杜義明經營的珠寶公司因爲經營失敗而倒閉，揹了一身債，走投無路，杜義明選擇了跳樓自殺。」杜倫喝了口咖啡：「如果你相信宿命論，大可以解作因果循環。」

「對了，爲什麼要提起這宗案子呢？」雷振宇想起了什麼似的，這樣問。

「你不發覺在這間屋子裏已經先後發生了兩宗命案嗎？」

經杜倫探長這樣一提，雷振宇始恍然大悟，然而，這時又有一個念頭湧現在他心裏。

「不，不是兩宗，應該是三宗。」雷振宇肯定地：「在朱美美被殺之前，那屋子還發生過一宗命案。」

這趟輪到杜倫探長吃驚了：「什麼命案？」

「那不是兇殺案，而是一宗跳樓自殺案。」雷振宇苦笑着：「死者周玲玲是朱美美的表妹，自殺的原因是失戀。」

舊雜誌記載恐怖事

「周玲跳樓自殺後，朱美美十分傷心，本來想退掉房子，但是房子是用杜義明名義租的，杜義明不贊成，因爲以五千元實在不可能租到這樣像樣的房子了。

「朱美美拗不過他，只好住下去，但是心裏總有點不好過，每天晚上都拉了不少姊妹相陪。說也奇怪，陪過朱美美的姊妹，接二連三的患上了怪病，不是全身痕癢，便是頭髮脫落，看醫生，醫生也說不出一個道理來。」

「有這麼怪的事？」杜倫探長皺着眉頭。

「有一本雜誌，記載過這件事，作者還訪問過朱美美。」雷振宇側着頭：「我好像還藏有這本雜誌。」

「可以借給我看看嗎？」杜倫探長十分感到興趣地問。

「可以。」雷振宇爽快地，「明天我送到你辦公室。」

杜倫探長點了根雪茄：「振宇，你對賀貞那件案子有什麼見解？」

「沒什麼見解，從表面上看來，

那是自殺。」雷振宇聳聳肩膊。

「有人寫密函來投訴，說賀貞貞的死沒有那麼簡單。」杜倫探長忽然迸出一句那樣充滿爆炸力的話。

「哦！」雷振宇怔了怔。

「你想看看那密函嗎？」杜倫探長望着雷振宇，直至看到他點點頭，便又繼續往下說：「那麼明天把那本雜誌帶來，我們再研究一下。」

「好傢伙！」雷振宇不禁詛罵了起來。

× × ×

那封密函是寫在一張淺紫色的信箋裏，寫得很娟秀，很明顯這是出自女性手筆。

雷振宇化了五分鐘就把信看完了，他吁了口氣問：「有跟她聯絡過嗎？」

「沒有回信地址，電話，怎樣聯絡？」杜倫探長似乎也看過了那本雜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

「發信人叫做紫妮，看樣子對紫色很有點偏嗜，對嗎？」雷振宇這樣問。

「可以這樣說。」杜倫探長不表反對。

「我們循這條綫索去追尋，說不定會找到這個紫妮。」雷振宇說。

「哦？」杜倫探長有點愕然。

「紫妮這麼清楚那幢房子的內部情形，那麼她極有可能就是朱美美的姊妹，以前在那裏住過，今趟看到了賀貞貞的事件，忍不住就把當時所遇到的情形記了起來，寫了這封信。」

雷振宇這樣推測着。

「好，就算是紫妮真的是朱美美的姊妹，人海茫茫，我們怎麼找？」杜倫探長問。

「這個容易，我們先去宮殿調查——」

雷振宇還沒講完，杜倫探長已呵呵笑了起來：「振宇，怎麼你這樣不在行，六年了，什麼都會變，何況歡場，宮殿已經轉了老板，小姐換了一批又一批，紫妮還會泡在那裏嗎？」

千辛萬苦尋紫妮

雷振宇搖搖頭：「不，杜倫，話不能這樣說，就算紫妮不在宮殿，她還是有可能轉到別家去的，即使年紀大了，她可以做媽媽生的呀！不難查的，只要我們有恒心，杜倫，你有嗎——」雷振宇故意把尾音拖得長一長。

「媽的，誰說我沒有。」杜倫探長火了。

「既然有，我們還等什麼呢！今天晚上出動吧，我們許久沒合作了。」雷振宇拍了拍杜倫探長的肩膊。

× × ×

他們在一間新張不久的日式夜總會找到了紫妮。

雷振宇的猜測一點都沒有錯，紫妮真的穿着一襲紫色的晚禮服，她現在的身份是媽媽生助理。

紫妮對雷振宇他們能夠尋到這裏來，表示了很大的震驚，但她那忙亂的情緒，由於她的職業本能，很快就靜下來，變得滿臉笑容。

「紫妮小姐，我叫雷振宇，」雷振宇很禮貌地：「他是杜倫探長，我們接到了你的信，很有興趣，想知道一下實際的情況，可以嗎？」

在坐定之後，雷振宇就開門見山的道明了來意。

「我……我……」紫妮雖然鎮定，却也慌了手脚：「你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這個，哈哈哈，我們當然有我們的辦法，」杜倫探長爭着邀功，看到性感而美麗的女人，他的老毛病自然就要發作了。

「紫妮小姐，」雷振宇柔聲地：「我們可以詳細談談嗎？」

「就在這裏？」紫妮瞪着那對美麗的鳳眼。

雷振宇愕了愕，很快就明白了紫妮的用意，他用懷疑的口吻說：「可惜你是媽媽生，不然——」

還未說完，紫妮已經截住了話頭：「但我可以轉回小姐，雷先生，你不介意請我出去談吧？我相信那會比較適合。」

變相是苛索，雷振宇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雙眼斜視着杜倫探長。

杜倫探長微笑着：「好吧！出去聊聊也好！」

雷振宇湊近杜倫探長耳邊：「是公費嗎？」

「關你屁事！」杜倫探長狠狠地瞪了雷振宇一眼。

× × ×

紫妮提出了一個清靜的地方，雷振宇與杜倫探長都沒有反對，那是她的香閨。

面積不過五百呎，却佈置得異常富於浪漫蒂克，四壁糊着紫色碎花牆紙，地上舖着厚厚的紫地氈，沙發，組合櫃，都髹上奶白色，襯着紫色輕紗窗簾，使整間房子都散發着清幽的氣氛。

「呀！真浪漫呀！」雷振宇甩掉皮鞋，踏足在厚厚的地氈上時，不自禁的發出了讚嘆。

「美美那裏，比我這裏更好呢！」紫妮調了兩杯伏特加滲水，遞給雷振宇與杜倫探長。

雷振宇對冰凍的伏特加有偏嗜，一飲而盡，跟着把空杯倒向紫妮。紫妮會意，又倒了一杯給他。

「我把伏特加放在冰匣裏，讓它急凍，這是外國客人教我的方法，許多人喝了都說好。」紫妮得意萬分。

酒能壯膽不怕鬼

「好了，好了，我的好小姐，現在請你再說一說那間房子的情形吧！」杜倫探長有點不耐煩。

「我不是在信裏寫明了嗎？」紫妮自己倒了杯酒，往沙發上一倒。

「你說第一晚住進去時，就覺得不很自然，到了半夜，發覺有人抓你脚板底——」雷振宇啜了口伏特加，作誘導式地問。

「是呀！」紫妮應了一聲：「但是我一睜眼，那動作就停止了，起初

我以為是美美作弄我，側過身去看，美美睡得很甜，那麼不可能是她，那時，我才知道怕。」

「好吧！紫妮小姐，請你把當時的情形重新說一趟吧，要詳細一點，或許我們——」雷振宇指指身邊的杜倫探長：「從中可以找出賀貞貞的真正死因。」

「唔！」紫妮點點頭，喝了口伏特加，把酒杯往枱子上一放。

下面就是紫妮的回憶，說的時候，由於相隔六年，不免有點混亂。為了使讀者看得明白，我徵得雷振宇同意，作了若干的調整。

自從周玲玲跳樓自殺，朱美美的心情一直不大好，可能是心理作用，她害怕一個人躭在那間房子裏，要我們去陪她。許多姊妹胆子小，不敢去，我一向胆子比較大，就應承了她。

那天舞廳（指宮殿）打了烊，我跟她兩個人跑去大牌檔宵夜，跟着就坐的士回去朱美美的家。

「你怕不怕？」朱美美用鑰匙開門之際，忽然這樣問我。

我喝了一點酒，胆子頓壯，大聲地回答：「怕？鬼怕我才真。」我吁了口氣，滿是酒氣，湊近朱美美的臉：「你嗅一嗅，多臭，臭氣冲天，鬼會不怕？」



朱美美聽了我這樣說，好像放下了心，打開大門，走了進去。那間房子，我以前去過一趟，很喜歡那裏的佈置，這也是我應承前來陪美美的真正原因。

可能喝得多了，我們都有點倦，洗了澡，納頭便睡。睡到半夜，我覺得有人在搔我脚板底，麻癢癢的，好難受，我就睜開眼去看朱美美，誰知她却是睡得好像一條死猪。初時，我還以為她在作弄我，假裝入睡，想乘她再搔我脚板底時，翻過身捉住她，然而等了一會，却不見朱美美有什麼動作，而在同一時候，我的脚板底又癢了起來，一下一下，十分有節奏，我輕輕撐起身子，朝床頭一望，朦朧中，看見一個黑影在那裏。那時，我還不知道怕，睜大眼睛再看清楚，發現黑影正在張口吹着我的脚板底，口氣拂在我脚板底，刺得我麻癢癢的。

女鬼出現吹脚底 登時嚇得魂魄散

三更半夜，會有誰進來呢？我立刻想到是「鬼」。我張大口想叫起來。然而却沒法撐開咀巴，本來還可以移動身體，這時全不聽指揮，一動也不能動。我就變得撐起整個身子，停在空間。

我無法看清楚那黑影的面貌，但聽聲音，我知道她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她用輕得像蚊子一樣的聲音說：「你們霸佔了我的地方，打破我的清靜，這筆賬怎麼算？」

我想回答，又說不出話，想打手勢又無法動彈，只是在心裏這樣說「不關我的事，房子是朱美美的！」

不料，那女鬼好像聽得懂我心裏的話似的：「我知道，所以我只給一點厲害你看，到天亮，你就可以動了。但對她，我不會客氣。」

我心裏忙着求情：「這不關她的事，你寬恕她吧！」

「不！」女鬼很堅決地：「我一定要教訓她，告訴你，如果我能教訓過三個女人，我就可以自由了。」說完，女鬼陰惻惻的笑了起來。在笑聲中，女鬼消失了。我就這樣撐起着身子，一直到天亮，才恢復了自由。

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朱美美，只勸她趕快搬屋，但她說要考慮，過了不久，她就給人殺死了。這是發生在這房子裏的第二宗命案。我知道會發生第三宗，却料不到要隔了這麼久才會發生。」

「所以你決定寫信告密，對嗎？」杜倫探長照例咬着那根粗雪茄。

「是呀！」紫妮點點頭。

「你意思是賀貞貞的死必定是那隻女鬼搞鬼？」雷振宇皺着眉頭問。

「還有別的理由嗎？」紫妮嘆了口氣：「真可惜，年紀輕輕的，就這樣死去了。」

「真是玄之又玄！」杜倫探長搖搖頭：「振宇！你相信這種怪事嗎？」

雷振宇一生見過不少怪事，他攤開雙手，表示無可奉告。

離開紫妮的家，杜倫探長摟住雷振宇的肩膊：「想不到我們久別合作，竟然查出一宗鬼案，哈哈哈！」

聽得出聲音中滿帶自嘲的氣味。

⊙全文完



醜男人之第一滴眼淚

13

⊙成龍

圖·陳振成

牛雄第一次上陣，草草收場，把九叔氣個半死，幸好有高佬森指點，才稍稍恢復信心。第二場就要上演，對手阿芬令牛雄興緻索然，不料阿芬密實姑娘假正經，舌功犀利，把牛雄引得慾火熊熊，於是他就……

牛雄初時，還以為像這些表演，濕濕碎而已，怎麼也料不到，一日之間，竟要表演幾場者。

九叔過不了多久，又來催出場了。

森哥拍拍他的肩膊道：「細佬，係咁㗎啦，若果你唔醒定一啲，眞係精盡而亡㗎！」

「無咁厲害卦？」

「你估呢你咩，所以，我教你個幾招，你眞係要用，若果唔係，你眞係唔妥㗎！」

「得啦，我一於照足你嘅吩咐去做，多謝你關照添！」

「放心啦，森哥，多謝你教我兩三度，我都會醒目，自然不會辜負你所望！」

「你知就好啦，係呢度表演搵食，眞係要小心先至得，若果唔係，眞係好麻煩㗎！」

「點樣麻煩法？」

「你都知啦，係呢一度出入嘅，都係三山五嶽，個個都唔係善男信女，若果你啲功夫差啲，眞係俾個啲人嘈都嘈到你失魂，眞係掟嘢上台都有份。」

「我會㗎啦，森哥，正話上過一次台，我都已經有小小經驗，不過，就係唔識得控制自己嘅時間啫！」

「如果你照足我嘅方法去做，實包你可以搞掂，你信唔信？」

「試過先至知？」牛雄蠱惑的一笑，事實上，造愛對於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一日幾次，亦不會嫌多。

而且，這樣的表演職業，對於他來說，亦頗有新鮮感。

在鄉下的時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有這麼的一天。

世俗觀念賤視男妓

其實，他現在所做着的，是賤丈夫行為，以前，自己對於這樣的工作，也是十分卑視的。

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做妓女也好，做表演女郎也好，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

但是，男人要做這樣的事，出賣色相，倒是相當低賤的事，任何一個男人，都可以容許妓女的存在，却難以容忍男妓的。

這就是世俗的觀念，但是，有誰又一生出來，自甘墮落的呢。

好像牛雄這樣的新移民，初來埗到，兩手空空，又沒有一技之長，也不習慣香港這樣的緊張生活，又遭到慣性香港人的白眼。

像他們的這種感受和滋味，是不好受的，掙扎向上和求取財富的慾望，也就更高。

牛雄身邊的新移民也不少。

有一些，是鄉間時的同學，朋友，甚至是死黨。

他們很多，都是先先後後，從大陸偷渡到這繁華的香港。

還沒有下來的時候，他們的心中，都充滿了希望。

在他們心目中，香港地是一個十足十自由的地方。

這裏的人，都是講究民主，講究自由，彷彿，這裏都是快樂的土地，一個現實中的烏托邦。

但事實却並非如此，他們很多入，懷着滿懷的理想，來到了香港，無情的現實，却非他們理想中如此。

所以，很多新移民者，不得不挺而走險，落草爲寇，爲的是短時間之內，能得到一筆錢，發達致富。

這其實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都有這樣的希望，發達的慾望，是每個人都渴求的。

牛雄不致於落草爲寇，但是，也是牛被迫的，誰想將自己的身體每一部份，都暴露於人前？

對手初入行無經驗

牛雄想着想着，也不禁爲之悲從中來，一旦想起，將來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便感到一陣神傷。

想着想着，陷入了迷惘之中，九叔在叫他，他亦聽不到。

九叔連叫了幾聲：「喂，喂，就快出場啦，你聽唔聽到？」

牛雄給他喝了幾聲，方才如夢初醒的，整個人像彈了起來似的。

「喂，你諗乜嘢呀，想到入晒神，顧住一陣間出場時，好似一舊木咁！」

「啊，無嘢，忽然之間，我想番起自己以前嘅事，諗到迷迷茫茫之嘛！」

「啊，唔怪得啦，我見你好似老僧入定咁樣，眞係以爲你傻咗！」

「無咁易傻！」牛雄苦笑了一下。

「嗱，你搞掂咗之後，就準備又要出場噃，你知冇？」

「得啦，我而家，就係醞釀緊情緒，等一陣間，會有啲好嘅表現！」

「你呢一次，又唔好流口水，俾人哋捉蓉茄噃，知唔知？」

「你同我定啦，眞係會醒醒定定，唔會令你失望者。」

「多謝你先，若果你表演得好，你眞係我嘅生財工具，你自己亦搵到笑！」

「我自己都係咁樣希望啦！」

牛雄望着九叔身後嘅一個姑娘，但見佢皮膚雪白，眉清目秀，果然是長得有幾分姿色，牛雄心下想道：唔通呢一個，就係我下一場表演嘅對手？

九叔的手指，往後勾了一勾，指着那個女人道：「嗱，呢條女，正唔正呀？」

牛雄點點頭。

九叔正一係挑通眼眉，拍拍他的膊頭道：「嗱，細路，我有點你，呢條菜，分明係益你嘅！」

「益我？」

「梗係益你啦，你睇吓，正話高佬森條女，都冇咁正，就知道我係關照你！」

牛雄一陣傻笑。

九叔將那個女人，一手攬了過來道：「嗱，呢條女都係同你一樣，啱啱做呢一行，你唔好粗手粗脚，顧住佢，知唔知道？」

面授機宜非同凡响

牛雄苦笑了一下道：「老細呀，佢又新，我又新，兩個點樣做呀？」

「得㗎啦，佢都唔係生得晒嘅，已經表演過幾次，你都可以勝任嘅，知唔知！」

「不過……。」

「唔駛不過嘞！」九叔搭住了他的膊頭道：「我正話都見過你嘅表演，你已經好有天份，再大胆一啲，咁就得㗎啦！」

「咁一陣間，我哋表演嘅，係乜嘢內容？」牛雄問道。

似乎，這樣的所謂眞人表演，十分兒戲，連劇情也沒有，只是一味賣弄色情，男男女女，都脫光爲止，做出性愛的動作，如此而已。

九叔想了一想道：「呢一場，有小小係粗暴啲嘅，好似係強姦嘅味道。」

「即係話我要強一啲，係唔係？」

九叔點點頭，又教他如何如何的。

牛雄唯唯諾諾的，一邊看一邊點頭。

這個九叔，其實在以前，也是撈這一類偏門的。

所以，他對於這一行，也倒是相當的熟悉，你叫他演怎麼樣的一套劇目，他都可以隨時粉墨登場者。

只是，人已經開始老了，力不從心，自然是退居幕後，也經營起這門生意來。

牛雄給他指點了幾下動作和姿勢，見他果然是老手，一舉手一投足，都果然是有番幾度散手。

牛雄看在眼裏，亦爲之好笑道：「嘩，老細你果然有番幾度散手，不如你自己出場表演啦！」

「若果我得嘅話，就唔駛咁啦！」

「你即係話自己唔得啫！」

「唔係唔得，係留番嚟俾自己用，費事表演俾人睇！」

九叔又一本正經的道：「嗱，你一陣間出場，最緊要好似我咁，加多幾錢肉緊，知冇？」

「知啦，總之，有咗第一次，我第二次時，自然會好好多！」

「最好係咁啦，好啦，你哋快啲去換衫，準備出場！」

牛雄又拿起了那件小得可憐之所謂戲服，自己又一陣的苦笑。

「你叫乜嘢名？」他的對手，可憐兮兮的樣子，呆立着望着牛雄，和

剛才之蘇絲那副巴辣的模樣，眞的是有天淵之別。

那女的稍稍抬起頭來，有點兒怯怯的道：「我叫小芬！」

「小芬？呢個名都幾好聽嚕！」

「好聽有乜用嚕，最緊要就係條命好，先至有用！」

牛雄一聽她這麽說，已聽出她是有怨氣。

人是有好奇心的，牛雄望着她，有點兒奇怪的道：「乜你覺得，自己條命唔多好咩？」

那女的望了他一眼，嘆了一聲道：「唉，好命，就唔駛咁嘅樣啦！」

牛雄忽然覺得，眼前這個女人，非常之有性格，同剛才的蘇絲，眞的截然不同。

這麽之下，牛雄倒反而，對這樣的女人，發生興趣。

「你係唔係啱啱做呢一行？」

她茫然的眼神，搖了搖頭道：「都唔算係㗎啦，我已經做咗成個月。」

「做咗成個月，豈不是係我師姐？」

心情波動興緻索然

「師姐？」

「梗係啦，我只係入行一兩日，你已經做咗成個月，當然係我師姐啦！」

「呢啲唔係好馨香嘅事情，呢啲師姐，唔要都好過要！」

牛雄見她有神無氣的樣子，也知道，像這樣的女人，出來撈者，一定是有其辛酸的一頁。

不過，牛雄想問，又不知如何啓齒的。

忽然間，牛雄覺得興緻索然。

也事實的，男人最怕的，就是臨陣聽到不高興的事。

男人幹這回事，最緊要的，就是高興。

高興，和對方有媚態，那話兒，才能興之勃勃的。

相反，自己一旦不高興，或興趣不大的話，那死翹翹的東西，要他復活，那就眞的是難上加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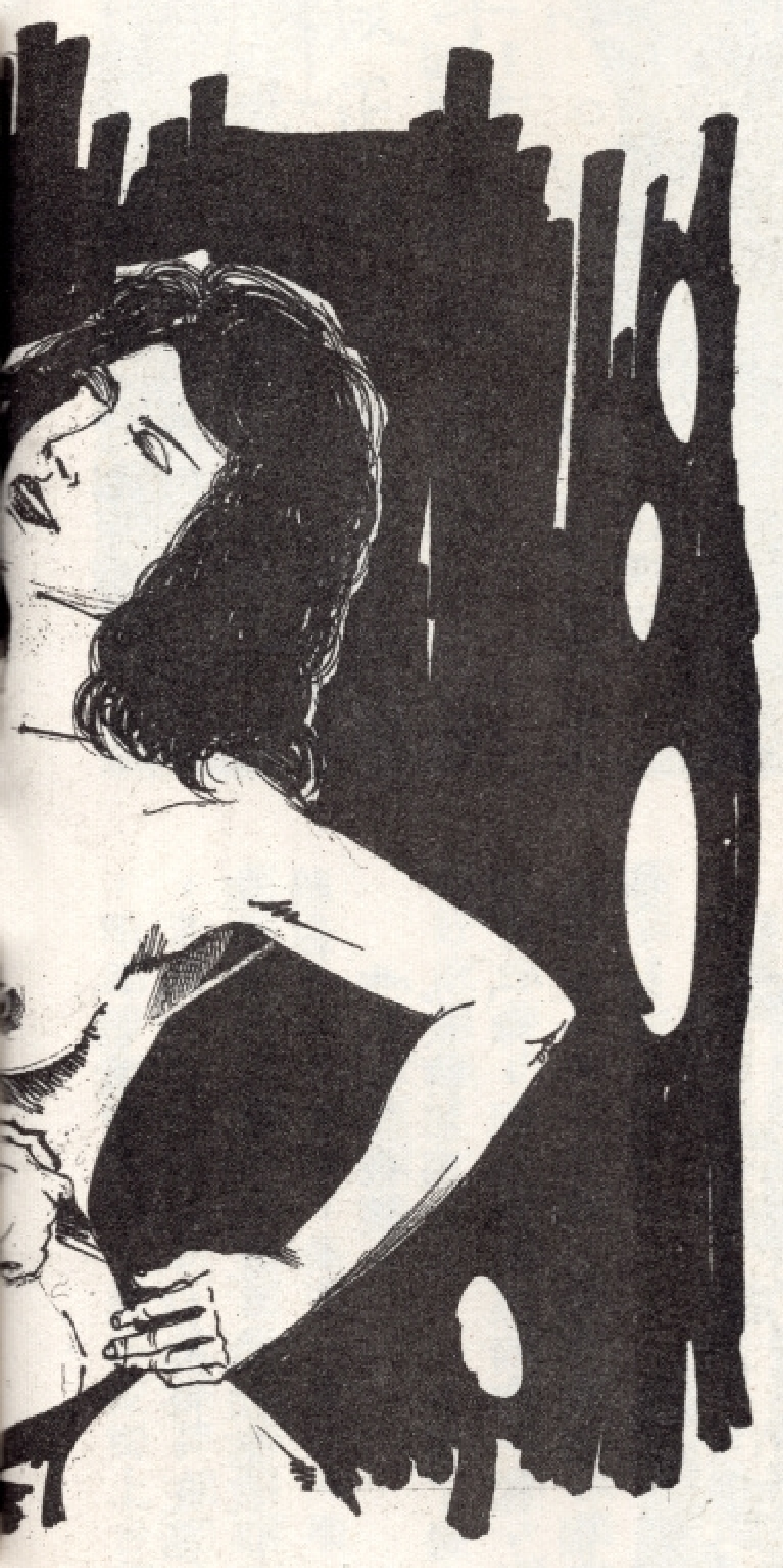
牛雄一向以來，都是十分有自信心的。

對於性能力，幾乎可以說，是話來就來，話要就要。

但是，對着這麽一個可憐兮兮的女人，眞的是不忍食眞肉，更加不想對她強暴。

一時間，兩人相對無言。

那女的，見牛雄這個樣子，倒反而關心起來道：「雄哥，就快出場啦，你點樣呀？」



牛雄不大明白她的意思，搔搔了頭皮道：「乜點呀？」

「我係問你，你旣狀態，得唔得？」

「得，我隨時都可以得㗎啦！」

牛雄一邊說，一邊用手，按着那敏感地方。

舌頭一動當堂見功

阿芬見他這個窘態，也不禁兀自好笑起來道：「雄哥，一陣出場時若果唔得，好瘀㗎，等我嚟啦！」

阿芬才說罷，牛雄還沒有回話，她便俯下了身，那咀巴，在那敏感地方活動。

阿芬雖然做這工作日子淺，但是，一日三場，也學到了不小功夫，原來，當男主角的，因爲日日都要幾次，所以，若果一旦興緻索然，那就不能成功。

所以，出場之前，女主角的輔助功夫，乃係非常重要者。

牛雄因爲剛剛試過了第一次，這麽短的時間，又來第二次，九叔恐怕他力有不逮，所以，除了派一個生面口，又比較年青的給他做對手之外，還給他來個口技大全。

幾乎可以說，無一個男人，可以拒絕女人這樣做，而不重振雄風。

牛雄就是這樣，本來，他已經是精力充沛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和任何女人，大戰起來。

再加上這個女人，忽然用口去突襲他，那就更加是火上加油了。

這個小咀巴，帶給他的感覺，十分奇妙，享受也是一流的。

這個小妖精，倒是相當懂得，如何去運用她的口舌。

初時是，只是用那薄薄的咀唇，在他的敏感地方，輕輕的一觸。

這麽一接觸之下，牛雄立時有一種觸電的感覺。

小蛇靈活專攻要害

那小咀巴，輕輕的在他那敏感的地方，又再輕輕一觸。

牛雄此刻的感覺就是，這張小咀巴，好像是鯉魚的小咀似的，在他的敏感地方游動着。

這小妮子，眞的相當懂得，運用她的武器。

只三兩下功夫，牛雄已有反應。

但是，這些反應，仍是不夠的。牛雄急不及待的，用手輕輕按着她的頭，不讓她離去。

事實上，牛雄這時候，已在狀態了。

那女的，再將咀巴湊上去，開始一連串的動作了。

先是，在那球狀的東西上，游來游去，敏感的舌頭，像一條小蛇似的，鬼鬼竄竄的這邊來，那邊去，弄得人怪不舒服的。

女人G點性愛命脈

阿芬顯然是活動得過癮了。

因爲，她雖然是表演女郎，見過男人這東西，亦不算小了。

只是，像牛雄這樣的龐然大物，卻還是第一次見到，老實說，每個人，自己都是有感情，也是有性慾的。

一旦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東西時，就像一個小孩子，看見心愛的玩具，而愛不釋手的。

這種感受，是毫不奇怪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渴望的東西，都有一種慾望。

像阿芬，雖然，曾經和不少的男人交過手，但是，總是覺得欠缺了一些什麼似的，包括是自己的高潮。

很多時候，她早已是在心裏埋怨，沒有那一次，自己是眞正得到高潮的。

男人很多都是盲撞撞的，又或者，只是一些短小精悍之徒。



凜然心驚搶先求饒

所以，她的G點，始終未被發掘。

須知道，這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女人的G點，就是性愛的命脈。

只有，G點受到了衝擊，才能滿足，才能眞正的興奮和高潮。

對於很多盲摸摸的男人，有時候，也不知道是恨，還是愛他，總是乏然無味，這種感受，是相當痛苦的。

不過，這次，卻似乎抓到了對手。

牛雄那龐然大物，粗豪且壯，阿芬看來，完全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直搗黃龍。

所以，小芬加多了幾錢肉緊，服務亦好了起來。

但見她，忽然會在那球型的東西，竄來竄去的，一會兒，又在那尖端的地方活動着，將牛雄弄得血脈賁騰，實在忍無可忍了。

這時候，九叔又走來催了：「喂，佢地一落台，就跟住你地上了。」

這個艷舞場，也眞的是生意興隆，每日的客人，川流不息的，九叔也眞的是發到唔清唔楚。

話未說完，台上表演的另一對，已是鳴金收兵了。

小芬對牛雄作請求狀曰：「雄哥，一陣間你唔好去到盡，最緊要記住，手下留情呀！」

說罷，阿芬一個飛身撲出去，像是給人踢落地似的，這是劇情需要，九叔剛才教的。

如狼似虎侮辱阿芬

牛雄跟着出場，那對色迷迷的眼睛，盯着阿芬。

牛雄的角色，就像是一頭狼的。

阿芬是一隻羔羊，吃驚地躲在一角。

台下的觀衆，一陣歡呼，叫得震天似响的。

牛雄這時候，倒沒有第一場那麽的心怯了。

事實上，自己也陷入了興奮之中。

阿芬作其可憐兮兮狀，牛雄這時候，就像個犯罪者。

「X佢！X佢！」台下粗暴的觀衆，在吶喊助威。

忽然之間，牛雄覺得自己的咀臉，非常猙獰。

他撲了上去，將阿芬按在地上，又根據劇情之需要，將她的衣服撕破。

人性的本來面目，根本就是醜惡的。

這時候，牛雄如狼似虎的，撲到了阿芬的身上，像一個施暴者……

◉未完下期續



大盜薛永森

◎任中原

13

印尼黃祖槍給七大盜，事成之後，只得回一千元利是之代價，令他心有不甘，暗中與警方聯絡，爆出了內幕……警方接報大為緊張，立即出動大差，將七大盜之住所，全部包圍，實行逐個捉。但是，可以飛簷走壁之薛永森，居然可以在重重包圍之下，逃之夭夭，成為難以解決之毒瘤……

薛永森他們這一伙，做案倒是乾手淨脚，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留下半點綫索可供追查。

但是，腦筋靈活的李大帮，却一下子便想到綫索。

「我有綫索了！」李大帮突然這麽一說。

沙煲一聽，幾乎成個人彈了起來道：「大佬，你冇搞錯卦，咁快就有綫索！」

事實上，這件案，只是發生了幾小時，現場沒有什麽指紋，也沒有可供追查的綫索，李樂夫居然說有綫索，除非是做馬，否則，簡直就是令人難以置信者。

不過，李大帮乃係一個偵探迷，他決不會自己做案，來為自己揚名者。

但是，事實也眞的是如此，李大帮在觀察了好一會，突然便若有所思似的，靈感來了。

但是，究竟是什麽的靈感，李大帮沒有說，只是叫他們，快快上車。

上到了車，沙煲忍不住問道：「波士，究竟係唔係有堅料，你好同我講，等我有啲心理準備。」

李大帮一邊駕車，一邊用神秘的目光，對他微微一笑道：「正話，你有冇聽過軍火專家嘅說話？」

「有，係講匪徒所留係嘅彈壳，但係，個啲彈壳無字無記，問你點樣追嗜！」

「雖然係無字無記，但係，若果你肯用用腦去諗，就一定可以搵到綫索！」

按址拜訪租槍大王

軟硬兼施追問線索

「唔係卦？」

「呃你做乜嚕，嗱，你諗吓，而家香港地，究竟邊幾帮匪徒有槍可用，我同你都心中有數，啱唔啱？」

沙煲連連點頭道：「而且，佢哋啲槍，好多都係點三八舊式槍。」

「所以啫，綫索就係呢一度，你又諗一諗，有美製航空曲嘅，最有可能，係邊一個？」

「印尼黃？」沙煲衝口而出。

李大帮微微笑的點點頭道：「冇錯，最有可能，就係呢一個人了！」

印尼黃這個人，原是印尼華僑，後來去行船，回到香港定居，專門在行船的時候，「拖」一些手槍回香港，後來冇船行，便實行做了租槍佬搵食。

印尼黃所租的槍，都是比較新的，除了每支租槍計錢之外，每粒子彈，也是要計錢的。

印尼黃也是警方的綫人，這邊租槍給別人打家刧舍，那一邊却通風報訊。

但是，這個二五仔，亦並非眞的每單嘢都通風報訊，只是對自己有利的，不會跟警方合作，利益小的，才會跟警方合作，這個人，最懂得兩邊討好，那麽，對自己才是最有利。

李大帮第一時間便想到他，也是有理由的，因爲，以現時的環境來說，只有印尼黃，才有辦法，可以班到這些犀利武器。

李大帮也果眞是頭腦靈活，也虧他也想得到，沙煲也要從心底裏佩服。

汽車很快便駛到了灣仔的春園街，在一幢舊樓前面，停了下來。

他們迅速下了車，快步走上二樓。

這是舊式的木樓，幾個人走上去，樓梯已是像拆樓似的，响了起來。

，李大帮按了鈴，一個女人出來應門，「搵邊個呀？」

李大帮照老習慣講了句暗語：「行船上山，山上山！」

那人一聽見這樣的暗語，便慢慢將門打開了，李大帮打了個眼色，叫他們留在外邊，自己，則走了進去。

此時，房內正是烟霧迷漫，印尼黃正在內裏，吞雲吐霧的，優哉悠哉。

李大帮一見到了他，便單刀直入的問道：「印尼黃，你個批靚槍，究竟租咗俾邊一個？」

「靚槍？乜嘢靚槍？」

李大帮見他詐傻扮懵，於是着着進迫的道：「喂，你唔好詐傻扮懵嚕，你做過咗乜事，你自己應該知道了？」

「我當然知道啦！」印尼黃攤開了雙手道：「我自己做乜嘢，我自己知，但係，我自己無做過嘅事，自己當然唔知啦！」

李大帮輕輕拍着他的肩膊道：「印尼黃，我勸你最好同警方合作，因爲呢一鑊嘢，係大大鑊，唔係一般小兒科！」

「係咩，你指嘅係乜嘢？」

「你仲詐傻？」

「我眞係唔知，又點講嚕！」

「好，嗱，我又當你唔知，我同你講，正話係九龍隧道口，發生咗一單鉅刼案，恒生銀行損失咗成七百萬，嗱，你聽眞啲，係七百萬！」

「嘩，咁厲害，成七百萬？」

「所以啫，嗱，係現場，我哋發現匪徒嘅子彈，其中有點四五航空曲，我哋認爲，咁先進嘅武器，就只有你印尼黃先至會有，係唔係？」

「嘩，李大帮，你似乎眞係夠俾面我嘞，我値唔値得你咁捧場！」

李大帮咯咯兩聲大笑之後道：「當然，我認爲你有咁嘅水平，先至嚟拜候你，啱唔啱？若果你唔合作嘅話，又一旦俾我哋查出，黃先生，你都應該知道，後果將會係咁卦？」

「我知，大帮你素來辦事，十分認眞，但係，我向來亦非常之同警方合作，有料到，我自然會開聲，你亦識做，但係，若果無料到，任你點砌，都係咁啦！」

李大帮對這個人的性格，也是相當了解的，這個人不願意講的時候，任憑你如何撬他的咀，也是無濟於事的。

李大帮只好留有一綫道：「好啦，印尼黃，既然你話冇料，我就信你一次，不過，亦好希望你，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我哋，到時，你自然會有好處嘅！」

大舊全交槍交錢

「呢啲規矩，我都知道㗎啦！」印尼黃笑笑口道：「總之，李大帮你點話點好，我一定會照你嘅吩咐去做！」

「你識做就好啦！」李大帮冷笑了一聲道：「最弊，你唔識做時，大家都無癮！」

「OK！」印尼黃無可奈何地，攤開了雙手，又作其送客狀曰：「總之，到時一有料到，我就第一時間打電話俾你，咁好未？」

「好，我信你，不過，你唔好當我係羊牯，求其應酬一下我就算數，我唔會放過你嘅，你知冇？」

「知啦李大帮，你唔好咁長氣啦，總之，我呢個人，係會識做㗎啦！」

「係就最好啦！」

李大帮轉身離去時，還不忘道：「印尼黃，你記到實，知唔知？」

印尼黃一邊送他出門口，一邊道：「得啦，得啦！」

半推半拉之下，始將這個長氣帮辦，送出了門口。

夜半，印尼黃的門，又响起了三

長兩短的敲門聲，這是訊號。

印尼黃迅速親自出去開門，門縫開處，不是別人，正正是轟天動地大案的大賊大舊全。

大舊全一個閃身，閃了進來，直迫印尼黃道：「屋入邊有冇其他人！」

印尼黃不語，揮揮手，示意他入內。

大舊全一閃而入，兩隻眼睛，像是獵鷹似的，向屋內四週搜索。

直至，發覺沒有其他異樣，方才作吁了一口氣狀，坐了下來道：「唉，正話幾乎俾差佬踢竇！」

「唔係卦？」

「呃你把鬼，我個身挾住成四支槍，眞係有啲慌㗎，個兩條老軍，迎面行來，我眞係以爲佢會搜我身。」

「若果眞係搜你身時，你點？」

「仲俾佢搜咩！」大舊全：「我卽刻拔兩支航空曲出嚟，掃到佢哋隻狗咁！」

印尼黃打了兩個哈哈之後道：「你果然夠羌！」

「駛乜講？」大舊全從身上，一一取出這幾支槍道：「唔好講咁多，嚟，我交番四支嘢俾你先！」



四支航空曲，就擺在枱面上，印尼黃以其熟練的手法，一一將槍膛拆出，仔細的在檢視。

「無事了嘛？」大舊全問道。

印尼黃小心一看再看之下，才謹愼的道：「照睇就應該無嘢㗎！」

「無嘢就好啦！」大舊全拿出一疊銀紙，在半空中揚了揚道：「嚟，呢啲係你嘅，你數個佢！」

印尼黃拿過了銀紙，數了一數，是九千五百元，每租一支槍的代價是一千元，另外，每粒子彈，是五百元正。

「啱唔啱數？」大舊全問道。

「啱就啱，不過……。」

「唔駛不過嘞，我哋大佬，都知道你嘅心事，嚟，呢封利是，係我哋大佬私人醒俾你嘅！」

印尼黃隨手拆開那封利是一看，爲之臉色一沉道：「乜得咁少咋。」

「仲話少？」大舊全斟茶喝了一口道：「兄台，已經係成隻金牛嚕！」

「金牛又點？」他作其不屑一顧的道：「大佬呀，你哋呢單咁杰嘢，成七百幾粒，剩係打賞個一千銀俾我，實在小唔小啲呀？」

大舊全給他這麼一說，爲之青筋暴現的道：「喂，鬼火黃，你好嚕，呢啲錢雖然大筆，但係，全部都係我哋用條命去搏番嚟！」

「啱了，我唔係話你哋唔係用條命去搏番嚟！我只係話你哋，呢一單買賣，眞係好勁咁解。」

「勁又點，我哋呢一單買賣，勁又好，唔勁又好，總之，當初我哋同你講價錢租槍，話幾多就俾幾多，一個仙都冇小過，就係咁，你仲想詐乜嘢型？」

「我唔係詐型，只係順口講吓啫，你鍾意俾又好，唔鍾意俾又好啦！」印尼黃這個人，倒是相當的識時務因爲，他深深明白到，這一班大賊，眞的是不好惹的，如果自己有乜講錯，可能成爲滅口的對象。

既然對方如此兇巴巴的，印尼黃只好避重就輕，一副沒有所謂的樣子。

大舊全以爲可以「食」得住印尼黃，放下了那封利是，掉頭便走。

大舊全開門離去之後，印尼黃望着他的背影，在咬牙切齒。

也實在的，七百萬的大買賣，就全憑他租出去的這幾支槍。

但是，他們放下的利是，就只有一千元，七百萬元一千元，實在是蚊髀與牛髀。

在印尼黃心裏，這簡直就是對他的侮辱。

他咬牙切齒，眼巴巴看着別人食大茶飯，自己却只得這麼可憐的報酬，試問，這口氣又如何可以嚥得下呢？

第二天一早，印尼黃便一早下街，買勻了全港各大報章，仔細看這單新聞，由頭到尾，看過仔細。

懸紅七十五萬當堂眼紅

當他一看到，警方及銀行方面，總共懸紅七十五萬元時，那雙眼睛，瞪得如牛眼咁大。

「你班冚家剷，都對得我住啦，呢一次，我仲唔做番一齣好戲你哋睇吓！」印尼黃一邊行，心裏一邊在罵，昨天晚上在看大舊全面色的一幕一幕，仍在腦海中泛現。

回到家裏，他不假思索，拿出了電話薄，查出了李大帮的辦公室電話。

「係李大帮嗎？你對呢單七百萬大刧案嘅資料，有冇興趣？」

對方傳來了李大帮格格聲的招牌大笑道：「當然係有興趣啦，而且，我已一早，預料你會打電話俾我嘅！」

「眞嘅？」

「當然眞啦，你估呢七十五萬，眞係食死人，有人要？」

兩人又在電話筒裏，大笑起來。

「或者，我想見一見你，親自同你講！」

「最好啦，唔，十分鐘之後，我哋係老地方見。」

老地方，就是李大帮經常接見綫人的地方。

十分鐘之後，李大帮已飛車趕到，印尼黃亦及時趕來。

兩人在房內，密密細斟，印尼黃將所知道的事，全部一一爆了出來，李大帮自然是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就在這一天深夜，警隊立即下令最秘密任務。

半夜一時，全港九巡邏車，全部立即回到各區警署候命，等候執行任務，至於是執行什麽任務，却沒有說明。

警隊晝夜出動掃盪賊巢

這時候，七個大賊之進入了夢鄉。

大舊全返回馬山他的老巢，擁着了妻子，發了一個又一個甜蜜的夢。

長毛和他的兄弟，幾乎夜夜笙歌。

神奇才雖然返回了車房，明目上是工作，但是，骨子裏，是計劃如何如何去用那一筆錢，如何買一部靚車等等……

他們的夢還在發，又怎麽會想到，事機不密之下，全港的警察，正在進行全港的大搜捕呢？

他們一個一個，全部都如在夢中，突然間，埋伏在他們家居附近的警察，同一時間，採取行動。

長毛、大舊全、神奇才等等，都全部一一落網。

只有薛永森，最新的情報顯示，他住在灣仔高士打道一幢舊樓，只有一個人住。

綫報亦顯示，這個人，晚晚都會在晚上回到家之後，便不再外出。

負責監視他的探員，明明看到，薛永森是已經進入了那幢大廈。

警方的情報，照道理是不會錯的。

但是，難道薛永森可以插翅而飛？



特警人員一口氣衝入了薛永森那間屋子，這裏只有個方百呎左右，任他怎樣躲藏，也一定查得出來的。

警隊上上下下大搜了一番，真的是天翻地覆，但是，仍然找不出半個人影。

李大帮亦為之莫名其妙，人道薛永森會飛簷走壁，難道真的如此厲害？

事實也真的如此，若果要怪，則怪負責埋伏監視的警方人員，太笨了，笨得使眉精眼企的薛永森，一眼便可以看出來。

薛永森回到家裏之後，二話沒說，立即將重要的東西，全部纏上了身。

然後，施展他那飛簷走壁的功夫，在二十多層樓外，爬出了外牆，站着水渠，直爬上去天台。

這些舊樓的天台，每一層都是相通的，薛永森看準了沒有警方人員，立即健步如飛的，像跨欄似的，一幢又一幢大廈走過去。

走過了幾個單位，然後，才施施然的，走下樓去。

順眼望過去，在隔鄰幾個單位的警方人員，正在上上下下，忙過不了滿頭大汗的，為了這個大盜失踪，而費煞思量。

薛永森冷笑了一聲，悠閒而去，身上的兩支白朗寧，緊緊的貼在懷中。

他咬牙切齒，是誰走漏了風聲，他一定要查過水落石出，一定要報却此仇。

自從這次事件之後，薛永森從此失去了蹤跡。

在警方檔案之中，這個人是被列為高度危險人馬，是第一級的通緝犯。

但是，這個人總是來無影，去無踪，要找出他的下落，真是一件難之又難的事情。

薛大盜下落不明

警方在這幾年之中，千方百計，也是要找到他。

但是，他一時間又會出現，一時間，又會失踪。

這幾年間，所涉及大大小小的案件，不大十多廿宗。

但是，很多時，也往往給他逃脫。

他真的是一代奇人，一個不折不扣的奇盜。

這個人，永遠是一個謎，他亦會自言，是一個永遠不沉的「航空母艦」。

直至最近，傳言他又與轟動全港的忠信錶行有關，在最重要的關頭，却神秘失踪。

直至現在，薛永森仍浪迹江湖，何年何時何月何日，他又會東山復出，再做出鬧得滿城風雨，轟天動地的大案來呢？這個問題，肯定沒有人答覆。

⊙本篇完

名探長風雲錄



講起過往的戎馬生涯，眞係有驚有險，本來同行如敵國，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不過間中也有例外，細佬同鄧耘非常傾得埋，不時摸住杯底，傾吓偈。鄧耘呢個人係叻仔嚟，文武全才，係警界眞係好少有，細佬執筆寫呢篇嘢，冇法子唔寫佢，但係唔知點解，一邊寫佢，一邊就思潮泉湧，發覺自己好懷念佢，只係天涯相隔，細佬邊處有錢走去加拿大搵阿雲姐，倒不如憑文字追憶一下好過咯！

鄧耘在港出生，日寇侵華時，他却在滬濱，曾服兵役及賣古董為主，後來，他與女東主私訂鴛盟，女父只生一個女兒，當不願嫁給一個光棍一樣的退役軍佬，可是，女兒偏願跟他捱窮，老人家只好暗嘆一句：寃孽也，就將女送過門。

鄧耘娶妻後不久，隨即南下香港，與居港父母兄弟歡敘。一九四七年，加入港警隊行伍，出訓練營後派駐港澳碼頭的「查船房」。月薪不足一百五十元。

鄧耘巴閉官拜督察

由於收入微薄，鄧耘連兩頓飯也不敢吃得太飽，而且，手頭拮据時，還要倚賴妻子陪嫁的首飾典當變賣來支持家計。

由於他在上海遨過一輩子，他的上海話和北京話，都可以琅琅上口，那時的法庭，就偏缺乏此類人才，所以每當法庭審理外省人案件時，鄧耘就上庭，權充臨時的翻譯，他也獲得每月一百幾十元的「外快」。

鄧耘就曾經對一些後輩提及，當年他第一次賺到「外快」時，就高興到了不得，比中了頭獎馬票還要高興，馬上拿錢去街市「加料」，一斤燒肉半邊鷄，就是非等閑的一頓好荣了，當年的華探長，叫陳少炳，覺得此人勤奮好學，便準備扶掖他，可惜環繞陳某身邊的人，多為庸碌之才，於是……。

由於要派片的檔口實在太多，他也難以一一記得清楚，他較有印象的，就是一檔賭骰仔的，在塘水道，老板叫陳明，每晚派二千元，馬山有一檔「粉檔」叫「江記」，檔主叫「蕃薯仔」，每日派一千元。

他在銅鑼灣替馬克成收片達一年之久，直至馬某離開後，他就不幹•鴻福大廈後來交給一個綽號叫「大眼仔」的繼續經營「俱樂部」。他每日收片約八千元，而月薪則為二千元•那個「大眼仔」實際是「猪油仔」馮X樑的合股人，「猪油仔」在油麻地區，是三個著名便衣衙差長的「收租佬」，後來因與溫顯X總督察串謀案事發東窗，才被迫遠走台灣，從此不歸，此乃後話矣。

筆者講「名探」的奇行趣事迄今，最高級的官階，只不過是「士沙」，即以往穿起軍裝時，身上掛着一條紅帶的俗稱「咩喳」那種，能升至總督察級的，就只有一個鄧耘。

記得鄧耘當年申請退休時的理由是「患上精神分裂症」，當然再不適宜肩負保安重任，更不宜「陀鐵」辦公了。（按：「鐵」是衙差行對槍械的代名詞，後來連撈家仔也照樣叫槍為「鐵」。）

衙門總部一名外籍司級高官，涉嫌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於七五年七月中，遭「廉記」人員拘控於中央裁判署。這個司級高官後來正式公佈，是隸屬港島總部防止罪案組的旋德全（按：此君調入該組為警司前，乃係反黑組警司之一。）

施德全是北愛爾蘭人，卅八歲，住淺水灣道四十五號，控罪為：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十節（I）（B）段。他由一九五七年加入警隊服務，一九七〇年十月廿九日升為警司。

在警長陳根於法庭上作供時透露，從七三年十月間，鄧耘的雜役「榮仔」到總部找他（按：陳根係總部偵緝處現役警長），並給他四萬元及一張寫有英文的字條，着他前往恒生銀行買滙票，五百鎊一張，叫他「盡買」，他乃照吩咐做，他不曉得字條的內容，辦妥就交回「榮仔」。這就是鄧耘與施德全有着微妙關係的一種證據，換言之，鄧耘能夠「獨當一面」（按：他官升至總探長）多少是與施德全在背後支持他有關。

鄧耘，外號「雲姐」，他雖然升至「總探長」，但從來都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書生相，而且，可能閱讀太多，並常常戴上一副眼鏡，當他再升為「總督察」時，同僚再不好意思叫他做「雲姐」，而只能改叫他一句「四眼佬」。

文質彬彬一派儒生風

鄧耘就曾經引起同僚間的嫉妒，對他諸般挑剔，詆譭，不擇手段的去破壞他的前途。不過，唯其如此，反而刺激到鄧耘的上進心，努力學習英文，卒能衙差行列爬到高位，吐氣揚眉，此乃後話。

由於他出身貧寒之家，搖身一變而成為富貴人家的佳婿，他的太太係一家古董店的「太子女」，老板只有此女，當視如掌珠，及老人家去世，就遺下一筆巨額的遺產，由她去承受，因鄧耘為子婿屬「半子」，本亦有一份遺產，但他却堅持不要，以免被旁人非議，說他為了女家那邊的金錢而娶這個妻子。

鄧耘閒時喜習書法及吟風詠月，從外貌言，絕不像個曾當軍人，而今又是便衣衙差長的人，有一次他駐守新界，每逢歲晚，鄉紳們都到衙門找他寫幾張揮春，他一向討厭那些在外人面前作奴顏婢膝狀之人，所以，如果跟他去辦案，就處處要小心，對人要有同情心及禮貌，如太過莽撞，就不免被他大罵一頓，教訓一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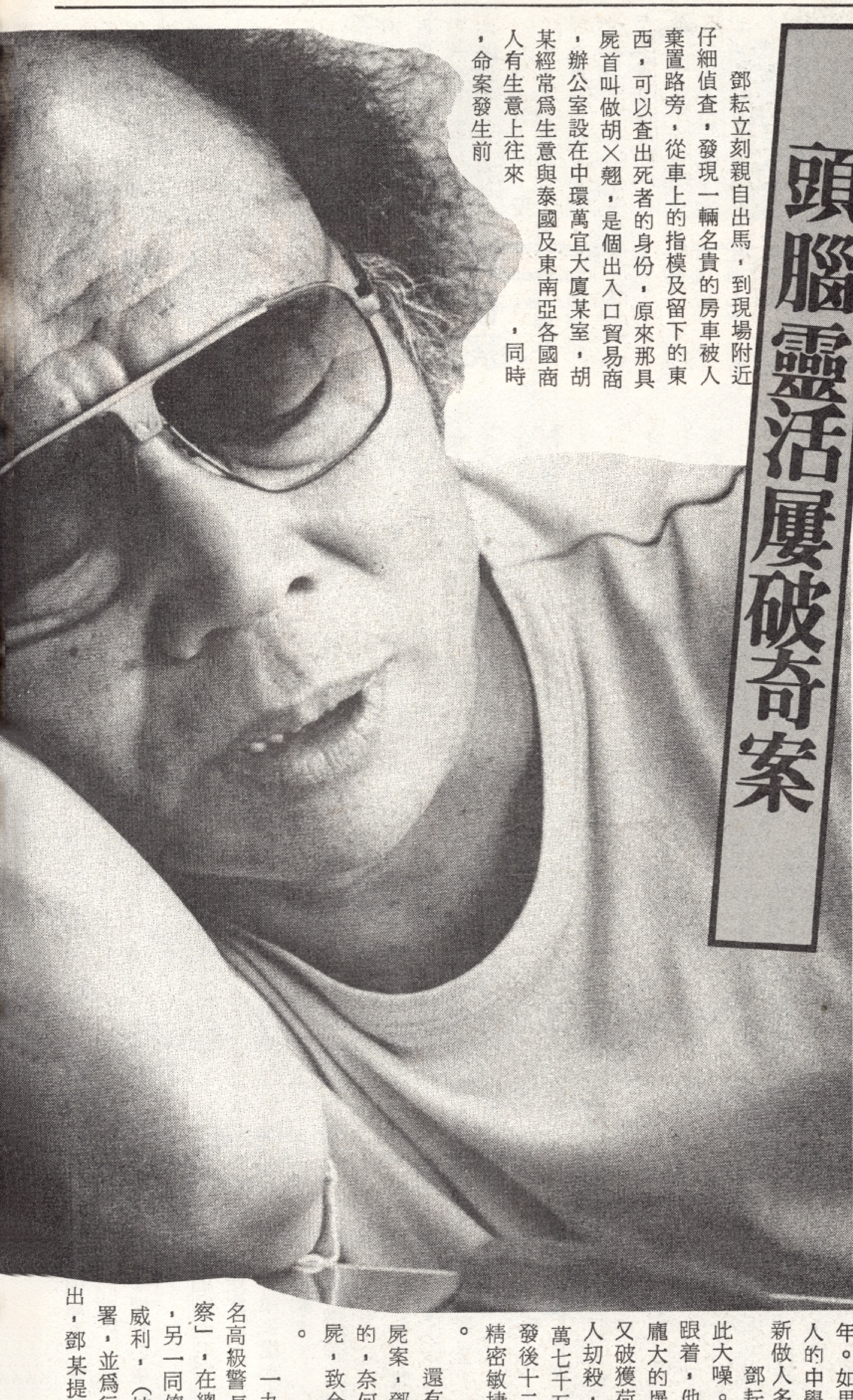
鄧耘對江湖人物，尤其那些已金盆洗手的老叔父，是十分尊重的，有時，他會不計較自己的身份，紆尊降貴的去藏龍伏虎的木屋區去「拜訪」一下江湖人物，所以，許多收山的洪門老叔父，都能與鄧耘成為朋友，而且，有求必應，絕不計及金錢，因此，他就往往有意外的收穫。其次，他對奕棋高手，也是十分佩服的，他認為，奕棋高手的頭腦最是靈活，還有，就是吸毒者，他表示，横床直竹的人，要提高警惕對付，否則會吃虧。

記得在鄧耘剛升為「總探長」之職時，就被上司調派到「大館」，負責兇殺組領導工作。那時候，大約是

一九六九年左右。

在十一月底，西環區的堅尼地城海旁，發生一宗蔴包袋藏屍奇案，這個蔴包袋在海上浮沉，有人發現報警，打撈上岸拆開一看，赫然內藏一具屍首，一望而知是有人意圖毀屍滅跡，全屍以繩綑綁，一點證明其人身份的線索都沒有。辦案人員覺得案情嚴重，遂致電「大館」，向鄧耘報告。

頭腦靈活屢破奇案



鄧耘立刻親自出馬，到現場附近仔細偵查，發現一輛名貴的房車被人棄置路旁，從車上的指模及留下的東西，可以查出死者的身份，原來那具屍首叫做胡X翹，是個出入口貿易商，辦公室設在中環萬宜大廈某室，胡某經常爲生意與泰國及東南亞各國商人有生意上往來，同時，命案發生前

不久，警方曾在北角破獲逾百萬元價值的毒品，所以，鄧耘就初步估計，胡某被謀殺會與這些販毒集團有關。及家人，據說死者離家前接獲一個怪電話而赴約，不料此乃死亡的約會。後來，鄧耘從各方面偵查，卒找到眞兇，原來他是個中學生，他持有死者簽發的一張四千元面額的現金支票，企圖向死者家屬再多索一些而告落網查線索。

最後與死者見面的只有他的太太於是，就下令集中向販毒集團方面追，中學生本來矢口否認殺人，但鄧耘很有耐性，與之大談人生哲學，逐漸套取他的口供，搜集他殺人的物證及動機，並將另一名幫兇也尋獲，結果，兇手被判環首刑，後港督改判徙刑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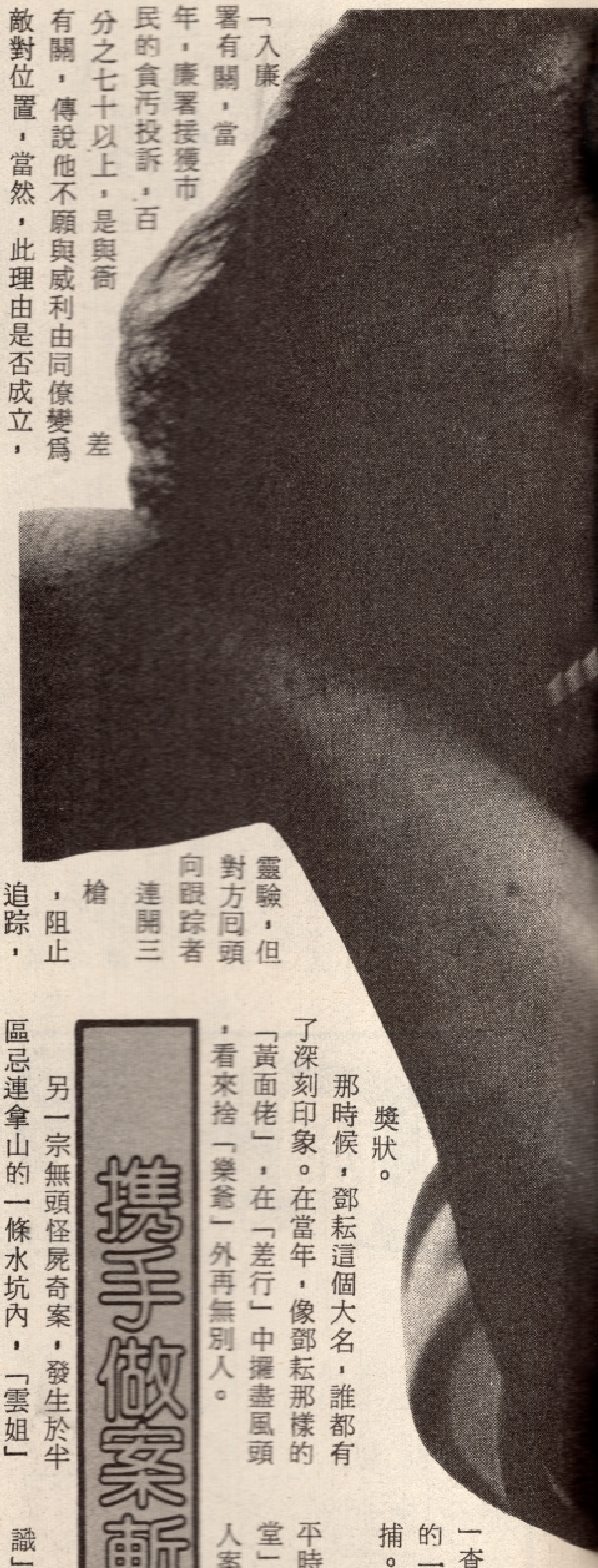
被告人在法庭上陳詞，曾數度力圖爲自己洗脫殺人罪嫌，據他說是因爲死者有同性戀癖好，他強行與之發生不尋常的關係，他對死者非常憎恨，於是，才被迫出手殺人，這是在精神極度困擾中才出此下策的。他又說，鄧耘總探長曾答應給他二萬元，作爲換取此案過程資料的一項交易，希望法庭下令此款照付，不然，死不瞑目，後來，法庭怎樣判決就記不清楚，只是本來被判繯首死刑的被告，却被港督運用特權赦免，改判入獄十二年。如果沒有算錯，這個殺人的中學生，亦早已出獄重新做人多時矣。

鄧耘偵破寄案，聲名從此大噪。

跟着，他又破獲了一宗組織龐大的爆竊集團案。其次，又破獲荷李活道一宗母子遭人刧殺，被匪徒刧走了十三萬七千五百元的珠寶，在案發後十二小時，鄧耘運用他精密敏捷的頭腦，馬上破案。

還有，對大潭篤水塘浮屍案，鄧耘也是盡過不少力的，奈何死者無親屬前往認屍，致令若干綫索便告中斷。

一九七二年，鄧耘與幾名高級警長，一同升爲「總督察」，在總部擔任兇殺組主管，另一同僚，則爲「司」級的威利。（按：此君後來轉投廉署，並爲行動組主任）有人指出，鄧某提早退休，與威利「轉



「入廉署有關，當年，廉署接獲市民的貪污投訴，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與衙差有關，傳說他不願與威利由同僚變為敵對位置，當然，此理由是否成立，則非他本人不能有切實的答案。

同年五月間，新界石崗英軍部忽然發現失掉三十六個手榴彈，不久，亦有歹徒持手榴彈向一家商行打劫及投擲，由於歹徒有手榴彈在手，許多人都懼怕他們幾分，一些人還賠錢送賊，只要性命平安，就讓歹徒予取予携。

機智過人率衆破案 獲頒獎狀威盡一時

兩名隸屬特別罪案調查組的便衣衙差，無意中發現一輛可疑汽車，遂連忙跟踪，並有人搖電鄧耘請示，鄧耘馬上下令緊張的步步追踪，不過，勸令跟踪者不可跟得太近，因為如被對方發覺，為了脫身，他們可能會向衙差丟手榴彈的。

結果，雖不如「雲姐」所言十足靈驗，但對方回頭向跟踪者連開三槍，阻止追踪，而便衣衙差險進枉死城，幸而「雲姐」早料有此，教衙差們提高警惕，才避過了槍下喪生的浩劫。

由於對方擁有如此多手榴彈，對治安當然具有威脅，於是，除懸巨額賞金外，更飭令各區衙差，加緊追查。

因為鄧耘是獨當一面的「總督察」，所以，他更馬不停蹄的追緝此幫兇徒歸案。

由於工作經驗及常常保持冷靜而機智的頭腦，終於被「雲姐」查出，在西環域多利道近東華義莊的一處草叢荒地中，起回三十枚殺傷力完好的手榴彈，破獲此案，鄧耘獲得「督爺」及「處長」頒予的一面功牌和一張獎狀。

那時候，鄧耘這個大名，誰都有了深刻印象。在當年，像鄧耘那樣的「黃面佬」，在「差行」中擺盡風頭，看來捨「樂爺」外再無別人。

携手做案斬草除根

另一宗無頭怪屍奇案，發生於半區忌連拿山的一條水坑內，「雲姐」接辦此案，先從死者生前所識的豬朋狗友入手，因為此人在生時，喜歡與「江湖」人物往還，一次更被一宗劫案而被索連投獄，及期滿出獄，就有悔意，決心改過自新，不再與「江湖」人物為伍，他到羅便臣道一個建築地盤當雜工，願意自食其力，重新做人。豈料那一群豬朋狗友却不肯輕易放他從良，於一天早上，到地盤去將他強行擄上一輛車載走，當時，死者起他們格鬥反抗，可惜無法掙脫，因為反抗，連死者的一隻鞋也遺在地上。

「雲姐」就憑一隻鞋做綫索，首先肯定死者是在對方強擄之下登車的，於是，遂從半山區開始地氈式搜索，結果，一個腳上只穿一雙鞋的無頭怪屍，就被他尋到了，他將另一隻在地盤拾到的鞋，與屍身上的一隻鞋配合一雙，再將它們交給鑑證局人員驗出，那正是一對鞋，同為死者生前穿着的。

因為有一雙鞋子為綫索，「雲姐」一查出那死者是誰，再從他過從最密的一群朋友之中，找出眞兇，加以拘捕。

那個兇徒原是個「黑底」人物，平時好食懶飛，無惡不作，是「和勝堂」的「紅棍」，曾因黑社會劈片傷人案入獄。

他與死者據說是因為「不打不相識」的，死者亦屬「字頭友」，綽號「大難芬」，是「崩牙成」的「門生」，隸「和利和」，十個月前，才「紮職」為「白紙扇」，就被兇手強迫做大案逞威風去。

造大案之後，因為將事主的頭撞穿了，雙眼也幾乎瞎了，「大難芬」就有點過意不去，良心經常受責，他有時會自言自語：「我哋太過窮，想要一啲錢睹，不必累到人家頭穿眼盲呀！」

從此後，他就有點神經賣，常常像在說囈語一樣。兇手覺得，他夠「驟氣」不將自己「爆」出來還可以，否則，自己遲早都會「賴野」的。於是，他就「裝彈弓」，放「西瓜皮」，使「大難芬」上當，被人捉他「入冊」，如果在「大祠堂」（按：一般黑漢叫「赤柱監獄」的別稱。）就可以由「老叔父」將他打到「嘔電」（指：即吐血），一旦精神上「搭錯綫」，就可以一世保密了。

兇手的奸計只可惜做到一半，「

床單裏屍狠辣非常
抽絲剝繭抓得主謀

大難芬」做世界失手被捕判獄，不過，却不是「祠堂」，只是「域多利」。不久，他就恢復自由。

兇手以一日未除「大難芬」，就一日有手尾跟，於是，便派出爪牙，四出找他，因爲「大難芬」出獄後，沒有再在經常出沒的地方露面也。

原來「大難芬」並未完全「黐晒」，他午夜夢迴，認爲跟着這些豬朋狗友，一生都完了，雖然自己曾經惜一時之威風，幹過爲非作歹的事，目的是「紮職」爲「白紙扇」，而今既然目的達到，就應該馬上收手才是。

他有了這個從良的念頭，當然不再跟他們來往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地盤雜工，以爲從此退出「江湖」。

想不到那些黑漢，仍然不肯放過他，並要置之死地。那一群「爛鬼」追尋「大離芬」，結果……

一九七二年五月，深水灣道叢林裏發現一宗床單裹屍案，當時，鄧耘派出六名便衣衙差，組「特別偵查小組」，經過幾個月的偵查，抽絲剝繭之後，元兇結果現形，爲其偵破，並獲上司嘉許，說他的頭腦十分靈活，足爲同僚楷模，該案有關人等，共四男一女，全部被判有謀殺罪，官戴黑頭紗判死刑，後來，又爲「督爺」改爲有期徒刑。

據事後獲悉，案情是一宗黑幫迫良爲娼案，死者介紹一名女子到「大耳窿」告貸，「大耳窿」不願借，後來，他說女子肯做暗娼還債，於是，由死者居中做「保人」，但事後該女子在應召時，忽然失蹤，於是，黑幫出面「攬掂」那個姓陳的「保人」（亦即是死者），本來想迫供以便追回那女子，可惜用力過猛，陳某受不起便死了，「大耳窿」集團是個女性爲首領的，於是，她下令以床單裹屍，將之遺棄於深水灣道叢林中。

「雲姐」是在一九六九年由「便衣衙差長」升至「總衙差長」，再積功升至「總幫辦」，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底，但不足五年，就以患上「精神分裂」症而申請退休獲准。七三年的聖誕節，鄧耘就開始他的退休前渡假，至七四年三月，才正式退出「差行」，那一年，他只有五十一歲。

鄧耘，原籍廣東山縣人氏，父母很年輕就由澳門來了香港。在鄧耘（按：他的原名叫鄧建耘）三歲時，其父帶他到上海，並放下他在那邊唸小學，所以，他的國語是比較純正的。

⊙下期續
執筆・退休探長

訂閱 男子漢 雜誌表格

本人訂閱男子漢雜誌半年／全年
由第　　期至第　　期止共　　期。

訂閱者：..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代訂者：..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地點、年期	半年（18期）	全年（36期）
澳門台灣	HK$150.00	HK$300.00
外埠連郵費	HK$190.00	HK$380.00

(一)表內價目，包括平郵費用在內。
(二)訂閱費用，請用劃綫支票或郵局滙票。
收款請註明"至尊寶投資有限公司"。
(MANPOWAY INVESTMENT LTD.)
(三)訂單及訂費請寄香港郵政信箱7092號。



野情

大雄拒絕了金嫂的要求，孑然一身逃亡。金嫂頓感生無可戀，惟盼吉人天相，不料，金孫却率衆追殺，終把大雄殺死。金嫂傷心欲絕，偷聽金孫擒兇經過，知道丈夫是個孺夫，更是失望，乘住衆不覺，跳河自盡，追隨大雄而去。

在波濤中，她與他一起，自由自在地奔放，直到那浪潮將他們激起……

「啊，大雄！大雄！」她尖嘶着：「不要離開我！你不要離開！」

「我不離開妳，我不會離開妳……」在她的耳邊，他一聲一聲地叫。

最後，她與他爆炸了，在興奮的頂端爆炸着……她再也經不起興奮，她放聲尖呼。

「大雄。大雄！大雄……」

他的手突然把她的咀掩住，接着，他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她搖搖頭。

她明瞭了。

從激情中回到現實，她知道她是不能大叫的！

她是不可能讓人知道的……

她忘我了一陣，以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但是，不，絕不。

她與他都是受着縛束，一切都是偷回來的，借回來的……那快樂，是瞞着世人，偷偷享用的。

金嫂木然了。

她睜眼，在黑暗中，她見到他閃閃的眼瞳。

當他令她回到現實之後，她帶着驚愕，帶着恐懼！

那一切，已經失了。

他漸漸地從她的體內退出去……

她感覺到空虛了……

當她脫離他的時候，她張着咀，低呻一聲，彷彿她的身體與五臟，全與他脫節了。

「大雄！」她急切地用手抓住他：「大雄！你一定要與我走！」

「妳瘋了！」他在她耳邊低喃。

「我不能沒有你！大雄！」她央求：「如果你走，我再也不要做人了！」

他迴過頭來，他的眼睛內帶着傷神。

「妳不能跟我走，因爲……我沒有路走……」他絕望地。

「翻山！越嶺！」她低聲鼓勵：「趁今天，阿孫還沒有帶護衛隊出發，我們先一步走！」

「護衛隊……他們會追上來的。」

兩情相悅訴衷曲

「我們可以跑得更快。」

「他們會開槍！」

「我們拼命吧！」

「花淑子——」他柔情地低呼：「逃命的是我，不該是你，妳這條命……賠不上，不應該跟着我去的……」

「如果他們開槍打你！我掩護你！」她奮命地：「如果要死，我先死……」

「花淑子……」他哀嘶地：「這又……何必呢？花淑子！」

「你不會明白的……」她低下頭去，凄涼地，她承認：「我的心，早已經死了，你不知道麼？」

「嗄？」

「當我做了金嫂的那一天……已經死了……死了……」她用輕得祇有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說：「我早已是一個死了心的人。」

他把她擁入懷裏：「不，妳這麼美，妳是女人中最美麗一個。」他急忙阻止她：「妳充滿活力！妳絕對不是一個早已死了的人！」

「你不明白……」她的眼睛又濡濕了：「我的活力，我的生命，全是你賜給我的……當那天，我遇上你的時候……我就復活了！」

「那麼，就讓妳自己活着！」

「你一去，我獨自留下的話，我是必然會死的。」她告訴他。

他深深地吸一口氣，呆住了。



「妳活着……留着……等着……」他辛酸地：「也許……我是會回來的……」

兩人相遇難捨難分

「也許……你說也許……」她苦笑：「也許，你一去，不再回來了呢？」

他掩住她的咀。

「我跟你去。」她決斷地：「我跟你生，跟你死！我們一起走！」

「不！我不准！」他怒喝。

「你……」她的淚水有如泉湧：「你……竟然不要我……？玩了我？佔有了我？……就這樣撇開我嗎？」

「妳不會明白的。」他停頓一會，充滿體貼的聲音：「妳留下，也許……有一天，會另有一個青年，忽然來到了這金家村……這青年，是一個好人，他不用躲避，他不用逃命……他是一個正正直直的人……」

「啊……」

「妳會遇到他，這時候，妳再離開妳的丈夫，跟他生活……」他憧憬着：「也許，你們有一天，會有一個家，有好幾個兒女……享盡人生幸福……」

「這些，我不要……」她倔強地：「因爲，那個人，不是你！」

「也許，會是一個比我更好的人！」

「我花淑子，今生今世跟定你了！」斷然地，她跟他說。

「花淑子！」他驟然地站了起來：「妳不能跟我去！妳絕對不能走！」

他整理好衣服，匆匆地奔下木梯。

「你上哪兒？」她急忙問。

他沒有回答。

她見到他正想扯開木門，想往外奔。

「你不能走！」她驟地像一頭野獸，從閣樓上直撲下來。

她閃電一般地用身子擋在木門，她尖聲高叫：「范大雄！今天你走出這糧倉一步，我立即就叫，我馬上就叫，讓他們來找你！」

「啊？」他整個人傻了。

「就讓他們知道好了，讓他們把我們一起抓去，一起將我們處死！」

心靈身體結一起

「花淑子……」

「我不在乎，讓他們知道我背夫通姦，讓他們叫我淫婦賤娃！」她含淚咬牙：「我與你，一起死好了！」

她像一頭受傷的猛獸，創痛地大喊！

他呆楞了好一陣，然後，他的雙手垂下了。

「……這又何必……？」他絕望地。

「花淑子今天是你的女人！死是你的鬼！」她一字一句地說：「范大雄，你撇不開我！」

他的淚漸漸從他的眼眶沁出，垂在胸前。

「天啊……」他苦悲地叫。

她迅速地撲上來，埋在他的肩頭上，他們痛哭在一起。

「我怎麼……會遇到妳？遇到一個妳這樣的女人……」他哽聲嚷：「我早知道我命中有這麼一個女人的話……我就絕不做那些事情……我就……我就可以一生一世地跟妳在一起了……」

她用全身的力氣抱住他，不肯再讓他離開。

「好吧。」倏地，他好像驚醒起來：「淑子，我們走吧！」他說。

「大雄……？范大雄？」她的眼睛閃爍着光耀的希望。歡呼着，她問：「你……真的……肯帶我走麼？……」

「快走。」

「立即走！」她樂極忘形地。

「我們不能這樣就走。」他驀然說：「妳溜回去，拿一兩件衣服，拿些水，帶些乾糧……」

「是的。」

「快去，不要等到天亮！」他催促，「要走，趁早！去！」

「是！」她拉開門，閃出門去。

他立在門背，看着她。

「花淑子！」然後，他叫。

她轉過身來，見到他深情的眸子！

「淑子！」他突然伸手，緊緊地擁住她。

他們熱吻在一起了。

他們的心靈、身體、他們的血液和血中狂流的愛，全結在一起了！



「我立卽就回來！」她向他說。

他緊抓着她的手，漸漸地放開了。

「快去。」他囑咐。

「是……」她轉身，奔向大屋去……

躡手躡足推開了廚房的門，她從後門閃進屋去。

立卽，她聽到丈夫的鼻鼾聲。

這個沒出息的丈夫，喝了酒，就是這樣地爛醉如泥……

她伸手，在廚房的竹桿上，扯下幾件晾着的衣服，接着，她用布包起了幾個肉飽。

又用瓦樽盛了滿滿的水，她向廚房外走。

當她的脚正想踏出廚房的門口，她驟然止步。

想了想，她回過身來。

她用力地脫下手中的足金戒子，然後又伸手把頭上的金釵子拔下了。

這都是習婚那晚，金孫贈給她的。現在，她把一切全還給他，她再也不欠他什麼了。

看了這廚房最後一眼，她猝然奔出廚房。

跑在空地上，迎面吹來一陣涼風。

她打了一個寒慄，一點點、一滴滴的夜雨，開始從天空洒下……

她略一停步，悲嘆着自己和大雄的命運。

要翻山越嶺逃命的時候，連老天爺也不肯幫助他們。

不過也好，雨水會洗掉他們的氣息，那麽護街隊的獵犬，就永遠沒法嗅到他們的足跡……

她吸一口氣，直奔向糧倉。

當她奔進糧倉時，驀然，她見到糧倉的木門敞開着。



大雄爽約獨自離去

「天啊……」她低呼。

一陣預感突然侵襲進她的心房來，她覺得全身冰冷……

「大雄！」她低呼。

糧倉內沒有回音！

她急步奔進糧倉。

「大雄！」她叫。

仍然沒有回應！她像瘋狂似地奔上木梯去。

「大雄！大雄！」她發狂地叫。

糧倉內再沒有大雄的影子！他已



經走了。

「你……撇下我？……」她呆呆地，不能置信地自喃：「大雄……你竟然……撇下我？……」

「轟轟」地一陣，天邊傳來了悶雷……

「你扔下我！你留下我……你走了！竟然這樣地走了！」

她的手鬆開，瓦樽落地，瓦片四碎，清水濺滿了一地……幾個肉飽子，從她的脚邊滾開，滾得老遠老遠。

豆大的雨點落下，在糧倉頂「的的答答」地作響。

「大雄！大雄！」她倒在地面，搶天呼地的悲嘆：「范大雄！」

傾盤的雨自天空瀉下，整個糧倉，淹沒在濃濃的雨幕下。

雨勢越來越狂暴了，把金嫂的嗓子掩蓋了下去……

× × ×

金嫂獨自坐在廚房內淘米。

她的手浸在濕米內，雙眼呆瞪瞪的，一雙手機械般地動作着。

後門外的雨，一陣比一陣大，雨聲好像瀑布，但是她似乎根本就沒有察覺。

「家嫂！家嫂！」婆婆的聲音。

婆婆走到廚房內，見到金嫂失魂落魄地，婆婆臉色一沉，走到她身跟。

「妳在做什麼？」婆婆嚷。

「我在洗米。」

「還不快點？」婆婆叫：「這樣慢手慢脚，中飯要什麼時候才能吃啊！」

金嫂沒有回答，兩隻手一下一下地洗米。

婆婆一回身，見到木枱上的金髮釵和金指環。

「哎啊！你的髮釵和戒指！」婆婆叫起來。

金孫率隊追捕大雄

金嫂抬着頭看看，面上毫無表情。

「你把這些東西脫在這兒，做什麼？」婆婆鬼魅一般地尖嘶：「想引人來偷走啊。」

金嫂沒有回答，一下下地洗米。

「你說！你說！」婆婆充滿責備地：「你脫下這些，做什麼？啊？做什麼？」

金嫂低下頭去。

「妳說啊！」婆婆拍一下桌面，大聲問：「阿孫送你的東西，爲什麼不戴？啊！說！」

見到婆婆一雙火爆的眼珠，金嫂低聲說：「我在洗米……在洗米……」

「洗米就要脫下這些的麼？」婆婆鼻孔嘿氣：「哼！妳不戴，我就藏起來！眞是犯賤，瞧妳！也不配戴！」

婆婆抓着髮釵和戒指出廳後，這時，公公在外面叫。

「你們快來！」公公嚷：「阿孫要走了！」

這麼一早，金嫂驟地抬起頭來。

天呵！金孫走了？……他現在帶護衛隊在追緝大雄了！

她立即用布抹抹手，奔出大廳。

祇見公公與婆婆正送阿孫出廳去。

阿孫披了雨衣，還望雨靴。手上抓着的，是那一枝長槍！

阿四和老馬，撐着傘，護送他出去！

而天井裏，護衛隊的阿樹立在雨中。

「快點，村長！」阿樹在叫：「全部隊員，已準備好了！」

「好！走！」金孫走出了天井。

「阿孫！阿孫！」金嫂猝然尖叫，撲到天井去，她一手捉住丈夫。

「甚麼事？」

「你……你不要殺他！不要開槍……大雄！」她再也禁不住自己心中的恐懼，她焦灼地叫。

「甚麼？你說甚麼？」金孫的雙眼一瞪，覺得十二分愕然。

「不……阿孫……」她低聲說：「救人一命……將來……好心有好報！」

「妳怕我殺人？」金孫呵呵一笑：「妳不要弄錯，他是一個賊，一個殺人兇手！」

「阿孫，你不要！」

「我不殺他，他會殺我！」金孫指指自己的鼻尖：「嘿，他已殺了一個警察！現在教他償命——嘿，抓到他，就槍殺勿論！」

「啊？……」金嫂惶然地在叫：「不……你……不……要……」

阿樹在天井裏等得急了，開口叫：「……村長，衆人在等，別誤了大事！」

「走！」金孫回頭應，跟着瞪眼望着妻子。

金孫說：「不用等我！我囘來的時候，自然有好消息！」

金孫轉身，提着長槍，跟阿樹走進雨裏……

金嫂呆在大雨中，這時候，她知道，大雄已開始遇到惡運了……

「快跑吧，大雄！快跑……」她閉上眼睛，在雨中祈禱：「上天保祐！上天保祐……別讓阿孫捉到他……上天保祐……」

× × ×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

屋子內靜默一片。

老人家的水烟筒又作響了，聲音「咕咕」、「咕咕」、「咕咕」的。

金嫂囘頭看了公公與婆婆一眼。他們面色沉重地坐在那兒，一句話也沒有說。

傾盆的雨，仍然下個不停，天井裏，已快變成水塘了！

「斷命的雨！」公公驀地詛咒。

「下了兩天了！」婆婆也喃喃。

「這樣的雨，阿孫翻山越嶺的去抓人……」公公搖頭：「苦了我們的阿孫。」

「是啊！」婆婆應道：「要不是兒子是村長，我才不讓他去哩。」

「聽說抓到了那大盜，市鎮的警察局有賞哩！」公公這樣說。

「不拿活的，屍體一條，也有賞啊！」婆婆加上一句。

金嫂雙眼呆滯。

她呆看着天井的水窪，越來越深……天井裏的地面，快可以養金魚了……

「能把這兇手大盜殺掉就好了！」

兇手被殺滿身血跡

」公公還是沒有停咀：「村上的護衛隊臉上也有光啊！明天，城裏給我們的津貼，也會多了！」

「阿孫有本事！阿孫有辦法的！」婆婆說。

婆婆不斷地點頭：「我們金家的好兒子，你看住，一定不會令人失望的……哈哈……」

金嫂再也沒有把這兩老的話聽進耳去，她的腦袋子與心頭，已經亂成一片。

大雄現在已翻過山去了嗎？他已到達了鄰村了嗎？

還是……他正躲在山裏，捱着餓淋雨？

她心裏一陣比一陣驚懼、担憂……她的心已經跟他去了，到了老遠老遠的地方。

現在她所留下的，祇是她的虛殼……她再也沒有恩想和感應了。

「天都快黑下來了！」婆婆在向她嚷：「還不去弄飯？」

金嫂看看倆老，向厨房走。

「嘿！」公公鼻孔透氣：「也不知道她吃了什麼悶藥，一聲不响，不應不答！」

「這副死相！」婆婆又咒：「難怪生不出半兒一女了！」

金嫂緊皺着臉，祇當沒有把這一切聽到。

就在這一剎，突然之間，門外大雨中，响起一陣打鑼聲。

「啊！什麼事？什麼事？」婆婆急問。

「有好消息！」公公驟地站起，興奮地叫：「有好消息……」

金嫂心頭一緊，立即從厨房囘到廳上來。

「陣鑼聲中，响着一個男人的聲音，這個男人，好像正在邊走邊叫。

「好消息！好消息！金孫村長立功了！金孫村長立功了……好消息！我們村子上的大光榮！」

就在這一剎，金嫂全身的毛孔直豎，呆在一邊，動彈不得！

這一刻，終於來了！這最後的一刻，終於降臨到眼前了！

銅鑼聲已响到門前，公公大叫：「還不去開門？快去開門！快！快！」

金嫂這才如從夢中驚醒，冒過豪雨，踏過天井中的水窪，直奔大門邊。

她全身濕透，用盡了氣力，才把大門左右敞開了！

一個村民提着一把油紙傘，手中不停地打着鑼，臉上喜氣洋洋！

「報喜訊！報好消息！」那人大叫：「村長把兇手拿到了！」

「啊？」公公笑得合不上咀。

「是不是？我早說了！我們的兒子絕對不會使我丟臉！」婆婆拍起雙手來。

「拿到兇手？」金嫂驚惶無措，大聲尖叫：「在什麼地方？」

「護衛隊正浩浩蕩蕩地進村口來了！」報訊的高叫：「村長帶頭，他們正進村來了！」

「啊？……」

金嫂再也不顧一切，冒着雨，奪門而出。

「家嫂！家嫂！」

她再也聽不到身後的呼聲，她失魂落魄地向前狂奔。

水花在她的脚底四濺，泥漿沾滿了她的雙脚。

她的眼前，全是水痕，她不知道是她的淚水？還是從天上而降的雨水？

「大雄！大雄！」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尖呼。

奔過田邊，跑過小橋，她拼命地向村頭奔，直奔到上氣不接下氣……

直跑到村頭，她祇見濛濛的雨幕中，一隊淡灰色的人群，排着隊，緩緩的向村子這邊移動！

她止住步，心臟不停地跳躍，她的呼吸得促……

這群隊伍中，走在前頭的正是金孫！

走在他身邊的，是阿樹！

後面有人打鑼，有人在大聲叫。

「金家村立功了！金村長立功了！」

「兇手拿到了！兇手拿到了！」

金嫂再也不顧一切，發狂地向前奔去。

奔到面前不遠的地方，她的脚步驟然停止。

——祇見金孫的身後，是兩頭大水牛。水牛拉着一架有輪的木車。

木車的輪子在泥地上「格格」地作响。

金嫂向前奔了兩步，驟然，她倒吸一口氣，止了步！

她劇烈跳躍的心，就在這一刻停頓了！

她見到木車上，伏着一個青年的屍骸！

那屍骸的身上滿是恐怖的血跡……

「——村長立功了！他找到兇手，把大盜槍殺了！」打鑼的張着喉嚨，不斷地在大雨中，向村民報告……

金嫂的心在這刹那粉碎，她全身打了一個冷顫，雙腿一軟……

大排筵席細說緝兇

當她倒下去的時候，她聽到耳邊「沙沙沙」的雨聲。

她知道，她已經在這一刹間，已經死了。跟隨着大雄，她已經死了……

×　×　×

她的頭上發着高熱，咀唇發燙。

她的全身乏力，身上，一陣冷，一陣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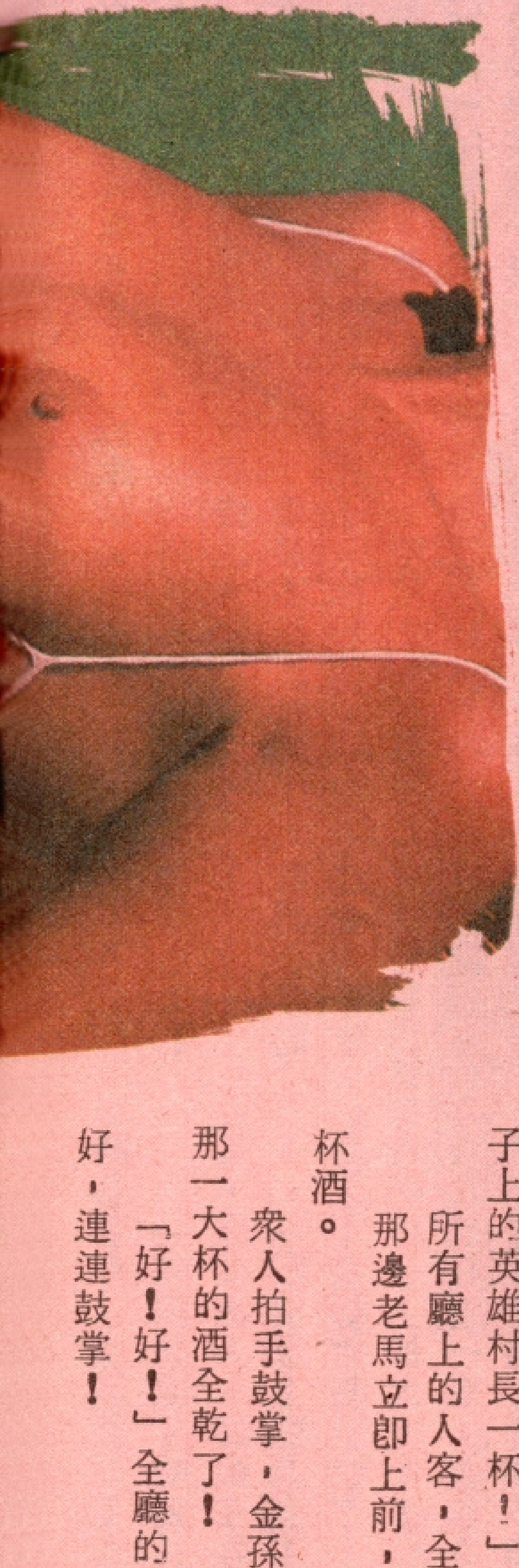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昏過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會躺在床上的。

她不能相信自己，在昏厥中，她夢見自己，夢見大雄。

她與他在和暖的日光下歡樂、擁抱、奔跑……他們有自己的村莊，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她就這樣地驚醒了。那美滿的一切，立卽消失得無影無踪！

她迅速地坐起身來！是大雄死了麽？



對，死了，眞的死了！她見到他滿身的鮮血，他的屍骸伏在車上……

她用手搖着頭，她不斷地搖頭，她希望把自己搖醒起來！

她希望這一切，是一個惡夢！當她驚醒的時候，她但願這可怕的一切，全都會隱去！

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知道，現實就是現實——大雄死了！大雄死了……死了！

大雄被她的丈夫搶殺了！

「啊……大雄……」她用手掩住自己的咀吧。

隱隱約約地，她彷彿聽到外面有好多人聲。

這些人聲、笑聲，彷彿是從大廳上傳來的。

怎麽家中會有這麽多的人？……不可能的！家中不可能這麽熱鬧的！

她仔細再傾聽一下，有人在笑，有人在拍手，有人好像在喝酒猜拳。

這是怎麽一回事？

她掙扎着跳下床，頭重脚輕的扶着牆壁，她一步一步地挋到門邊去。

她挋到門邊去，輕輕的推開了門。

從門縫中窺望出去，她心中呆愣

祇見廳上燈光通明，大廳已擺了五、六張大枱。枱子上坐滿男男女女！

枱子上放滿菜餚，好像是有什麽喜事，又好像是什麽慶祝大會！

不少村上的婦人，從厨房出來，手上托着一盆又一盆的菜式，紛紛放到各張枱面上去。

這些村民，竟在家裏擺起酒，大家狂吃狂飲起來！

祇見那邊，公公婆婆坐在一起，也喝起酒來。

廳中的金孫，正向一個個的人客在乾杯！

看他那滿面的紅暈，還有脚上浮動的足履，他必然又是喝醉了。

喝酒的喝酒，講笑的講笑，猜拳的猜拳……

這廳上，女人們在吱吱喳喳，孩子們在嘻笑追逐……

好像新年一樣，又好像在做喜事般地隆重。

金孫乾了一杯，又乾一杯！

突然，那邊的阿樹立了起來，舉起手中的酒杯，向金孫高呼：「來！各位，敬我們的英雄一杯！敬我們村子上的英雄村長一杯！」

所有廳上的人客，全站了起來。

那邊老馬立卽上前，給了金孫一杯酒。

衆人拍手鼓掌，金孫一仰頭，把那一大杯的酒全乾了！

「好！好！」全廳的人，紛紛叫好，連連鼓掌！

「好了！現在，兇手已斃！」阿樹立即又高聲呼喊：「我們金家村，從此名聞四方！」

「對！對！」

「金村長！大英雄！」

「對了！」阿樹又嚷：「那麼，現在我們請我們的村長，告訴我們一下，他捉拿兇手的經過，好不好？」

「好！」

「精彩！」

「好極了！大家靜一靜！」

於是金孫眉飛色舞，他一轉身，搖搖擺擺向一張櫈面上一站。

接着他捲起兩隻衣袖，好像要長篇議論一般。

「說起這個小子，眞有本領！」金孫四面一望：「我見到他躲在山上的樹叢中，那時大雨傾盤，幾乎看不見對方……我看見他，他也看住我！我們兩人，都虎視眈眈……後來……」

「後來怎樣？」

「他突然向我一撲，就像餓虎擒羊一般！他一衝，把我衝在地下！」

「啊……」女人們尖叫。「我的長槍就跌在地下，」金孫驀地驚險地叫：「跟着，他突然從腰間，取出一柄冷冰冰的刀來……他抓着利刃，向我逼近過來……！」

「啊……那後來怎麼樣？」

「當他取起利刃，正要向我刺戳，我一個鯉魚翻身，飛起雙腿，我將他一踢！」

「啊……好險！」

「跟着，我與他同時上了，兩人打了不知多少個回合……」金孫一回身，作了幾個打鬥的招式，威武非常。

突然之間，他脚步浮動，雙腿一彎，整個人從櫈子上跌了下來。

「卜」把一下，他跌在地面，整個人醉倒了。

「快！快！快扶！」阿樹立即叫。

老馬和阿四匆匆上前，用手去攙扶金孫！

「胡說！胡說……哈哈哈……」他大笑起來，向在座的客人大叫：「那些，全是我胡亂報道的，你們要知道，眞正的情形麼？」

「啊……什麼才是眞正的情形？」有人問。

「是我運氣好！運氣好！」金孫雙手一拍：「哈，我們各自在雨中搜查，剛搜到山上的懸崖邊，我就見到他！哈哈！」

傷心欲絕跳河自盡

「……在懸崖邊？」

「對了，他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我看見他，整個人立在雨中……」

「有如落湯鷄？」有人問。

「然後呢？」



「他不逃，也不跑，也不反抗，他就是看住我！」金孫呵呵大笑：「他好像不想再逃了，他好像希望我會殺死他，他好像……！」

「啊？……」整個廳子上的人，都啞然了。

「他看住我，好像要我殺他……」金孫覺得更怕了：「既然這樣，我就開槍，砰砰地，他全身流血，就在我脚跟倒下去了……」

「他沒有回手？」

「沒有！」金孫迷迷糊糊地：「哈哈，這麼一個殺人兇手，眞沒用，哈哈……」

阿樹呆了半天，跟着說：「村長，既然他不回手，爲什麼你不生擒他回去？」

「他又高又強壯，我不敢過去抓他啊！」金孫呵呵地笑，笑彎了肚子。

整個廳上的客人，全靜寂了。

「各位！」阿樹站了起來：「明天一早，把兇手屍骸送到警察局去時，大家可別這麼說！就照村長剛才所說的，村長與兇手不知打了多少個回合，然後才把他斃掉的！」

「對！」

「對！這樣說，我們才有面子！」

「對！就這麼說。」

一時間，廳上又熱鬧起來了，喝酒的在喝酒，談天的談天，熱鬧一片……

門背後的金嫂，已經淚流滿面。

原來，世界上的英雄，祇是這般！世界上的是是非非，黑黑白白，也祇是這麼一件事！

她悄悄地溜出房門，走到厨房。

厨房內爐子仍然在燃火，但是，裏面却空無一人。

她經過厨房，推開後門。

外面仍然下着大雨，這樣的雨，是會帶來水災的。

冒着雨，她一步一步向前走。

她的全身濕透，她臉上，淚與雨混在一起……經過田邊，踏過泥濘。

她掙扎着爬上小橋。

小橋底的河水，在大雨中狂漲。

她低頭望向滔滔的流水，然後，她躍身向水裏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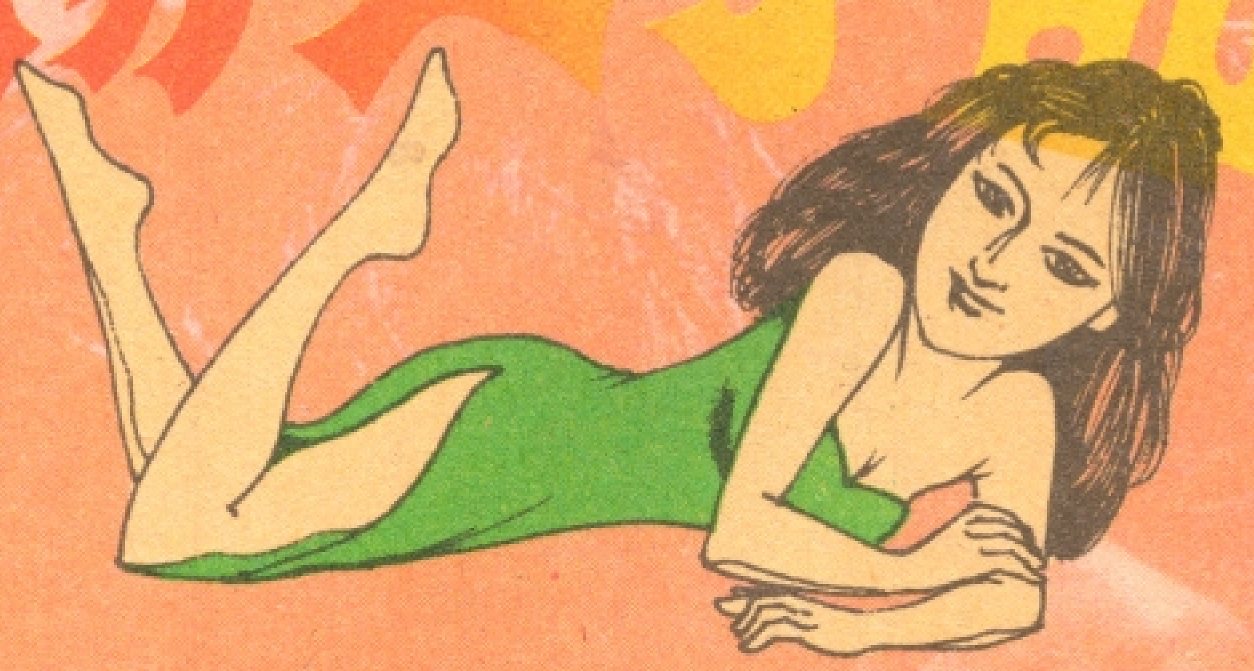
咚的一聲……

雷仍然在響。

雨仍然傾盆地從天上傾瀉下來……

⊙本篇完

撈女手記



×月×日　天陰

今晚返到公司可能由於天氣唔好嘅關係，影响埋啲生意，攪到班姊妹眼光光，你望我我望你，成十一點幾鐘重坐晒响個休息室晒蟟餅，突然間個「咪高峰」連叫幾個小姐號碼，連我到有份添，哈！眞係「上天打救」，於是乎實行梳好個頭，整下件「密施」，咁就三扒二撥走出休息室，原來係個「台灣」媽媽生仙廸帶我哋枱，連忙上前「擦下鞋」，講番兩句廣東台灣話，多謝！謝謝！

上到枱睇下，原來係班「過客」，由台灣嚟香港做生意，重有個「老番」添，我見到即刻想「上」，因爲可能有「機」去街搵錢，點知好似「武俠小說」裏面話「說時遲那時快」，比仙廸媽媽一拉，呢位「蘇菲」小姐，呢位「趙先生」，咁就推左我埋個台灣佬處，結果個「老番」，就比番佢自己旗下個小姐「珍珍」坐，唉！今晚到係「食自己」多，爲有努力博吓，希望自己爭爭氣氣啦。

老樹盤根車頭燈　猛放生電搏街鐘

於是乎實行老樹盤根，用自己對「車頭燈」，博命咁擦埋去，又用隻手拉住佢隻手，靜靜雞放喺自己個「攞」處比佢過吓「中秋節」，賞月一番，呢一招，果然有效，無他嘅，痳甩佬，上嚟做乜啫，名爲說生意，實際上就係趁機「上番件」，呢啲叫做「工作不忘娛樂」；果然，無幾耐，條台灣佬「老趙」，就响我耳邊細細聲問我：「小姐，我想同你做個朋友，帶你去街好唔好呀！今晚方唔方便啫！」唉！老娘，已經「池塘見底」，死人都話「好」！不過又唔可以做到咁CHEAP嘅，咁咪咋咋帝帝話，等多陣先哪，睇下你啲朋友去唔去先啦，其實我都唔知幾想立刻「去」，點知條友頂我唔順，立即按鐘叫「媽媽生」入嚟埋我鐘出去。

仙廸媽梗係高興啦，因爲又有鐘錢賺啦，但係我就發覺條「老番」成晚眼光光咁睇住我，唔係！應該話係胸前對「車頭燈」，先至啱！不過無辦法啦，做「媽媽生」緊喺顧住自己啲女先，有好牌梗係打比自己啲女上，但係又估唔到，我出閘先，跟住就有理無理，講句多謝，連忙入休息室換衫帶手袋，實行「出街」搵街外錢去也。

台灣佬梅開二度　搞到天光始瞓覺

×月×日　晴

擒晚想唔到咁好彩，條「台灣佬」，老趙，竟然係「報紙佬」，一上馬可能由於大緊張，都跑唔到幾十呎，就此「玩完」，咁我咪嗱嗱聲，起身冲涼，點知條「老趙」話，小姐咪住，我想「跑多次」，我想吓，一次過賺到「成千銀」咁容易賺，重快過打針，如果佢想「嚟」多次，都好啫！不過又唔知有冇水過，咁我就依依哦哦。

點知條友話，小姐我比多一次錢你使好唔好呀！你陪埋我過夜喇！其實做我哋啲「小姐」，就最怕陪啲客人過夜，不過我又唔同，因爲我又唔使「交人」，我無養「狼狗」，而且外面又落緊雨，好啦！好過比啲雨淋濕頭，又要去洗頭，於是乎又咋咋帝帝除番對「眼鏡」同「條鷄籠」，鬼咁熱情就走上去同條友仔再次親熱過。

點知呢次弊，原來條友仔「出完」第一次之後，呢次鬼咁時間耐，重鬼咁多「花臣」添，眞係比佢玩死，不過，講得粗啲，做得老舉就唔怕你支×大，做我哋最好就係你又快出嘢，又快比錢，咁就最好嘞！不過你耐到無法，鬼叫自己應承你咩！結果攪到天光「六點半」先致有得瞓。

不過總算好彩夾大話，賺左成二千銀，又係酒店食番個「早餐」先致「番屋企」大覺瞓，連飯錢到「免」，咁就過咗一個上午。

由於擒晚大戰關係，終於賴床賴到七八點，睇下個鐘又係番工時間啦，於是乎就連忙起身梳洗，點知睇下牆上個日曆，唉！眞係「烏頭」，原來係「星期日」，禮拜，「地滿日」，有鬼客咪，於是乎走番埋床，實行再瞓過，橫掂有成兩千銀，又可以有幾日使啦，「闊人」！哈哈！一於再瞓過。

蘇菲

攝影：李察　撰文：祖陳

宋蓮婷深宵難眠憶愛郎





蓮婷的乳房豐滿迷人。

宋蓮婷，今年廿歲，在尖東區一家寫字樓做文員。蓮婷體態婀娜，性感迷人，追逐裙下者大不乏人，可是她却遠渡重洋，不肯回來。



仰躺待郎來。



平坦的小腹，眞美。

造愛要循程序

許多男人雖然對性慾充滿興趣，但對造愛，卻是一竅不通，盲打盲撞，徒令女性生厭。日本性學家戶川博士親自教路，定下愛撫十則，若能勤加學習，事半功倍，可享十足魚水之樂。



男女之間，當愛情達到成熟階段，就會激起慾的火花，這時候，自然就要造愛了。

但是，造愛並不簡單，如果只是囫圇吞棗，胡亂碰撞，不但對方沒有快感，而且還會導致女方對造愛生厭，變成性冷感。

專家已經不止一次指出，造愛前的愛撫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懂得運用，不但可以令女方得到高潮，而且還可以增進愛情。許多結婚已久的男女，表現得如膠如漆，主要就是因為性生活美滿，反過來說，結婚不到一年半載，便吵着要離婚的男女，除了性格不合外，極可能是性生活不和諧所致。

專家指出，性格不合可藉性生活的和諧去改正，男女雙方，男的剛強，女的不遑多讓，很容易導致各走極端，但性生活和諧，即可彌補一切，因此可見，性生活在婚姻生活裏是如何的重要。



女人一興奮，便會吮手指。

而能令性生活達至和諧美妙境界的，對造愛前的愛撫，絕不可以掉以輕心。

日本性學專家戶川博士把愛撫分成十個步驟進行，每一個步驟都有必定的用法。下面就是戶川博士的好介紹——

①唇——男人的吻，通常是由輕到重，一來是應女方需要，二來則是情慾會因時間而增重，不過，光是吻，對女性的挑逗肯定不管用，所以吻也是要有藝術的。

女人的口唇是性感地帶，光是吻，並不具最佳作用。所以要伴以手指來輔助。首先用手指輕撫女人的咀唇，然後把手指伸入女性的咀裏，抖動她的咀唇。這樣就會更容易挑起女性的情慾。



吹氣入耳孔，女人會衝動。



輕撫耳珠，眞挑逗。

②耳——女人的耳朵也是敏感地帶的所在。如果輕輕撫摸，緩緩吹氣，女性的情慾就會高漲。如果用唇去吻時，首先要在耳的周圍開始，然後再深入耳穴，用舌頭鑽進去，一撩兩挑，兩人便會如水蛇般的扭動，單是視覺享受，已經無以上之。

輕掃肛門反應熱烈

③脖子——女人全身都敏感，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不過，脖子是女性共同的性感地帶。用指尖與指甲去撫摸脖子後，接住便用唇印上瘋狂的吻。

由輕到重其樂無窮



進攻有節奏

④背脊——讓女人俯伏，用咀唇輕輕接觸她的背部，然後用手指在女人的背部畫輪，不過用力一定要輕，否則效果適得其反。

⑤臀部——女人的臀部，出乎意料之外地，敏感度比較遲鈍，不過加強挑逗，一樣會有所反應。用手指在臀部上輕輕畫輪，偶然掃一下肛門，女人就會有反應。

⑥小腹——摸小腹要注意，如果摸得不得其位，女人就會笑出聲來，破壞造愛氣氛。所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輕摸，然後用唇輕輕吮吸小腹，再用舌頭輕舐，這樣才會把效果做好。



小腹要輕撫。



乳房不能大力摸。



大腿是女性敏感地帶之一。



女人一興奮，乳房會發硬。

⑦胸——對乳房部份，不能太過粗魯。首先是輕吻胸部周圍，然後用舌頭在附近打圈，在到達乳蒂之前，要用手撫摸另一個乳房。跟住便是吮吸乳蒂，再用舌頭來舐觸。

⑧大腿——吻大腿，也要講技術，先從內側開始，逐漸移到中心部分，循序漸進，一到性器前，就改換方向，再轉到大腿那邊去，這樣，女人就會心癢難熬，輾轉嬌啼。

⑨性器周圍——即使到把兩條大腿都吻完後，也不能突然對性器發動攻勢，這樣操諸過急，會弄巧反拙。應該先吻一下足踝，再在性器周圍進行輕吻，直至性器開始濡濕。

⑩性器——最後，正本戲上演了，就是對性器的接觸。首先當然是用舌頭刺激四周，又利用手指去觸摸大陰唇，到大陰唇抵受不住刺激而打開後，再去接觸小陰唇。如果陰戶內部已經十分濡濕，就不妨把手指伸入腔裏，輕輕攢動，這時更要用口來吻陰蒂，最先是用舌頭，跟住便用咀唇。接住要把舌頭頂進腔裏，用口去刺激性器，同時也可以把愛液留下。

這時候，女人已經十分興奮，蛇腰扭動，發動攻勢，此其時了。

如果能夠按照戶川博士的指引去做，那麽就可以事半功倍，得享甜蜜魚水之歡了。

⊙何道

男子看世界



老僧觀春畫 所想是何事



日本浮世繪是馳名世界的。爲什麽這樣，主要原因自然是所繪內容跟色慾有關，像本圖那樣，老僧凝視裸女，你猜他在想什麽？眞耐人尋味。

慈母愛嬌兒 拼命忙餵乳



日本推行母乳餵嬰運動，不少年輕媽咪寧可放棄胸部健美，而用母乳餵嬰，目的便是想嬰孩長得更健康。

男性也愛扮靚 底褲色彩繽紛



媚酒三大杯 助你變猛男



男與女，總不會沒有那回事，不過男人如果不爭氣，無法滿足女人，那就惟有借助藥物。但是醫生表示這並非治根方法，最好是喝一些有助於身體精力的飲品，這裏三杯媚酒，皆能壯陽。製法如何，「男子漢」下次話你知。

禿頭不用心驚驚 紫外神光可驅憂



禿頭不用驚，日本發明了用紫外光刺激頭皮，催促頭髮，用過的人大讚好嘢。

這個性感美麗的女人叫做青木祐子，是當今日本電影界裏的紅星，她拍了部「痴漢」，裏面有不少大胆鏡頭，令好色的日本男人嘆爲觀止。祐子的電影，暫時還未能在香港上映，若果能夠上映，一定比徐淑媛更受歡迎。





青木祐子美艷 迷倒喫仔喫妹

咪咪只愛老鼠

這位美麗的少女叫做咪咪，年紀十九，已經拍了幾部電影，她對男人沒有興趣，只喜愛米奇老鼠，難怪追她的男人，都改名米高了。





男人現在也講究打扮了，連男性底褲都是七彩繽紛，毫不遜於女性底褲，穿在男人身上，的確具有「性的誘惑」。



臨別秋波 大展身材

俏嬌娃阿瑪



俏嬌娃阿瑪好身材。



臨別秋波，阿瑪豪放一番。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深秋，俏嬌娃阿瑪，來到海濱渡假，碧藍的晴天，椰子樹下，春波盪漾，引來讀者艷羨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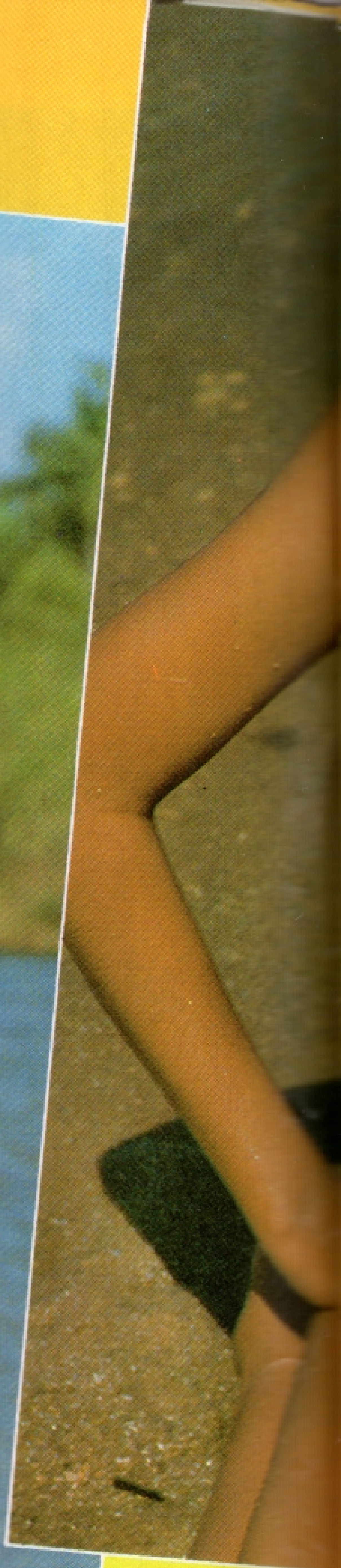
阿瑪今年二十歲，來港觀光渡假，已有兩個月了，她說喜歡香港的男子漢，但卻不會嫁給香港人，因為她來香港只是過客，臨別秋波，阿瑪大演身材，願給全港男子留下好印象。



藍天白雲，景色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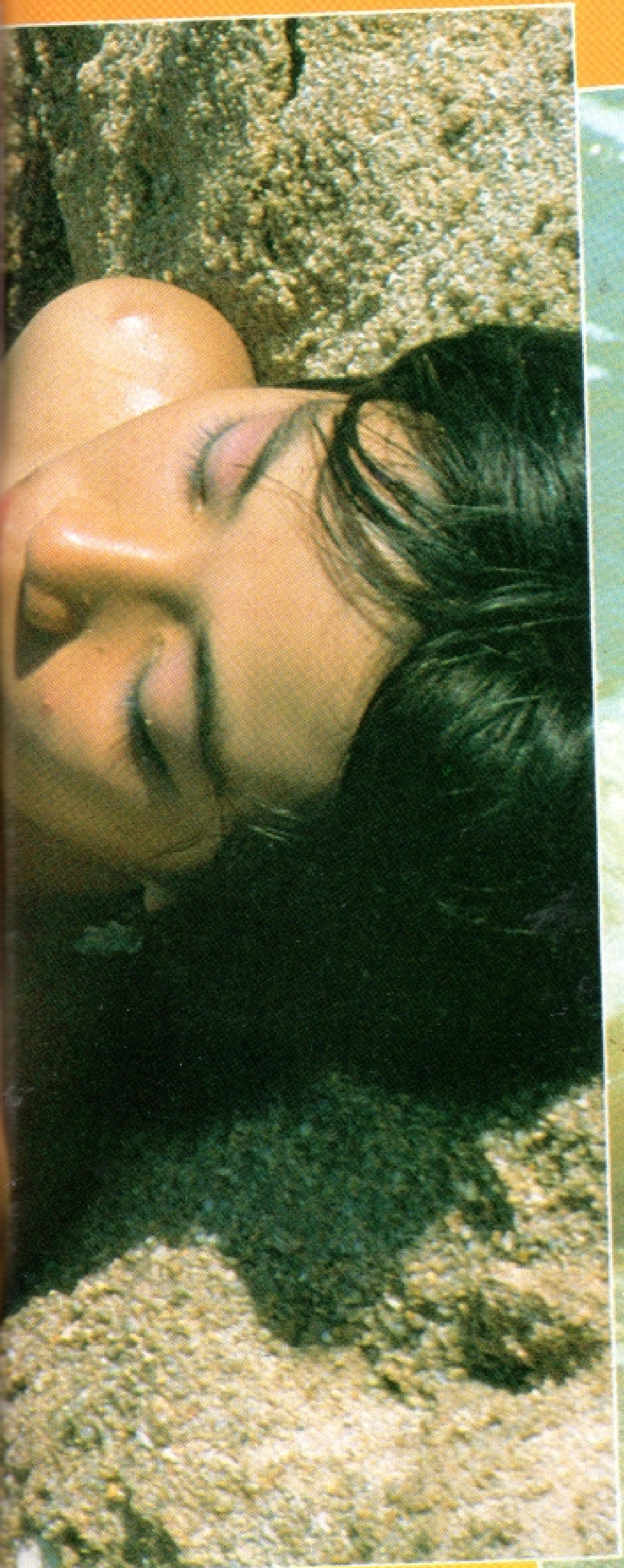


阿瑪是來港渡假。





撰文：祖陳
攝影：馬郎





阿瑪說不想嫁給香港人。



樹下留影，春色無邊。

海濱逍遙渡假
姑娘不言下嫁

秋水伊人
春波盪漾







望着碧綠的大海，春潮盪漾？


俏嬌娃・斯美玲